武俠世界

狂歌折劍（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馬行空・著

一位被武林中人視作煞星的年青高手，在武林中掀起連番腥風血雨，不但到處被人追殺，更且鴛夢難圓，……終於含冤而死，那知道其中却大有內情，大俠者，居然是一件血案的主謀人！



第28年
34

$5.00

編者話 「狂歌折劍」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由馬行空執筆。故事題材和佈局俱很突出，構思與別不同，內容講述一個被武林中人視作煞星的年青高手，在武林中掀起連番腥風血雨，不但到處被人追殺，而且使他一場美好鴛夢也成泡影，終於含寃而死……事後，有心人發現他的蒙寃受害，大有內情，而促使他走上死亡路上的「大俠」，竟是一件滅門血案的幕後主謀人……過程曲折，路轉峯迴，請參閱今期本刊便知分曉。

☆ ☆ ☆

黃鷹的作品，素以詭秘迷幻見稱，「霹靂無情」終結後，他的作品已暌別讀者數月了。由下期起，他的新作「天衣」開始在本刊連載，敬希垂注。

☆ ☆ ☆

老少江湖這個故事集，內容輕鬆風趣，發噱處雖然令人笑破肚皮，但驚險處也可以使你頻冒冷汗。下期刊出的「老少浪子」，就是講述阿輝和另外幾個大孩子，他們以半生不熟武功在江湖上亂衝亂闖，憑着傻主意臨危不亂，專與羣魔兇煞作對，吉人天相，化險爲夷，精采過程下期巨型小說詳述。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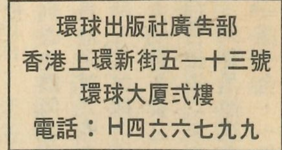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4期
（總號14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狂歌折劍

趕着去送死的人

晨光曦微。

隨着第一綫曙光從天邊那灰濛濛的雲海中透射出來的那一霎起，新的一天便開始了。

自那一刻起，便有生命誕生，自然也有死亡。

這正如人世間，有快樂，必然也有痛苦一樣。

月兒尚且有陰晴圓缺，何況是千奇百怪的人世間。

* * *

言九鼎飛快地走在那條崎嶇險陡的山路上，只要一不小心，稍有差錯，便會跌下那百丈深崖，就算他輕功再高明，一樣會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絕無倖免。

他的輕功確是不錯，可以說得上高明，不然，根本無法在這麼崎嶇險陡的山路上有如奔鹿般奔掠。

其實，山脚下的左邊是有一條算得上是平坦的大路，一樣可以通到山那邊的臥牛鎮，只是，要繞多近十里路左右，但一般的人都寧願繞多幾里路，而不抄捷徑走那條幾乎是只有野獸才會冒險走的那條山路。

那條山路曾摔死過好幾個急着趕路的行人，因此，被視爲畏途。

言九鼎必須在太陽掛上臥牛鎮東頭那片竹林梢時，趕到鎮外南邊約十里外的一處地方，若是從下面那條大路趕去，足足有五十里路，那根本不可能在半個時辰趕到去，因此，他才會抄捷徑，走這條山路。

而他趕到那處地方，根本不是有什麼喜事等着他去湊熱鬧，又或是有金山銀山等着他去搬取，更加不是有什麼人等着他去救命，他這麼急着準時趕到那裏，只是爲了去送死！

說他趕着去送死，那是一點也不假，一點也不誇張！

當然，那不是說他趕着去那地方受死，不過，那與受死幾乎沒有什麼分別。

因爲他連一分取勝的機會也沒有！

而那是一場生死決鬥！

一場生死的決鬥，連決鬥的一方——言九鼎自己也沒有一分取勝的把握，你說，那是不是去送死？

連一分取勝的把握也沒有，換句話說，那是連一分生望也沒有！

既然連一分取勝的機會也沒有，他爲何還要守約依時趕去「送死」？

莫非他「嫌命長」——活膩了？居然不怕死？

非也。

那到底他爲何甘願去「送死」？

因爲他是言九鼎！

江湖上，武林中的人都知道，言九鼎本來的大名是言晏之，根本不叫言九鼎，却因爲他自出道以來無論對什麼人或是做什麼事，只要是他應承了的，從無反悔，是一個一諾千金，一言九鼎，從不反悔的人，因此，雖然出道只有短短的三五年，但却甚得江湖朋友的敬重，公送了一個「一言九鼎」的外號給他。也不知是那一個開的頭，因他姓言，便乾脆將那個外號一個字省去，稱之爲言九鼎而不名，認識他的人都認爲這個「大名」與他的爲人很貼切，便跟着稱呼起來，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言九鼎這個名字比他原來的名字言晏之更適合他，便也「習以爲常」地自稱爲言九鼎。別的江湖朋友更是口口聲聲稱他爲言九鼎，根本忘記了他的原名。

而那一場決鬥，雖然不是他約戰的，但他却一口答應下來。而他又不是別人，而是言九鼎，因此，雖然明知這一戰是有死無生，也只好去「送死」——應戰了。

這大概就是一個人成名後，要付出的代價吧？

* * *

太陽堪堪爬上了竹梢頭。

言九鼎剛好趕到赤石坪。

也就是他與那位高他不止一籌的高手決鬥的地方。

他一眼便看到，在那片竹林對開的野地一棵樹下，有一個人輕倚在樹身上，正在輕撫着手上那柄長劍的劍鋒，那種專注的神態，彷彿天地間就只有他與手中劍的存在，而那人側面勾劃出來的輪廓，給人一種冷硬沉毅的感覺。

雖說他是一個一言九鼎、絕不反悔的人，却並不等於他不怕死，就算他不怕死，但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時候，心頭總不免有點沉重，很難輕鬆得了。

他一步步地走向那人，那人却像渾然忘却身外一切般，仍然專注地輕撫着那把長劍，似乎沒有察覺到言九鼎的到來。

言九鼎越走近去，拳握的雙手也不自禁地握得越緊。

他在距那人兩丈許的地方停下來，正想輕哼一聲，讓樹下那人知道他已來了。那人却在那剎那倏地將臉一偏，恰好與他「打了個照面」，兩道冷銳的目光有如兩道冷電般，射在他的臉上。

那人有一張五官份外「突出」的臉孔，讓人看一眼，便會在腦海中留下深刻印像，不會那麼容易淡忘。

絕無疑問那人是很特別的人。

「你很守時，恰好在太陽爬上竹梢頭趕到來，不愧被稱之爲「一言九鼎！」」那人斜飛的眉梢剔動了一下，臉上的神色沒有一絲一毫輕視言九鼎的意思。

言九鼎深吸了一口氣，讓自己盡量放鬆下來，緊握着的雙拳慢慢地鬆開來，但他心中的怒火却沒法減弱下來。「聶無愁，你比言某來得還早啊？」

「聶某不過比你先來那麼一刻！」聶無愁鏘地一聲，將長劍還鞘。

赫！樹下那人原來就是近年來令到江湖武林中人聞名大爲頭痛的「一死便無愁」的聶無愁！這就怪不得言九鼎這一次趕來與之決鬥，是「送死」了。

這位外號「一死便無愁」的聶無愁，在江湖武林中出現，還是這五七年的事，武林中人誰也不知道他出身於何門何派，甚至連當今少林掌門的師叔公，對武林中各門各派的武功祕技皆了然於胸的心智上人，也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數，屬於何門何

派。

因為他的武功博雜而精奇，看似屬於那一門派，實則却不是，後來，心智上人總算弄明白了，此人的武功原來是揉合了各家各派的武功路數而另成一家的，這可是連窮數十年心血也無法成功的心智上人為之目瞪口呆，嘖嘖稱奇的。

而聶無愁這個人一向我行我素，獨來獨往，不管是誰，也不賣賬，動手時絕不留情，照例殺無赦，因此，白道中人視他為魔頭，黑道中人亦視之為煞星，公認是一個頭痛的人物。

但由於他武功確是高明，因此對他都奈何不了。

他在江湖武林中似乎沒有什麼朋友。這麼樣的一個人，言九鼎却找上了他，那簡直是自尋死路！

＊　＊　＊

「聶無愁，亮出你的劍吧！」言九鼎一副豁出去的神色，亮出他的兵器——鍊子鎗。

「該亮劍的時候，聶某自然會亮劍。」聶無愁一步一步自樹下走出來，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但却沒有絲毫輕視之色。

言九鼎一抖鍊子鎗。「言某不客氣了！」

「請！」聶無愁一手搭在劍把上。

言九鼎一個蟠龍步，鍊子鎗帶着一串異响，射向聶無愁的咽喉！

聶無愁目光冷凝，覷準了，才一個歪身偏首，避過那點飛射而至的「晶芒」。

並且，他的身形隨着一個斜縱，疾欺向言九鼎的身前。

言九鼎的鍊子鎗抖直了，這已列了入長兵器之列，自然利遠不利近，聶無愁這一着，可說是覷準了他的弱點。

但言九鼎的鍊子鎗就像一條通靈的蛇般，未等勢盡，倏地一個拐彎，迴射向聶無愁的後腦！

聶無愁却在這刹那倏地一個疾旋，左手食中二指一伸，剪向鎗頭後的那截鍊子！

言九鼎也在那霎間，閃欺前去，一掌拍向聶無愁的背心要害。

「鏘」地一聲，聶無愁的長劍終於出鞘。

但却只是出鞘一半，背後就像長了眼般，一肘撞向言九鼎的手臂。

言九鼎悶哼一聲，急忙縮臂。

寒芒電閃，聶無愁却乘勢劍出鞘，劍勢之快，令到言九鼎目為之眩，頸脖上倏地一冷，他的一顆心驟然向下一沉，整個人也像僵了一樣，只覺全身一陣冰冷，彷彿一下子沉落地獄般。

原來，聶無愁的劍鋒已接觸了言九鼎的頸側上！

難怪言九鼎有一種跌落地獄的感覺了。

聶無愁可是劍下從不饒人——絕不留活口的！

只要他的劍鋒在言九鼎的頸脖上揮過，那便會身首異處！

但他的劍鋒却沒有從言九鼎的頸脖上揮過，出乎意料地，只是貼在他的頸側上！

這眞是咄咄怪事！

聶無愁居然劍下留情，不殺言九鼎！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

就連言九鼎也不相信自己仍未死，呆愕住了。

直到聶無愁冷冷的語聲在他的耳邊响起：「你快走，免得我改變主意！」他才如夢方醒，仍然不大相信地眨眨眼，澀聲說道：「你為什麼不殺我？」

聶無愁驀地撤劍，鬆指，身形斜退，三個動作幾乎是同一時間做出來的。「聶某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過你！」

言九鼎在聶無愁閃退開去後，整個人恍似虛脫了般，生出一種「死過翻生」的感覺。

長長地吸了口氣，對於聶無愁的手下留情，他一點感激之意也沒有，眼中仍然充滿了仇恨之光。「聶無愁，你以為你不殺我，我便會罷手麼？」

「言九鼎，你錯了！」聶無愁冷冷地說道：「聶某不殺你，斷不是要你感恩而罷手，聶某若要你罷手，那還不容易？剛才一劍殺了你，不就一了百了麼！」

「那你為什麼不殺我？」言九鼎厲聲道。

「因為你不該死！」聶無愁猶豫了一下，才說出來。

「哼！」言九鼎怒哼一聲。「別假惺惺作態了，在你劍下，也有該殺與不該殺的麼！」

「隨便你怎麼說。」聶無愁冷淡地說道：「你走不走？」

「不走！」言九鼎挺挺胸，還想說下去，却被聶無愁截住了。「你不走，聶某走！」

他可是說走就走，一轉身，便展開身形，飛掠而去。

言九鼎身形欲動又止，瞧着聶無愁一下子便急掠而去的身形，怔了一下，繼之嘶聲吼叫道：「聶無愁，你走不了的，除非你殺死我，或是我殺了你，否則，我決不會罷手的！」

聶無愁却連頭也沒有回一下，言九鼎吼聲未過，他已經消失在言九鼎的視綫之內。

言九鼎仍然怔怔地望着聶無愁身形消失的那個方向，咀裏喃喃地說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讓他走在一起的！」

「言兄，聶無愁已走得無影無踪，你還站在這裏發怔？」驀地，有一個人在他的身後說話。

言九鼎居然一點也沒有察覺到有人出現在他的身後，自不免暗吃一驚，心中暗懍之下，不禁緊了緊手中的鍊子鎗，却沒有回過頭或是轉過身，以免在那霎間遭到背後那人的猝然襲擊，那可是很難應付的。「閣下是誰？」

背後那人悠悠說道：「江楚勇。」

言九鼎不由一怔。

因為他根本沒有聽聞過「江楚勇」這個大名。

「言兄是否從未聽聞過區區的姓名？」背後那人似乎看出言九鼎沒有聽聞過他的姓名，發出一聲輕笑。「言兄何不轉過身來，看看區區是個怎樣的人。」

言九鼎心裏暗哼一聲，仍然沒有說話。

「言兄是否怕區區會在你轉身的刹那，向你出手？」背後那人似乎又看穿了言九鼎心中所想的。「言兄未免太……小心謹慎了。言兄何不想想，區區若是對你稍有歹意，方才區區在說話招呼你之前，大有機會向你出手襲擊！」

言九鼎想想，背後那人說的確是有理，當下心頭一鬆，慢慢地轉過身去。

＊　＊　＊

那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相貌堂堂，氣宇軒昂，腰畔有劍，垂手而立，臉上含着淺淺的笑意，友善地瞧着轉過身來的言九鼎。

言九鼎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不由在心裏暗讚一聲：「好一位人物！」兩道目光直在那人的身上打量着。

那自稱江楚勇的年輕人朝他笑說道：「言兄，怎麼樣？」

言九鼎明白對方那句話的意思，不禁臉上一熱，有點訕訕地道：「閣下是否都看到言某與聶無愁動手時的情形？」

江楚勇坦然地點點頭，說道：「全都看到了。」一頓又道：「區區可不是存心偷窺你與聶無愁決鬥的。區區雖然初涉江湖，但也知道，窺人隱祕，乃江湖大忌。」一頓，接又說道：「區區只不過是適逢其會。區區本來是暗中跟踪着聶無愁的，根本不知道他是來這裏跟你決鬥，到知道的時候，由於好奇心大盛，所以……言兄不會見怪吧？」

言九鼎聽江楚勇坦然而說，心中頓生好感，而他也根本沒有責怪之意，因為對方已坦然說出窺看到他們決鬥的原因，他若是仍有責怪之意，那便未免有點不近情理了。「閣下暗中跟踪聶無愁，莫非與他有什麼仇怨過節不成？」

「非也。」江楚勇搖搖頭說道：「區區與他可說從未謀面，又怎會與他有甚麼過節？」

「那你為何要跟踪他？」言九鼎被他弄得一頭霧水。

「說出來，言兄大概會笑區區無聊。」江楚勇道：「區區之所以跟踪他，只是出於一片好奇。」一頓，加以解說道：「關於他的傳聞，區區聽得太多了，像他這種獨來獨往的人物，帶有太多的神祕感了，而區區對於神祕的東西，具有一種天生的好奇心，區區想探查出，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是否像是江湖上那些傳聞一樣，是個冷酷無情，孤僻怪異的人。」

「那你探查到他一些什麼？」言九鼎不由被江楚勇的話挑起了好奇心，忍不住問道。

「查到了一點點。」江楚勇微帶神祕地笑笑。

「可以說出來聽聽麼？」言九鼎不由自主地說道。

他的好奇心已被完全「勾引」起來了。

「當然可以。」江楚勇道：「言兄，其實他不是像江湖上傳說的那樣，是個冷酷無情的人。」

言九鼎沒有說話。只是看着江楚勇，等他說下去。

「就在昨晚，區區暗中看到他贈送了二百兩銀子給臥牛鎮上一對年老無依的夫婦，又潛入一處大戶人家的宅內，飛刀留柬，警告那位何老財不得再剝削耕種他田地的佃戶，直嚇得那個何老財臉無人色，渾身抖索，才離去。」江楚勇說到這裏停下來瞧了言九鼎一眼，才續說道：「言兄，你說吧，一個憐貧恤窮的人，會是冷酷無情的麼？」

言九鼎不由頷首表示同意。「當然不會是冷酷無情的人！只怕江湖武林中，很多自稱仁義之輩，也及不上他暗中所做的俠行義舉。」

「還有，這是言兄你也知道，并且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江楚勇接口說道。

「你說的是——」言九鼎有點惑然地看着江楚勇。

「就是他與你在前一刻決鬥的事。」江楚勇說道：「傳說中他是一個劍下絕不留情的人，敗在他劍下的對手，絕無倖免，但他不是放過了你麼？」

「言某也不明白他為何不殺我。」言九鼎至今仍然有點不相信。「不過，他確是沒有殺我，這是我親身經歷的，看來，江湖傳說，不可盡信。」

「言兄，你忘記了他曾對你說過的那句話麼？」江楚勇直瞧着言九鼎，好讓他醒悟起來。

言九鼎凝目想了一下，猛省道：「言某記起了，他說：『你不該殺，所以我不殺你。』是不是？」

「對！」江楚勇頷首道：「言兄，你可有想到，這句話的意思？」

言九鼎眼珠轉動了一下，倏地一睜，脫口疾聲道：「言某想到了，他那句話的意思是：他只殺該殺的人！是麼？」

「區區正是這樣想！」江楚勇雙眉一剔。「言兄，一個只殺該殺的人的人物，怎會是一個黑白兩道皆視之為煞星的邪惡之人？」

「是啊！」言九鼎接口附和。但隨即又有點猶豫地道：「但他確是殺了幾個俠義道中人物。像擒龍手傅飛鴻、仁義莊莊主孟公明，滄州一義胡天盛，他們都是江湖武林中公認的俠義之士啊！」

「言兄，請恕區區斗胆妄測。」江楚勇率直地說道：「江湖武林中從來都有不少沽名釣譽、掛羊頭賣狗肉、滿口俠義、實則幹的是坐地分贓、巧取豪奪之輩麼？焉知那幾個人不正是那種人。」

「不無可能。」言九鼎不由自主地說道：「江湖武林中，確是有不少這種欺世盜名的人物。」

「言兄，你似乎對聶無愁這個人的看法，改變了一些？」江楚勇饒有深意地瞧着言九鼎。

言九鼎是個說一不二的人，從來不說違心話，雖然有點勉强，他還是直說道：「聽了閣下的一番話，加上自己親身所歷，確是對他改變了一些看法。」

「言兄，請恕區區冒昧問一句：你怎會約聶無愁在此決鬥的？」江楚勇忽然改變話題。

言九鼎沒有立刻答話，瞧了江楚勇好一會，才說道：「是言某約他來這一處決鬥的。因為言某不想我的一位堂妹與他來往。」

「原來這樣的。」江楚勇吐口氣。「區區還以為言兄與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一

頓，接又說道：「若區區猜得不錯的話，言兄一定是為了江湖武林中種種有關聶無愁的傳說，因而不欲令堂妹與他來往，是麼？」

「正是。」言九鼎吁口氣道：「言某雖然不是什麼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寒家一向清白，自然不想因為舍妹結識了他，而令到寒家清白有損，江兄，換了是你，只怕也會與我一樣，設法阻止他們來往下去。」

「言兄這麼說，確是無可厚非。」江楚勇道：「但你有沒有想到，你用這種方法，根本阻止不了他們的來往，反而會送掉一命。」江楚勇毫不客氣地說。

「但除了這個法子外，言某實在想不出能夠阻止他們來往的辦法，只好出此下策。」言九鼎苦笑一聲說道：「不怕對你說，言某明知不是他的對手，也只好豁出去，希望用我的一命，能夠阻止舍妹和他來往，保住寒家的清白。」

「那你現在仍想阻止令妹和他的來往麼？」江楚勇瞧着言九鼎。

「在未清楚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之前，言某仍然要阻止他與舍妹來往。」言九鼎道：「不過，言某不會再用那種強硬激烈的手段。」

「言兄，區區雖然覺得你仍然要阻止令妹與江楚勇來往，未免有點固執過份，但這是你的事，所以，區區不想妄加干涉。」江楚勇不以為然地說：「可有興趣與區區一起，暗中追踪聶無愁，弄清楚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固所願也！」言九鼎馬上頷首道：「為了舍妹的終生幸福，言某是極想弄清楚，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好。」江楚勇說道：「我們馬上去。」

「到那裏？」言九鼎問。

「當然是去找聶無愁了。」江楚勇道。

「你怎知道他現在去了那裏？」

「區區知道他在這附近，有一處暫作歇脚的地方，他大概不會那麼快便棄它而去的，我們走到那裏看一下，大概會找到他的。」

「那就快去吧。」言九鼎催促江楚勇。

江楚勇二話不說，馬上半轉身，往聶無愁先前掠去的方向，當先掠去。

言九鼎緊隨在後。

——此刻，他的好奇心比捍衞家聲之志，還要強烈。

* * *

聶無愁與一個幪面的玄衣人，相距約三丈開外，對峙着。

兩人身處的地方，乃是在一座山崗脚上的一座土地廟前。

「閣下藏頭露尾的，何不將那塊幪面布巾取下來，讓聶某一睹閣下之盧山眞面目？」聶無愁冷厲地瞧着那個幪面人。那兩道目光有如冷電般，彷彿穿透了對方臉上那塊幪面布巾，看到他的眞面目。

那幪面人將臉微微偏開一點，彷彿不敢與聶無愁那兩道目光相對，恐怕他眞的會「透視」到他的眞面目，語聲啞悶地道：「只要你束手受死，在你臨咽氣之前，我一定會讓你瞧到我的眞面目，好讓你死得瞑目！」

「嘿！聶某還未活夠，更加不想死！」聶無愁重重地冷哼了一聲。「就算聶某不想活了，也會自己了斷，不會讓一個縮頭烏龜處置的！」

「聶無愁，你以為我沒有本領殺得了你麼？」幪面人怒聲道。

「聶某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你還不動手？」聶無愁冷嘲地說道。

幪面人顯然被激怒了，眼中目光暴射。「哼，我教你知道我的厲害！」騰地踏前一步。

「別咀上說狠話，心裏却在打顫！」聶無愁一副瞧不起對方的樣子。

幪面人似乎忍受不了聶無愁對他的輕蔑，悶哼一聲，有如一頭惡虎般，撲向聶無愁。

聶無愁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仍然蔑視着那個幪面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幪面人的喉嚨內又發出一聲悶吼，在撲前的刹那便已撤出來的一支分水刺，分心疾刺向聶無愁的心窩。

聶無愁在對方撲刺到近前的霎間，瞳孔暴縮，身形乍動，却不是暴退或是左右閃跳開去，而是陡地拔了起來。

他在對方動手出招的刹那，便已窺出，對方那一招根本就是虛招，無論自己向那一個方向閃避，都會引發出對方那一招的變化，受脅於對方那一招的變化之下，因此，他決定採取主動，以求脫出對方那一招變化的威脅之外。因此他直拔起來。

人在空中，身手及反應自然沒有在地上時那麼靈活，但他已爭取到主動，那麼，應付起來就容易得多了。而對方那一招的威力，必然亦大打折扣。

幪面人驀見聶無愁騰拔起來，他自然不會就此罷手，藉勢亦縱拔起來，筆直刺出的分水刺也在那刹那倏地化作「擧火燒天」，攻向他的下盤！

聶無愁却驀地收腹縮腿，凌空一個翻滾，「嗤」地一聲長劍疾刺向幪面人的左肩頭！

幪面人看來不是庸手，顯得很機警，就在聶無愁凌空翻滾的刹那，他亦一個千斤墜，陡地疾向地上墜落下去。

聶無愁一劍刺空，沒有追擊下去，身形再一個翻滾，斜掠向幪面人的身後。

幪面人沒有轉過身子，足尖才沾地，便已一點足，縱掠開去。

待到兩人站在地上，互相之間相距足有七八丈過外。

在這種距離之下，雙方皆不可能在一瞬之間，向對方施襲！

這就顯出了那個幪面人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物——是一個很扎手的人。

聶無愁目光閃動，注視着那個幪面人，不由讚道：「閣下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敢大言不慚了。」

那幪面人的一雙眼也異光閃爍，悶聲道：「聶無愁，你我是彼此彼此，怪不得有人說，你是一個很難殺得了的人！」

「誰說的？」聶無愁目光一凝，疾聲道。

他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說不定幪面人口中的那個「有人說」的「他」，就是主使他來殺他的人，他當然極想知道了！

幪面人似乎知道一時失口，說了不該

說的話，目光閃縮了一下，說道：「誰說的也是一樣，我已領教過你的本領了。」

「是不是主使你的人說的？」聶無愁厲聲道。

「聶無愁，你的想像力未免太豐富了。」幪面人乾笑一聲。「我什麼時候說過，我是受人主使的？」

一頓又道：「難道我不可以憑我的本領，向你討教一下麼？」

「那你為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聶無愁冷笑一聲。「你以為我會相信你所說的話麼？」

「信不信由你！」幪面人目光一閃，「今日到此為止，它日有空，我仍然會找你再討教的！」話聲未落，人已一個斜縱，飛掠而去。

這一着，倒是大出聶無愁意料之外的，他想不到對方會這麼快便「罷手」。怔了一下，隨即大喝一聲：「閣下說走便走，未免太瞧不起聶某了！」喝聲中，身形急縱，追掠前去。

「聶無愁，你阻止不了我的！」幪面人飛掠的身形倏地一扭，揚手撤出一蓬藍濛濛的粉霧來。

聶無愁乍睹之下，不由心頭一凜，疾忙一個倒翻。

他是恐怕那團藍霧有毒，所以急忙迴避。

但馬上他便發覺到自己上了當。

因為那團藍霧消散時，他瞧到地上的野草沾了一層藍色的粉末，但却沒有枯萎，要是有毒的話，野草肯定會枯萎的。

換句話說，那團藍霧是沒有毒的。

而那幪面人這時已奔掠出很遠，就算聶無愁的輕功再高明，也無法可以追上，所以，聶無愁只有眼睜睜望着那幪面人的身形消失在眼皮底下，才回身向土地廟走去。

* * *

江楚勇與言九鼎躲匿在一棵大樹上，窺望到聶無愁與那個幪面人動手的經過，但兩人說的話，他們只有一部份聽得到。

他們是在聶無愁與幪面人動手的刹那，恰好趕到的。

對於那個幪面人，他們同樣不知道是什麼人。雖然他們用心地注意着幪面人動手時所使的招式，但却不能從幪面人所使的招式上，瞧出他的身份來。

同樣的，兩人對於那幪面人這麼快便當機立斷地溜之乎也，感到意外。

對於聶無愁與幪面人的身手，他們總算見識到了，雖然兩人交手還不過兩招，但也令兩人大開眼界。

本來，他們是可以將那個幪面人截下來的，因為那個幪面人恰好從他們躲匿的那棵大樹下掠過，他們只要從樹上出其不意地跳下去，便可以將那幪面人截下來。不過，兩人都不想暴露了自己，以免被聶無愁發覺到他們跟踪他，那以後再想暗中跟踪他，那就不容易了。

因此，兩人強忍着，沒有現身將那幪面人截下來。

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探查出聶無愁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他們不想因「小」失「大」。

那座還算完好的土地廟，就是聶無愁暫時歇脚的地方。

江楚勇與言九鼎看着聶無愁走進廟內，仍然躲藏在樹上，等了大約一盞茶時分，終於看到聶無愁又從廟內走出來，略為張望了一下，便往臥牛鎮那個方向奔掠而去。

江、言兩人直到聶無愁奔掠出老遠，才從樹上跳下來，亦向臥牛鎮奔去。

* * *

聶無愁於第三日，來到一個小湖邊的一座莊院前。

那座莊院正對那個湖邊長滿了柳樹的小湖，湖中荷葉亭亭，鴛鴦雙雙，景緻幽美。

站在湖邊的柳樹下，看着那雙雙在水面上嬉戲的鴛鴦，聶無愁的目光一片朦朧，朦朧中，泛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來。

笑意雖然淡，但却像春風化雪一樣，令到他變得平易可親起來。

朦朧中，他看到那個長了一張宜嗔宜喜的嬌靨，令到他那恍似冰封了的心，終於溶解開變得熾熱起來的少女，正展露出一抹令他心醉的笑容，向他嫣嫣地走過來，走過來……他不由張開了雙臂，口中歡悅地叫出來：「晴晴。」

在隔着小湖那邊，匿藏在一棵樹後的江楚勇與言九鼎，瞧到聶無愁那種迷惘的樣子，不禁大是奇怪。

「言兄，他那樣子像是有點失常的，又或是喝醉了酒的模樣，他怎會忽然變成那樣的了？」江楚勇疑惑地低聲對言九鼎說。

言九鼎輕撫着下頷，沉吟着道：「江兄，瞧他的樣子，似乎有點不妥，莫非他忽然患了失心瘋什麼的怪病不成？」

「言兄，這幾天我們可是一直跟着他的啊，都沒有發覺到他有什麼不妥，或是怪異的擧動，確是……」江楚勇忽然雙眼一睜，疾聲道：「言兄，莊院內有人走出來！看到麼？」

言九鼎忙將目光移向莊院大門那邊，果然看到原本緊閉着的莊院大門，打開了一扇，走出一個中年人來。

那個中年人年約四十上下，穿一件淡青色長衣，頷下五綹長髯，眉目清朗，神志間透露出幾分飄逸。

言九鼎一眼看到那中年人，不由脫口說道：「赫！他不就是有再世臥龍之稱的許滌塵麼？」

江楚勇一聽，雙眼登時又睜大了一些，低聲道：「言兄，區區未出道時，已聽聞過再世臥龍之大名，就是他麼？」

「錯不了！」言九鼎道：「想不到他原來是隱居在這裏，他已很久沒有在江湖上露面了。」

「言兄，聽說許前輩這個人淡薄名利，有如閑雲野鶴般，從不捲入江湖是非紛爭之中，是以人稱再世臥龍。」江楚勇的神色間現出敬慕之色。

「江湖傳說，確是這樣。」言九鼎道：「言某出道江湖數年，也只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有幸見過他一次。」語氣中也帶着敬慕之意。

「隱居在這種恬靜幽雅的地方，許前輩不愧稱為再世臥龍，眞會揀地方。」江楚勇讚羡地說道。

「江兄，快瞧，許前輩已走到聶無愁的身後，似乎欲向他出手偷襲！」言九鼎忽然驚詫地疾聲說。

江楚勇剛才只顧說話，他亦爲之驚詫不已，急忙向湖的對岸望過去！

一看之下，他幾乎控制不了自己，失聲叫出來。而他對許滌塵的觀感，也一下子改變了。

許滌塵就站在聶無愁身後不到一丈之處，而聶無愁居然似是沒有察覺到背後有人掩近，兀自痴痴地看着湖面上嬉戲的鴛鴦。而許滌塵一直不吭聲，臉上的神色變化不定，兩次擧掌欲擊，但又忍住了。

以他在江湖上的清譽，居然欲在背後襲擊別人，那實在有損清譽，那簡直不像是一個江湖武林中素有聲譽的人幹得出來的，難怪江、言兩人在窺望之後，大感驚詫與失望。

因爲在他們的想像中，像許滌塵這種素負清譽的人，是不耻幹出那種偷襲的鬼祟行徑的，事實上，武林中的俠義正道之士，確是不齒於幹出背後向人偷襲，有欠光明磊落的行徑的。

許滌塵第三次擧掌欲擊，隔岸柳樹後的江、言兩人瞧着，緊張得屏住了呼吸，盡管眼見的是事實，却不願意許滌塵會眞的幹出那種卑鄙的行動來的。

——因爲他們實在不願意破壞許滌塵在他們心中的那種敬仰的形象。

但許滌塵却親手擊碎了兩人心中對他的敬仰之意。

這一次，他雖然猶豫了一下，却終於一掌疾擊向恍似痴痴呆呆的聶無愁的背後要害！

許滌塵練的是秘傳絕技——蟠龍掌法，這套掌法施展起來，恍似風起雲湧，龍盤騰舞，變化莫測，虎虎有威，勁道凌厲，江湖武林中沒有多少人能夠破解得了他這套掌法，因此，未曾一敗。

而他擊出的那一掌，看似平平無奇，不帶一絲風聲，實則暗蘊巨大的掌勁，只要擊實了，那無儔的勁道便會在一霎間暴湧而出，就算是鐵打的，也會被摧毀！

絕無疑問，他是想一掌將聶無愁斃於掌下。

對岸柳樹後的江、言兩人看得幾乎控制不住自己，尖聲驚叫出聲！

但他們又被那驀然的變化看得硬是將出口的叫聲咽窒在喉間。

——就在許滌塵那一掌堪堪擊在聶無愁的背心上的那一霎間，聶無愁猝然間縱身一躍，撲落湖中！

這一着，不但大出江、言兩人意料之外，也大出許滌塵意料之外！

他那一掌因此而擊空了。

他呆了一呆，隨即擧掌一削，將頭上的一支柳枝削斷下來，抄手接住，覷準了從水中冒起頭來的聶無愁，一抖手，那支柳枝有如激矢般，射向聶無愁。

對岸的江、言兩人料不到許滌塵殺着再施，臉色驟變，凝窒在喉間的那一聲驚叫，幾乎脫口而出。

才從水中冒出頭來的聶無愁，似乎已從痴迷中清醒過來。一口氣才吐出，驟眼瞥到那一枝柳枝挾着風聲急激地飛射過來，驚懍之下，急忙往下一縮。

「颼」地一下急激的掠空聲自他的頭上乍响倏逝，那支柳枝自他的髮髻上擦掠過，他感到頭皮一陣發痛。

許滌塵在那柳枝脫手射出的刹那，身形亦一個縱掠，落在湖中一塊荷葉上，一沾即起，接連幾個縱掠，從這塊荷葉縱掠到另一塊荷葉上，就似蜻蜓點水一樣，在湖面上搜索潛入水中的聶無愁的踪跡！

湖面上的荷葉很疏落，而且，也只是這一邊的湖面才長着荷葉，大約只有二十丈方圓左右，是以，許滌塵在眨眼間，已在那片荷塘上掠了一轉，但却沒有發覺到聶無愁的踪跡！

他繼續不斷地在亭亭的荷葉上飛掠，身法之輕捷，恍似蝴蝶飛舞般好看。

江、言兩人看着，不禁嘆爲觀止。

而潛入水中的聶無愁，縱使內功再深厚，也無法長久潛入水中，不露出來透氣，因此，兩人都暗中替他焦急起來。

他終於露出來了。

不過，却是在距離那片荷塘約十多二十丈外的水面上冒起來的。

聶無愁這一着很聰明，只有潛離那片荷塘，才能夠脫出許滌塵的威脅，不然，很難躲得過他的追擊。

而許滌塵的輕功就算再好，也無法可以在荷葉上一縱便掠出十多丈遠，換言之，也就是無法向他出手攻擊了。

畢竟，他在水中，對方在水面上——荷葉上，無論如何，總比他靈活得多，自然亦佔了上風，若是脫不出對方的「勢力」範圍之外，那吃虧肯定是他。

但這也並不表示，他完全脫離了危險。

憑許滌塵的輕功，仍然可以施展出燕子三抄水，或是登萍渡水這兩種上乘的輕功，追上他向他攻擊。

許滌塵用的是登萍渡水輕功。

只見他一邊在荷葉上向前飛掠，一邊不斷地以腳尖將踏過的荷葉勾斷，撥飛向前面的湖面，一時之間只見一朵朵荷葉有如一片片青雲般，一片接着一片地向前旋飛，刹是好看。

更妙的是，那一片片荷葉有如梯級一樣，飛落在湖面上，最後的那一朵居然有如一片飛鈸一般，激旋着飛割向聶無愁的頭頸。

而他飛掠的身子，亦追着那一片片順序飛落在湖面上的荷葉，掠飛撲向聶無愁！

這經過說起來似乎冗長，實則，只是一瞬間，疾快得聶無愁那一口氣還未吐完，那片激旋飛斬向他的荷葉，已挾着嘶風聲，飛到他的頸側。

而許滌塵亦已飛掠至最後的第二塊荷葉上。最後那一塊，距聶無愁不到五尺，只要再一掠，便可以出手向他攻擊。

許滌塵的眼中充滿了殺機，颯地一聲，便已掠到最後那一塊荷葉上！

聶無愁也在那霎間，露出水面的腦袋猝然往下沉沒。

那片飛鈸般激旋斬向他的荷葉，貼着他的髮髻上面旋飛過去，削飛了他一綹髮絲。

許滌塵也在那霎間，雙掌猛擊向聶無愁沉沒的那片水面。

他這一着異常陰毒，憑着他渾厚無儔的掌勁，擊在水面上將那無儔的掌勁傳到水中，那潛在水中的聶無愁便恍似置身於充滿了巨大無比的壓力的密封地方中，肯定會被擠壓撞傷內腑，輕則重傷，重則七竅出血而死！

看來，聶無愁這一次難逃毒手。

但在許滌塵的雙掌猛擊向水面的刹那．沉入水中的聶無愁又猝然從水中有如一條躍龍門的鯉魚般，「花」地一聲，一頭標射出來。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就在他一頭自水面下標射出來，標出水面的瞬間，許滌塵猛劈出的兩股巨大無儔的掌勁．「波波」兩聲巨响，擊在水面上，却沒有擊起多大的水柱，但那一片水面，却劇烈地波動起來。

——掌勁擊在水面上，若是擊起老高的水柱，那大部份的掌勁便會隨着那激起的水柱反擊散去，只有一部份的掌勁傳到水中，那造成的「殺傷力」便大打折扣了。許滌塵那兩掌擊在水面上，沒有擊起多大的水柱，他那兩掌的勁力就有大部份傳入水中，那威力自然大很多了。

那只要看一下水上那劇烈波動起伏的情形，便可以猜到。

若聶無愁仍在水面之下，那麼必會讓傳到水中的强大勁道擠壓撞擊得內腑受傷！

但聶無愁似乎早已猜到許滌塵有此一着，因此在沒入水面下的刹那，立刻便標起來，那便不會受到波及！

許滌塵顯然料不到聶無愁如此機靈，他在發出兩掌的刹那，臉上便泛現起一抹猙獰的陰笑。驟見聶無愁有如一條魚兒般，「躍」出水面，他不禁呆怔了一下，但隨即發出一聲銳嘯，身形自荷葉上掠射起來，撲向人在空中的聶無愁！

聶無愁身形凌空硬生生往橫擰移開去，恰好避過許滌塵的正面撲擊。

但在擦身而過的刹那，却與他交手了兩招，掌擊聲啪啪响起。

兩人似乎誰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各自往水面上落去。

那一片水面却是無物可以立足的，若是直墮下去，肯定會掉落水中，聶無愁倒無所謂，因他的身子本就水濕淋淋的，但許滌塵却連足底也沒有沾上水珠，自然不想掉落水中，變成落湯雞。

在快要墮落水面的刹那，他疾忙一掌虛空向水面拍落，藉那反彈之力，凌空翻了起來，覷準了不遠處的一塊荷葉，接連兩個翻滾，接一掠，飄落在那塊荷葉之上！

而聶無愁亦以同一方法，掠飄落相距約三丈外的另一塊荷葉上。

兩人腳下的荷葉皆是斷了梗，浮在水中的，只有蜻蜓蝴蝶之類的昆虫落在上面，才不會下沉，若是有一只青蛙跳上去，必會承受不了而下沉。

但兩人停在那兩塊荷葉上，有如蜻蜓落下般，足下那塊荷葉仍然浮在水面上，沒有沉下一絲一毫，這就顯出兩人輕功之高明了。

兩人都是單足點在荷葉上，互相對視一着。

「許滌塵，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來了！」聶無愁的身子仍然不斷地滴着水，滴落在荷葉上，「答答」有聲。

「聶無愁，你這個魔頭煞星，胡說什麼？」許滌塵的神色一片兇狠。

「聶某胡說？」聶無愁的神色冷沉沉的，語聲也很冷峭。「你不是自命爲俠義道中最無慾無求，淡泊名利的君子人物麼，剛才却幹出只有邪魔外道才會幹出來的卑鄙惡毒行徑，在背後偷襲聶某？」

「哼哼，像你這種邪惡的魔頭，可謂人人得而誅之！」許滌塵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難看起來，惡狠狠地道：「殺你這種魔頭，根本不用講什麼江湖規矩，只要殺得了你，能夠替江湖武林除害，用什麼手段，相信武林同道是不會計較的！」

「好一番似是而非的歪話！」聶無愁冷笑一聲。「江湖武林中，就是因爲太多你這種表面上俠義公正，實則卑鄙無耻的僞君子，才令到武林中人被你們矇蔽了！」

「聶無愁，你簡直在放屁！」許滌塵一張臉又紅又白的，兩道目光迅快地四下溜瞥了一眼，發覺不到有別的人，似乎放心了不少。「你以爲你說的話，會有人相信麼？」

「別的人就因爲被你們這種披着人皮扮人樣的豺狼矇蔽了。」聶無愁眼中精芒暴射。「但你們這種人却瞞不過聶某這種有心人！聶某今日可不管別人信不信，也要將你身上披着的那面『人皮』撕下來，要你露出原形！」

「聶無愁，你以爲你是什麼人？天下無敵？憑你，還不配！」許滌塵一張臉變得鐵青，眼中殺機湧現。「倒是你！自尋死路，送上門來，教我又博得一個衞道除魔的美名！哈哈哈……」仰臉大笑起來。

只要不是白痴或是瘋子，聽了他最後那句話，都可以聽出，他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僞君子。

他最後那句話，簡直是不打自招，證實了聶無愁對他的揭發的說話，一句不假。

匿在對岸柳樹後的江、言兩人，都聽到他們的對話，他們不是白痴，更不是瘋子，因此，兩人在聽聞許滌塵的「自白」後，又驚又氣又愧。對於許滌塵這個「偶像」，都在他們的心中徹底破碎了，生出一種受了矇騙的憤怒！

兩人幾乎忍不住從樹後衝出去，戟指怒斥許滌塵的虛假奸僞！

但兩人沒有忘記他們暗中跟着聶無愁的目的，因此，强忍着，沒有衝出去。

而兩人對於許滌塵這個人，因此又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對他的好奇，更濃了！

* * *

「許滌塵，你別太得意。」聶無愁冷然道：「你以爲我那麼笨，又或是活膩了，送上門讓你宰殺，好讓你又博得一個令人交口稱讚的美名麼？別做白日夢了。」

許滌塵陰騺地道：「總之，今日教你來得走不得，除非是躺着被人抬走！」

「好啊！」聶無愁神色更加冷沉。「今日，聶某也非要將你披在身上的人皮撕下來不可！」

聶無愁那句話還未說完，許滌塵足下

那塊荷葉就像是被水下的一條大魚推動般，箭一樣向他飛滑過去。

許滌塵這一手，不但要輕功高明，內功也要精純深厚，才能以本身的內勁，自足下傳送到那塊荷葉上，將之催動，向前滑去！

柳樹後的江、言兩人看到後，都咋舌不已。

許滌塵的內功似乎還未達到此境界，他只是站在那塊荷葉上，蓄勢以待。

不過，他腰畔的長劍仍未出鞘！

就在許滌塵快要「撳」到他身前的剎那，他的左腳倏地往水面上疾撥，「啪」地一聲，撥擊起一蓬水花，往許滌塵的身上激射過去。許滌塵猛地厲喝一聲，雙袖向外翻捲，從那兩管衣袖中急湧出來的兩股「勁濤」，硬是將那一蓬激射的水花擊散！

聶無愁的身形就在那霎間，自荷葉上標射向許滌塵。晶芒暴閃，長劍自他的雙袖中刺了進去！

那一劍，居然刺穿了自許滌塵袖中狂湧出來的勁濤，那一劍勢道之銳，可想而知！

許滌塵雙袖一合一捲，硬是將那支利劍捲夾在雙袖之中。

同時間，他亦飛起一腳，暴踢向聶無愁的下陰要害。

聶無愁的動作卻比他快了那麼一剎。

他是曲膝撞向許滌塵的小腹丹田要害！

高手過招，爭的就是那一點點的空隙。只聽許滌塵狂叫一聲，一個身子有如煮熟了的蝦般，倒飛出去。

聶無愁那一下撞得他渾身的氣勁「散」了，也撞得他倒飛出去。

而聶無愁能夠在一個「照面」之間，便將許滌塵擊飛出去，憑的是險中取勝這一招。

若是許滌塵的那一腳比他那一膝快，那麼，被擊斃的會是他！

這種險着，除非已到非拚命求全不可的境地，不然，大多數的高手都不會行此險着的，也因此，也可收到出奇制勝之效，聶無愁用上這一着，奏效了。

藏在對岸柳樹後的江、言兩人，看到聶無愁「一擊奏功」，都不由鬆了口氣。

對於聶無愁，兩人開始對他生出好感來，特別是言九鼎。

眼看許滌塵就像一塊大石一樣，飛跌落水中，聶無愁卻在那剎那凌空翻掠到他的上面，探手一抓，右腳一蹴，硬是將許滌塵蹴得一身子斜飛回岸邊。

而聶無愁一個身子卻因爲勢盡之故，加上一口眞氣驟散，「撲通」一聲，有如一塊大石般，摔跌落水中。

不過，他馬上便從水中竄冒起來，，掠上一塊荷葉，身上灑下串串水珠，「踏」荷飛掠向岸邊！

* * *

許滌塵的身子恰恰飛摔在岸邊的一棵柳樹下，聶無愁亦已緊接着掠上岸邊。

許滌塵雖然丹田眞炁已被震破，但仍還有殘勁，掙扎着想爬起來，卻被聶無愁一腳踏在他的胸口上，將他踏在地上，動彈不得。

而他眼中的神采亦已盡失，臉上一片煞白，人也顯得頹喪了很多，彷彿一下子衰老了十年般，先前的那股氣度，消失殆盡。

「許滌塵，想不到吧？」聶無愁冷笑一聲。「現在，我要你當着你的家人面前，說出你暗中幹下的惡行來！，自己撕下披在身上的人皮！」

這時候，那座莊院內早已有人聞聲趕了出來，起先還是站在另一邊的岸邊觀看着的，及至看到他被聶無愁所制，紛紛驚呼怒叫着向這邊撲過來。

許滌塵嘶啞衰弱地道：「你……休想……我寧死也不會……說的！」

「哼！別死撐硬充了，聶某不信你不怕死！」聶無愁道：「你甘心就這樣死了麼？像你這種人，會不想報仇麼？」

瞥一眼那些奔近來的漢子，他又說道：「只要你說出是不是九狐帮的人，老大是否天聖莊主葉啓聖，聶某便饒你一命！」

聶無愁閉着咀巴，沒有說話，直到他的人撲到近前，由於投鼠忌器，不敢再撲過去，但卻將聶無愁圍堵起來後，他的臉上忽然露出惡毒的神色，喘着氣，咬着牙齒道：「聶無愁，我當然要報仇，雖然我不想死，但我一身內功已被你震破，生不如死，因此，我也不想活了，而你也必會成爲殺死我的兇手，不但我的親友不會放過你，替我報仇，武林中其他同道，亦會替我報仇的，嘿嘿，那時候，天地之大，也沒有你容身之地，你會像一條喪家狗般，到處被人追殺的！」

他這一番話說得很低，只有他與聶無愁聽到。

隨即，他又大叫道：「魔頭，我雖然殺不了你，替江湖武林除害，我也不會受你凌辱的！」嘶叫聲中，猛地翻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

聶無愁聽了他那番話，早已提防着。見他抬掌翻拍向自己的天靈蓋，他馬上一抬腳，飛踢向他的那隻手腕，同時間俯身出指，疾封他身上數處大穴。

但他卻忘了卸脫他的牙關，令到他不能嚼舌自盡。

待到他發覺到許滌塵緊閉着的咀巴角有一縷鮮血淌流出來，他才發覺，欲制止，已經來不及了。

只見許滌塵雙眼一翻，眼珠一凝，頭一歪，便咽了氣。

他不禁抽了口冷氣，呆住了。

許滌塵這一死，可謂惡毒！因爲無論他怎樣解說，那些人肯定不會相信他所說的話，相信任何人也不會相信一個被視爲邪魔煞星的人所說的話的，特別是指斥一個素有俠譽，又淡薄名利的「君子」。何況，那些人又是許滌塵的親人家僕或是朋友！

他可謂百詞莫辯。

而且，他更攬上了一條殺死許滌塵的惡名，只怕跳落大海，也洗脫不了。

不過，他一點也不驚慌。

——既然已被江湖武林中人視爲邪魔煞星，那又何在乎殺多一條人命！

許滌塵的大叫，不但那些圍攏着的人聽到，對岸柳樹後匿着的江、言兩人也聽到，兩人都感到不寒而慄！

因爲兩人不但看到全部經過，也聽到一部份對話，就憑他們所看到的，也已看出，許滌塵實在該死，而且是自取死道，根本怪不了聶無愁，但他這一死，無疑是讓聶無愁攬上了一個殺害他的惡名。這件事一傳出江湖，那肯定會引起武林中人的公憤，再加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只怕聶無愁便會成爲武林公敵，那時，天下之大，只怕……兩人都不敢再想下去。

這麼惡毒的報復之計，想想也會令人心寒，難怪兩人會不寒而慄了。

不過，也令到江、言兩人看清楚了許滌塵那掩藏在俠義外殼下的醜惡面具！

那些人眼見許滌塵在聶無愁的脚下自絕而亡，又悲又怒，將聶無愁視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也不知是那一個首先怒吼一聲，撲向聶無愁，跟着，其餘的人皆你呼我喝地紛紛撲上去。

這情形，除非聶無愁痛下殺手，不然，不但衝不出去，甚至有可能死在那些人的手下。

俗語有謂：蟻多咬死象。又謂：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敵人多。就算聶無愁武功再高，在這麼多人的圍攻之下，只怕也抵擋不了。

聶無愁沒有下殺手，當機立斷，猛地發出一聲銳嘯，身形陡地拔起來，掠上了柳樹上，接由這樹掠過那樹，一樣沿着湖邊掠去，扭頭瞥到那些人已被甩在身後二三十丈外，便自樹上掠下地，一溜烟般奔掠而去。

那些人眼看追截不及，雖然心有不甘，都沒有追下去，返身奔回那棵柳樹下，察看許滌塵的屍體。

江楚勇與言九鼎在那些人撲向聶無愁的剎那，都想衝去助他一臂，他們實在看不過眼那些人不分青紅皂白便要殺聶無愁替許滌塵報仇，但當他們看到聶無愁掠上樹上，飛掠而去，才止住勢子，沒有衝出去，及至看到那些人只顧看許滌塵的屍體，沒有追下去，兩人忙偷偷地掩蔽着身形往外溜，然後朝着聶無愁奔掠而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只殺該死者的劍

這幾日，江湖武林中到處皆傳說着「死便無愁」聶無愁殺死了「再世臥龍」許滌塵的消息。不論黑白兩道中的人都顯得很激憤，都說要殺了聶無愁這個邪魔煞星，替許滌塵報仇。

一時之間，江湖武林就像一鍋煮滾了的粥般，沸沸揚揚的，好不熱鬧。到處都可以看到那些打着除魔衞道「旗幟」的黑白兩道中人，在找尋聶無愁的下落。

許滌塵以一死來對付聶無愁的報復毒計，終於得逞了！

這種報復的手段，未免太毒太絕了！

聶無愁頓時成了衆矢之的，過街老鼠，天地之大，只怕確是無他容身之地了。

那些除魔衞道之士，有些是單獨行動，那只是極少數，大多都是三五成羣的，結伴而行。

那一來可壯聲勢，二來，彼此也有一個照應，最重要的一點卻是：大多數的人都自忖沒有本領獨自殺得了聶無愁，換言之，極有可能死在對方的手上，那豈不是自尋死路，他們之所以這麼熱心，那一個沒有私心？當然，大多數都是想出風頭湊熱鬧揚名聲，那就犯不着獨個兒去冒險，一伙人若是找到聶無愁，所謂人多胆壯，一擁而上，蟻多咬死象，殺得了他固然可以揚名立萬，殺不了，也不至於那麼倒霉，被殺的是自己。

總之，那些江湖人都在擾擾攘攘的，希望能夠撿到「便宜」，撿不到，也趁機熱鬧一番。

* * *

江楚勇與言九鼎都聽聞了那種種消息，對於聶無愁的處境，都替他感到担憂。

但又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替他洗脫「罪名」。

兩人曾想過挺身而出，向那些同道說出他們所看到的經過及聽到的對話，但兩人都知道，那些對聶無愁早已存有成見的人，特別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必然不會相信他們所說的話，一個弄不好，不但幫不了聶無愁，甚至可能會被別人認爲他們與聶無愁是一伙的，對他們也不放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兩人都不敢貿然挺身替聶無愁辯白，只是暗中注意着事態的發展與變化，同時，也一直暗中跟踪着聶無愁，在必要的時候，暗中助他一臂。

兩人雖然仍未十分了解聶無愁這個人，但都認爲他不像是一個江湖武林中傳說的那種冷酷無情，劍下絕不留情的人，對他漸生好感。

特別是言九鼎，他本來也像別的武林同道那樣，對於聶無愁這個人，一直視之爲邪魔煞星，對之痛恨得很，不然，他也不會拚死也要阻止他的堂妹與聶無愁來往了。但自從在赤石坪與聶無愁決鬥，對方劍下留情，沒有殺他，再聽了江楚勇的一番說話，他已開始改變了對聶無愁的看法，及至親眼看到素有淡泊名利，有如閒雲野鶴般，被武林同道稱爲再世臥龍，他一直對之景仰的許滌塵居然在背後下偷襲聶無愁，……就是死，也佈下惡毒的報復之毒謀，教他頓然對許滌塵這種超凡入聖的人大大地改觀，頓悟到，江湖武林中，確有不少像許滌塵這種僞君子，也感到這種人比眞正的魔頭煞星還可怕。因爲這種人幹什麼壞事也是在暗中進行的，幹了什麼可怕的事，也不爲人知，一樣受到別人的尊崇仰慕，就等於一頭披着羊皮的狼一樣，你說可怕不可怕？

正所謂：僞善者，其惡不彰，爲害大矣。

因此，言九鼎對於聶無愁這個人，總算有了一點眞正的認識，自然也改變了以前對他的那種看法。

而聶無愁對於黑白兩道中人要殺他的行動，一點也不在乎，沒有一點驚怕，依舊我行我素，毫不加以理會。

幸好他一向的行動皆是「神出鬼沒」的，因此，他也沒有特別小心隱蔽行踪，不過也提高了警惕，暫時仍沒有被那些追殺他的武林人發現。

* * *

這壹日，江楚勇與言九鼎來到處於江浙交界處的金山鎮。

這是一座大鎮，更由於座位通往江浙兩省的交通孔道，因此，一片繁盛，茶樓酒肆林立，自然也開設了不少客棧，以供來往的商旅投宿。

江、言兩人之所以來到金山鎮，乃是跟踪聶無愁來到這裏的。

但他們總不能一日十二個時辰跟着他，也要吃飯的，因此，在中午時份，兩人便沒有再暗中跟着聶無愁，來到鎮上一家叫醉仙樓的酒樓。

兩人在臨窗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要了兩壺酒，幾個小菜，便邊喝邊吃邊說起來。

「江兄，依你猜測，聶無愁忽然來到這裏，要幹些什麼？」言九鼎微帶惑然地看着江楚勇，喝了一口酒。

江楚勇咽下一塊鴨肉，沉吟了一下，才說道：「言兄，依我看來，外面風聲那麼緊，可以說是風聲鶴唳，換上另一個人，怕不早已找一個隱秘的地方，躲藏起來，但他却一點也不顧忌懼怕，忽然間來到這裏，可能有什麼要緊的事要幹。不然，他不會這麼冒險的。」

一頓，又說道：「言兄，你也看到，這鎮上也有不少扎眼的人出現，那一定是追殺聶無愁的武林同道，他只要稍露行藏，便會被那些人發現，那就危矣。」

「嗯，江兄所說有理。」言九鼎頷首說道：「聶無愁一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要幹，才會冒險來到這裏的。他這個人眞大胆，言某很佩服他那種若無其事之態，換轉是我，處在這種四面楚歌的境地中，早已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急急找地方躲藏了！」

「區區也很佩服他的胆量。」江楚勇道：「只怕我這一輩子無論如何歷練，也不能練成他那種置生死於度外，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胆色。」

「江兄，你還記得麼？」言九鼎忽然說道：「他在趕來這裏的那幾天，不是曾經到過幾處地方的麼？說不定，與他來這裏的目的，是有關連的。」

江楚勇想了一下，點點頭道：「當然記得。那幾處地方，皆是與武林中人有關連的，有一次，我們不是曾忽然跟掉了他麼？那一次，說不定他察覺到有人暗中跟踪他，所以，他便甩掉我們。」

「那一次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言九鼎說道：「大概不會只是到外面去溜溜那麼簡單。」

「言兄，你那位堂妹是怎樣與聶無愁相識的？」江楚勇忽然滿有興趣地對言九鼎說道。

對於這個問題，他已蹩在心中很久了，終於忍不住說了出來。

言九鼎眨眨眼，說道：「舍妹與聶無愁是在杭州西子湖畔邂逅，因而相識的，至於他們是如何交往……那我就不大清楚了，舍妹怎麼也不肯說。」

「難道舍妹在認識他之後，仍不知道她就是被江湖武林同道視爲邪魔煞星的麼？」

「舍妹說在聽說他的大名後，便已知道他就是被黑白兩道皆視爲邪魔外道的人物，但不知道怎的，却認爲他不像傳說中的那麼邪惡，而心中也對他生出一份好奇，想知道他是不是一個像江湖傳說那樣的人，因此便與他來往起來。」

頓了一下，喝口酒，他又說下去：「據舍妹說，與他交往多了，發覺他根本不是一個像江湖傳說的那樣邪惡嗜殺的人物，他很有禮、也很有同情心。不過，確是有點孤僻，不大喜歡與人交往，而且像是懷有心事，但對舍妹却很好……舍妹漸漸地對他喜歡起來。當言某知道舍妹與一個被武林同道視爲邪魔煞星的人來往後，大爲驚怒，曾嚴責舍妹誤交匪人，那不但會毀了她，也有損家聲，可是，舍妹却一口咬定他不是那樣的人，嚴責之下，也不爲所動。」喝了口酒，又說下去道：「舍妹是一個性子很倔强的人，寧折不彎，我見她不聽我的規勸，一氣之下，便將她關禁起來，并找到聶無愁，當面怒斥他，他却一點也不動怒，并坦言很喜歡舍妹，什麼人也不能改變他或阻止他喜歡舍妹的意念，除非殺死他！

「當時言某聽他說得那麼決絕，加上對他的成見又深，氣惱之下，便不加思索地約他在兩日後於赤石坪來個生死決鬬，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不是他的對手，他爽快地答應了……幸好他果如舍妹所說，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不然，這時候我可能只剩下一副骸骨了！」說完這番話，拿起杯子，一口喝乾。

江楚勇深有感觸地說道：「所以，若是光憑表面去看一個人，又或是只聽傳說便去判定一個人的好壞，那往往會看錯人的，家師就是一個例子……所以，區區一直以家師的遭遇爲鑒，從來不敢單憑表面或是江湖傳說，去判定一個人的好與壞。」

「江兄，令師是那位前輩高人？」言九鼎好奇地問：「江兄若不方便說，請不要說，就當言某沒有說過那句話了。」

「師門來歷，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江楚勇坦然道：「言兄，對於家師的名諱，你一定聽聞過，因爲他也是一個曾被江湖武林同道視爲魔煞的！」

言九鼎沒有說話，只是看着江楚勇，等他說下去。而他的好奇心更大了。

「言兄，二十多年前，武林中曾出現過一個被黑白兩道稱之爲玄衣魔煞的人，相信你曾聽聞過吧？」江楚勇道。

言九鼎的神色驟變了一下，疾聲道：「玄衣魔煞耿長河！言某自懂事起，便聽家人提及這個人，據說此人行事乖戾，手段兇殘，曾經一口氣盡屠一位武林前輩滿門五十一口，當年武林中人聽聞其名，無不色變！」一頓接詫聲道：「江兄，莫非他就是令師？」

「不錯！」江楚勇頷首道：「言兄一定很驚詫，也很後悔與區區這個魔煞之徒交往吧？」

言九鼎囁嚅着說道：「江兄……言某確是想不到……不過……像你這麼樣的一位人物……却……但……言某是不會嫌棄像你這麼樣的一位朋友的。再說，人各不同，令師是……你却未必是啊！」頓一下，又急急說道：「江兄，言某是不會介意的，聽你剛才那麼說，令師顯然是另有苦衷，被人誤會了的。」

江楚勇舒口氣，感激地道：「言兄，

謝謝你對我一點也不介意！」伸手用力地握了握言九鼎的手，接又說下去道：「家師當年之所以一口氣盡屠那位武林前輩滿門五十一口，那是爲了報復！」拿起杯子，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噓口氣，彷彿要將胸中的悶氣吐盡。

言九鼎只是瞧着江楚勇，沒有說話，等他說下去，他知道，江楚勇再說出來的話，必定有不爲人知的內幕。

江楚勇替言九鼎斟滿了酒，再替自己斟滿了，才說道：「言兄，當年的武林同道只知道那位武林前輩乃是一位仁義卓著之士，是故，對於家師屠其滿門，莫不視爲彌天暴行，他們那裏知道，那位仁義之士，却是昔年殘殺家師滿門的那伙兇手中的主謀者！昔年，家師一門四十多口人，盡被那伙兇手殘殺殆盡，只剩下家師一人倖免於難。家師後來藝成出道，自然找上那位前輩，報復當年滅門毀家之仇，當年的武林同道不明內裏原因，又爲那位前輩的仁義之名所蔽，因此便視家師爲邪魔煞星，對他深惡痛絕！而家師當年也不該不將其罪公諸於世便誅其滿門，這大爲失策，至令別人對他誤會甚深。但他由於幼遭慘變，志切家仇，因而令到他性情大變，變得沉鬱孤僻，不喜說話，後來，他對當年之所爲，也深感疚悔，深責不該濫殺無辜，但當時他的一顆心已被復仇之火煎熬着，只想到報仇，腦海中映現的，盡是當年父母兄妹滿門被殘殺的慘象，根本無法控制自己！」頓一下，又說下去道：「以後，他所殺的那些人，都是昔年有份參與屠殺他滿門的兇手，只因當時的武林同道已對他存有成見，而那些兇手亦已各有身份，都是黑白兩道頗有名聲的人物，因此，對他成見更深了，而他也成爲黑白兩道皆痛恨的魔煞了。」

吁口氣，感嘆地道：「爲此，家師在退隱之後，一直深悔當年之孟浪及濫殺，每天必定面壁思過兩個時辰，懺悔當年之過。并且諄諄告誡區區，遇事切忌孟浪，凡事皆要三思而行，更不可濫殺無辜！」

言九鼎聽了江楚勇的話，默然了好一會，才說道：「江兄，原來令師當年之所以大開殺戒，其中是有隱衷的！」

頓一下，又說道：「令師報毀家之仇，無可厚非，而他能夠覺悟到殺孽過重，面壁懺悔，總比那些不自省覺，以至走火入魔，終於淪入魔道之輩，有理性多了。古人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江兄，請不要怪我直言無忌，或許，我這個後生晚輩，是不該評論前輩的。」

江楚勇道：「言兄，區區怎會見怪呢，你對家師昔年之所爲，能夠持公平之論，區區很高興。若是世人都像言兄這樣，相信家師當年也不會得到那樣的惡名。」

「江兄，有了令師之鑒，令言某感到，對於聶無愁這個人，更不應該單從表面去評判他了。」言九鼎道。

「言兄，區區這是知道了家師當年的遭遇，因此才對聶無愁這個人感到興趣，果然發覺到，他并不像江湖上傳說的那樣。由是令到區區不明白，有些人怎麼那樣淺見偏執，須知道，有些話就像鋒利的兵器一樣，可以殺死人的！」江楚勇有點激動地道。

「江兄，我很明白你的心情。」言九鼎道：「令師好麼？」

「家師今年雖然已六十多歲，仍然精神旺健。」江楚勇道：「只是，他老人家仍然對當年之所爲，耿耿於懷，以至鬱鬱不歡。」

「江兄，終有一日，武林同道都會諒解令師當年的所爲的。」言九鼎道，接舉杯。「來，江兄，爲令師終有一日能夠洗脫惡名而乾一杯。」

江楚勇舉杯，兩人一口氣喝乾了一杯酒。

「言兄，能夠認識你這種明白事理的人，區區很高興。」江楚勇替言九鼎及自己斟了杯酒，說道：「言兄，區區敬你一杯。」

言九鼎道：「言某也敬江兄你一杯。」

兩人便互飲爲敬。

飲乾那杯酒，兩人才放下杯子，驀地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叱喝聲及兵刃的撞擊聲，兩人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但却猜到，必是有人在外面打鬥，便想出去看一下，到底是什麼人在外面動手打鬥起來。

店堂內的其他食客，自然被外面發生的打鬥驚動了，有些胆大的，便走出去瞧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江、言兩人已吃喝得差不多，言九鼎搶先拿出一塊碎銀放在檯面上，與江楚勇往外急走出去。

* * *

就在醉仙樓外面的大街中，只見十名武林人物，圍攻一個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神情冷峻的漢子。

江、言兩人一步走出店外，一眼便認出那個被圍攻的人是誰，言九鼎不由疾呼出聲：「聶無愁！」

幸好他那一聲叫得不太大聲，才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言兄，他終於被那些人找到了。」江楚勇有點緊張地道：「我們要不要出手幫他？」

言九鼎比較老成持重，邊注視着街中搏鬥的情形，邊低聲說道：「江兄，沉着點，看看再說。我們若是公然出手幫他，只怕那些人會認定我們是他的朋友，你也知道的，那些人既然認定了他就是殺害許濰塵的兇手，視他爲武林大害，必欲除去而後快，那麼，無論我們怎麼解說，那幾位武林同道肯定不會相信我們說的話，反而會將我們也算上了，連我們也不會放過，若然再傳到江湖武林中，只怕我們也無法容身於武林中！」

江楚勇聽了言九鼎這番話，心中凜然。自己的師父當年的遭遇，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而眼前，看那些武林人物一副必欲置聶無愁於死地的兇猛樣子，自己與言九鼎若被認爲與聶無愁的同伙，那些武林人物肯定不會放過他們，除惡務盡嘛。只怕不但幫不了聶無愁什麼忙，甚至連他們也成爲武林中被追殺的「兇邪」！因此，他按捺下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氣，擠在那些看熱鬧的人羣當中，看着街中那激烈無比的搏鬥情形。

聶無愁雖然被那十多名武林人物圍攻，但暫時來說，仍然應付裕如，而他所施展出來的招式，精妙奇博，言九鼎雖然親

身領教過他的厲害，但那只是交手不到五招之下便已落敗，加上當時處於生死瞬息之中，根本無暇「欣賞」到對方招式之精奇。如今，他是旁觀者清，因此能夠清楚地見到聶無愁的身手。

陡地，聶無愁發出一聲長嘯，以一招奇門的掌法，逼退兩名漢子，突破一個缺口，身形猛撲出去，朝鎮外飛掠而去。

那十多位武林人物亦紛紛呼喝着，緊追不捨。

江、言兩人急忙從人羣中擠出去，亦急急追着向鎮外掠去。

在鎮外約七八里的一座土崗下，江、言兩人終於追上那伙武林人物。

兩人沒有現身上前去「湊熱鬧」，而是匿在距那伙武林人物約十多丈外的樹後，窺望着。

聶無愁就站在山崗脚下的一塊大石上，他並不是要逃逸而去，只是不想在鎮上當街處與那伙武林人物動手，以免誤傷了無辜的鎮民。

那十多名武林人物雖然氣勢洶洶，但却沒有人爭着先出手。大概剛才在鎮上領教過他的厲害，心中有數，故此誰也不想先出手，以免首先遭殃。

聶無愁了無懼色地掃視了那些將他圍困起來的武林人物，冷冷地說道：「各位不是要殺聶某爲武林除害，替許濂塵報仇的麼？怎麼還不動手？不然，聶某可不想陪各位在這荒野之地呆下去。再說，聶某也不想與你們這些跟風趨勢之輩相對，你們以爲你們是什麼，英雄？其實，你們都是瞎了眼，聾了耳朵的狗！狗！」

聶無愁最後那句話，說得那些武林人物頓時惱怒起來，要知道，他們雖然不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但也不是無名之輩，在武林中也薄有名頭，何況武林中人那一個不要面子的，如今被聶無愁卑視地直叱他們是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一個黑黑實實，頷下長滿了倒捲鬍子的漢子首先勃然大怒地喝道：「聶無愁，你這個惡魔，胆敢罵我們是狗，你又是什麼？你比狗還不如！哼哼，我們到處追尋你，終於教我們在這裏找到你，這叫天網恢恢，氣數已盡。我們今日就算橫屍於此，也要殲殺你這個滿手血腥的邪魔煞星！」

這個漢子名叫胡青海，外號鉄臂金剛，練就一身橫練外門硬功，特別在一雙手臂上下過一番苦功，練得有如一雙鉄鑄的一樣，運功之下，雙臂刀槍不入，而他亦是以那雙手臂作爲兵刃，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是一位有頭面的人物。

另一個年約四十五六歲，唇上留了短髭，頗有幾分氣派的中年人亦怒指着聶無愁，叱道：「聶魔頭，你胆敢不將我們放在眼內，未免太狂傲了，莊某今日但有三寸氣在，也誓要誅殺你這個惡魔，爲武林除一大害！」

此人姓莊，名爾重，亦文亦武，據說在年輕時，曾進京應試，可惜名落孫山，從此便斷絕了晉身仕途之念，潛心練武，頗有所成，在武林中的名頭不弱，外號書劍雙絕書生。

其餘的武林豪士亦紛紛叱喝怒罵，揮動兵刃，往前逼進。

但却誰也不敢率先出手攻擊聶無愁。

聶無愁站在大石上，比那些武林豪士起碼高出了一大截，顯得頗具氣勢，「虎」視着那些漸漸逼近過來的武林豪士冷笑一聲，揶揄地說道：「各位是怎麼了，要動手便立刻動手，這嚇不倒聶某的！」

十多名武林人物互望了一眼，終於，還是由胡青海率先動手，身形猝然朝石上的聶無愁縱撲上去。

其餘各人亦紛紛叱喝着，相繼撲擊上去。

聶無愁夷然不懼，長劍雖然出鞘，削斬向胡青海斜砸過來的右臂。

胡青海外號鉄臂金剛，雙臂練得堅硬如鉄，對於聶無愁削斬過來的那一劍，根本不加理會，硬碰過去，同時驟然運勁於臂上，冀圖將聶無愁的長劍砸斷。

劍臂相擊，發出一聲金鉄交擊之聲，聶無愁的長劍雖然沒有被震斷，但整個人却被震得倒翻起來。

那一翻，恰好閃過從斜側撲擊向他腰側要害的一柄長刀及一枝判官筆的戳刺。同時間，一掌拍歪一柄刺向他下盤的長劍。

原來，他在劍臂交擊的刹那，眼瞥耳聽，已察看出四面的攻擊已逼近身前，因此他故意被胡青海的鉄臂震翻起來，以閃避那兇猛的攻擊。

畢竟，他只有兩隻手，就算身手再高，也不可能在同時間，一下子應付來自四面的攻擊。

身形再一翻，又閃避過自兩邊飛擊向他身上的兵器，接一掠，便已翻掠出那個包圍圈之外。

脚才沾地，身形隨即向前一伏，「嗤嗤」三下疾响自他的身上掠响過去，若不是他反應夠快，那三顆暗器便會射在他的背上！

手一撐地面，人便倏地躍挺起來，長劍一劃，逼得兩名緊隨掠至的漢子狼狽地閃跳開去。

「颼颼颼」，接連幾條人影又撲掠到，將他圍堵起來。

看樣子，胡青海這一伙武林人物，似乎非要將聶無愁「留」在這裏不罷休。

聶無愁的眼中殺機暴現，掃了一眼那些先後縱掠撲到來的武林人物一眼，冷厲地道：「各位大概是不見血，誓不罷休的了！」

「除魔衞道，乃我輩份所應爲之責，你這魔煞倒有『自知之明』，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忌！」發話的是一個形貌粗獷的漢子，手執一根狼牙棒，此人姓孫，名志勇，也是一位人物。

「孫志勇，你也敢大言不慚，自命俠義之輩，今日我就先拿你這個明俠暗盜之徒開刀！」聶無愁冷叱一聲，一震長劍，身形疾欺，劍尖有如一點寒星，飛刺向孫志勇的咽喉！

孫志勇環眼一睜，手中狼牙棒急舞，砸向長劍！

同時間，胡青海、莊爾重等一干人物，一窩蜂般朝聶無愁撲擊過去。

聶無愁若是不理會胡青海等人的撲擊，縱使殺得了孫志勇，他自己肯定也會死在那交織如網的兵刃閃擊之下，他當然不

想死在這裏，因此，在那刹那之間，他的身形陡地向下一伏，以單手支地，左脚急蹬，右脚疾擺，整個人便有如一片風車葉片般急轉起來。

孫志勇首先遭殃，他在一棒砸空的刹那，便頓知不妙，正想急跳開去，已來不及了，膝腿上驀地一凉，隨即感到一陣劇痛，慘叫一聲，整個人立時矮了一截，歪倒下去！

同時間，痛叫慘呼聲接連响起，起碼有五六個漢子歪摔下去或是有如蚱蜢般彈跳開去，其餘的由於聶無愁的長劍夠不上距離，總算僥倖沒有被「沾」上。

聶無愁身形倏翻，挺站起來，看一眼那些面現驚色，被嚇呆了的武林人物，冷冷地道：「各位，今日我不想殺人，你們若是仍像馬尾蠅一樣苦纏不休，那就別怪我下殺手了！」

說完，身形一縱，往土崗的左面掠去。

胡青海、莊爾重等人居然很「聽話」，沒有追逐聶無愁，一個個呆怔怔地看着聶無愁飛掠而去的身形，直到聶無愁的身形消失在土崗的拐彎處，他們才像是驚魂稍定，眼珠子活動起來，互相覰看着。

剛才聶無愁的那一招乾坤疾轉，幾乎嚇破了他們的胆。

當他們定下神來，看清楚那些受了傷的同伴的情形，沒有受傷的，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

孫志勇雙腿自膝部以上，被掃斬斷了，倒在地上，自斷口處湧流出來的鮮血，染紅了一大片地面，大概是劍痛過劇吧，業已昏死過去。

另外，還有兩個也斷了一條腿，倒在地上，兀自呻吟不已。還有一個一條腿將斷不斷的，只連着一層皮肉，痛得一張臉扭曲成一堆，先是低呻，但終於忍受不了，大聲痛號起來。

此外，還有三個比較幸運，腿上只被劃出一道深淺不一的血口來，也是血流如注。

胡青海就是那三個之一，只有莊爾重等四名武林人士沒有受創在聶無愁那一招「乾坤疾轉」之下！

那是因爲他們在外圍掠陣之故。

看着地上那幾名同伴那受傷慘重的情形，他們雖然見慣了血腥，也不禁感到心驚胆寒。

聶無愁那一招「乾坤疾轉」，威力之大，他們是身受及見識到了。

「焦兄，何兄，你兩位請快替孫老弟止血，莊某與陳兄照顧着他們。」莊爾重乃是這一伙人中的領頭人，因此，他馬上分派沒有受傷的人去料理受傷最重的孫志勇等四人！

至於胡青海等三人，由於受傷不很重，自己可以動手料理傷口，那就不用別人替他們敷扎傷口了。

* * *

匿在樹後的江、言兩人，瞧到聶無愁於一招之間，便連傷六七人，兩人也被那一招「乾坤疾轉」的强大威力，看得心頭爲之震動。

「言兄，你也瞧到的了。」江楚勇吁口氣，說道：「剛才聶無愁若是想殺人，那招只要將長劍施展得高一點，姓孫的及另外兩位武林同道，便不止是斷腿受傷，而是攔腰被斬成兩截了！」一頓，接說道：「他若是兇殘嗜殺之人，剛才斷不會手下留情，放過那些人的！」

言九鼎頷首道：「耳聞不如目見，若是剛才有更多的武林同道瞧到剛才的情形，相信他們都會對聶無愁這個人的看法及成見，有所改變的！」

「言兄，這倒未必。」江楚勇深有感觸地說：「別忘記有不少人的頭腦就像花崗岩一樣，特別頑固，加上對聶無愁成見甚深，只怕沒有多少人因此而會改變對他的看法。當然，也不是沒有的，但那樣的人不會太多。除非聶無愁能夠坦白地說出他以前殺死那些人的理由來，並且有証據令到那些人相信他殺的都是該殺的人。否則，不但不會改變對他的看法，只怕這件事再傳到江湖上，更加坐實了他的惡名，令到在暗處追殺他的武林同道，更加不會罷休。」

言九鼎咬着唇咀，沉默了一會，點頭道：「江兄說得有道理，要改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成見，那確是很難，除非那個人能夠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証據或作出行動，不然，確是不易令人輕易便改變對那個人的看法的。」

吐口氣，接又說道：「江兄，瞧聶無愁剛才動手時身手及招式之迅捷靈活精妙，其師一定是一位武功已出神入化的前輩高人。可惜，江湖武林中，沒有人知道他的師門來歷，他這個人因此也顯得很神祕。」

「對於他的師門來歷，那簡直是一個謎。」江楚勇說道：「若是他不說出來，只怕永遠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師傅到底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江兄，他們走了。」言九鼎忽然說道，同時伸手指一下。

江楚勇早已看到了，莊爾重等人已將受傷的同伴包扎好，正扶的扶，抬的抬，往鎮上那邊走去。

——這一「戰」，莊爾重等人可謂傷亡慘重。

「言兄，他們一定會更加痛恨聶無愁，而不會感念他的手下留情的。」江楚勇皺起眉頭，帶點担憂地道：「他們甚至可能會加油加醬的，將今日的事情，傳揚到江湖上，那時候，武林黑白兩道更加放他不過了！」

「江兄，他到底爲何一出道，便大開殺戒？這其中必定有原因的。」言九鼎沉吟着說道。

「言兄，我們只要繼續跟踪着他，一定會查出其中的原因來的。」江楚勇看到莊爾重那伙人已走遠，便從樹後走出來。「我們也該趕回聶無愁落脚的地方，看看他在不在，不要被他甩脫了，再要找到他，只怕很難。」

「嗯，我們快走吧。」言九鼎比江楚勇還要心急，話未說完，便向土崗的另一面掠去。

江楚勇緊跟着掠去。

* * *

聶無愁才掠過山崗的另一面，便被一名幪着面的黑衣人將他截停下來。

聶無愁一雙冷電也似的目光，直射在那人的臉上，不，應該說是雙眼上，因爲那人的頭面上，只露出一雙眼睛，其餘的都被那塊幪在頭上的布套遮掩起來，根本看不到他的面目。

那人的雙眼精光灼灼，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聶無愁。

聶無愁甚至可以隱隱地感覺到，對方似乎想用那灼灼的目光，將他「殺」死。

聶無愁當然不會懼怕那人的目光，他在心中冷笑一聲，冷沉地說道：「俗語謂：好狗不擋道，擋道的一定是惡狗。何況你還幪着面，藏頭露尾的，那一定是不善的狗了。」

那幪面人的兩道目光電殛般閃爍了一下，悶聲悶氣地說道：「聶無愁，你果然不是人！所以說出來的也不是人話！」頓一下，又說道：「你爲何忽然來到這裏？」

「你又不是皇帝老兒，管得着我到甚麼地方去麼？」聶無愁冷笑一聲。「天下間，我喜歡到甚麼地方去，便到那裏，誰也理會不了！你若非是狗咬耗子，便是別有用心。你何不坦白地說出來？」

那幪面人的黑衣忽然動了一下，語聲沉悶地說道：「還是那句話，你來此地到底意欲何爲？」

「你爲甚麼非要知道我來此地的目的？」聶無愁忽然也字字鏗鏘地說道：「莫非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目光變得有如尖針一樣，

那幪面人悶哼一聲。「你要找甚麼人？」

「你若是讓我看到你的眞面目，我自然會告訴你。」聶無愁冷笑一聲。「怎麼樣？」

「你眞的很想看到我的容貌？」蒙面人的眼中閃射出一抹狡詐之光。

聶無愁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

「聶無愁，你知道麼？我的面目只會給一種人看到的。」幪面人的語聲雖然沉沉悶悶的，但却明顯的透出一絲捉狹之意。

「是不是死人？」聶無愁冷冷道。

「聰明！」幪面人拍掌道：「你既然猜到我的面目只給死人看到，那你一定猜得到其中的原因吧？」

「你也猜得到我最憎恨甚麼人麼？」聶無愁不答反問，咀角泛起一抹冷峻的笑意。

不等那幪面人答話，他自顧接說下去。「我最憎恨的就是像你這種有如縮頭烏龜、故作神祕的傢伙！」

隨即他又說下去道：「你又是否知道，我對付憎恨的人的方法是怎樣的麼？」

不等幪面人說，續說下去道：「通常，我都會將他變成死人的。那他就不能故作玄虛，我要怎麼看他，他也無法抗拒。」

「聶無愁，你以爲你是甚麼人？」蒙面人怒聲道：「天下無敵？還是飛仙神佛？憑你的能耐，還奈何不了我！」

「那我倒要試試了。」聶無愁淡淡地說道，同時隨隨便便地一步跨前去。

幪面人是口硬心虛，眼色驟變之下，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怎麼了？」聶無愁冷哂道：「是不是一雙腿忽然不聽使喚，自個兒向後退？」

幪面人似乎怒極，那件黑衣長衫又鼓動了一下。「聶無愁，我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喝聲中，身形向前驟然欺撲過去，袖子一揚，晶虹暴現，有如毒蛇吐信般，暴射出一柄軟劍來，有如毒蛇噬人般，飛「噬」向聶無愁的面門。

聶無愁那刹那目中精光暴閃，猝然間身子一個偏旋，那柄軟劍便「颯」地從他的頭側刺過。同時間，他的左手疾抓向幪面人的腰脅部位。

那幪面人一劍刺空，幸好他那一招幷未用老，而且算準了聶無愁不會被刺中，因而暗中已留下了應變的餘地，所以，那一招看似勁疾猛銳，實則，暗含變化。刺空之下，他倐地暗施巧勁，那筆直的劍身便驀地有如一條靈蛇般，猛然間一個彎折，「叮」向聶無愁的太陽穴。

聶無愁冷叱一聲，身形倐矮，堪堪避過幪面人那迴刺的一劍，劍光暴閃間，「呼」地一聲，奇妙無匹地將那幪面人的頭套挑裂開來，登時露出其面目來。

那幪面人驚叫一聲，身形慌不迭斜跳開去，那樣子狼狽極了。

但他的神態却很呆木，沒有露出一絲一毫慌惶神色來。

其實，換轉是任何人，也會驚得倉惶失色，心胆碎裂的。因爲聶無愁那神來的一劍，若是要將他的頭面削斬成兩片，便絕不單是割開他的頭套，這一點，那個幪面人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聶無愁本來以爲那人既然幪着面，那有可能是一個他見過的人，不然，何需以頭套幪面。豈料定睛一瞧之下，不禁呆了一呆，目光定定地瞧着那人的面孔。

出乎他意料之外，那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孔，他敢發誓，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自然也不認識他了。

那麼，他爲何要以布套幪頭？豈不是多此一舉？

但當他瞧淸了那人的面目後，馬上便恍然大悟了。

原來那人露出來的面目，根本不是眞面目，而是假的！

他看到的，只是一副製作得很精巧細緻的面具。

換言之，此人之眞面目，仍然被臉上那塊人皮面具遮盖着。

聶無愁那刹那心中一動。此人如此謹愼，戴了人皮面具後，仍然以布套幪頭，那極有可能是自己認識的一個人，不然，何用如此小心謹愼，提防被他瞧到眞面目？

那人的眼色也接連變動着，顯然，他剛才受到劇烈震撼的心頭，仍未平復下來。

「你到底是甚麼人？」聶無愁邊問，雙眼直盯着那人的雙眼。「難道你眞的見不得人，所以，在臉上戴了人皮面具後，仍要用布套幪頭！」

那人雖然被割開了幪頭的布套，說話的語聲仍然有點沉沉悶悶的。「聶無愁，你別白費心機去想了。就算你想破腦袋，也想不出我是誰的。」

「你一定是我認識的人。」聶無愁沉聲道：「你以爲我不會將你的人皮臉具揭下來？那時不就可以清楚地認出你是誰麼？」

他可是話一出口，手便動，長劍一振，嗡然嗚響聲中，人已疾欺過去，劍尖閃挑向那人的眉心！

那人臉上的表情很生硬地變動了一下，但雙眼的變動却靈活異常，手中軟劍一彈，截向挑向眉心的劍尖。

兩劍交擊，發出「叮」的一下激响聲，隨即，兩人便以快攻快，劍光電閃中，响起一連串密如珠串相擊的細密激响聲，那刹間，雙方互相交手了十多招。

表面上看起來，是各不相讓，實際上，已分出高下了。

那人雖然仍然劍出如電，與聶無愁毫不相讓地向他攻擊。實則，他已在不知不覺間退了兩步。

那自然是被逼退的。

那人忽然奮力攻出一劍，却硬接硬擋，兩劍交擊，發出鏘的一下交擊聲。那人被震得接連向後蹌退出三大步。

聶無愁也被震得身形窒了一下，但隨即便向前疾欺，長劍直刺向那人的喉頭！

那人悶悶地怪叫一聲，身形急仰，同時間將手中的軟劍驟然脫手，飛射向聶無愁的心胸要害！

聶無愁在刹那之間身形一個橫側，那柄軟劍便「颼」地一聲，貼着他的胸前射過，險險將他胸前的一顆衣扣割斷，掉落地上。

他那一劍同樣沒有刺中那人的喉頭。因爲在刹那間，那人的身子向下一拗，同時脚一蹬，倒竄出數丈外。

但聶無愁突然一招鳳點頭，倐沉的劍尖堪堪在那人的小腹上，刺割得衣裂肉開，鮮血沁湧。

那人負痛之下，又發出一聲悶叫。

聶無愁已暗下決心，今日非要將那人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不可，誓要弄清楚，此人到底是甚麼人，因此，他馬上飄掠向那人，一點也不放鬆。

那人一個仰翻，雙脚落地，一口氣還未透出，便瞥到緊隨撲至的聶無愁，驚得臉色驟變，此時他手上已沒了兵刃，很難應付聶無愁的攻擊，只見他衣袖一抖，「嗤嗤嗤」三下急响，三點寒星有如三點流星般，成品字形，激射向聶無愁的頭面及左右胸前要害。

事出陡然，又在那樣近的距離及如此急疾的撲勢之下，換上是別人，那是很難封擋或是閃避得了的。

但聶無愁却可以。

只見他身形一點也沒有改變，長劍在胸前驟舞，立時在胸前幻起了一片晶芒，那三點暗器射在那片晶芒上，响起叮叮叮的三下激响聲，頓時反彈掃落在地上。

那人料不到聶無愁居然能夠在那樣的情形下，仍然能夠封擋擊落那三點暗器，呆了一呆，雙脚急頓，騰拔起來。

他這一着，可謂急中生智，因爲他無論往那一面逃掠，也擺脫不了聶無愁的追擊，只有向上騰撥，大概還有一綫機會。

因爲在他的頭上，就有一根橫伸出來的樹椏，他只要掠上去，便可以擺脫聶無愁的追纏，乘機自樹上竄掠而去。

他伸手一抄，便抓住那根橫枝，折腹擺脚，整個人便向上翻掠上去。

聶無愁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的了。仍然被他避過向上斜挑起的一劍，口中不由急喝一聲：「你逃不了的！」手中劍順勢向上飛射。

那柄長劍却不是飛射向那人，而是飛射向那條橫枝，只聽「削」地一下疾响，那根橫枝在劍光飛射過的霎間，斷掉下來。

那人的身形恰好亦翻到橫枝上面，驟然間力道一失，頓時隨着那根橫枝向下摔墮落去。

聶無愁左手疾探，一把抓向他的右肩井穴。

那人如何閃避得了？被聶無愁那一把扣住他的右邊肩井穴上。

那人發出了一聲悶哼，半邊身子一陣軟痳，根本掙扎不了。

聶無愁心中大喜，因爲他終於可以將那人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淸楚地看到那人的樣貌，知道他是誰，這是最重要的。

一連點了那人身上的數處大穴，聶無愁才將那人放到地上，正想說句嘲諷那人的話，但當他瞧到那人的咀角滲出一縷紫黑色的血時，他不禁呆住了。

這種情形，稍有江湖經驗的人都知道，那人業已呑毒自殺了。

而且，那人肯定是在口內的牙齒中暗藏了一顆劇毒的藥丸，只要一咬碎，劇毒便順喉而下，立時毒發身亡！

聶無愁咬咬牙，眞想一脚將那人的屍體踢飛，忍不住罵了一句粗話，「他媽的，雖然問不出甚麼來，但一樣可以將你面上的那張人皮面具撕下來，看看你這個烏龜王八蛋到底是誰！」

蹲下來，伸手在那人的頭臉上摸了一遍，發覺那人果然是戴了一張人皮面具，摸到頸後的粘合處，用力一揭，便從那人的臉上，揭下一塊薄薄的人皮面具來。

聶無愁雙眼落在那人的眞面目上，馬上便認出那人是誰！

「樓北風，原來是你！」聶無愁低低地說出聲來。「怪不得你要一再地遮掩住自己的面目，幷且連一向使用的兵器也不用了，改用軟劍，你也可謂用心良苦了，但還不是一樣讓我瞧到你的眞面目！」

說起這位樓北風，在江湖武林中也是有頭有面的一號人物，外號小旋風。善使兩柄鋼斧。在道上也頗有俠名，只不知他爲何要掩飾自己的身份，攔途截擊聶無愁。

「這姓樓的，莫非也是那幫人的一份子？」聶無愁嘟喃一句，將那塊人皮面具掉落在樓北風的臉上。「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他爲何要攔截我，並一再查問我來此地之意了。」

在樓北風的屍體上搜了一遍，除了搜到幾錠銀子外，其餘的甚麼也搜不到，聶無愁本就不希冀會在他的身上搜尋出甚麼有用的物件來，因此，他沒有感到失望。站起來略爲沉思了一下，便一逕向前掠去。

＊　＊　＊

言、江兩人趕到一座樹林子旁邊的一塊大石後，探頭從側面往前窺探，一眼便

看到距那塊大石約五六丈外的一棵合抱粗的大樹上，不見人影，便知道聶無愁還未回來。

原來，那棵大樹就是聶無愁暫時落脚的地方。

在那棵大樹上，用野籐樹枝做的一張吊床，吊在一根粗大的橫椏上，那就是聶無愁睡覺的地方。

聶無愁這個人似乎很喜歡在山野破廟等地方歇宿，這一點，江、言兩人最清楚了。兩人暗中跟踪了他這麼多天，發覺他甚少到客棧去投宿，總是揀一些破廟甚麼的荒野地方歇脚，偶爾也會去投棧。

這些日子自然苦了江、言兩人。不過，由於兩人對聶無愁這個人越來越感興趣，因此，也就不大計較吃些苦了。

何況，兩人又不是甚麼身嬌肉貴的紈袴弟子，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那一個沒有試過在荒郊野地露宿的？

「江兄，他應該比我們早回來的啊，却不見他，說不定他在半路上，遭遇到甚麼事故。」言九鼎焦急地說。

連他自己也不清楚，怎會對聶無愁這個被江湖武林中人視爲魔星的人，越來越關心。

江楚勇沉吟一下，說道：「大概不會吧。你也知道的，這附近一帶只有那一伙武林同道在找尋聶無愁的下落，沒有第二撥了。他既已擺脫了那伙人，應該不會再遇上另一撥了。江兄，我們不是都猜想他來此地，可能有什麼目的麼？說不定，他這時候正在什麼地方，幹他的事。」

「有可能。」言九鼎頷首道。「那我們是在這裏呆着，還是到鎮上去逛一下，又或是去找他？」

「找他，只怕未必找得到。」江楚勇說道：「呆在這裏太悶了。我們還是回到鎮上，看一下那伙武林同道怎麼了，說不定，可以打探到他們想怎樣對付聶無愁，也好暗中通知他防備或是暗助他。」

「那我們這就趕回鎮上吧。」言九鼎說着便從石後站起身來。

於是，兩人便奔掠回鎮上。

* * *

這時候，聶無愁正在一座大莊院的前面。

這座莊院座落於鎮南外約八里左右的一條河溪旁，河溪的對面，是遙遠的山嶺，河溪就像一條玉帶一樣，半繞着那座莊院流過，莊院的前面，是一片開陽的平地，就算是不懂風水的人，也看得出，這是一片好地方。

這座莊院的主人，據說是一位退隱武林多年的武林高手，在此隱居了足有十五年。

也因此，武林道上的人，大多已將他淡忘了，而這位武林高手也再沒有在武林中走動。但他在鎮上的生意倒不少，鎮上認識他的人，都稱一聲余老爺子的。

如今，這位余老爺子就站在莊院的大門前，皺起兩道霜眉，在打量着面前的聶無愁。

他正要到鎮上去，才踏出莊院大門外，便被聶無愁將他堵截住了。

聶無愁也在打量着這位余老爺子。

余老爺子看上去足有六十開外，鬢髮俱已斑白，但精神飽滿。些少衰老的徵象也沒有殘留在他的臉上，看他的樣子，只像一個老員外，那像一個當年在武林中玩命的江湖人物。

其實，提起他的姓名——余鎮東，相信江湖武林中的人，仍有不少知道他這號人物。

「閣下是來找老夫的麼？」余老爺子看不出端倪來，便只好開口動問。

「你是不是余鎮東？」聶無愁冷漠地反問。

「老夫正是。」余老爺子的臉上露出不豫之色。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從來沒有人當面叫他的姓名，那一個不尊稱他一聲余老爺子的？眼前這個人却直呼其名，他自然心中老大不悅了。

「余鎮東，這十多年來，你似乎過得很安逸啊？」聶無愁冷冷地道。

「托賴。」余老爺子淡淡地一笑，心中却有千百個疑問閃過。「請問閣下怎樣稱呼？」

「聶無愁！」

余老爺子的目光閃動了一下，露出驚疑之色，隨即便消逝，若不是留心瞧看着，不易發覺。「聶少兄，此來找老夫有何貴幹？」

「我找上你，是要來向你討還當年的一筆賬的！」聶無愁目光一下子變得有如針芒一樣，盯在余老爺子的臉上。

「一筆賬？」余老爺子的雙眉蹙了一下，臉上露出疑惑之色。「聶少兄，老夫雖然說不上富可敵國，但這些年來，生意順遂，賺了不少錢。老夫每年用在修橋補路，賑災濟孤上面的錢銀，沒有一萬，也有數千。老夫自問從來沒有欠下別人甚麼錢債，你這麼說，倒是將老夫弄糊塗了。」

「你少裝糊塗！」聶無愁眼中寒芒暴射。「我說的那筆賬，是一筆血債！」

「血債？」余老爺子驚疑地道：「聶少兄，老夫根本不認識你，何來仇怨血債？再說，老夫自隱居於此，十數年足不出此地方圓五十里之外，從無與甚麼人結怨，你不是來胡鬧的吧？」

聶無愁咬咬咀唇，冷沉地說道：「余鎮東，你不認識我，大概不會說不認識當時一個叫聶天華的人吧？」

「聶天華？」余老爺子咀裏嘟唸了一遍，跟着搖搖頭道：「當年老夫交友遍天下，那些泛泛之交，老夫已無法記得起來了。」

「老賊，你倒一口推得乾乾淨淨！」聶無愁的眼中怒火熾烈。「你當年幹下的惡行，會不記得？」

「聶少兄，請你別在這裏信口胡謅，誣告老夫！」余老爺子的一張臉沉了下來。「須知老夫一生清譽，怎容人胡言亂語，毀於一旦！」一頓，沉聲道：「不過，老夫不會與你這種後生晚輩計較，你請吧，不然……」下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來，若不是白痴，也會聽出他的語意不善。

「老賊，任你如何狡賴，今日既然找到來，決不會善罷甘休！」聶無愁厲聲道：「這麼多年了，也該是本利歸還的時候了？」

「哼，看來你是個瘋子！」余老爺子沉

哼一聲。「大概若不對你兇一點，你是不會離開的了。」

接扭頭對身後的兩名漢子道：「將他攆走！」

那兩個漢子答應一聲，自左右兩邊走前去，逼向聶無愁。

聶無愁臉上神色不動，只是冷冷地注視着那兩個漢子。

那兩個漢子也在注視着聶無愁，左邊的那一個不斷地舒指揑拳，弄得指節骨「歷勒」一陣亂响，滿臉陰騺地瞧着聶無愁。

「渾小子，識相的快走，不然，便對你不客氣！」右邊那個瞪眉豎眼的，裝出一副兇狠的樣子，朝聶無愁獰笑。

聶無愁依舊屹立不動，腰畔的長劍也仍然沒有出鞘。

「他奶奶的，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了！」右邊那個惡聲惡氣地暴喝一聲，一拳直搗向聶無愁的當胸！

另一個身形一矮，出腿掃向聶無愁的雙脚！

余老爺子似乎對於那兩名隨從的身手充滿了信心，看到那兩個漢子對聶無愁出手，臉上露出一抹笑意，抬手輕捋頷下的鬍子。

聶無愁也就在那剎那，電閃般探手踢脚，立時便聽到那兩個漢子幾乎不分先後地响起一聲痛叫。各自向後蹌退滾跌開去。

余老爺子一眼瞥見，頷下的鬍子抖動了一下，眼中精芒暴射。

那兩個漢子一個抱着手腕，另一個則抱着脚，臉上滿是痛苦驚懼之色，駭然看着彷佛沒有動過一下的聶無愁。

剛才，他們根本看不清楚聶無愁是怎樣向他們出手踢脚的，便一個的腕脉上陡然像被一道燒紅了的鐵箍緊箍住一樣，整條手臂便像被火炙般，又痛又痳。而那個踢脚的漢子也同樣弄不清楚聶無愁那一脚是怎樣踢中他踢出的那一脚的，總之，忽然之間，他的脚面骨上挨了一下，登時骨折般一陣劇痛，無法可以站起來。

聶無愁不再理會那兩個漢子，直盯着眼中閃過一抹驚異的余老爺子，向他逼近過去。

余老爺子不自覺微退了半步，色厲內荏地說道：「你想怎樣？」

「血債血償！」聶無愁一字字說道。

「你簡直是個瘋子！」余老爺子吸口氣，說道：「老夫根本不認識你，你却一口咬定老夫欠你一筆血債！」

「余鎮東，你再狡賴，我便像當年你與那伙兇徒一樣，盡屠爾滿門大小，鷄犬不留！」聶無愁的語聲冷得叫人打從心底裏泛起一股寒意。

最少，那兩個漢子便忍不住顫抖了兩下。

「聶無愁，老夫本來不想趕盡殺絕，好讓你聶家留下一根苗以傳香火！你却不知好歹，硬要自尋死路，老夫只好成全你！」余老爺子那張富泰的面上，一下子佈滿了殺機！

「老賊，你終於認了！」聶無愁的語聲中充滿了怒氣。「說，當年領頭的人是誰？」

「你已快變成一個死人，知道了又怎樣？」余老爺子乾笑一聲。「你實在不該來找老夫的！」一頓，嘆口氣又說道：「眞可惜，聶家只剩你這一根苗，却要斷絕了！」

聶無愁沒有再說話，突然間身形向前一欺，沒有撤劍，左爪右掌，抓拍向余老爺子的雙眼及右手肘節。

「來得正好！」余老爺子疾喝一聲，也是左爪右掌。迎向那一爪一掌。

那刹那，聶無愁的爪掌倏變，改爪爲拳，疾擊向余老爺子的頭臉，右掌倏化爲指劍，戳向對方的左掌之上。

余老爺子雖然歸隱此地十數年，但一直沒有拋下那一身武功，這些年來，大有精進。他練的是鷹爪功，近年來他已練成了生裂牛犢之功，就是一塊堅硬的大石，也能夠在其上插出五個洞孔來！

對於聶無愁這個後生晚輩，他一點也沒有加以輕視，因爲他一直緊記着一句話：來者不善！

俗謂：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他的頭往側一歪，避過聶無愁那一拳，右掌化爲爪疾抓向聶無愁的右脅。

那一爪帶起的嗤嗤疾勁之聲，教人胆寒。

五指還未抓到，聶無愁便已感受到有五縷尖銳的激風激射向脅下，令到他不禁心頭震懍。

他忙曲臂一撞，迴擊余老爺子的手臂！

余老爺子沉嘿一聲，縮臂急抓向聶無愁的臂肘。

聶無愁驀地飛踢向余老爺子的腰腹部位。

余老爺子急退一步，雙手十指盤錯，帶起一片刺耳的嘶風聲，爪影罩住了聶無愁的全身上下。

聶無愁發出一聲疾嘯，居然仍然不亮劍，不退反進，以博雜奇妙的掌拳指法，與余老爺子劇鬥起來。

以余老爺子浸淫了四五十年的功力，居然奈何他不得，不免心驚起來。

聶無愁的招式越來越博雜奇妙，往往在一個不可能的角度攻出一招，又或是施展出一招令人捉摸不到其變化的招式，令到余老爺子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因此，無法奈何得了他，有時，還會被聶無愁佔了上風。

他是越戰越心驚。本來，他以爲憑他苦練了四五十年的鷹爪功，足可以除去聶無愁這條禍根。那想到，却險險乎有招架不住之勢。

他不但心驚，也心急起來，他更沒有忘記聶無愁說的那一句話：你若仍然狡賴，便殺盡你一家大小，鷄犬不留！他之所以在盛年時，便退隱，正是顧慮到有一日，會被仇家之後找上門，屠其滿門，因此才退隱，希望世世代代得享平安。如今，該來的終於找上門來了，更發覺到連自己也有不敵之勢，怎不教他暗暗心驚？

心驚之下，也令到他狠下了心來，發誓無論如何，也要將聶無愁殺死，以保家中兒女的平安。

猛吸一口氣，他將數十年的功力完全運聚到雙手十指之上，每一爪抓出，嘶風

之聲銳响，聲勢大得嚇人。

若聶無愁是一條牛，只怕早已被他那勁銳的指風抓得皮開肉裂，當堂倒斃。但怪的是，聶無愁也不知施展的是甚麼武功，他的指勁越强，他的招式就越加綿軟無力，輕飄飄的有如雪花飄飛，但他發出的縷縷銳勁，一觸上，便頓時像泥牛入海一樣，頓時消散於無形。

他也是一個老江湖了，但却不知道聶無愁施展的是甚麼邪門異功，一顆心直往下沉。

倏地「啪啪」兩聲，兩人終於雙掌劈擊在一起。本來，憑他數十年的功力，足可以將聶無愁震得內腑盡碎，倒斃於地的。退一步，至少也可以將之震得內腑受傷，倒飛出去，那想到，倒蹌出去的，居然是他自已，而且，在兩掌互擊的刹那，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說起來，眞是邪門得不可思議，余老爺子在兩掌相擊的刹那，運足了功勁劈出，那知道，在四掌相擊的刹那，陡覺聶無愁的一雙掌心有如兩塊玄冰般，陰寒澈骨，自他掌上湧出的兩股雄渾巨大的掌勁立時像火團投雪般，頓時消熄化灰，隨即便有一股陰寒之勁湧撞過來，透入他的掌心內，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腳步一浮，倒蹌出去。

聶無愁身形一縱，疾欺上去，口裏疾喝聲：「老賊，納命來！」一掌拍打向余老爺子的當胸。

那兩個漢子眼見主人危殆，也顧不了自己根本不是聶無愁之敵，大喝一聲，左右猛撲向聶無愁。

聶無愁看也沒有看那兩個漢子一眼，陡地身形往上一縱，一招旋風踢，那兩個漢子立時慘叫一聲，倒飛出去，叭叭兩聲飛跌在三丈過外的地上，趴着起不了身，却沒有死。

那還是聶無愁腳下留情，不然，他們那裏還能活得了？

余老爺子本來可以乘這機會，逃入莊內，招呼莊內的手下等人全力對付聶無愁的，但他却沒有這樣做，只見他臉色灰白地呆在當地，忽然間「撲」地跪倒下去，朝凌空掠旋而至他身前的聶無愁磕起頭來。

「聶少兄，當年之事，是老朽一時喪心病狂……幹出那種人神共憤的事來，這全是老朽一人之過，老朽甘願抵命，但求你放過老朽的妻兒家小。」跟着又磕起頭來。

* * *

余老爺子這一着，大出聶無愁意料之外，他怎也想不到，他會忽然變得有如一頭狗熊一樣，如此卑躬屈膝，令到他啼笑皆非，也對他生出一股卑夷之意！

若是他，可是寧死不屈！

這時候，莊院內湧出了不少人來，但當他們瞧到余老爺子那種狗熊樣子，不由都怔住了，有人呼叫道：「爹，你老人家爲何……」

余老爺子陡地扭頭大喝：「聽着，通通給我滾回莊內！誰也不准理會這件事，更不可對這位聶少兄加以報復！誰要是不聽我的話，家法處置！」

有一個少女叫了一聲：「爹——」

余老爺子鬍子一翹，怒喝道：「住口！」接又厲聲道：「誰要是不聽我的說話，我立刻先以家法處置！」

那些人面面相覷了一會，終於哄地一聲，退回莊內！

余老爺子長長地吐了口氣，哀求地看着聶無愁。「聶少兄，但求你放過老朽的家小，殺剮任便，老朽悉聽尊便。」

「余鎭東，你死有餘辜！」聶無愁瞧到余老爺子那種像狗一樣搖尾乞憐的樣子，對他感到可憐復可卑，冷冷地說道：「要我饒過你的家小可以，但你必須說出昔年幹下那件血案的主謀人是誰？」

「君子一言？」余老爺子大喜過望。

「快馬一鞭！」聶無愁一字字說出來。

「聶少兄，當年主謀幹下那件血案的人，就是上官不邪，也就是如今名鎭關洛道上的無敵莊莊主無敵金龍上官不邪！」余老爺子爽快地說出來。

「好，你自絕吧！」聶無愁也很爽快。「本來，憑你當年所幹的惡行，非要斬下你的首級不可，看在你坦白說出來的份上，就讓你留個全屍吧！」

余老爺子慘叫一聲：「老朽以爲可以逃過報應，那知道天網恢恢，還是逃不了。聶少兄，老朽確是死有餘辜，也死而無怨。老朽很感謝你寬容大量，答應不殺害老朽的家人，老朽也該償還欠你的血債了！」

說完，閉上眼睛，舉掌拍落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聶無愁看到余老爺子天靈已碎，不用再加察看，也知道他業已喪了命，當下吁口長氣，轉身往前走去。

這時候，已是黃昏時分，夕陽斜斜地照在他的身上，將他的身影長長地投射在地上，顯得有點孤單。

千鈞一髮救星來

江、言兩人從鎭上趕回那暫作歇腳的地方時，仍然看不到聶無愁的影踪。

這時候，經已是入了黑時份了。

兩人是在鎭上吃了晚飯，才趕回來了。

「江兄，他這時候仍未回來，會不會已離開了這裏？」言九鼎說道：「大概他已經辦完了要辦的事，加上又發現鎭上那伙同道的踪跡，所以，便急離開。」

「大有可能。」江楚勇道：「他若是離開了這裏，我們要想找到他，不知到那裏去找他了。」雙眉蹙了起來。

「江兄，我們可以在聽到他的消息後，立刻趕往那個地方，那不就可以找到他了？」言九鼎道。

「這不失爲一個辦法。」江楚勇道：「不過，若是我們趕到去，他又到了別的地方，那豈不是變成捕風捉影？」

「但除了這個辦法之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可以找到他？」言九鼎蹙着眉頭道。

「這——」江楚勇沉吟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瞧着言九鼎，道：「我們可以猜一下他會到甚麼地方的啊。」

「他這個人行踪不定，再說，天下之大，怎猜得到他會到甚麼地方？」言九鼎沒有信心地說道。

「這也是。」江楚勇有點洩氣地道。忽



余鎭東忍無可忍，立即向聶無愁施殺手。

然，他帶點興奮地道：「他會不會去找你的堂妹？」

言九鼎目光一亮，疾聲道：「有此可能！」

「那我們何不碰碰運氣，到你的家鄉去走一趟。」

「但願我們的運氣很好，他果然去找舍妹。」言九鼎顯得急不及待。「我們這就立刻趕去。」

「言兄，急也不在一時，還是到鎭上歇宿一晚，明早才趕往貴府上吧。」江楚勇道。

言九鼎不禁失笑起來。「瞧我心急成那個樣子，倒教江兄你見笑了。」

「那裏，」江楚勇笑說道：「其實，我也很心急的，只是，這時候實在太晚了，相信聶無愁就算怎樣心急想見到令妹，也不會夤夜趕路的。」

「說得是。」言九鼎道：「我們這就趕回鎭上吧。」

* * *

江、言兩人果然沒有猜錯，聶無愁確是趕往相思鎭，欲與言倩晴會面。

而相思鎭，正是言九鼎的府上所在地。

這一日，聶無愁趕到了相思鎭，便立刻來到言府前，登門要見言倩晴。

言家的人聽聞他要見言倩晴，由於那位家僕不認識他，也沒有得到言九鼎的吩咐，不准言倩晴見任何人，便往內通報。

言倩晴自從被堂兄關禁在家中後，一直很惦念聶無愁，不知道他會遭遇到甚麼意外。因爲，江湖武林中人要殺聶無愁的消息，她也略有所聞，那自然焦急不已。

這日她正悶在房中，想着心事，驟聽那位家僕來報有一位姓聶的客人來找她，驚喜得她一顆心「砰砰」直跳，幾乎沒有跳出口腔，急急對那家僕道：「快請他到偏廳相見。」

那家僕答應一聲，轉身往外走去。

言倩晴待那家僕走後，長長地舒了口氣，捫着酥胸，閉起眼，深深地吸了口氣，手忙腳亂地伸手掠掠頭髮，按按髮簪，然後再對鏡照看一下，將一縷鬆散的髮絲掠好，再撫平一下身上的衣裙，這才急急往偏廳走去了。

她才走入偏廳，還未坐下，那個家僕已帶着聶無愁走進來，兩人四目交投之下，立刻就像磁鐵相吸一樣緊緊地接合在一起。

兩人的神情在那刹那都顯得很激動，但碍於那個家僕在此，才强忍着，沒有失態。

待那個家僕退出廳外，兩人不由自主地急步迎上，互相伸手緊緊地相執着，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對方。

「晴晴！」

「無愁！」

千言萬語，盡在那兩聲呼喚中，表露出來。

「無愁，你知道麼？」言倩晴幽幽地說道：「我眞怕再也見不到你。」

「我也是。」聶無愁臉上的「冰雪」溶化了，人也顯得溫柔起來。「晴晴，我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妳。」

「我也是。」言倩晴柔情似水地說：

「你還會離開我麼?」

聶無愁一陣激動，心中也一陣椎刺般隱隱作痛。「晴晴，我也不想離開妳，只是——」

「無愁，你不要說，無論怎樣，我也不會改變對你的愛——不管外面的人怎樣說你，我——此志不渝！」言倩晴咬着咀唇，堅決地說。

「晴晴——妳為甚麼對我那麼好?」聶無愁在心中滴着血。「我不值得妳那麼——對我好！」

「我不准你再說！」言倩晴用手掩着聶無愁的咀巴，「我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那就夠了。」

「晴晴，我——不知怎樣報答妳才是。」聶無愁心情激動，一直沒有平靜過。「我實在欠你太多了。」

「無愁，你再說這種話，我要生氣了！」言倩晴嗔道：「只要你永遠在我身邊，我便心滿意足了。」

一頓，仰望着聶無愁，充滿了希冀地說道：「無愁，我們遠走高飛，找個清幽的地方住下來，不要再理會江湖上的風風雨雨了。好麼?」

聶無愁的眼中閃過一抹痛苦之光，囁嚅地說道：「晴晴，我也很想與妳長相廝守，只是——只是——」

「無愁，你有甚麼話，只管說啊，怎麼吞吞吐吐的?」言倩晴巴巴地瞧着聶無愁，心中一陣揪緊。

猶豫了一會，聶無愁終於鼓起勇氣，說道：「晴晴，我這次來，是要對妳說一聲，我要去辦一件異常緊要的事，要是我僥倖還能夠活着，我一定會來找你，那時，我會永遠與妳在一起；若是我不幸死了，你也不要為我悲傷，我原就是一個該死的人，這一生一世，能夠有你這位紅顏知己，我雖死亦無憾矣。」

「無愁——」言倩晴一下子偎在聶無愁的胸膛上，悲聲道：「你一定要活着回來，為了我，你無論如何也要活着，你若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聶無愁心中一陣凄苦，但却强忍着，伸臂緊緊地將言倩晴緊緊地摟着，澀聲道：「晴晴，不要這樣，我一定會活着回來見你的，我也不想永遠離開你。」

一頓，輕輕地撫着言倩晴的髮絲，强笑道：「晴晴，別這樣，我想看到你往日的笑容。」

「無愁——」言倩晴痴痴地叫了一聲，臉上綻出一抹苦澀的笑容來。

聶無愁一陣心痛，眞想就此不顧一切，帶着言倩晴遠走他方，永遠廝守在一起。

但他還是忘不了那刻骨銘心的血仇，若不能報却大仇，他這一生一世，心中也不會安樂，因此，他心痛地道：「晴晴，我要走了。我不想讓人知道你我之間的事，那些想置我於死地的人，為了殺我，是甚麼手段也會使用出來的，我不想因此而連累了妳，妳明白麼?」

「我明白。」言倩晴仍然凄苦地笑着，眼中却已淚光盈盈。「但是，讓我多看你幾眼，你再多留一會，好麼?」

聶無愁心中在滴着血，點頭道：「晴晴，我也想與妳多聚一刻啊！妳實在太好了。」

言倩晴沒有再說話，閉上雙眼，偎在聶無愁的胸膛上，享受這一刻珍貴的留戀。

聶無愁愛惜地摟着他，讓自己的心跳與言倩晴的心跳融會在一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被一聲厲喝將兩人從無言的愛戀中驚醒過來。

「晴丫頭，妳好不知羞恥啊！居然在光天白日之下，幹出這種不知廉恥的事來！」

兩人急忙分開來，扭頭往偏廳望去，只見一個年約七十上下的老婦人，站在偏廳外面，鐵青着一張臉，氣咻咻地怒視着他們。

「奶奶，我沒有幹甚麼啊！」言倩晴瑟縮了一下，忽然挺起胸脯，無懼地道：「我喜歡無愁，他也喜歡我，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有甚麼錯啊！」

「丫頭，你——居然說出這種恬不知恥的話來，氣死我了！」那老太太連連頓着拐杖。「言家怎會出了妳這種敗壞家聲的後人，妳——妳是不是要氣死我！」

言倩晴慌忙說道：「奶奶，晴兒怎敢。不過——晴兒這一生一世，只愛他一個人，求奶奶你不要分開我們！」

「晴丫頭，你不是被這個魔星迷了心竅吧?竟然在此胡言亂語！」老太太厲聲喝道，接着烏木拐一抬，直指着聶無愁，叱罵着道：「姓聶的魔頭，你為甚麼要纏住我的晴丫頭，老實對你說，老身不會讓晴丫頭跟着你的，你不但害了她，也害了我言家！知道麼?你還不給老身滾出去，言家不歡迎你這種客人！」

聶無愁平靜地道：「言老太，聶某正想告辭。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的，聶某一生一世，只喜歡晴晴一個，無論甚麼人，也阻止不了我與她在一起！」

跟着，轉對言倩晴道：「晴晴，你等我，我一定會回來找妳的！」

「無愁，我會等你的！」言倩晴悲叫一聲。

聶無愁深深地看了言倩晴一眼，大踏步走出廳外。

「無愁——」言倩晴悲呼着追奔出去，却被老太太一橫烏木拐，將她攔阻住。

「晴丫頭，看來我是寵壞妳了！今日若不好好地教訓教訓妳，將來，言家的家聲，一定會毀在妳的手上！」

聶無愁聽到言倩晴那一聲悲呼，心頭一陣刺痛，他幾乎忍不住想扭頭回望，但他還是極力忍住了，因為他知道，若是一回頭，說不定便會忍不下心就此離去，而會做出一些激烈的舉動來。

他强忍着，一直走出了言家的大門。

* * *

聶無愁這頭走出言家，言九鼎與江楚勇那頭便走進了大門。

那家僕見是大少爺回來了，忙恭敬地招呼一聲：「大少爺回來了。」雙眼却直往江楚勇的身上溜。

言九鼎嗯了一聲，問道：「晴丫頭在麼?」

「在！二小姐剛才還在偏廳見一位客人。」那家僕急忙回答。

「甚麼客人?」言九鼎疾聲問。

「聽說是姓聶的一位客人！」那家僕看到言九鼎的神色有點不對，忙小心地說道。

「他在麼?」言九鼎心急地問。

「走了。」那家僕答道。

「走了多久?」言九鼎幾乎心急得劈面揪住那家僕的胸衣，將他揪到自己的面前。

「走了——大約半盞茶時分。」那家僕急不迭答。

「走往那個方向?」言九鼎疾聲問。

「朝鎮西頭那邊走去。」家僕伸手指一下。

「江兄，我們快去追！」言九鼎說着一把扯了江楚勇，便往外奔去。

江楚勇却道：「言兄，你既然已回到家中，還是先進去見一下府上的家人吧。待我去追他便成了。」

「待找到他，再見不遲。」言九鼎頭也不回。

江楚勇無奈，只好跟他一起往鎮西頭那邊奔去。

那個家僕欲言又止，看着兩人迅速遠去的身影，搖搖頭，咀裏嘀咕了一句：「眞教人難以明白！老太太要攆那姓聶的走，大少爺却要追他回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 * *

兩人終於在鎮西頭約兩三里外的地方，追上了聶無愁。

兩人之所以這麼快追上他，正是因為有一伙武林人物將他截住了，雙方還在對峙着。

兩人匿在附近的樹上，窺看着。

兩人之所以不現身，一來是有所不便，二來，他們認出其中的幾個人，正是黑道上有名的惡徒，若是兩人現身幫着聶無愁，只怕經他們的口傳到江湖武林中，他們縱使傾盡三江的水，也洗脫不了「惡名」，因此，他們認為還是不現身為妙。

那伙人之中，有幾個却是白道中人。

想不到為了一個聶無愁，本來水火不相容的黑白道中人，却聯合起來，對付聶無愁，這是不是有點滑稽?也是一個嘲諷。

聶無愁對於這些像寃魂不散的武林人物，顯得厭討起來，他毫不客氣，直截了當地道：「你們不是像盲頭烏蠅一樣到處亂飛，為的就是要找到我，除去我這個武林大害麼！那你們還等甚麼?動手啊！你們若不動手，我可要走了！」

「聶無愁，你以為你有三頭六臂，又或是飛天遁地之能，可以走得麼?」說話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白臉膛，頷下無鬚，有幾分書生氣的中年人。

此人姓褚，名文澡，外號鐵筆秀士，精擅點穴之法，在江湖武林中，也薄有名頭。

聶無愁夷然道：「褚文澡，要不是你還不該死，我今日就教你見識一下我的厲害！」

接掃了那些人一眼，冷冷地說道：「怎麼了?你們不是中了邪吧?既不動手，又不說話?我可沒功夫與你們乾耗下去。」

說完，便逕自朝前走去！

正對着聶無愁的，乃是兩名黑道兇人，左邊那個左額上有一塊金錢斑，橫眉豎眼的，乃是金錢豹戚萬威；右邊那一個頭上用一個金箍將一頭亂髮束起來的漢子，乃是黑毛獅崇獨虎。這兩個人乃是拜把子兄弟，在豫北一帶的黑道上，縱橫稱霸，幾曾怕過誰來。如今看到聶無愁一副不將他兩人看在眼內的樣子，雖則心中有點怯懼於他的「名頭」，但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若是閃退開去，那以後還有顏面在江湖上混麼?兩人本就生性兇殘，不由激發起他們的兇性來，當下暴喝一聲，雙雙向聶無愁撲去！

金錢豹戚萬威使的是一根豹尾鞭，鞭風呼嘯中，攔腰斜砸向聶無愁的身上！

黑毛獅崇獨虎使的是一柄虎頭大刀，刀風虎虎中，摟頭蓋臉，劈斬向聶無愁！

聶無愁却視如不見，甚至連腰間的長劍仍在鞘內，驟然間，只見他身形倏地向前一伏一標，在眾人及戚、崇兩人的眼中，只見人影閃掠了一下，便聽到戚、崇兩人發出一聲悶窒的「呃」叫聲，同時也響起兩聲喉骨碎裂，令人毛髮悚然的聲響來。

眾人隨即看到戚萬威與崇獨虎兩人有如兩團爛泥一樣，跌落地上。

而聶無愁就在兩人之間走過，身上絲毫無損，神志從容，彷彿沒有出過手一樣。

再看一下戚、崇兩人，只見兩人喉頭凹陷，脖子也怪異地扭歪着，瞪眼張口的，那副死相好不恐怖。

聶無愁於舉手投足間，便已殺了戚、崇這兩個黑道上的兇煞，這一手，震住了在場眾人。

那些人莫不暗暗倒吸了一口寒氣，看着聶無愁從戚、崇兩人的屍體間走過，誰也沒有出手或是喝止聶無愁！

聶無愁也像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沒有橫眼瞥他們一眼，一直向前走去。

忽然，有一個身材高大，樣貌粗豪的漢子瞋目大呼道：「各位，動手啊，萬萬不能讓那魔頭在我們的眼前走掉啊！若是就這樣走掉了，我們還有甚麼顏面在江湖上走動！」

這一聲呼叫，恍似一聲炸雷般，將眾人從「睡夢」中驚醒一樣，每一個人的心頭皆悚然震動了一下，深覺那漢子說得有道理，他們若是就這樣放走了聶無愁，這件事若是傳到江湖上，武林中，那他們還有何顏面在道上混?

「對啊，不要讓他跑掉！」一個名叫青臉煞神的黑道人物呼叫一聲：「我們一齊動手，一定可以殺了他的！」

其餘的人被那兩人這一呼叫，頓時胆氣大壯，發一聲叫，也不知是誰先動的，哄地一聲，一齊撲向聶無愁。

聶無愁就像背上長了眼睛一樣，待到眾人堪堪撲到他背後的剎那，身形陡地一矮，同時一個疾轉。

但見劍光如輪，在那些撲擊至他背後的那些人的身上掃掠過，登時響起一聲聲痛叫與慘呼聲，撲勢頓時一窒！

聶無愁的身形隨即一挺，劍光暴漲，兩名自他頭上撲擊過來的武林人頓時痛叫一聲，自空中有如隕石一樣，直向地上墜摔下去。

聶無愁沒有再出手，只是冷厲地掃視

了那些人一眼——其中有四五個跌倒在地上的，身上皆有或深或淺的傷口，那還是聶無愁劍下留情，不然，那些人肯定不單止受輕傷這麼僥倖！「各位若然不知好歹的，別怪我不再手下留情！」語聲冷得教人心中打顫。

褚文澡一向不是一個燥急的人，因此，他的撲勢較慢，不至於首當其衝，身上沒有受傷。但他也瞧得很清楚，聶無愁那一招旋風掃落葉威勢之迅猛，他自問便無此能耐施展出同樣的威力來，也因此，他心頭那股震撼之感，也特別劇烈。

他不禁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爭先恐後」。人在面對生死之時，就算是像他這樣的白道俠義中人，也不免暗存私心。

沒有一個人說話，每一個人都像變成了啞巴一樣，他們都被聶無愁那種神乎其技的出手震住了，誰也不想以身再試。

想殺人的人，未必不怕死，有時候，甚至比要殺的人更怕死。說不定，正因為他們怕死，才去殺人壯胆。

「你們不再動手，那我就不奉陪了。」聶無愁那兩道冷電般的目光在眾人的身上掃過，那簡直比利劍掃在他們的身上還要銳利，那些人却禁不住心頭抽搐了一下。

聶無愁沒有再說甚麼，鄙夷地哼了一聲，大踏步而去。

待到聶無愁走得不見了影踪，那些自命為武林除魔衛道之士，這才七咀八舌地哄說及互相埋怨起來，若是江、言兩人不是早已從樹上溜下來，并已偷偷地繞過那些人，暗中跟着聶無愁，看到他們那種令人發噱的醜態的話，只怕兩人會大搖其頭對那些人嗤之以鼻！

＊　＊　＊

江、言兩人直直地站在地上，看着面前忽然出現的聶無愁，有一種無措的感覺。

兩人自問一直很小心地跟在聶無愁的後面，亦沒有發覺他已發現了他們的徵兆，但忽然間，他却像是鬼魅一樣，出現在他們的身前，怎不叫人吃了一驚，也感到有點尷尬。

「兩位跟了我這麼久，也該罷手了吧？」聶無愁的神色忽然有點冷，但說話還算客氣。

兩人露出尷尬的神色，一時之間，不知說甚麼才好。

「兩人似乎對我很感興趣，是麼？」聶無愁居然帶點笑意。不等兩人答話，他又逕自說下去道：「兩位大概不知道，我這個人很討厭蚊子，很多時候，不等牠叮在我身上，我便會將它拍死。兩位都是聰明人，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兩人當然明白，因為兩人都不是白痴。

互相覷看了一眼，吸口氣，言九鼎道：「聶兄，言某與江兄可是沒有一點惡意的。」

江楚勇急急接口道：「聶兄，區區與言兄皆不相信，你是江湖上傳說的那種人，我們之所以跟着你，是想証實我們的判斷沒有錯！」

「但你們却發覺到，我確如江湖上傳說的那樣，是一個殺人嗜血的魔煞，是麼？」聶無愁臉上的那抹笑意倏地消失了。

「不！不！」江楚勇急急說道：「相反，我們發覺你所殺的，都是死有餘辜之輩，江湖上對你的種種傳言，都是不盡不實的！」

「聶兄，我以前誤信江湖傳言——才會阻止你與舍妹來往，如今——不會阻止了。」言九鼎不好意思地說道：「聶兄不會記恨於心吧？」

「我心中已有太多的仇與恨，再也裝不下別的仇與恨了。」聶無愁感慨地說。

「聶兄，那你不會再怪我們暗中跟着你——」

江楚勇一句話還未說完，聶無愁已截道：「江兄，每一個人都有權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無權干涉你，只是，我不大喜歡你們那樣跟着我。令到我有被蚊叮的感覺，渾身不舒服的。」

「聶兄，你如不見拒，我們交個朋友，以後，區區與言兄不再暗中跟着你，光明正大地走在一起，好麼？」江楚勇希冀地道。

「不！」聶無愁一下子又變得冷淡下來。「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結伙成羣，從來都是獨來獨去的，兩位的好意，我心領了。」

「聶兄——」言九鼎才開口，便被聶無愁一擺手，截住了。「兩位，我們就此別過，我不希望再發現兩位仍然跟在我的身後！」

說完，不等兩人說話，便掉頭奔掠而去。

兩人看着聶無愁瞬息遠去的背影，一時間不知怎樣才好，互相瞧了一眼，江楚勇道：「言兄，我們怎辦？」

「繼續跟下去。」言九鼎下了決心地說：「他既然只殺該殺的人，就算他發現了我們仍然跟着他，也不會對我們怎麼樣的！」

「不錯！」江楚勇精神一振，「我們追下去。」

說着，他已當先追下去。

言九鼎忙亦跟着掠去。

＊　＊　＊

聶無愁果然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死，這一日，他居然來到江州城中。

江州城雖然說不上是大地方，但也頗為熱鬧，又是水陸交通之地，來往之人，每日不知有多少。像這種地方，武林中那些除魔衛道之士，又怎會錯過這種地方。

也因此，他才踏足江州城，馬上便被那些武林人士發現了。

但這一次那些武林人士沒有立刻現身將聶無愁圍堵起來，動手殺他，而是暗暗跟踪着他。

聶無愁似乎一無知覺，但跟踪到江州城來的江、言兩人，却看在眼內。

兩人馬上便猜到，那些武林同道極有可能已聽到江湖傳來的消息，知道明刀明槍，根本對付不了聶無愁，所以便改變方法，改以陰謀手段來對付他。

兩人本來想立刻告知聶無愁的，但跟着便發現到，根本不可能接近他。

聶無愁已被那些人全隔離開來，誰若是要接近他，則非要經過那些人的「准許」才成。



眼看着聶無愁走入一間酒樓內，兩人才發覺到，已經是近晌午時光了，兩人更加焦急。

兩人咬着耳朵說了一會話，決定扮成食客，走入那家叫江天水月樓的酒樓內，覷個空子，暗中向他示警。

但當兩人走到店門口，正欲走進去時，却被一個作店小二打扮的人阻住了。「兩位，小店今日已被一位姓馬的大爺包下了，請多多包涵，走多幾步，到另一家去吧。」

兩人還想說話，從店內走出幾名食客來，一下子將兩人圍堵起來，其中一個陰聲道：「兩位朋友，識相點，請吧，不然，不客氣了！」

兩人眼見勢頭不對，若是豁出去，鬧起來，未必可以令到聶無愁知所警覺，說不定，兩人反而會躺在這裏，兩人互相覷了一眼，決定還是嚥下那口氣，暗中靜觀其變。於是兩人便退開去，轉身走到斜對面的一家飯館內，找了副座位坐下來，監視着對面的動靜。

兩人也實在肚餓了，便要了飯菜，吃起來。

斜對面的江天水月樓內，一直沒有甚麼動靜，不論甚麼人，要進入裏面吃喝，皆被「擋駕」，在那段時間之內，只有出的，沒有進的。

而且，江、言兩人更發現，江天水月樓外，越來越多那些暗中帶着兵器的人物。能夠進入店內的，都是那些人。

兩人越看越覺得大大不妙，只怕這其中大有陰謀，聶無愁這一次只怕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難以脫身！

但以兩人之力，根本無能為力，因此，兩人盡管心焦如焚，但却一籌莫展。

「言兄，看樣子，那些人已將江天水月樓變成鐵桶也似的，莫非他們想要在那裏，動手除去聶兄不成？」江楚勇慌急地道：「我們可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的陰謀得逞，一定要想個辦法救他！」

他這麼關心一個被江湖武林中人視為魔煞，必欲除去而後快的聶無愁，連他自己也不知為了甚麼。

因為，這對他與言九鼎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說不定，還會被武林中人視作與聶無愁是一伙的，那時，只怕他們與聶無愁一樣，成為武林公敵，天下之大，那就沒有他們立足之處了。

總之，兩人就是不願眼見聶無愁背着一個惡名，死在武林同道的手上！

這豈不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麼！

「江兄，只怕這江州城內，到處都是他們的人！」言九鼎皺起了雙眉。「而那座江天水月樓，更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之下，任何人若有甚麼異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除非我們豁出去，硬闖硬碰，不然，根本無法可施！」

「言兄，這一點區區早已想過了。」江楚勇道：「只怕行不通。你也瞧到的，門外聚集了那麼多他們的人，很難衝得進去的。」江楚勇皺着的眉頭忽然一舒。「言兄，我們可以偷偷放把火，那豈不是可以破壞他們的陰謀麼？」

「這——」言九鼎乍聽之下，眼中閃過一抹喜色，但隨即便搖頭道：「江兄，你不是說江天水月樓已被他們嚴密地監視起來麼？那如何接近去放火？就算可以成功地放火，萬一火勢不可收拾，蔓延波及附近的店舖民居，釀成一場大火災，那縱使救得了聶無愁脫險，難道我們能夠心安理得，對於我們一手造成的災難，置諸不理麼？」

「嗯，言兄所說極是！」江楚勇悚然動容道：「絕不能因為救一人，而令到許多無辜的人蒙受災難的！言兄，多虧你提醒了區區，不然，鑄成大錯時，就算區區一死也難贖其罪！」

「怎麼這麼久了，還不見聶兄走出來，又或是有甚麼動靜的。」言九鼎憂慮地道：「難道他已着了道兒，在裏面被那些人弄倒了？」

「不會吧？」江楚勇頓時緊張起來。「要是聶兄被他們弄倒了，不會沒有動靜的！」

「但願聶兄及時警覺到不對就好了。」言九鼎嘟喃一聲，隨即便憤憤不平地道：「江兄，我眞不明白，為何那些武林同道都那麼輕信江湖上的傳言，都像瞎了眼的瞎子般，分辨不出黑白是非，那麼容易被流言所蒙蔽！」

「言兄，若是世間上的人，都能夠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相信天下間就不會時起風雨了。那些別有用心之徒，亦無所逞其詭謀。」江楚勇感慨地道：「就像言兄你，當初不也是聽信了江湖傳言——阻止令妹與聶兄來往麼？」

言九鼎頓時張口無言。

江楚勇看他一眼，又說道：「言兄不會怪區區那麼說你吧？」

言九鼎急忙道：「怎會！江兄所說極是啊！」

忽然，兩人發覺到斜對面的江天水月樓外聚着的人急不迭地散開來。裝成在街上走動的途人。兩人不禁緊張地睜着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江天水月樓前的動靜。

倏地，兩人目光陡亮，禁不住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

聶無愁絲毫無損地從江天水月樓內走出來。

看他那種從容鎮定的樣子，似乎仍未察覺到危機四伏。

聶無愁一步步走出江天水月樓，朝大街的兩邊瞧看了一眼，便一直往鎮內走去。

江天水月樓內隨即走出幾個食客模樣的人來，跟在聶無愁的身後。

而那些散開來的人，亦不着痕跡地跟躡在聶無愁的身後，有些則走在他的前面。

江、言兩人本來想在聶無愁走過飯館門前的刹那，開聲向他招呼的，但不知怎的，兩人却在互看一眼之下，將到口的話聲封閉在緊閉着的唇內！

兩人之所以改變主意，那是因爲兩人在那刹那不約而同地想到：萬一那些跟躡在附近的人在他們開聲招呼的刹那，警覺到他們會向聶無愁示警，因此對他立刻採取行動，雖然有可能救得了聶無愁，他也有可能誤傷了街上的途人，那是兩人不願意看到的，因此，兩人才會改變主意。

街上這時候很熱鬧，在街上走動的人，自然不會少了。

待聶無愁走過飯館後，兩人急忙結賬，走出去。

而在那刹那，江楚勇終於想到一個不讓那些人懷疑他們是向聶無愁「通風報訊」的好辦法。

一邊跟着往前走，他一邊悄悄地將想到的法子對言九鼎說出來，言九鼎不住地點頭，低聲道：「好辦法，就這麼辦！」

兩人互相看一眼，同時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在距聶無愁大約三丈左右時，兩人驟然向前撲掠，口中大嚷：「聶無愁，你這個魔頭，總算讓我們找到你了，納命來吧！今日不殺你，誓不罷休！」

聶無愁確是一點也察覺不到，有不少人在他的附近暗暗跟躡着他，陡聞喝聲之下，他連忙扭轉頭朝後瞥望，一眼看到大叫着撲上來的，竟然是在兩日之前，還要與自己做朋友，走在一起的江、言兩人，如今卻一副拚命的樣子，喝叫着要殺他，不由怔呆了一下。「兩位怎麼忽然……」

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便被身旁的一個漢子悄沒聲地一匕擲向他的腰眼上；逼得他將下面的話咽在口邊，急不迭一擰腰，堪堪避過那個傢伙的一匕。

但他的衣衫，卻被割裂了一道口子！

只差一點點，便會傷及皮肉！

那傢伙一匕刺空，暴喝一聲：「快動手殺了這魔頭啊！」身形猛欺，反手迴匕，揮向聶無愁的背上！

同時間，呼喝聲暴响，人影紛閃，起碼有三四個漢子撲擊向聶無愁！

而江、言兩人反而被三四名漢子阻住了兩人撲掠之勢。

聶無愁的身形在那霎間，倏地直拔起來，掠上了一處屋檐上，避過那幾名漢子的撲擊！

隨即，他也不管驚世駭俗，展開身形，沿着鱗次櫛比的瓦面飛掠而去！

那些漢子，有兩個也掠上了瓦面，但卻沒有跟踪追下，只是站在瓦面上，直到看不到聶無愁的身形，才從瓦面上掠下來。

江、言兩人被那三四名漢子阻住去勢，無法撲近聶無愁，但又不好翻臉向那幾個漢子下殺手。只好眼睜睜地看着聶無愁自瓦面上縱掠而去，空自乾着急。

不過，有一點值得安慰的是，終於「驚」走了聶無愁。令他不至處身於危機四伏的地方。

「兩位是什麼人？爲何要殺聶無愁？」江楚勇與言九鼎這時已被十多個漢子圍堵起來，其中有一個像是領頭的漢子，上下打量着的兩人，思疑地問。

「我姓言，名九鼎。」言九鼎自我介紹說。接一指身旁的江楚勇。「這位是江兄江楚勇。」

頓一下，接又說道：「至於我與江兄爲何要殺聶無愁，像他那樣的武林公敵，江湖上武林中的同道，不是都在追殺他麼？我與江兄雖非什麼有名人物，但除魔衞道，也責無旁貸。既然恰好在這裏遇上了他，自然不能放過他。希望能夠殺他爲武林除害！」

這一番話說得慷慨激昂，無懈可擊，教人找不出破綻來。

那個領頭的漢子朝言、江兩人抱拳爲禮，說道：「原來是言兄與江兄，失敬了。言兄的大名，聞名已久，今日能夠得認言兄尊範，幸甚，幸甚。」

對於那人只一味提及言九鼎，江楚勇一點也不在意。他知道自己出道的時日尚淺，江湖上的人知道他這個人的並不多，那就怪不得那人不將他看在眼內了。

「這位朋友大名怎麼稱呼？」言九鼎忙抱拳還禮。

「小弟魯敬仁。」那人說道：「現在馬天行馬大爺府上聽候差遣。剛才得罪誤會之處，請不要見怪。」

對於「魯敬仁」這個大名，言九鼎卻沒有聽說過，但對於他提及的馬天行馬大爺，卻是久聞大名。知道這位外號天馬行空的馬大爺，乃是江州道上公推爲坐第一把交椅的武林大豪。據說，這位馬天爺跺跺腳，也會令到江州城爲之震動，怪不得他的手下，可以將江天水月樓「包」了下來，不准別的客人進去。

這魯敬仁既是馬大爺的手下，照此推測，馬大爺經已知道聶無愁要到江州城，預先佈下人手，務必要除去他這個武林公敵了。

「魯兄原來是馬前輩的人，言某倒是失敬了。」言九鼎客氣地道：「這麼說來，魯兄等剛才也是想撲殺聶無愁的了！」

「不錯。」魯敬仁道：「本來，我們是想覷準了，才下手撲殺他的，可惜，被兩位這麼一搞，將他驚走了。」

「魯兄，那實在對不起。」言九鼎抱拳

道：「只怪我們太魯莽了，請不要見怪。」

「彼此既是同道中人，何怪之有？」魯敬仁擺擺手道：「不知者不罪啊。」

一頓，又說道：「姓聶的魔星雖然被警告了，但他一定還會回來的，那時……嘿嘿，他走不了……」忽然有所警覺地將下面的話咽住了。

言、江兩人焉會聽不出來，不過，兩人皆不動聲色，沒有追問下去。

「魯兄，難得相識一場，言某請你喝幾杯。」言九鼎裝出盛意拳拳的樣子。

「謝了。」魯敬仁抱拳道：「小弟還要回去向馬大爺回報，失陪了。」

「魯兄既要稟馬前輩，請便。」言九鼎道：「異日有機會，再與魯兄共謀一醉。」

「言兄，江兄，請了。」魯敬仁抱拳朝兩人一拱，便帶着那些手下，急急走了。

望着魯敬仁等人越走越遠的身形，言九鼎與江楚勇都長長地吐了口氣，相偕朝大街裏面走去。

「言兄，你覺不覺得，那位馬大爺佈置了如此多的人手對付聶無愁，其中可能有古怪。」江楚勇邊走邊對言九鼎說道。

言九鼎馬上頷首道：「馬天行如此大陣仗地對付聶無愁，只怕與聶無愁這一次到江州之行有關！」

「你是說，聶兄這一次到江州，可能是來找馬天行的？」江楚勇疾聲道。

「馬天行若不是聽到什麼風聲，怎會如此緊張？」言九鼎看一眼江楚勇：「就算是爲武林除害，也不用如此賣力的啊。而且。他好像早已知道聶兄會來江州，不然，急切之間，怎能佈置得如此周密。」

「嗯，區區記起來了。」江楚勇眨眨眼道：「姓魯的不是曾吞吞吐吐地說過一句話的麼！似乎他們已知道，聶無愁還會來找他們的，這就是一個破綻！」

「對！」言九鼎眼中光芒閃射，九成九，聶無愁這次到江州來，是要找馬天行！」

一頓又道：「江兄，我們暗中跟了他不少日子，不是都發覺到，他每到一地方，似乎都在找什麼人的。可惜我們不敢盯得他太緊，只發覺他去找許濂塵那一次，其餘的，都不知道，不然，便可以猜想出，他到底在幹什麼！」

「言兄，依區區猜測，他極有可能在查一件什麼事情，他那一次去找許濂塵，區區已隱隱感覺得到。」江楚勇道：「那一次，我們雖然聽不到什麼，但都看出，他似乎向許濂塵查問什麼。」

「這麼說來，只怕馬天行也與他要追查的那件事有關連，所以才會找上他。」言九鼎道：「既然有可能還會到馬府去找馬天行，那麼，我們也不用到處去找他了。只要等候在馬府外面，注意其動靜，相信會遇到他。」

「區區也是這樣想。」江楚勇道：「我們何不這就到馬府附近去走一趟。」

言九鼎沒有再說話，點點頭，與江楚勇一直往馬府座落的城南面走去。

* * *

馬家大宅佔地極廣，牆高院深，給人一種高不可攀，氣勢凌人的感覺。

就是門前的那一對石獅子，也高大兇猛得多。

內院的八角小亭內，坐着兩名年紀相彷，約在六十上下的老者。

兩人都沒有顯出老態來，精神矍爍，特別是坐在左首的那一個，頭上的髮絲居然還是烏黑的，不見一絲白髮，臉色紅潤。

這表示此人保養得很好。

右邊那人雖然頂上只有少許白髮，卻生就一張黑臉膛，配上一雙環眼，粗短的眉毛，獅鼻海口，倒也相貌威猛，還有點嚇人。

「老大，難道那姓聶的狂徒，眞的那麼厲害，要出動那麼多的人手去對付他？」那黑臉膛的老者先開口說道，語聲粗粗的。

馬府內的人都尊稱他一聲二爺，也都知道，他是主人馬天行的結拜兄弟，姓白，名天黑。

而白天黑的身份，在馬府中，乃是總管馬府一切事情的大總管，也是馬天行的左右手。

馬天行異常信任這位生具異相的把弟。

也因此，在馬府內，除了馬天行外，便數他了。

那個坐在左首櫈子上的老者，正是這座宅子的主人，馬天行。

「老二，小心駛得萬年船啊！」馬天行輕拈着頷下的鬍子。「他若不是那麼扎手，何以傳來的消息，都是說被他殺傷了不少人溜脫了的麼？」

輕哼了一聲，又說道：「他胆敢來到江州，哼哼……那就管教他來得走不得，好歹也要替武林除此大害。」

「老大，你怎知他一定會找上你？」白天黑疑惑地看着馬天行。

「姓聶的這個魔崽子，找的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人物，下毒手殺害的。」馬天行的聲音有點發澀起來，像許兄許濂塵，還有歸隱已久的余鎮東余兄，都先後死在他的手上。江州就只有愚兄還算得上……你說，那魔崽子不來找愚兄，他來江州幹麼？」

馬天行這一番話，無疑是在抬捧自己。

「老大說得也是。」白天黑信服地道：「出動了那麼多的武林同道，也殺不了他，這魔崽子確實不是易與之輩！但他爲什麼要來找老大你？老大與那魔崽子根本不認識，更無仇恨可說，莫非他是個瘋子不成？」

「瘋子倒未必！」馬天行道：「像他這種魔道人物，是無法以常理去猜度他的行爲的，總之，他不來則矣，若是胆敢找上門來，嘿嘿，他縱使會飛，也飛不了！」

接瞧看着白天黑，說道：「老二，所有的佈置皆安排好了？」

「放心吧，老大。」白天黑拍拍胸膛——仍然像二三十年前那麼粗豪。「都安排好了。那魔崽子若是找上門來，無異闖入了龍潭虎穴，自尋死路！」

「嗯，這愚兄就放心了。」馬天行拈鬚笑道：「愚兄倒希望他這就找上門來，好讓愚兄親手除去這武林大害！」

「老大，若是能夠除去那魔崽子，只怕不馬上便名揚天下麼？」白天黑奉承地

笑道。

「老二，你眞會說話。」馬天行樂得呵呵笑起來。

白天黑陪着他笑。

「老爺子，來了……找上門來了！」兩人笑聲未過，便看到一個漢子倉惶地奔進來，口裏結結巴巴地直叫。

「慌什麼？有話慢慢說！」白天黑霍地站起來，厲聲叫道。

那漢子喘口氣，垂手站着，好一會，才說道：「老爺子，白二爺，那個……姓聶的魔崽子來了，一上來便砸掉兩扇大門，連傷了好幾個人……」

「他果然是來找我的？」馬天行陰沉着一張臉。「好，好！要來的終於來了！」

「他現在那裏？」

「就在大門外，聲聲要老爺子出去見他。」那漢子惶急地道。

「他是什麼東西，老爺子也是他要見便見的麼？」白天黑哼了一聲。

馬天行卻起身道：「要網的魚既然已快入網，我們也該去看着收網了。」

、「是，老大。」白天黑也站起來。朝那漢子道：「還站着幹麼？快帶路……」

那漢子暴應一聲，轉身往外奔去，馬天行與白天黑在後跟着。

這位馬天行也眞講究排場，從屋內往大門前走去，也要下人帶路！

聶無愁這一次到江州，確是來找馬天行的。

這時候，他已砸破大門，衝了入去，但立刻便被十多名漢子堵截住。

本來，他若是硬闖，那十多名漢子未必可以阻擋得了，但他似乎不想在未見到馬天行前便亂闖一番，因此，他站在大門內的那片前院內，雖然面對那十多名手執兵器，兇神惡煞般的漢子，卻夷然不懼，也沒有出手。

他終於看到馬天行走出來了。

其實，他根本就不認識馬天行，但他卻猜到，那兩個急急從裏面走出來的老者當中，肯定有一個就是他要找的人——馬天行！

那些漢子見白天黑與老爺子走出來，急忙讓開來。

但馬天行卻沒有走到那些漢子的前面，卻在後面停下來，只有白天黑一個人越過那些漢子，與聶無愁面對面站着。

不等聶無愁開口，他便昂着頭，睜着一雙環眼，大刺刺地道：「你就是聶無愁，人人得而誅之的魔崽子？」

聶無愁卻一點也不生氣，只看了他一眼，便直盯着站在那些漢子後面的馬天行，冷冷地道：「我來找的是馬天行，不是來找你，快叫他出來說話！」

「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了，」白天黑道：「你要與老爺子說話，先過了我這一關！」

站在後面的馬天行，一直不吭聲。

這原是他與白天黑在從裏面走出來時，商議好的。先由白天黑打頭陣，試探一下聶無愁的身手，然後，才由他出面！

聶無愁早已猜到，站在那些漢子後面的老者就是馬天行，他是從那些漢子對他表現出來的恭敬神情，看出來的。

既然眼前這個黑臉膛的老者要做馬前卒，他也何妨來個下馬威！聶無愁拿定了主意，便瞧着白天黑，說道：「你是什麼人？硬要替馬天行出頭！」

「白天黑！」白天黑挺挺胸，道：「我不但是馬府的大總管，也是老爺子的把兄弟。」

「嘿嘿，那我眞是失敬了。」聶無愁臉上露出鄙夷的神色。「你又不是馬天行那老賊本人，神氣什麼！」

「呔！你胆敢罵老爺子是……你奶奶的魔崽子，讓我先敎訓你！」白天黑暴吼一聲，一拳直向聶無愁的當胸搗去。

千萬別小看了他這一拳，他練的是天罡神拳，勢猛勁沉，就算是大門外那一隻特別高大的石獅子，若是被他一拳擊中，也會碎裂開來，其威力可想而知！

「虎」地拳風聲中，那一拳已擊至聶無愁的胸前。

聶無愁就在那刹那，陡地凹胸出手，一指戳向白天黑的拳頭！

以聶無愁的年紀——大約三十上下，就算打從娘胎便開始練功，也只不過三十年功力，而白天黑少說點，也有四五十年的內功修爲，與之相比，自然深厚多了，何況，他發出的是一拳，他戳出的是一指，就算功力相等，也明顯的吃了虧。

白天黑禁不住在心中冷笑一聲：「好個魔崽子，簡直目無餘子，狂妄該死！」那一拳本來暗含幾個變化的，但在氣惱之下，決心要給聶無愁一點厲害嚐嚐，因而那一拳便直搗過去！

但也在那刹那，將九成內勁，運聚到那一拳之上。

拳指相擊，沒有發出他想像中的骨折之聲，他自己卻不但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而且還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驚恐地疾退了一步，那條手臂就像癱了一樣，垂落下去。

所有的人（除了聶無愁及他自己之外）都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憑他那可以一拳砸碎石獅的拳頭，居然抵敵不了聶無愁那一根指頭，是以，那些漢子以及馬天行，都露出驚異之色來。

只有白天黑，由於身受之故，才知道，聶無愁那一指有如一根千年玄冰一樣，不但破去他的天罡神勁，那一縷陰寒之氣，也在指拳相觸的刹那，有如尖椎一樣，自他的拳頭內直透入他的腕臂，頓時寒刺刺的一陣痲痹，力道頓失，就像癱了一樣。

一招之間，便將他的天罡神勁破去，他不由生出一股恐懼之意來。

這個魔崽子到底施展的是什麼邪門魔功？

他在心中驚恐地想着，卻不敢再出手了！

聶無愁也沒有再理會白天黑，兩道目光直射在馬天行的臉上，冷厲地道：「馬天行，出來吧，再不出來，我可要大叫老烏龜了！」

馬天行在江州一地，乃一方大豪，若是被人當着手下的面前大叫老烏龜？顏面何存？是以，他急忙越衆而出，往白天黑的身旁一站，說道：「姓聶的，老夫就是馬天行，你這魔崽子意欲何爲……」

「殺你這個老賊！」聶無愁從齒縫中迸

出這句話來。

「老夫與你素未謀面，自問與你沒有什麼仇怨，你爲何要殺老夫？」馬天行雖然暗暗心驚，但卻強裝鎭定。「你這個魔崽子大概是殺性又起，所以揀上老夫吧？」

「老賊，隨便你怎麼說，今日，你也必需抵命！」聶無愁臉上殺氣騰騰，胆小一點的，單是看到他那樣子，也會嚇得心中打顫。

「魔崽子，你以爲老夫是紙紮的麼？」馬天行沉哼一聲。「今日，是你送上門來，正好讓老夫爲武林除一大害！」

「老賊，你以爲人多便能夠保得住你一命麼？」聶無愁倏地往前一欺，一掌疾揮向馬天行的喉頭要害。

馬天行沒有出手，身形暴退，出手的卻是站在他身旁的白天黑！

白天黑雖然明知不是聶無愁之敵，但在無奈之下，也只好拚了老命。

那個叫他寄身於馬天行之下，那就只好替他賣命了。

他一拳擊向聶無愁的脅下。

聶無愁冷哼一聲，陡地曲臂沉肘，疾撞向他的臂肘！

白天黑低吼一聲，手臂曲迴，一拳擊向聶無愁的臂肘。

但就在那刹那，他的雙腿被聶無愁疾掃出的一腳掃個正着，身子一歪，撲跌在地上！

他不由悶哼出聲。

馬天行臉色驟變。

因爲以他旁觀者之冷眼注視之下，也看不清楚聶無愁那一腳是怎樣掃出的，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大行家」了，目光何等銳利，也「看走了眼」，怎不敎他心驚不已。

聶無愁一腳掃跌白天黑，便不再理會他，身形疾欺，撲向馬天行。

馬天行疾喝一聲：「上！」

喝聲未歇，擋在他身前的漢子便叱喝着，揮着兵器，不要命地向聶無愁撲去！

聶無愁的長劍也就在那刹那出鞘。

隨着他那幻閃的身形，劍光如虹般幻閃不定，只聽乒乒噹噹聲中，夾雜着那些漢子的痛叫悶哼聲，那些漢子彷佛一下子撞上了一堵牆上般，紛紛翻跌歪倒開去。

不少漢子的手上皆沒有兵器，但每一個的身上，皆受了傷，但卻不是致命的。

馬天行看着，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就像變戲法一樣，一招之間，便傷了六七名漢子，若非親眼所見，他說什麼也不會相信。

因爲他這些手下，雖非什麼高手，但也是他一手調教出來的，比起那些尋常腳色來，高明得多，就算是他自己，也不可能在一招之間，便擊倒四五個，這怎不敎他心頭震動。

餘下的漢子，雖然臉露驚懼之色，但仍然硬着頭皮撲向聶無愁！

「都給老夫退下！」馬天行突然沉喝一聲。

那些漢子如聞大赦，急不迭收住撲勢，鬆了口大氣。臉上都露出感激之色。

白天黑這時已從地上站起來，便要向聶無愁撲去，卻給馬天行阻止了。「老二，待愚兄來領敎他的高招！」暗暗向白天黑打了個眼色！

白天黑馬上明白他的意思，順從地應了一聲：「是，老大！」

＊　＊　＊

聶無愁怒視着馬天行，一字一頓地道：「老賊，你終於肯出手了麼？」

馬天行乾笑一聲。「魔崽子，你果然有兩下子，老夫只好親自出手，除去你這個武林大害。」

「好！」聶無愁長劍一震，劍光打閃，往馬天行的胸前刺去。

馬天行卻看不出他那一劍是刺向他胸前那一個部位，因爲那一劍所幻化出來的劍花，足有十七八點，虛幻莫測，敎人看不出那一點才是眞的。

吸口氣，他忙飄身後退。

「老賊，怎麼不接招！」聶無愁那一劍倏地聚而爲一，劍芒大聚，「嗤」的疾刺向馬天行的心窩要害！

馬天行目光暴縮，陡地吸氣出指，二指如剪，一挾便挾住了那截劍尖！

那劍尖距他的心窩要害不到二寸，他卻連眼皮也沒有顫動一下，這就顯出他的胆色與過人的身手了。

畢竟，天馬行空馬天行，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他那些手下不由喝起彩來。

馬天行的臉上頓露得色。

豈料就在那刹那，長劍「崩」地一聲，驀然崩折，斷劍疾刺向馬天行的心窩。

這一下可謂變生意外，馬天行臉色遽變，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白天黑與那些漢子，也莫不色變驚呼出聲！

在那樣近的距離之下，就算馬天行身法再快，也絕不可能避得過聶無愁那一劍！

但馬天行不愧是江州一地之武林大豪，應變之快，自非常人能及！

就在他驚叫出聲的那刹那，他的身子向後一拗，挾在指間的斷劍順勢向上點擊，只聞「叮」的一响，那截劍尖撞在斷劍的鋒刄上，硬是將劍勢撞得向上一斜。

同時間，他的身子「颯」地一聲，向後縱掠出去！

「削」一下疾响中那柄斷劍的劍鋒將他的胸前衣衫，割出一道口子來。

雖然總算脫了險，但馬天行也驚出一身冷汗來。

而他也不愧號稱天馬行空，身法之靈捷輕巧，有如穿簾燕子一樣，煞是好看。

「老賊，那裏去！」聶無愁顯然料不到馬天行能夠躲過他那一劍，一怔之下，隨即厲喝一聲，縱撲向馬天行！

馬天行倏地一個倒翻，身形一長，往上斜掠起來，同時間手中的那截劍尖脫指飛射向聶無愁。

聶無愁斷劍一圈，「叮」的一聲，將之挑飛，身形亦猛地向上翻縱起來，斷劍斜掃向馬天行的下盤！

馬天行卻在刹那間探臂一把抓住一根橫枝，身形一蕩，向內翻掠起來，頭下腳上，一個倒栽葱，手中已多了一柄只有尺長的解腕尖刀，直戳向馬天行的後腦！

聶無愁一劍掃空，驟覺後腦上銳風急襲，暗吃一驚。

身形硬生生往横一摔，斷劍反向上迴掃，掃斬向馬天行那條向下刺戳的手臂！

馬天行卻在那剎間縮臂滾翻，凌空一腳暴踢向聶無愁的小腹！

聶無愁這時候是身形上仰，因此覷得清清楚楚，左手出指疾戳向馬天行的腳板心！

馬天行怪叫一聲，腿腳暴縮，探臂一刀削向聶無愁的左手！

聶無愁右手斷劍在胸前回舞，錚地一聲，刀劍相擊，聶無愁的身形被震得一個橫翻，直向下墜！

馬天行亦被震得凌空一個翻滾，探臂向上一抓，恰好抓住一根橫枝！

白天黑看到這裏，暗中舒了口氣。

那些漢子皆沒有乘機撲過去攻擊聶無愁，只是站在那裏看着他墜下去。

眨眼之間，聶無愁便已墜落在地上！

手抓横枝的馬天行，也就在那瞬間，脫手將手上的尖刀擲射向聶無愁！

聶無愁腳尖沾地，驀地感到腳下一沉，頓時心知不妙，大吃一驚，雙臂一振，便欲縱掠起來，驟眼瞥到一溜晶芒有如電射般，向他激射下來，欲縱的身形不由自主往後一倒，整個人便無處着力，一直往下沉跌下去！

——要不是馬天行脫手激射下來的那柄尖刀，他是仍然可以藉那一點之力縱掠起來的——藉那一點之力。

但馬天行那柄刀，是算準了，才脫手擲下來的！目的就是迫得聶無愁無法再繼掠起來，隨着塌陷的地面，往下跌墜下去！

馬天行這一着，也可算毒絕了！

原來他在那一片地面上，挖了一個大陷阱，大概這就是他口中的佈置了！

其實，他是不止這一處的陷阱佈置的，整座宅院內，有幾處地方都佈置了陷阱裝置，若是這一處的裝置不能將聶無愁「坑」下去，便將他引到另一處，務必將他引至陷阱中。

聶無愁身子往下沉墜，一顆心也直向下沉，張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般的嘶吼聲！

馬天行卻仰天狂笑起來。

白天黑與那些漢子發出一聲歡叫，紛紛閃撲向那個塌陷下去，足有三丈方圓的深坑邊沿。

「姓聶的魔崽子，老夫終於爲武林除此大害了，哈哈哈——」馬天行身形在樹上一盪，凌空翻掠向土坑邊。

豈料，就在那剎間，一片寒芒激射向撲掠至坑邊的白天黑及那漢子，同時，亦波波連聲爆响，在空中爆散出一團團的灰黑烟霧來，迅即擴散瀰漫開來，籠罩向土坑！

一條人影也在那剎間，有如電射般，掠射向土坑的邊沿。

而另一條人影，亦横裏掠射截擊仍在空中的馬天行！

這一下變化，只是眨眼間的事情，亦是馬天行等人始料不及的！因此，他們在那剎那間，俱顯得手足無措，慌亂地閃避開去了。

那幾團烟霧有如一片烏雲般，瞬眼間便將土坑籠罩起來，白天黑與那些漢子頓時就像是身處地獄般，眼前灰濛濛一片，誰也看不到誰。

在烟霧中，响起幾聲痛叫聲與驚呼聲。

那條流星飛射般的人影，亦一閃射入了那團烟霧中。

* * *

馬天行雖然輕功高明，畢竟年紀已有一大把，身手自然不及年輕時那樣靈活，加上那横裏飛來的人影來勢疾勁，其勢有如一顆激射的彈丸般，令到他躲避不及，也來不及出手，硬生生被那條人影撞上！

那一撞，不但馬天行被撞得氣湧血翻，有如斷綫風箏般翻飛開去，那條人影也發出一聲悶叫，倒翻斜墜下去。

白天黑好不容易才「摸」出那片烟霧之外，兩條人影亦從烟霧中穿射起來，其中一人，赫然就是聶無愁！

另一條人影却以布巾幪着臉，因此不知道是誰！

同樣的，那條將馬天行撞飛出去的人影，臉上亦幪着一條布巾。因此，也無法知道他是誰的。

聶無愁顯得有點狼狽，身上沾了不少塵土，才掠出烟霧外，便撮口發出一聲烈嘯，凌空一個翻掠，掠撲向才穩住身形、斜掠下去的馬天行！

那個與他一起自烟霧中穿射出來的幪面人，急叫一聲：「聶兄，走爲上策啊！」

但聶無愁却聽而不聞，繼續撲掠向馬天行。

馬天行還未飄掠落地上，一眼瞥到已跌落在陷坑內的聶無愁，竟然能夠從陷坑內脫身而出，並且來勢洶洶地向他撲來，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

吸口氣，他加速向下墜落去。

也就在這剎那，聶無愁急嘯一聲，脫手抖腕，將那柄斷劍向馬天行擲射過去！

馬天行在那剎那身形接連向横翻滾開去。

那柄斷劍也就在那剎間，崩折爲三截，向左右下三個方向崩射！

其中一截向横崩射開去的斷刄，「噗」地一聲，斜射入他的腰脅內！

馬天行大叫一聲，有如一塊石頭般，重重地摔跌落地上！

聶無愁亦緊接飛撲落馬天行的身前。

馬天行在地上掙扎着，還想站起來，但却被聶無愁一脚踏在他的身上，厲聲道：「老賊，報應到了！你逃也逃不了！」

馬天行的口中已有血溢出來，並且直翻眼，看來是活不了。

白天黑與那些漢子本來分成三撥，分別撲向馬天行這邊及那兩個幪面人的，但在驟見馬天行已受制於聶無愁之脚下，頓時大驚失色，不敢再妄動，呆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老賊，上官不邪是否就是當年殘殺聶氏滿門的主謀人！」聶無愁沉聲問道。

馬天行咯出一口血來，慘笑道：「老夫已快死了，隨便你怎樣吧，老夫不會說的。」

「你們這伙血賊，當年屠殺聶氏滿門，死有餘辜，本來，我不想放過你的家小的……就算我盡屠你滿門，也不算過份，這叫一報還一報了。」

「你……」馬天行頓時露出駭懼之色來了，啞着聲，哀求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只要你肯放過老夫的家人，老夫就告知當年那樁血案的主謀人是誰！」

「說吧！」聶無愁冷冷地說道。

「你肯放過老夫的家小？」馬天行喘着氣，急切地問。

「我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兇殘嗜殺的人！」聶無愁顯得有點憤憤的。

馬天行又吐出一口血來，啞聲地道：「當年那樁血案的主謀人，確是上官不邪。」

一頓，又喘息着道：「你……是……聶再與的……什麼人？……當年，我們……記得，已盡……屠聶氏……滿門……」

「我就是聶氏一門中的漏網之魚。」聶無愁雙拳緊握，握得指節骨一陣發白。

「報應……終於……來……了。」馬天行的口中不斷地湧出血來，倏地口一歪，咽了氣。

聶無愁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仰着臉，咀唇噏動，不知在說些什麼，但很快，他便轉過身，逕自向白天黑走去。

白天黑已領教過聶無愁的厲害，又眼見馬天行已死，他以爲聶無愁連他也不放過，驚恐得不自禁斜退開一步，目光閃縮地瞥着走近的聶無愁！

聶無愁却看也不看他一眼，朝那兩個幪面人招呼道：「兩位，我們走吧。」

那兩個幪面人眼見馬天行死在聶無愁的手上，更目睹了他的神技——居然能夠在擲出斷劍的同時，運勁震斷了劍刄，而那柄斷劍却是在擲射到馬天行的身前才崩折激射開來，這一手，却不是很多人能夠做得到的，起碼，江、言兩人就做不到，震斷長劍還能做到。眼中閃現出佩服之色，兩人沉悶地應了一聲，縱掠到聶無愁的身前，與他一起朝大門外走出去。

白天黑與那些漢子皆沒有阻攔他們，呆呆地看着三人走出大門外，白天黑才急急走到馬天行的身前，一眼便看出，他這位盟兄已完蛋大吉了。

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同時也暗自慶幸，聶無愁找的不是他，不然，躺在地上的就不是馬天行，而是他自己了。

同時，他也感到，江湖上有關聶無愁的傳說，似乎不盡不實，若聶無愁是那種兇殘嗜殺之人，那麼，就不會放過他們，而殺個落花流水了。

大仇已報命不保

及時出手援救聶無愁的那兩個幪面人，原來是江楚勇與言九鼎！

他們一直在附近暗中監視着馬府的動靜，因此，他們發覺聶無愁與他們所猜想的一樣，果然來找馬天行。而在聶無愁與馬天行動手，白天黑與那些漢子都被兩人的激鬥吸引住時，兩人很輕易便潛入馬府內，爲恐被馬府的人發覺，因而認出他們是誰，兩人便用布巾將臉幪起來，等聶無愁遇險的剎那，出手救了他。

擲出烟彈與發出暗器的，是江楚勇。

原來，他的身上一直携帶了那種可藉以脫身的烟彈，以及暗器。那是他師父在他出道江湖時，堅要他帶在身上，以作救命脫身之用，現在却恰好派上用場。

他掠墜入烟霧籠罩的土坑邊時，雖然他看不到陷坑內的情形，但他却以聲音來知會跌落在陷坑內的聶無愁，將他的獨門兵器，虎頭流星鎚垂下陷坑內，讓聶無愁縱起來抓住那個虎頭鎚，將他拉上來。

而聶無愁是從江楚勇的聲音，認出他來的。

也幸好陷坑雖然只有丈許兩丈深，却幸好坑底沒有倒插了尖刄槍矛之類的裝置，不然，聶無愁不死也必重傷！

有如一顆彈丸般激撞向馬天行的，則是言九鼎，那一撞他雖然有備，但由於勢道太猛，他也被撞得血氣翻湧，渾身骨節像散離開來一樣，很不好受。

這時候，三人已在江州城外約十多里外的一處小村集的小酒寮內喝着酒了。

對於兩人的冒險出手救援，聶無愁很感激，因爲若不是兩人出手相救，只怕他已經死在那個陷坑內，遺恨終生！

臉上有了笑意的聶無愁，令人感到有如春風解凍般，能夠接近了。

「聶兄，現在，你相信我們對你是沒有惡意的了吧？」言九鼎含笑瞧着聶無愁。

「兩位冒險捨命救聶某，聶某若還分不出好歹來，那就不配做人了。」聶無愁激動地道：「兩位爲何要救聶某？需知若是被馬天行的手下發覺兩位的身份，宣揚到江湖武林中，只怕兩位從此不能容身於江湖武林的啊！」

「聶兄，區區與言兄皆不相信，你是那種……人，因此，區區與言兄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救你出險！」江楚懇切地道：「區區與言兄皆不忍心見到你背着那種惡名，死不甘心！」

「兩位，聶某不知怎樣說，才能說出聶某對兩位感激之意。」聶無愁顯得很激動。吁口氣，感激地道：「聶某若是死在馬天行那老賊的陷坑內，確是死不甘心！」

「聶兄，你找上馬天行，似乎有什麼原因？」言九鼎試探地道：「請聶兄不要見怪言某冒昧相問。」

「怎會。」聶無愁搖搖頭道：「聶某找他，是因爲他該死！所以，才殺他！」

一頓，又道：「至於其他的原因，待聶某找到上官不邪，兩位自然會知道箇中原因。聶某現在不想說，以免被兩位有所誤會。」

「聶兄既然現在不便說，那就算了。」言九鼎道：「不過，被人誤會是一件痛苦，也是不能忍受的事，聶兄難道就這樣被人誤會下去，而……」

「被人誤會當然不好受。」聶無愁深有感觸地說：「但是那些人會相信聶某的辯白解說麼？別忘記，聶某殺的人中，大多數皆是被我同道公認是俠義中的人物，就像許滌塵……還有剛殺不久的馬老賊，若是世上的人都能夠像兩位兄台那樣不妄信流言……只怕世上就不會有那樣多的僞君子可以耍手段了！」

隨即又哂然一笑道：「還好聶某早已習慣了被人誤會，那就讓別人繼續誤會下

去好了！聶某也不想多費唇舌辯白，免得又多一個誣衊他人的惡名！」

「世間上的人怎麼多的是盲從附和之輩！」江楚勇深有感觸地道：「就像家師，當年還不是有口難辯，所以，一直背着惡名，以至一直鬱鬱不歡。」

聶無愁咀唇嗡動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忽然瞧着言九鼎，說道：「言兄，你還會阻止令妹與聶某來往麼？」一臉緊張之色。

「不會了。」言九鼎有點尷尬地道：「要不是出於誤會，言某怎會做出那種不近人情的事來！」

「言兄，聶某很感謝你這麼明白事理。」聶無愁眞心誠意地朝言九鼎抱拳行了一禮。但隨即便皺起眉頭。「只是，言老太太未必……」

「聶兄，言某自會代你向我奶奶解說清楚。請放心吧，我奶奶不是那種不明事理的人，包在我身上好了。」

「如此，謝謝言兄了。」聶無愁又向言九鼎抱拳行了一禮。

「聶兄怎麼忽然多禮起來了？」言九鼎說笑地道。

「禮多人不怪啊！」江楚勇笑說一句。

聶無愁的臉上頓時露出尷尬之色來，言、江兩人瞧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聶無愁不好意地瞧瞧江楚勇，又看看言九鼎，跟着也笑了起來。

笑聲中，三人的手緊緊地互握在一起。

* * *

關洛道上，大名鼎鼎的大俠上官不邪，他的莊宅就座落於芙蓉鎮東南面約五里許的一塊開陽地上。

而武林中人，沒有誰不知道無敵莊的，甚至有些人將芙蓉鎮改稱爲無敵鎮。

上官不邪的名聲，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官不邪今年不過五十九歲，明年，就是他的六十大壽了，武林中的朋友，已經在談說着，他壽誕之日，準備怎樣向他祝壽了。

聶無愁這一日一個人來到了芙蓉鎮。

其實，言、江兩人是與他一起來的。不過，却分開來進入鎮上。

那是聶無愁的主意。

他不想江、言兩人因爲和他在一起，而受到連累，被武林中人視爲邪魔外道，因而不容於江湖。

那種被人誤會，不容於江湖武林的滋味，他已深切地感受到了，因此，他不想江、言兩人也被武林中人有所誤會，他不想對不起兩人。

言、江兩人比以聶無愁早半個時辰進入鎮上。

芙蓉鎮由於位於官道的旁邊，因此，南來北往的商旅途人，不是在鎮上投宿，便是在鎮上打尖，令到鎮上一片繁盛熱鬧，特別是鎮口那條大街，由早到晚，人山人海。

言、江兩人才走入鎮內，便感到氣氛有點不對，因爲兩人發覺到，有一種人似乎特別多，隨處可見。

那就是武林人。

武林中人都有一種特別的地方，雖然身上沒有携刀帶劍，但還是一眼便可以認出來。

大概，那種特別之處就是，那種風塵土味與粗豪不覊的形貌擧止吧。

雖然，這一段時間內，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可以看到武林人的踪跡——那是由於黑白兩道的人皆四出找尋追殺聶無愁之故，但從來沒有像芙蓉鎮這樣，出現那樣多的武林人。

這種情形，自然大不尋常。

兩人自不免想弄清楚，爲何鎮上出現了那麼多的武林人的原因。

當下，兩人也顧不了投棧，一逕往大街上一間酒樓走去。

要探聽消息，自然是到酒樓旅館這種武林中人最喜歡流連的地方去打聽了。

因爲武林人似乎都離不開酒，就像不懂酒的人，就沒有資格成爲武林人那樣。

總之，凡是武林人，都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

兩人才走入店堂內，正欲找副座頭坐下來，便聽到一個人向他們招呼。「言兄，眞巧啊，又在這裏遇到你。」

兩人忙循聲望過去，一眼便看到，在店堂左面靠墻邊的一副座頭上，坐着一個年紀與他倆相彷的武林人，正自含笑站起身來，朝言九鼎點頭招呼。

言九鼎馬上便認出，那人乃是一位有數面之緣的朋友，姓戴，名昭德，在江湖武林中，也闖出一點名頭來。

這一看之下，兩人都發現，店堂內起碼有一半是武林人。

言九鼎心頭一動，忙亦笑着朝戴昭德點點頭，暗中扯扯江楚勇的衣角，示意他與他一起走過去。

「戴兄，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戴兄怎麼也來到芙蓉鎮？」言九鼎抱拳朝戴昭德一拱。

「來湊熱鬧啊！」戴昭德忙還禮，目光却在江楚勇的身上打量着。

言九鼎忙介紹道：「戴兄，這位是言某的好朋友，姓江，名楚勇。」

「原來是江兄。」戴昭德笑着朝江楚勇抱拳一拱，道：「能夠認識江兄，戴某幸何如之。」

「戴兄，江某也很高興認識你。」江楚勇忙抱拳還禮。

「戴兄一個人麼？」言九鼎道。

「言兄、江兄，若不嫌酒殘剩菜，請賞面與戴某共飲如何？」

「戴兄太客氣了。」言九鼎忙道：「難得在此遇上戴兄，就讓言某作東，與戴兄暢飲一番。」

「言兄，別客氣，戴某先來是主，就請賞個薄面吧。」戴昭德接口說道。同時伸伸手。「兩位請坐。」

言九鼎不再與他相爭，與江楚勇坐下來了。

戴昭德立刻招來店伙，將桌上的殘酒剩菜撤去，重新要了酒菜、與言、江兩人邊飲邊吃起來。

互相敬了酒後，言九鼎道：「戴兄，你來芙蓉鎮幹麼？鎮上似乎來了很多同道。」

「言兄，戴某來此，還不是與言兄你一樣麼？」戴昭德看到言九鼎露出一個茫然的笑容，隨即便恍然地道：「言兄不是

爲了來看熱鬧，才來芙蓉鎮的麼？」

言九鼎順水推舟地說道：「言某與江兄，只是湊巧來到芙蓉鎮吧了。」一頓，又說道：「戴兄，這裏到底有什麼熱鬧可看？」

戴昭德忽然神秘地笑笑，說道：「言兄，你不是那麼孤陋寡聞吧？這麼轟動的消息，你也會沒有聽聞？」

「戴兄，請別賣關子了，快說出來吧。」言九鼎心急地道：「到底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消息？」

「瞧你急成那個樣子，就告訴你吧！」戴昭德眨眨眼道：「言兄，你若是聽到這個消息，不管有什麼天大的急事辦，也非擱下來，留在這裏看熱鬧不可。」

「唉，戴兄，你別盡說這些使言某吊癮的話兒了，好麼？」言九鼎一副心急難受的樣子。

「哈哈，眞對不起。」戴昭德拍拍大腿說道：「我也不知自己怎麼盡說些無謂的話的，大概是心中太興奮的緣故吧。」

一眼看到言九鼎似乎想說話，忙擺擺手道：「言兄，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這就將那個消息說出來！」

拿起酒杯、「骨」地喝了一大口酒，這才壓着聲說道：「上官不邪發出了挑戰書，約『一死便無愁』聶無愁那魔煞，於三日後，在無敵莊前決一死戰！據說，上官大俠這麼做，是爲免武林同道因爲到處追殺聶無愁這魔煞，再遭受到他的殘殺，才決意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決戰那魔煞，希望能夠以捨身飼虎的壯擧，縱使不能穩操勝券，也希望與他拚個同歸於盡！」

一頓，顯得有點激昂地道：「上官大俠這種捨身除魔的無畏壯擧，實在令我輩欽仰敬佩。」

言九鼎與江楚勇乍聽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確是呆了一呆。

這個消息不但令到他們想不到，也令他們幾乎無法相信。

那實在是太突然了。

「言兄，江兄，難得上官大俠爲了武林同道而作此俠義壯擧，兩位不會不留下來，親眼看着上官大俠如何親殺聶無愁那魔煞，爲武林除害吧？」戴昭德似乎很敬仰上官不邪這位大俠。

言、江兩人被戴昭德這一說，才從呆怔中回過神來，言九鼎吸口氣，說道：「難得遇上這種俠義之事，當然要留下來，湊湊熱鬧啊？」咀上這麼說，實則，他心中焦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這就找到聶無愁，將這個消息告訴他。

江楚勇的心情也與言九鼎一樣，極力按捺着心中的那份焦急。咀裏敷衍地道：「戴兄，上官大俠下的挑戰書，聶無愁一定知道麼？」

「除非聶無愁躲匿起來，否則，一定知道。」戴昭德滿有信心地道：「上官大俠早在五日前，便已派出人手以飛鴿傳書，將他挑戰聶無愁的戰書或是消息，傳遞到各處，戴某還是在前天才聽到消息，便趕來了。兩位也瞧到鎮上來了那麼多的武林人物，他們正是聽到那消息，從各地趕來看熱鬧的，聶無愁那魔煞不會聽不到那消息的！」

但兩人就沒有聽聞。

不過，兩人沒有將心中所想的說出來。

「戴兄，就算聶無愁聽聞這個消息，難道他一定會來應戰麼？」言九鼎道。

「言兄，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戴昭德笑笑道：「聽說，聶無愁不但一定聽聞挑戰他的消息，而且，他也一定會來應戰！」

「戴兄，江某願聞其中原因。」江楚勇詫奇地瞧着戴昭德。

「其中的原因，戴某也不甚了了。」戴昭德聳聳肩，說道：「那些話，戴某也是早上聽來的。」

言、江兩人交換了一瞥眼色，言九鼎道：「戴兄，聽你這麼說，這兩日內，還會有不少武林同道趕來這裏，言某與江兄剛到步，還未投棧，因此，想這就去投棧，以免遲了，要露宿街頭。」

「言兄顧慮得極是。」戴昭德道：「昨天戴某趕到這裏，大街口的那兩家客棧已客滿了，好不容易才在大街裏頭找到一家客棧，還有客房。兩位若是想投棧，越快越好啊！」

「戴兄，言某與江某失陪了。」言九鼎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站起身來。「投了棧後，再找戴兄你喝個痛快！」

戴昭德也唯恐兩人找不到客棧投宿，忙亦站起來，說道：「言兄，喝酒嘛，以後有的是機會，兩位請便，戴某也不留兩位了。以免兩位投不到棧，埋怨戴某，哈哈……」

「如此，叨擾了。」言九鼎與江楚勇不再多說，朝戴昭德抱拳一拱，便離座往店外走去。

戴昭德倒也夠朋友，朝兩人叫道：「言兄，江兄，若你投不到棧，請到大街裏頭的順安客棧找戴某，將就點，三個人也可以擠着睡幾晚。」

言九鼎扭頭說一聲：「謝謝戴兄的好意。」便與江楚勇一起走出店外，急急往鎮口頭走去，希望可以遇上聶無愁。

* * *

聶無愁在離芙蓉鎮還有里許路時，便知道了上官不邪挑戰他的消息。

那是一個青衣漢子親手將一封書信交給他，而那封書信，正是上官不邪親筆所寫的挑戰書！

他看過那封挑戰書及附在裏面的一張紙條後，正欲詢問那個青衣漢子，怎會知道他就是上官不邪要挑戰的人，聶無愁這時才發覺到，那個青衣漢子走得沒了影踪！

他只好將到了唇邊的話嚥回肚內，又再看了一遍那封挑戰書，又將那張紙條反覆看了數遍，才將之一拚揣進懷中，凝眸想了一會，臉上露出毅然決然之色來，邁開脚步繼續向鎮上走去。

才走入鎮口，一眼便瞧到言、江兩人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不住地來回走動着，直往鎮口處張望，猛然瞥到他，都露出驚喜之色。

但言、江兩人都沒有向聶無愁打招呼，他也沒有向兩人招呼，這是他們預先約定好了的，爲了免致兩人被誤會是與他同伙的，因而令到兩人也變成武林中人追殺的對象，同時，也爲了兩人方便行動，因

此，在有武林人物出現的地方，決定裝成互不相識，有什麼事，可以偷偷傳遞相告。

言九鼎與聶無愁擦身而過的剎那，朝他打了眼色，然後，與江楚勇朝鎮口外左手那處的茅坑走去。

聶無愁走了幾步，忽然也裝出便急的樣子，急急掉轉身子，往茅厠走去。

在茅厠內，三人迅速地交談起來。

「聶兄，我們剛剛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

聶無愁立刻打斷了言九鼎的話，說道：「剛才聶某在鎮外，收到了一封挑戰書，言兄說的是不是這件事？」

「是……」言九鼎低聲說。

「今晚二更時份，我們在此對開的那片樹林子見面再說！」

說完這句話，三個人便沒有說什麼，因爲三人都看到，有人朝茅厠走來，於是，江、言兩人先走出茅厠。

稍後，聶無愁也走出茅厠，往鎮內走去。

言、江兩人早已走回鎮內，去找客棧投宿了。

* * *

二更時分，江、言兩人比聶無愁先來到鎮口左面的那片樹林子中，不久聶無愁也來了。

言九鼎急不及待地說道：「聶兄，你已經知道了上官不邪挑戰你的事了麼？」

「知道了。」聶無愁淡淡地道：「在鎮的路上，有一個漢子將一封挑戰書交給聶某。」

「這麼說來，上官不邪對於聶兄的行蹤，似乎瞭如指掌。」江楚勇帶點緊張地道：「幸好這一路之上，我們與聶兄皆是分開來的。」

「江兄，依聶某猜測，上官不邪的人，只是在芙蓉鎮的附近，暗中盯着我，又或者他在江州也派有人，知道我必會來找他，便先發制人，向我下戰書，他的人不可能一直跟着我的。」

「上官不邪素有俠名，想不到這一次如此奸狡，實在名不符實。」言九鼎道。

「聶兄，你是否赴約應戰？」江楚勇問。

「上官不邪既然已向聶某下了戰書，而聶某也已接了，若不應戰，那豈不弱了聶某的名頭，被人罵我縮頭烏龜？」聶無愁揑着拳頭道：「何況，聶某本來就要找他的了，而且，聶某也想在那麼多的武林同道面前，要他說出當年的一件事，這一次正好因利乘便，聶某無論如何也要去的！」

「聶兄，這只怕是一個陰謀。」言九鼎憂心地道：「說不定，上官不邪利用這個藉口，引你入阱。」

「言兄，這不無可能。」聶無愁目光閃爍了一下，「但這種可能性不會很大，上官不邪畢竟是一位『大俠』，當着那麼多的武林人物之前，他不敢耍出什麼陰謀來的，他不會蠢到爲了殺我，而讓武林同道看出他的眞面目來！」

「聶兄雖然說得有道理，但若是一個人已豁了出去，那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江楚勇提醒聶無愁。

「兩位放心吧。」聶無愁欣然道：「無論如何，聶某也要去赴戰，聶某也會小心提防的。」

一頓，目住着兩人，說道：「兩位這一次千萬不可出頭幫忙聶某，聶某不想兩位背上惡名，不容於天下武林，聶某自信可以應付得了！」

言九鼎還想說話，却被聶無愁伸手一擺，堵住了。「言兄、江兄，聶某心意已決，聶某先走一步。」說完，不等言、江兩人說話，便一閃身，往林外掠去了。

言、江兩人看着他隱沒的身形，怔呆了一會，才轉回目光，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一副無奈的神色，言九鼎說道：「江兄，我們也走吧，但願他眞的能夠應付得了！」

* * *

上官不邪與聶無愁決戰的那一天，終於到了。

就在無敵莊前面的那片廣場上，搭起了一座擂台，擂台的兩邊還搭了看台，那是給上官不邪邀來觀戰，輩份身份俱高的武林人物坐的，其餘的兩邊當然是留給那些聞「風」趕來看熱鬧的各方武林人站着圍觀的了。

天才亮，已經有不少武林人士趕往無敵莊。

誰都想佔個好位置，一睹這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正邪決戰！

言、江兩人也一大早便趕往無敵莊。

這兩日，他們都找不到聶無愁，不知他是否出了事，因此，心中頗爲焦慮。

兩人趕到無敵莊時，廣場當中的那座擂台兩邊，已圍站了不少武林人，原來那些人比他們還早趕來。

太陽漸漸地往樹梢上爬去，趕來觀戰的武林人也越來越多。

忽然間，從無敵莊內，走出一羣人來。

衆人的目光自然被那羣人吸引了，紛紛向那邊望去。

那羣人少說點，也有三四十人，當先領頭走着的，赫然是無敵莊主無敵金龍上官不邪！

走在他身旁的，赫然是少林長老智善大師與武當長者摘星道長！

走在後面的，均是武林中聲望輩份俱尊的武林名人，那些武林人俱不由發出一陣驚嘆聲來。

像這種聚集了天下武林中那麼多有身份的「名人」盛會，百年罕見，難怪那些武林中人驚嘆出聲的。

言、江兩人也感到大開眼界，雖然兩人一直替聶無愁憂慮。

但忽然間，言九鼎幾乎大叫一聲，一雙眼睜得老大，滿臉驚詫之色，望着那羣人當中的一個少女！

那少女不是別人，赫然正是他的堂妹言倩晴！

言倩晴怎會在無敵莊的？而且，似乎是無敵莊的賓客之一，那怎會的，要知道，言倩晴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一點名頭也沒有，那怎會被邀到無敵莊的？

言九鼎就算是個白痴，也想到這其中大有古怪，只怕言倩晴不是被邀而是自願到來的。

因爲他隨即便發覺到，言倩晴的神態似乎有點木然，而且，緊緊地傍着她兩邊的兩名女子，看上去是陪伴着她的，但却未免傍得太緊了，而且神色也有點緊張。

言九鼎馬上便猜想到，他的堂妹極有可能是被那兩個女子脅持着，而那兩個女子極可能是無敵莊的人！

言九鼎幾乎想不顧一切衝前去，將言倩晴救出來。

但他馬上便想到，上官不邪既然敢將言倩晴帶出來，那一定有了萬全的安排，只怕他才衝出去，便會被人制止，弄不好，還會死得不明不白。

驀地，他的心頭劇跳了一下，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上官不邪會不會利用倩晴來要脅聶無愁？

他的心頭一陣狂跳，但他却沒有將他發現的及想到的，對江楚勇說出來。

就這一會之間，上官不邪已登上擂台，在當中一站，馬上引起台下的武林人一陣喝彩與鼓掌。

而少林武當兩位長老，亦已分別被無敵莊的正副總管，迎進左右兩邊的敞棚之內，那羣武林名人也是，在敞棚上的椅子坐了下來。

言倩晴也被請進了左邊的敞棚內，坐在正對擂台的一張椅子上。

上官不邪站在台上，不斷地揮動雙手，接受台下那些武林人的歡呼鼓掌，一副大俠風範。

而這時候，擂台的四面已圍滿了武林人（兩邊敞棚的後面，也圍滿了武林人），如今，就只差另一個「主角」——聶無愁了。

上官不邪掉頭望一眼已掛在樹梢頭的日頭，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他蹙眉搖頭的樣子，可見他的心中頗爲焦急。

這時候，只差一刻便到決鬥的時候，而聶無愁還未到，那自然引起不少人的不滿，不知是誰在人羣中叫道：「姓聶的魔星這時候還不來，大概是怕了上官不邪，所以，甘願做縮頭烏龜了。」

武林中人，大多都是粗豪不羈之輩，叫罵的都是粗言俗語，也幸好在場的，都是武林中人，因此，也不覺得怎樣不堪入耳，反而覺得這才夠豪氣。

上官不邪在台上看着，心中那份得意，莫可名狀。

驀地，自人羣的外面，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自人羣的頭上，直撲落台上！

那人來得如此突然，就連站在台上的上官不邪，也不由微退了一步！

及至所有的人看清楚撲落在台上的那人後，不知是誰那麼眼尖，立刻認出那人是誰，忍不住脫口驚叫出聲。「聶無愁！」

這一聲叫，頓時引起一陣哄動的驚呼怪叫聲。那人充耳不聞，只是盯着上官不邪。

那人正是聶無愁！

擠在人羣中的言、江兩人不由長長地舒了口氣，但也不由緊張起來。

兩人是担憂聶無愁這一次應戰，是否還能夠安然離開。

因爲兩人不知怎的，總是覺得，這其中大有陰謀。

言九鼎幾乎忍不住想撲上擂台，對聶無愁說：言倩晴也被上官不邪「邀」了來，這時候就坐在左邊的敞棚內，叫他快走！

但眼前的情形，却令到他只好隱忍下來。

因爲只要他稍有異動，在場的武林人只怕都不會聽他的「胡來」。

因此，他盡管心中焦急萬分，也只好隱忍着，不敢亂動。

* * *

「上官不邪，我來了。」聶無愁眼中冷芒如電，怒射着上官不邪。「你可以放過她了吧。」後面這句話，他是壓低了聲音說的。因此，除了他與上官不邪外，台上的人也聽不到。

上官不邪這時已恢復了鎮定，笑笑道：「哦，那不就是言姑娘麼？她非要坐在那裏看着你與老夫決戰不可，老夫只好依從她。你也看到，她連一根頭髮都沒有少啊？」聲音也是低到台下的武林人都聽不到。

「你好卑鄙！」聶無愁忍不住怒喝一聲。

這一次，台下的武林人都聽到了，有人立刻叫罵起來：「姓聶的魔煞，你在亂罵什麼？你才是兇殘嗜殺的惡煞，居然敢指罵上官大俠卑鄙！」

不少人隨聲附和，對聶無愁叫罵起來。

聶無愁就充耳不聞，只是定定地瞧着下邊敞棚內的言倩晴，心中憤怒得幾乎要炸開來。

敞棚內的言倩晴雖然神情木然，但那雙眼却表情複雜地望着聶無愁，咀裏一陣顫抖，却沒有叫出聲來。

坐在言倩晴旁邊的兩個女子不着痕跡地將手輕按在她的腰上及背上，這情形，只要是稍有經驗的人都看出，言倩晴被那兩個女人暗中威脅着。

上官不邪舉起雙手揮動了幾下，待台下的武林人安靜下來，他才大聲說道：「聶無愁，時候已到，該是你我動手決定生死的時候了！」

台下的武林人轟聲叫好，只有坐在兩邊敞棚的少林武當兩位長者，以及那些有身份的武林名人，由於自持身份，沒有隨聲呼叫，但也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上官老賊，我今日在殺你之前，一定在將你披在身上的那張人皮撕下來，教你在天下武林人的面前，現出原形，然後才殺你，討還血債！」聶無愁厲聲怒喝，鏘然拔出長劍來。

但他那話却被台下呼喝的人聲淹沒了，只有上官不邪聽到。

上官不邪在那剎那臉上閃過一抹陰毒的笑意，狠聲道：「姓聶的孽種，別發你的清秋大夢了，今日，你若不被成肉醬，也會被斬開幾截，不然，怎能平息得了天下武林同道對你的仇怨！」

「老賊！那就看看誰先死吧？」聶無愁振劍疾刺向上官不邪。

上官不邪長嘯一聲，身形一偏，急掣出金龍棒，鏗地一下擊响，砸在聶無愁那柄長劍上，各自被振得斜退開幾步。

「各位武林同道，除魔衞道，人人有責，何獨上官大俠一人，況且爲武林除此

大害，何需講究什麼江湖規距，除害就是行善，咱們動手啊，決不能放過這個魔頭，讓他再爲害武林同道！」驀地，一個中年漢子在台前振臂高呼，倏地跳到台上，揮動手中的兵器，撲向聶無愁！

台下的武林羣豪被中年男子那番堂皇正義的說話挑起了胸中的那股壯豪之氣，當然，也有不少人是懷有報復之心的，正好乘這個機會動手，因此，可說是一呼百應，紛紛呼喝着，其勢有如激湧的洪流般，誰也無法制止，只有被那股「洪流」所帶動，爭先恐後地向台上撲去！

言九鼎與江楚勇擠在人羣中，也被帶動推撞得向前衝去，怎樣掙扎也掙扎不了，叫聲也被那一陣陣的呼號喝叫聲所淹沒了。

兩人的心一直往下沉。

* * *

聶無愁一見勢頭不對，心中大吃一驚，馬上便猜到，這極有可能是上官不邪預先佈下的陰謀，他若是不走，那肯定會被那些像是發了狂般湧撲上來的武林人吞噬掉，因此，他急忙縱拔起來，冀圖逃遁而去。

他的身形才縱拔起來，上官不邪亦疾縱撲掠起來，一棒向聶無愁的頭上砸下去！

聶無愁身形在空中硬生生一擰，揮劍磕向那根砸下來的金龍棒，希望能承藉這一磕之力，斜翻開去，掠上棚頂，那就有機會溜脫了。

那知道劍棒才磕上，他的身形才斜翻出去，便有五六條身形自四面八方掠撲過來，五六件兵器驟雨急風般，向他的身上襲到。

他縱使有三頭六臂，在剎那間，也無法應付得了，沒奈何，只好向下急墜。剎那間，他便被那些紛紛撲上台上的人圍堵吞噬了。

但仍然有人繼續撲過去。

隨即，便响起了兩三聲慘厲的叱叫聲，跟着是一聲震撼人心的厲烈嘶吼聲。

但那些武林人却像失了理性般，仍然瘋狂地撲上去。

上官不邪站在一角，看着那些武林人有如瘋狗一樣撲成一大堆，將聶無愁吞噬了，臉上隱隱露出一抹陰笑來。

兩邊敞棚內的「貴賓」，亦已紛紛起身離座，雖然沒有像棚外的武林人那樣瘋狂般撲上台上，但却無不動容，不由自主向台前擠去。

只有言倩晴仍然呆坐在椅子上，左右的兩邊女子亦仍然在傍着她，沒有擠前去，但言倩晴的眼中有淚淌流下來。

* * *

待到那些武林人回復理性，散開來，只見當中躺了七八具屍體，當中的一具血肉模糊，根本不似人形，那就是聶無愁！

而其餘的屍體，除了三具的身上有致命的傷口外，其餘的五具，皆是被擠壓窒息致死的！

看到這種情形，少林武當兩位長者一個口喧佛號：「阿彌陀佛。」一個口唸：「善哉，善哉。」

所有的人在那刹間，都呆怔地瞧着那幾具屍體。

忽然，有人高叫道：「各位武林同道，姓聶的魔煞終於被誅殺了，我們除去了武林大害啊！」

這一叫，羣情馬上激動起來，不少人紛紛呼應大叫：「姓聶的魔煞伏誅了，伏誅了！武林從此少一大害！」

呼叫聲响成一片，在空中迴响着。

上官不邪心中雖然極之興奮得意，但却沒有表露出來，他正想說話，驀地，突變陡生。

先是有一團物事有如天外飛來般，直向台上射落，緊接着，便是一條人影有如星飛虹渡般，射向上官不邪！

只聽砰的一下炸响，衆人還未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擂台上濃烟翻滾飛散，一下子便將擂台籠罩起來！

台上的人瞬間便被那片有如黑鍋般的烟霧籠罩吞噬了。

台下的人俱大驚失色，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因爲他們都不知那片烟霧是否有毒，因此不敢貿然上擂台，再說，也不知該怎樣救人。

烟霧中响起一聲聲驚叫聲，有不少人就像瞎子一樣雙手亂舞亂摸，自烟霧跌跌撞撞地走了出來，跌落台下。

由於有風，因此，那團烟霧很快便消散，只見台上的武林羣豪，有的「嚴陣以待」，有的躺臥在地上，也有的在動手打起來，更有的仍然在瞎摸亂走着，只有兩個人站在擂台的一角，沒有動。

不過，台下的人馬上便發覺到，那兩個人的情形有異。

那兩個人中，其一是無敵金龍上官不邪，另一個是一位年約七十開外，鬚髮俱白的老者，此人年紀雖然老邁，但却精神矍鑠，神態間仍然隱透一股威態！

那老者一手扣抓在上官不邪的天靈上，只要他五指一用力，上官不邪便會頭顱爆裂，腦漿迸「濺」死於非命！

那老者的另一只手上，托着一隻比鴨蛋還要大的黑色圓球，衆人都看不出那是什麼玩意。

上官不邪那根金龍棒落在他脚前的台板上，一動也不敢動，臉色一片死灰。

看到這種情形，每一個人都呆住了，怔怔地看着那老人與上官不邪。

少林智善大師與武當摘星道長不愧是武林耆宿，最先回過神來，而兩人也馬上認出那是誰人。

智善長老單掌一豎，唸了聲佛號：「阿彌陀佛，原來是二十多年沒有在江湖露臉的玄衣煞耿長河施主？」

衆人一聽那身穿玄衣，臉含威煞，將上官不邪制住的老人，就是昔年名動江湖武林，被武林同道視爲煞星的玄衣煞耿長河，莫不聳然動容，驚呆住了。

要知道玄衣魔煞耿長河這個人，在二十多年前名震武林，雖然有二十多年沒有再在江湖上露面，甚至有些人已忘記了他，但沒有什麼人不知道有他這號人物的，是以，智善長老才說出他的大名來，所有的武林人便馬上想起他來。

而江楚勇正是耿長河的唯一傳人。

只是，沒有什麼人知道，若不是他告訴了言九鼎，可說沒有別人知道。

這時候，江楚勇與言九鼎都不在人羣中，不知到了那裏。

定下神來，那些武林人馬上鼓噪起來，蠢蠢欲動，一副要撲上去解救上官不邪的情勢。

耿長河自然看出來，而且目光掃視了台下及台上的羣衆一眼，將手上托着的那個黑球揚了揚，宏聲地道：「通通給我老人家原地站着別動，誰要是妄想以爲人多，可以像對付聶無愁一樣，從我老人家的手上將這個奸賊救去，那我老人家便大開殺戒，將這顆昔年烈火老怪秘製的混元震天球擲破，讓你們嚐嚐烈火老怪秘製火器的厲害！」

台上台下的羣豪，當聽到「混元震天球」五個字時，莫不駭然心驚，大驚失色，倒抽了一口寒氣，原本蠢動的人有如被點了穴道般，登時不敢動彈。

就連少林智善大師，武當摘星道長，也壽眉顫動，口裏連連宣頌佛號。

「耿施主有話只管慢慢說，千萬不可造下一場殺孽！」摘星道長急急振聲說道。

原來，昔日擅製造各種火器的烈火老怪，一生中只製造出十顆混元震天球，據說，他當年只用了三顆，其威力之大，當年親眼目睹之人都曾心驚胆跳地說，一顆混元震天球足可以將一座土崗炸平，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當年的武林人可是聞「球」而色變胆落，誰也不敢去惹烈火老怪，後來，烈火老怪將剩下的「球」分贈了四顆給四位至親的親人及摯友，剩下三顆留作自用，自從烈火老怪死後，至今差不多有十年沒有再聽人提起過混元震天球，想不到耿長河得到了一顆，并且展示在衆人的眼前！

雖然有些人不免心中生疑——怎知那顆玩意兒是不是混元震天球，不是耿長河胡謅出來恐嚇他們的，但誰也不敢說出來，以免觸怒了耿長河。萬一確是眞的，他一怒之下，擲下來，那可不是玩的，只怕在場的人，會無一倖免！

上官不邪本來還想要出同樣的把戲，拿話激起衆人的怒火狂性，不顧一切地撲上來，不但將耿長河擊殺，也將自己解救出來，及致聽到耿長河說手上托着的事物，正是烈火老怪秘製的混元震天球，他的一顆心頓時直往下沉，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阿彌陀佛，耿施主，你意欲何爲，請說出來，只要不太過份的，老衲托大擅作主張說一句：都依你！」

「老和尚，我老人家這一次出來，我不是爲了一已之私欲，我老人家只要這奸賊親口將當年所幹的一件血案當衆說出來，我老人家發誓，決不濫殺無辜，但上官不邪這奸賊，必須血債血償！」

頓一下，嘿嘿冷笑兩聲。「誰要是不識好歹，妄圖異動，那別怪我老人家心黑手辣！」說完，示威地將手上的黑球搖動幾下。

沒有一個人出聲，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上官不邪的身上。

上官不邪咬着牙，不吭聲。

「上官不邪，你到底說是不說？」耿長河厲聲道：「我老人家這一次。誓要代聶無愁這個倔強小子，洗脫寃名，也將你的眞面目，展露在天下武林中人的眼前！」

頓一下，又說道：「當年你與馬天行、許滌塵、余鎮東四人幹下一宗慘無人道的血案，我老人家已暗中查得清清楚楚，白天黑也親口向我老人家說實了，你抵賴不了！」

衆人聽着，心中不免暗生思疑，不由都緊緊地瞧着上官不邪，看他怎樣說！

上官不邪的臉色難看極了，頭上冷汗汩汩而下，忽然，他嘶聲大叫道：「各位同道，千萬別聽這老魔頭胡言亂語，誣告上官某人之言，上官某人是個怎樣的人，各位有目共睹，上官某人縱使死在這老魔頭的手上，也誓不因苟活而蒙上惡名！」

上官不邪這一番說話，立刻激起不少人義憤，「耿老魔，你想在上官大俠的臉上抹黑，你眞是用心惡毒，俺第一個不相信上官大俠是那樣的人！」

「不相信！」

「上官大俠行俠仗義，怎會是你耿老魔所誣說的那種人！」

呼叫聲此落彼起，上官不邪的臉上，有了血色，不再那麼難看了。

人羣又漸漸激動起來，他已忘記了耿長河手上那顆黑球的厲害！

智善大師與摘星道長的花白長眉，也連連聳動起來。

「上官不邪，你眞的不肯說？」耿長河的神態一點也沒有變動。

「上官不邪頂天立地，光明磊落，寧死不屈，沒有幹過的，教上官某人怎麼說？」上官不邪慷慨激昂地高聲說道。

羣豪馬上又激動起來，紛紛發出激昂的呼叫聲，以示讚賞上官不邪的那份寧折不屈的氣概。

「上官不邪，你再不說，我老人家只好甘冒惡名，先殺了你的妻兒子女，看看你是否眞的那麼鐵心腸！」耿長河可不是胡謅的，說得出，做得到，撮唇發出兩聲短嘯。

「上官老賊，想當年你與馬天行等人盡屠聶氏一門，鷄犬不留，今日，可算是報應已到，當年種下的惡因，今日遺禍於妻兒子女的身上！」耿長河顯得有點激動。

上官不邪的身子抖了一下，目光亂閃。

短嘯聲才起，忽然從無敵莊內，走出一羣人來，少說點也有十二三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最老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最年小的，却是一個牙牙學語，仍抱在一個少婦手上的嬰孩。

押着那羣人走出來的兩個人，赫然就是言九鼎與江楚勇。

衆人一眼看到言、江兩人將上官不邪的家人押出來，無不驚呼出聲，一陣騷動。

上官不邪被耿長河一擰腕，不自主轉過身來，面對着被押出莊來的家人，剎時間，他的身子劇烈地顫抖了一下，一張臉死灰一樣。

那羣人確是他的家人，那老婦人是他的妻子，最年幼的那個嬰孩，是他的孫子，才滿週歲，其餘的，分別是他的兒女與媳婦。

「上官奸賊，你若再不說，我老人家便馬上吩咐我的徒兒，先將你的兒孫一刀一個，在你的面前殺死！」耿長河沉聲道：「徒兒，將他的孫兒先殺了……」

江楚勇答應一聲：「是，師父！」便伸手去奪過那個少婦手上的嬰孩，那少婦頓時哭喊着，死命將手上的孩子往懷裏摟。

智善大師連喧佛號，摘星道長也呢喃有聲。

羣衆也一陣激動。

上官不邪耳聽媳婦的哭叫聲，孫兒的驚哭聲，恍似一把把尖刀插在他的心上一樣，再也挺不下去，嘶聲叫道：「住手，別傷害我的孫兒及家人，我說便了……」

其實江楚勇只是裝腔作勢吧了，眞要叫他殺那嬰孩，他無論怎樣也下不了手，但由於玄衣魔煞的名頭太嚇人了，令到上官不邪相信，那不是恫嚇之言，因此，他終於折服了。

無論他是一個怎樣窮兇極惡之徒，但對於家人，還是愛護的，所謂虎毒不食兒，何況是人。

「上官不邪，你先命那兩個女子放開言某的堂妹！」言九鼎振聲大叫。

所有人聽言九鼎那麼叫，俱不由左張右望，找尋誰是他的堂妹，幷發出一陣嗡嗡的議論聲。

上官不邪一下子變得有如一頭鬥敗了公鷄般，神情頹喪，張口朝敞棚那邊叫道：「放了言姑娘！」

那兩個女子不敢違抗，馬上將言倩晴扶起來，將她帶到言九鼎的面前。

言九鼎看一眼流淚滿臉的言倩晴，沉聲道：「請將舍妹的穴道解開！」

那兩個女子遲疑了一下，其中一個還是出手解開了言倩晴被點的五處穴道。

言倩晴馬上哇的一聲，悲哭出聲，撲到言九鼎的身上。

言九鼎憐惜地伸手在她的背上輕拍着。「倩晴，他們沒有傷害你吧？」

言倩晴悲哭着搖搖頭。

衆人看到這種情形，議論聲又起，隱隱可以聽到，對於上官不邪將言倩晴脅制着，俱不以爲然。

就連智善大師與摘星道長，也爲之搖頭！

「各位，你們可知道上官不邪爲何要脅制住這位言姑娘？幷帶她坐在敞棚內？」耿長河掃了在場的武林人一眼，說下去道：「就因爲言姑娘是聶無愁的人！他不但以言姑娘來要脅聶無愁非答應他的挑戰不可，也利用言姑娘來威脅聶無愁不敢對他下殺手，以達到他卑鄙的目的——殺死聶無愁，從此，便沒有人知道他以前幹下的惡行，依舊做他的大俠！」

衆人聽了之後，又「哄」地發出一陣議論聲，也有人發出對上官不邪的叫罵聲！

上官不邪要不是顧慮到妻女兒孫的安危，眞想馬上自絕而死。

待衆人的議論聲稍竭，耿長河對上官不邪喝道：「上官奸賊，還不說！」

「我要你先答應我，若我說出當年所幹的惡行，你們一定要放過我的家人！」

「只要你老老實實地將當年所幹的惡行說出來，我老人家答應你，不殺你的家人！」耿長河凜然道：「我老人家雖然被你們這些俠義道中人視爲邪魔煞星，但却不是那種反覆的人，一便是一，二便是二，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上官不邪仍然說道：「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耿長河緊接上一句。

這時候，從那些武林人臉上的神情，似乎已對上官不邪這位「大俠」有所思疑了。

就連少林武當兩位長者，以及那些大有身份的武林名人，臉上也露出不屑的神色來。

所有的人，都靜下來，瞧着上官不邪，等他開口說話。

＊　＊　＊

上官不邪垂下目光，不敢看衆人一眼，好一會，他才語聲瘖啞地開口說道：「我……在二十三年前，伙同馬天行、許滌塵，還有退隱了的余鎭東，還有時錦春、蔣貴生、杜一艮、蔡洪、常青等合共九人，爲了劫奪聶家秘密得到的一批寶藏，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闖入聶家，將聶家滿門——二十三人盡屠，鷄犬不留——搜掠了那批寶藏及聶家的財物後，放一把火，將聶家夷爲平地——後來，我們九人分了那批寶藏財物，各自利用分到的財物，創……一番事業。」

所有的武林人雖然已聽上官不邪說完，但却沒有人出聲，靜默着。

他們都被上官不邪的那一番自白，驚震得呆住了。

要知道上官不邪在武林中，素以大俠自居，武林中人也視他爲俠義道中的代表人物，對他敬仰有加，那會想到，他在二十多年前，會幹出連黑道中人也未必幹得出來的殘忍暴行！如今聽他親口說出來，怎不震驚？

「各位，聶無愁正是當年那樁血案中，唯一的漏網之魚。」耿長河大聲說道：「這是上官不邪等人所意想不到的，他們以爲當年殺個鷄犬不留，那知道，聶無愁與他被殺的一名兄長，乃是雙胞胎，在出生不足一歲時，便已爲其父送給一位摯友作義子，因此得以逃過那一次的劫難……後經那位摯友暗查，終於讓他查出，當年聶家滿門血案，一共有九人參與，稱爲九狐幫。因爲最先被查到的那個兇徒堅拒招供——但最後還是忍不住……說出了同謀中的六個同伙，便咽了氣。聶無愁的義父沒有展開報復的行動，他暗中發誓，待將聶無愁調教成材後，才將當年的血案告知義子，讓他親自手刃仇人，爲聶氏一門報此血海深仇！」

衆人皆屛息聽着，心頭震撼，有不少人感到慚疚不安，因爲他們剛才曾有參與謀殺聶無愁的行動。

「各位，我老人家之所以知道得那樣清楚，是聶無愁的義父於十多日前，告知我的！」耿長河環掃衆人一眼，「聶無愁的義父不想再在江湖上露面，但又担心聶無愁會遭到甚麼人的暗算，因此，他一直暗中跟在其義子的附近，後來，他發現我老人家由於不放心劣徒初出江湖，也暗中跟着，便將整件事告知我老人家，幷托我老人家暗中照應他的義子，然後，他便悄然而去，回到他隱居的地方！」

衆人仍然鴉雀無聲地望着耿長河，沒

有人發出聲音。

「各位，你們大概很想知道，聶無愁的義父是誰吧？」耿長河兩道目光在衆人的臉上掃過，衆人皆等着他說下去。「此人就是歸隱已有三十多年，當年人稱俠義無雙的方重恩方大俠！」

衆人一聽，俱不由霍然動容，驚呼出聲。

提起方重恩，這位被武林中人尊稱爲俠義無雙的一代大俠，武林中人鮮有不知其大名的，而最爲人津津樂道的，乃是他大義滅親，親手誅殺了那位酒後幹下令人髮指的暴行——姦殺了一個少女——的兄長。其他的俠義行爲，多不勝數，因此大受武林同道尊崇，就連黑道中人，也對他大爲佩服，但他却在俠名最盛的時候，忽然間在江湖武林中銷聲匿跡，令到當時江湖上傳說紛紜……想不到，他原來就是聶無愁的義父！

智善大師合掌於胸，連聲唸頌佛偈。

「各位，上官不邪不但是當年幹下那令人髮指的滅門血案的一份子，也是主謀人！」耿長河顯得頗爲激動，大概，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當年的遭遇，因而深有感觸：「上官不邪，你親口說！是不是？」

上官不邪淡淡地道：「我就是主謀！」

終於，有人忍不住，戟指怒罵起來。

有些因爲受了他的騙，而有份參與「誅殺」聶無愁的人，怒恨得飛撲上去，狠狠地摑上官不邪一頓。

「各位，不是我老人家數說你們，爲甚麼你們凡事總是先入爲主，盲從附和，人云亦云，從不去細想查究一下事情的原因，至令到給聶無愁背着惡名，屈死在你們這些自命俠義中人的手上！」耿長河激動地大聲說：「同時，也幾乎令到上官不邪這種奸惡之輩，陰謀得逞，逃過報應！」

「你們都是一羣有眼無珠的蠢豬！」耿長河抑制不住地嘶聲大叫！

智善大師與摘星道長連聲道：「罪過，罪過。」

「上官不邪，你自己動手了斷，償還昔年欠下的血債吧，我老人家不想汚了這雙手。」耿長河放開抓在上官不邪天靈上的右手，退了開去。

衆人皆默然怒視着上官不邪。

上官不邪的臉皮抽搐了幾下，倏地仰起頭，慘厲地嘶叫一聲：「血債血償，公道難逃！」抬手反掌拍落自己的天靈蓋上，悶窒地叫了一聲，頭蓋爆裂，紅白濺射，「砰」然一聲，跌倒在台上！

衆人莫不倒吸了一口氣。

血債必須要以血來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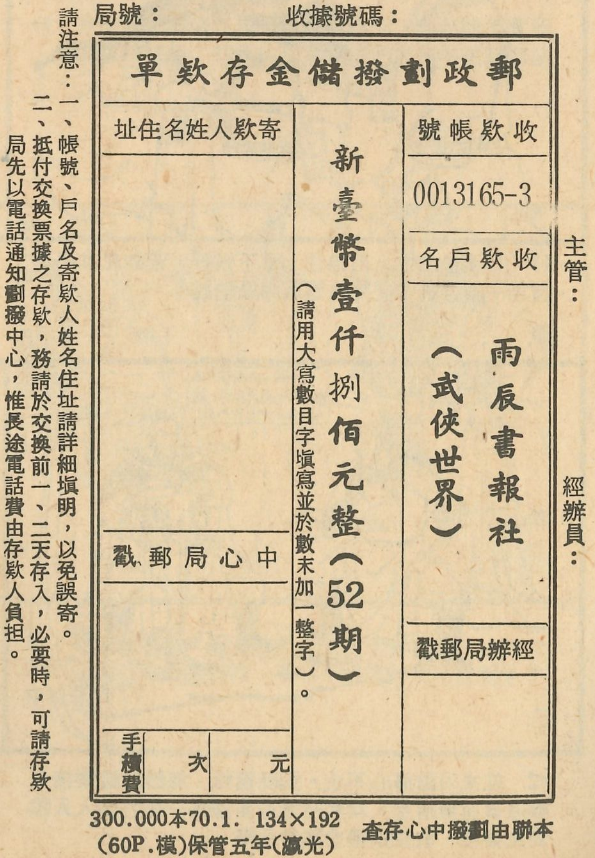
言倩晴忽然挺起身子，悲泣着撲上台上，撲在聶無愁的屍體上，緊緊地將他摟着。悲泣着說道：「無愁，無愁，你聽到嗎？你的大仇終於得報了……」聲聲有如杜鵑泣血。

衆人聽着，就像有尖刀刺身一樣，心頭沉重。怎會幹出這樣無法挽回的錯事的？

天上紅日高照，却照不暖衆人發冷的心……

人生本就多悲劇，莫非人世間，就是以悲劇串成的？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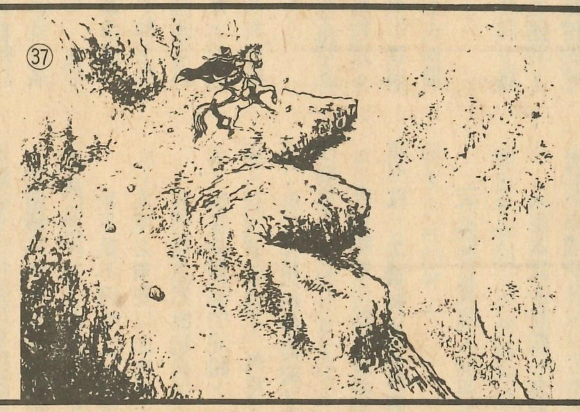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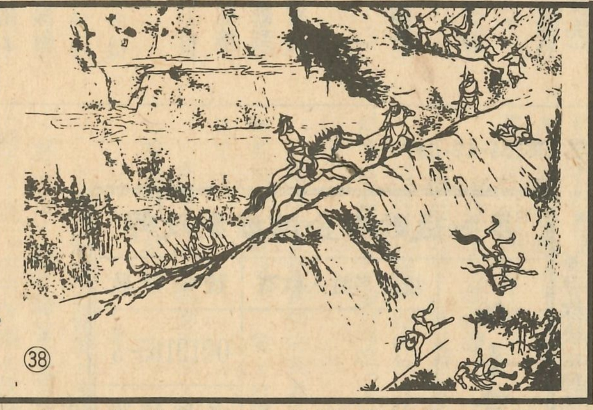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大破金龍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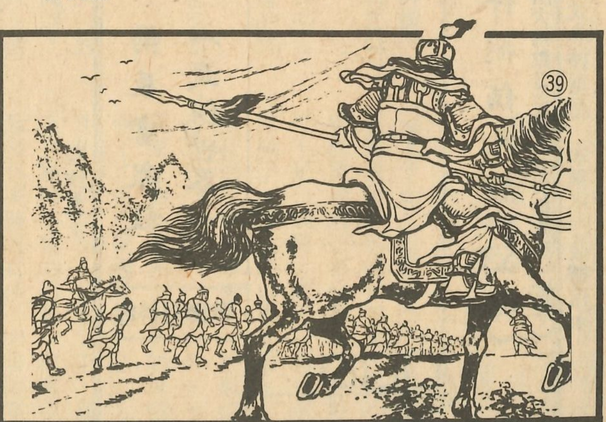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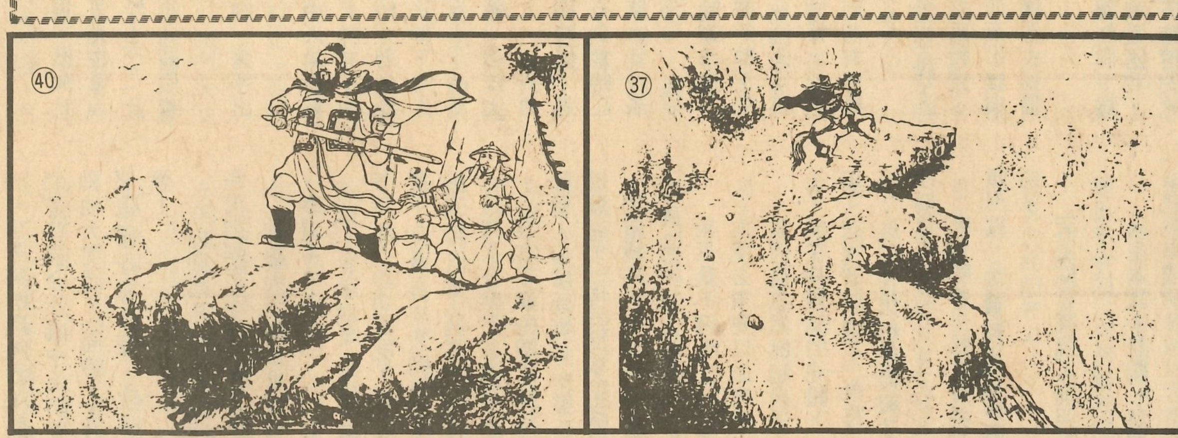
37　爲了給士兵作“榜樣”，他自己首先一躍，上了山崖。只聽馬蹄聲嗒吱吱亂响，金兀朮“身先士卒”逃命去了。



38　金營兵將看見狠主不顧危險爬越山崖，無奈何一個個硬着頭皮，追隨過嶺。失足落馬、粉身碎骨的不計其數。



39　剛剛爬過五千多人，後面追兵已到。沒有爬過嶺的金兵，都作了俘虜。



40　兀朮站在嶺上，想起來時六十多萬人馬，如今只剩五千人，不覺傷心落淚；想到回去羞見父親，就拔出腰間佩劍打算自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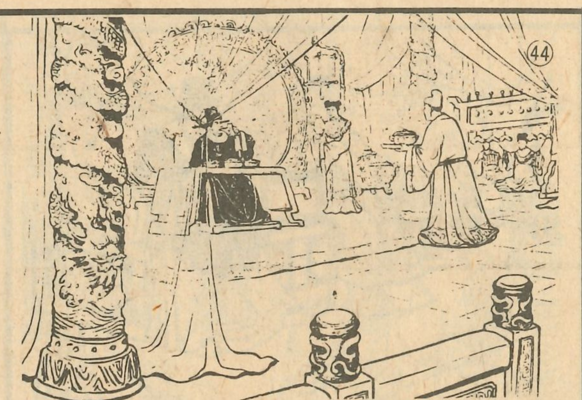
41　哈迷蚩急忙上前抱住，奪下佩劍，苦勸兀朮不要因爲一時挫折，便喪失奪取中原的雄心。



42　兀朮沿路痛心不止。到晚宿帳，忽然想起秦檜夫婦近日並無消息，就和哈迷蚩商議派一得力的人入臨安見秦檜，敎他找機會陷害岳飛。



43　金兀朮立刻寫起書信。哈迷蚩用黃蠟裹住，做成蠟丸，又恐派人不當，就自己扮成客商模樣辭別兀朮，前往臨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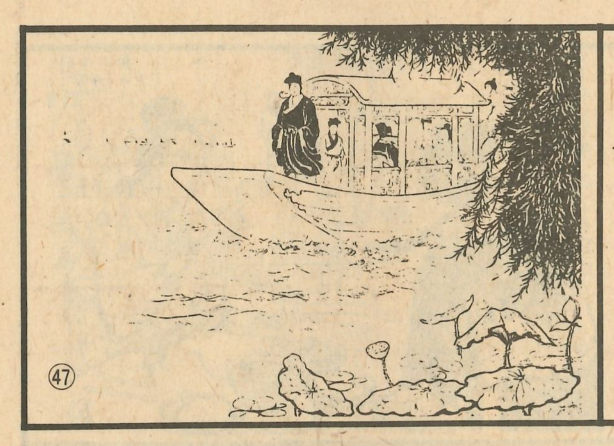
44　且說南宋高宗趙構這時住在臨安，每日醉生夢死，只圖眼前快活，把江山社稷和他的父兄早扔到腦後了。



45　宰相趙鼎爲人正直敢言，趙構十分憎嫌。一天趙鼎因替前方戰士催錢糧，觸怒了趙構，立時被罷免了宰相職務。



46　秦檜素日善於逢迎，趙構對他極爲寵愛，當時就拜秦檜做了宰相。秦檜步步高升，得意自不必說。



47　秦檜的妻子王氏見丈夫做了宰相，更加奢侈糜爛，她在私第玩得厭了，又要遊湖，就叫工匠打了精緻的遊艇，常和秦檜在西湖上遊玩。



48　哈迷蚩私入臨安，聽說秦檜夫婦正在西湖上遊玩，急忙尋到湖上來。



49　哈迷蚩高聲喊叫賣蠟丸，叫過來又叫過去，只想被秦檜聽見。

52　哈迷蚩隨家人走進船艙，向秦檜下跪。秦檜問他蠟丸能不能醫心病。哈迷蚩說賣的就是醫心病的藥，隨取出蠟丸遞上。秦檜會意，命家人賞他十兩銀子。哈迷蚩去了。



50　秦檜的遊船這時泊在蘇堤。他正與王氏對坐飲酒，賞玩景緻。王氏聽見有人叫賣蠟丸，無意中一瞥，看見是哈迷蚩，趕忙低聲告知秦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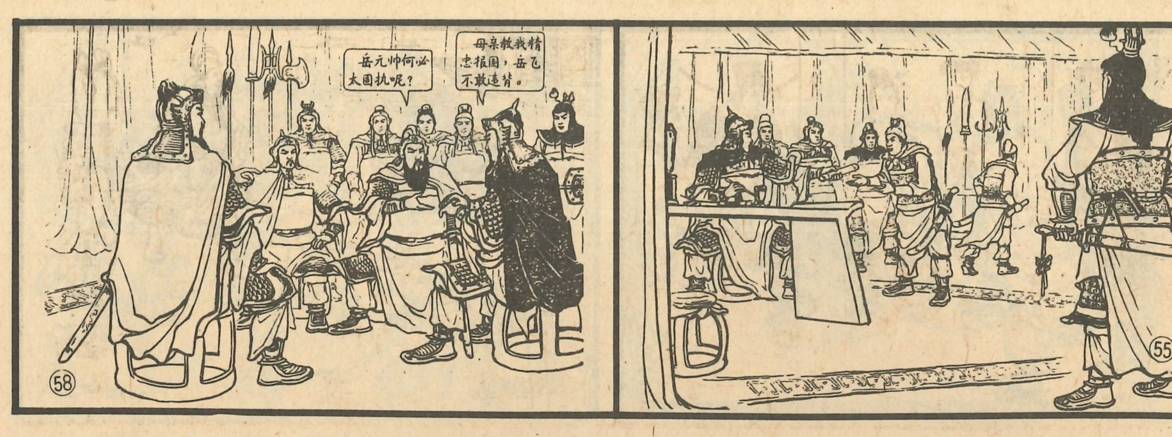
53　秦檜回府，將蠟丸剖開來看。蠟丸裏藏的是兀朮親筆書信，責問秦檜不該背約，要他作速謀害岳飛。



51　秦檜吩咐家人叫那賣蠟丸的上船問話。



54　秦檜與王氏密議，王氏主張慢發糧草，先召岳飛回朱仙鎮，再設法陷害。秦檜連連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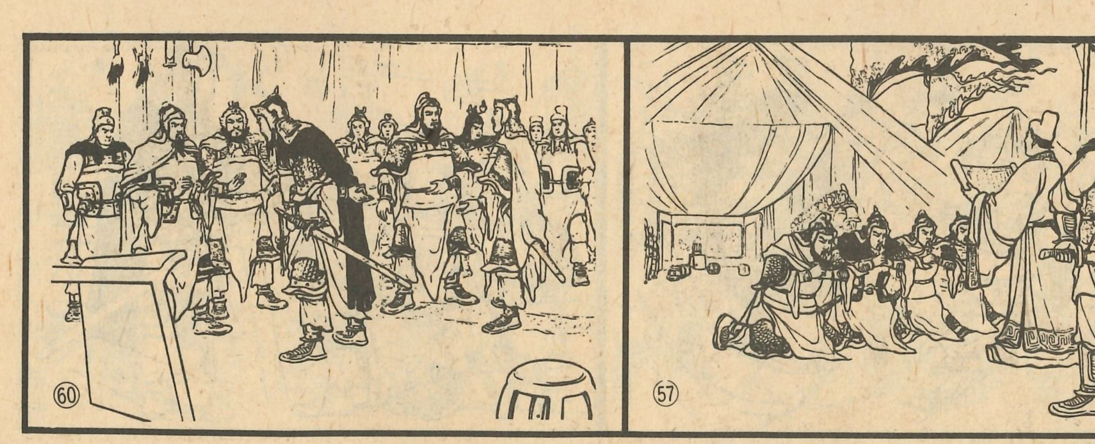
55　且說岳飛等在朱仙鎮一役大獲全勝，追敵兵直追到金牛嶺，就在金牛嶺扎下營盤，犒勞將士。一面寫本報捷，一面催糧草，準備趁敵人潰敗，渡河掃北。

58　欽差去後，衆元帥面面相覷。韓世忠和劉琦非常激動，一個說：“定是奸臣詭計，且莫輕自回兵。”一個極力主張：“上緊催糧，乘勝北進。”岳飛都婉言拒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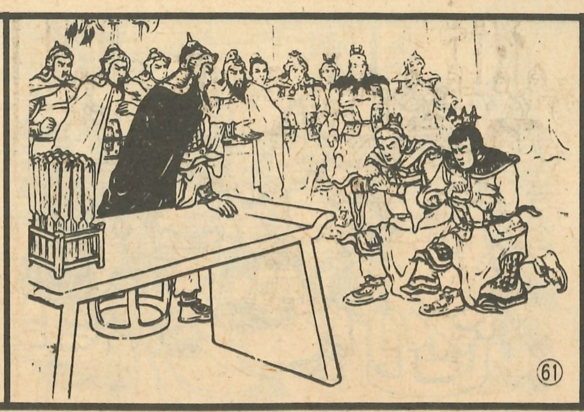
56　一日，四位元帥正在談論久候糧草不至，必有原因。忽報聖旨到了。

59　岳飛即時傳令，把十三處人馬，分成五隊，等待命令移動。



57　四元帥出營接旨。旨意召岳飛等暫回朱仙鎮，要他們歇兵養馬，等秋後再議發兵。

60　岳飛雖不聽大家勸阻，却也明白這是皇帝希圖苟安，聽信奸臣弄權。他想起自己十六年來，兢兢業業，無一毫私心，但皇帝對自己還是猜疑，心裏非常難過。



61　俗語說，“不怕賊偷，只怕賊算”。奸人既然心懷不善，不可不防。岳飛想到軍中將校只岳雲、張憲二人是自己親信，為免別人借此中傷，就叫他倆暫時回鄉。



62　接着又喚張保來，當衆誇獎他勞苦功高，派他去濠梁作總兵。張保說情願終身和岳飛在一起，不願作官。大家勸說再三，他才勉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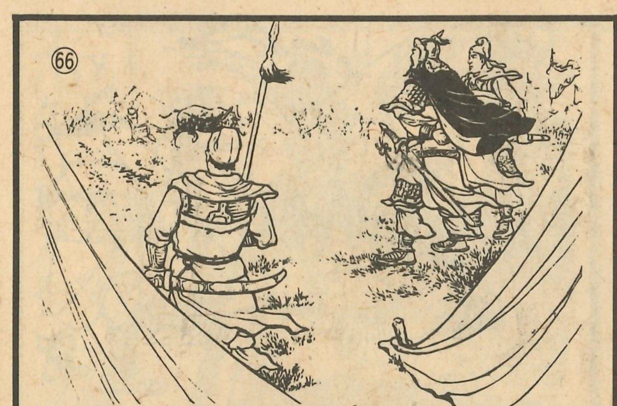
63　張保走後，岳飛又叫王横，也想派他去當個總兵，王横誓死不肯領命，岳飛只得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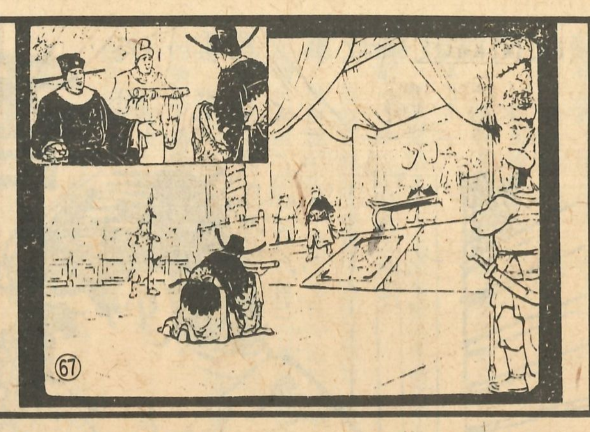
64　這時聖旨又到，催命岳飛速回朱仙鎮屯田養馬；韓劉張三軍各歸本營，候糧足聽調。



65　三日後，各路人馬都已準備好了。韓劉張三位元帥與各鎮總兵、節度使都來大營與岳元帥作別，然後各自拔寨起身。



66　岳飛的隊伍回到朱仙鎮，依舊扎下十三座營盤，操兵練將，閒時又命軍士幫助鄉民耕種。岳飛還一心等待王命，進兵掃北，收復失地呢。



67　誰知昏庸懦弱的皇帝，此時早派了無耻的奸賊秦檜與金國談和了。



68　岳飛正在準備向北進兵，加緊訓練士卒，突然聖旨下，和議告成，召岳飛立即進京加封官職。



69　岳飛召集衆將，傷心地說：“和議想不到竟告成了，這次奉旨進京，相機還要力爭；倘皇帝不聽，個人萬死不惜，衆兄弟務必戮力同心，勿忘報仇雪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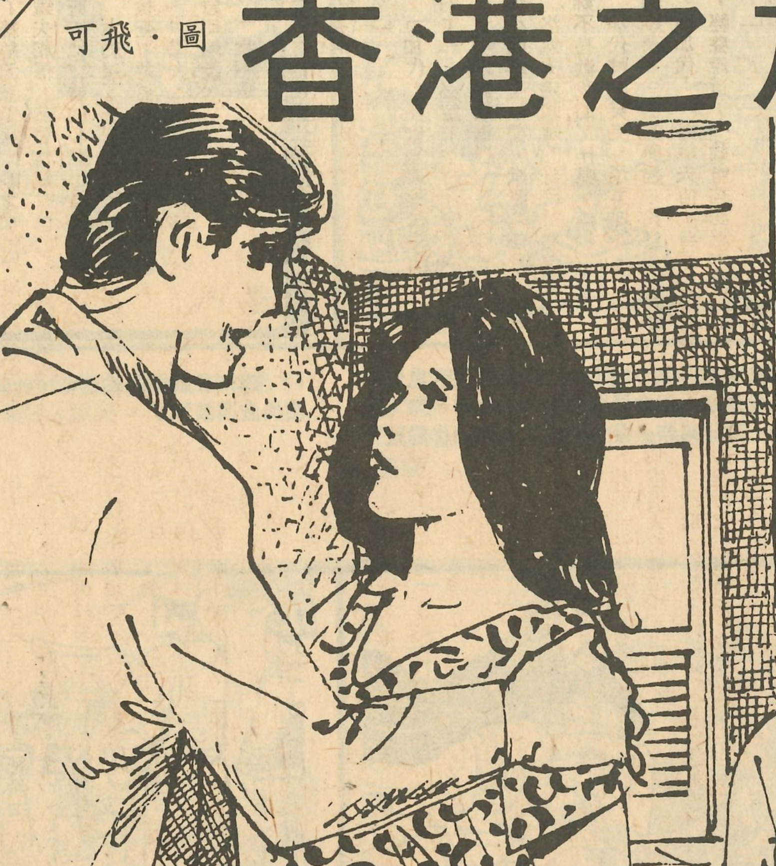
70　岳飛自二十三歲投身軍伍，立志精忠報國。他時時自勉，但是，當奸臣弄權，國家屈辱的時刻，他內心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滿江紅》一詞的第一句“怒髮冲冠”，正是他當時的寫照。　（本段完）



上兩圖為本故事主要人物

香港之旅（下）

偵探間諜技擊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美國藍光小組主任洛鐵夫被國防部情報機構的最高負責人赫斯廷將軍召來，分派他到香港去調查有關艦隊在太平洋的行動計劃的洩秘眞相，洛鐵夫接到此重大任務，立卽啓程到香港，並在他的老朋友白耀堂家中暫住。次日，洛鐵夫便開始四處視察，却遭到連番的偷襲……洛鐵夫有感於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陌生的環境，決定與中情局在香港的首腦李斯德會面，由李斯德介紹一個叫陳雄的人相識，陳雄是一間空手道武館的人，洛鐵夫到武館時却落入圈套，被敵方用船準備運往他處，幸好被水警輪截住，把洛鐵夫救出……

搗破相命館　活捉神秘人

洛鐵夫道：「我不行的！」

「洛先生太客氣了。」史警司認眞地說：「閣下曾任美國突擊隊的技術敎官，而且，更是美國國防部藍光調查組的主任……這樣的資歷，不是容易得到的！」

「大家切磋一下罷。」洛上校爽快地答應了。

「好！幾天後的大搜捕行動，希望洛先生提供一些寶貴意見。」史警司興奮地說。

皮爾斯也說：「香港的特警人員也是素負盛名的，你也可以一新耳目。」

「大家交流一下經驗，共同携手肅清那些敗類。這個主意不錯！」

於是，大家約好了時間，讓洛鐵夫和特警行動組人員會面。

史警司和皮爾斯參贊二人滿意地離去了，臨行之前，洛上校請求警方當局批准他外出訪友。

史亨利警司想了一下，說道：「爲了保密的原故，我看，你還是多逗留兩天，不過，你可以找朋友來這裏陪伴你……但是，不要透露箇中眞相。」

「這樣也好，謝謝你們的關懷。」

「那裏，那裏，大家總算是朋友嘛！」於是，史警司關照外面的守衞，要他們小心在意，然後，大家便握手告別。

洛鐵夫心想：現在，有了香港警方的協助，一切將會順利很多……好，就通知加代到來聊聊，好打發這沉悶的日子。

洛鐵夫上校在走廊撥了一個電話給長谷川小姐。

「加代，我是鐵夫，妳現在有空嗎？」

「鐵夫……」長谷川小姐開心地應道：「這幾天去了那裏，担心死人啦。」

「沒有什麼，有些特別事要辦！」

「白先生很掛心，差些去找警察了。」

「告訴他們，我要過幾天才能回來……」

洛上校頓了一頓，然後鼓起勇氣地說：「加代，我想見見妳，可不可以……」

對方略帶嬌羞地答：「我還有一些研究報告未完成，你來……找我，好不好？」

「我沒法行開……」洛鐵夫微表失望，只好說：「那麼就改天罷……」

「不……不是……」對方立卽說道：「你

現在那裏，我抽空來一來！」

「我現在九龍區某醫院……」

「你受傷啦？」

「來到才談……記緊不要告訴白先生或者白太太！」

掛了電話之後，洛鐵夫特別吩咐了門外的警衞，然後，才回到病房去。

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靑草地，心中泛起了絲絲溫馨愛意，剛才加代小姐的語氣，使洛鐵夫相信，這位姑娘對自己的感情也不淺。也許，他對她的心意，是表白的時候了。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長谷川小姐通過守衞的檢查，終於來到洛上校的面前。

「鐵夫，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加代姑娘急切地說。

「我不是完好無缺嗎？」洛上校開心地笑着。

長谷川小姐上下打量一會，才放心地說：「你沒事，我也很高興……究竟你爲什麼受傷的？」

「加代，你也知道我在國防部做事……調查的工作，必定有少許危險性的！」

「男人總是這樣，喜歡刺激的生活……」加代小姐輕嘆一聲，默默地望着窗外。

洛鐵夫走到她的身後，輕聲問道：「加代，妳不喜歡我的工作嗎？」

加代轉身笑笑，溫柔地答道：「男人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興趣，我怎會不喜歡？」

「加代！」洛鐵夫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臂，輕聲說道：「我能夠認識你，眞是我的榮幸！」

長谷川小姐無限嬌羞地低下了頭，胡亂地說：「我有什麼好！」

洛鐵夫看着她那嫣紅的臉兒，心中不禁「卜，卜」地跳動。他突然在她的臉上輕吻了一下，這舉動，使加代姑娘羞得呆了好一會。

「加代！」洛鐵夫把長谷川小姐緊抱入懷，他的熱情，確實令女孩子的心徹底溶化了。

「鐵夫……」加代姑娘輕輕地推開了他，然後慢慢說道：「我們認識的日子還短……」

「加代！」洛鐵夫立卽說：「我的爲人是怎樣，妳也應該清楚，就算妳不清楚，可以問問白先生、白太太……他們必定樂意告訴妳的……加代，我對妳是眞心的，我絕無半點不尊重妳的意思．加代，妳應該明白我……」

「鐵夫，你什麼啦！」加代小姐看見洛鐵夫的神情也不禁笑了起來！

「我……像儍子嗎？」洛上校尷尬地陪着笑。

「看你啦！還小嗎？」加代小姐的笑容越發燦爛！

「哈，哈……」洛鐵夫摸一摸自己的頭髮，也不禁大笑起來。

二人的感情，在愉快的嬉笑聲中，又再躍進一大步。愛情，在洛鐵夫早已經乾枯了的心中，又再度重新地燃燒起來！

很快又過了兩天，洛鐵夫秘密地離開醫院，由史警司陪同之下，來到新界一處隱蔽的營房。

這就是特警組的秘密總部。

他們乘坐的私家車飛快穿過一些林蔭小徑，轉了一些急彎，通過三重警戒綫，然後，在一座很大的樓房前面停下來。

門前已經站了好一些人，大都是穿着貼身的運動衣，他們看見汽車來到，便快步走上前，表達歡迎之意。

「史警司，這一位，可就是洛鐵夫先生嗎？」

「對，他就是頂頂大名的洛鐵夫，洛上校了！」

洛鐵夫和衆人一一握了手，通過介紹，才知道這些都是特警組的教官。

「他們不是正規警察嗎？」洛上校邊行邊問。

「嗯，他們都是正式的現役警官！」

「爲什麼不穿着制服？」

「他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全部都只穿運動衣服，還蒙着面……這是特警人員行動的守則。」

「唔，與美國方面頗類似！」

「都是爲了保密的原故！」

一行人穿過走廊，來到一間很大的會客室，那裏，洛鐵夫認識更多的特警人員。

大家無拘無束地聊了一會，史警司還特別敍述特警隊成立的過程和功績。

洛鐵夫細心地聽着，也不時將美國方面的情形比較一下。就這樣，大家初步的經驗交流也算頗有成效。

談起這次行動的準備情況，史警司特意請洛鐵夫進入一間資料室，陪同一起的，還有三名主要負責人。

在室內，史警司解釋一下情報內容，並且，簡略地敍述行動的大概。

「洛上校，照我們的確切消息，越南特務在這裏的主要巢穴，是位於九龍區一座住宅大厦的頂樓。這個情報非常可靠，而且，還非常保密。」

「館長這些人被捕的消息，會不會令他們知所戒備？」洛鐵夫担憂地問。

「肯定不會的！那個空手道武館只是一個外圍據點，而館長這些人也只是一批二流角色，事實上，連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主要巢穴的所在。」

「你們怎樣知道呢？」

「主要是美國中情局提供的消息，再加上政治部日夜追查的結果……當然，還有從陳雄等人方面得到的零碎資料，再用電腦分析出來的。」

「他們會不會轉換地方？」

「暫時未有跡象，我方的人員已經日夜監視着，而且，行動已經決定在今晚進行。」

說到這裏，一個負責人開動一架放映機，銀幕之上立卽現出一座高級住宅大厦的外形。

史警司指着銀幕解說道：「這間大厦頂層的單位，表面上是用作社團聯誼的會址，而實際上，它就是越南特務頭子的巢穴。」

「他們有多少人了？」

「照情報表示，單位內在這一兩天，人數經常有七至八人聚集，看來，他們必定是爲了武館被破壞的事件開會……所以，我們今夜便要採取行動，否則，恐防形勢有突然變化。」

「嗯！這個決定非常好！」洛鐵夫又問：「他們有沒有武器？」

「這個問題還未研究清楚，因爲時間緊迫，只好冒險行動了。」

「嗯……情況未明，這點是突擊人員的大忌！」

「唉，沒辦法了，照我們估計，他們的武器大概是手槍之類罷。」

洛鐵夫聞言，輕嘆一聲，說道：「這樣……會令進攻的特警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其中一名負責警官却站起來，堅定地說：「洛先生，我們特警訓練有素，在任何突發的事件，都能應付自如！」

「好，有信心是一件好事，不過，我想聽聽你們的行動計劃。」

另外一個負責人指着牆上的草圖，扼要地說了一會。洛鐵夫點點頭，說道：「這次行動很週詳……不過，我還想看一看負責執行的人員。」

史警司笑道：「執行的隊員共計三十名，分作兩部份，一組向內攻，而另外一組，則負責包圍的任務。」

「他們的質素怎樣？」

「全部都是獨當一面的精英份子。」

「配備怎樣？」

「一流突擊裝備！」

「好，我想參觀他們操練的情況。」

「那也好。」

於是，史警司和他手下的負責警官，陪同洛鐵夫來到室內射擊活動中心。

這是一間非常廣闊，設備先進的現代化訓練場。裏面有各式各樣的由電腦控制的模擬射擊器。隊員可以練習在不同環境下進行實彈射擊。

洛上校仔細地參觀每一項設施，他對這些現代化輔助工具都盛讚不已。

一會，史警司召集一小隊特警隊員進行模擬射擊練習。這些人員都是廿多歲的青年，個個精神飽滿，動作敏捷。在清一色深藍貼身運動裝束之下，更顯得別具風格。

洛鐵夫在一旁聚精會神地看看。

首先，隊員列成了一行，進行定點射擊示範。

號令一下，「卜，卜」的槍聲立即展開，全部射擊在五秒鐘之內完成。

電子計分板顯示，全數擊中紅心。

跟着，進行第二項活動射擊示範。

隊員一個接一個的，在活動槍靶前面約十米處，聽着教官的指示，使用强力手槍射擊目標。

「目的物，左手！」

一個突然閃動的人型射擊板，在遠處忽然轉了出來。此時爲首的隊員毫不猶豫地猛扣槍掣……

「啪，啪！」

兩下清脆的槍响，同時打在「左手」的位置！

「目的物，右脚！」

另外一個隊員，在活動射擊板未消失之前，立即瞄準目標發射……同樣地，取得教官高度的評價！

這樣，一個接着一個，都表現了超卓的射擊技能，他們美妙的身手，令洛鐵夫也充滿信心。

看完了射擊示範，史警司要求洛鐵夫提供一些意見。

洛上校想了一想，說道：「隊員的射擊水平很高……不過，似乎還差一點！」

「是什麼呢？洛先生不妨直說。」

「……有關臨危拔槍的速度問題！」

「可否請洛先生示範一下？」

「大家試看……」洛鐵夫行前幾步，轉身面對隊員，說道：「突擊敵人的關鍵，就在於快、準和狠……」

大家屏息靜氣地看着。

「照我在突擊方面的經驗，知道臨危突發的反應，往往是最決定性的！例如：當前面突然衝出一個持槍的敵人，雙方互打照面之際……誰最先扣响槍掣，那一方便可以取得勝利。否則，便只好含恨而終了！」

「哈，哈……」衆人皆大笑起來。

「這不是說笑的！」洛鐵夫認眞地說下去：「這是突擊人員應該清楚的一點。」

史警司立即大聲吩咐：「各位要注意這方面！」

「知道。」隊員立時收了笑容。

「這位隊員請出來。」洛上校指着一名特警，說道。

這人立即應聲而出。

洛上校隨即向大家示範一些危急應變的方法，主要是在拔槍駁火的技巧。

「當我是敵人，大家狹路相逢！」洛上校拿了兩支空的手槍，交一柄給對方。

「大家面對面，相距不足兩呎……你怎辦？」洛鐵夫問道。

「立即拔槍開火！」這名特警蠻有信心地做出一個示範動作。

「不對！」洛上校笑道：「就算你的拔槍動作如何快，在這樣短的距離內，正確的做法是——起右脚把敵人踢倒在地！」

「啊……」衆人同聲嘆道。

「這樣不是更快嗎？」洛上校隨即示範起來。

「好……果然不同凡响。」史警司拍手叫道。

「隊員要隨機應變，絕對不能公式化行事！」洛鐵夫認眞地說。

「各位要留意學習！」警官們立即訓示部下。

「大家大致也不錯了。」洛上校微微一笑，「我還想參觀一下特警隊的配備。」

「好，請洛先生上樓參觀，順便給我們多提一些意見。」

一行人又繼續陪伴洛上校到保密室看看。

這是一間高度保安的倉庫，裏面儲備了各式各樣的現代化裝備，供應特警隊人員在不同環境之下使用。

洛上校非常留意槍械庫的武器，並且，不斷垂詢各種槍械的使用原則。

史警司盡量予以解答。

一會，洛鐵夫拿起一支美國式的衝鋒槍，問：「這類型的槍，你們怎樣利用？」

「一般都是給隊員作爲第一綫的配備。」負責警官解釋道。

洛上校輕輕說：「這種槍，不錯，是美國突擊隊的主力武器……不過，因爲它的殺傷力强大，只適宜在開闊的環境下使用……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空間狹窄，人口衆多……還是留作二綫配備較恰當！」

警官想了一想，答道：「這提議很値得考慮。」

洛上校又指着一些德國製的强力自動手槍，說道：「這些槍最適宜今晚的行動。」

「對！」史警司笑道：「今晚主攻的人員，都配備這種手槍。」

一行人參觀完槍械庫之後，洛上校又表示想看看特警使用的秘密武器。

史警司等人對洛鐵夫深厚的知識表現了無比的敬佩，當下，立即打開一道電子鐵門，進入一間空氣調節的暗室。

裏面，各種秘密武器整齊地排在一起，計有：紅外綫探測器，激光儀，內向爆破器，眩光彈，催淚器，電子感應儀……等等當今最先進的設備。

洛鐵夫細心地看了一會，說道：「大致也齊全了……不過，還必須要注意配合使用的技巧。」

「這點我們也知道。」

「嗯，那就好了！」洛上校很滿意地笑笑說。

一行人離開保密室之後，經過武術場館，剛巧，有一小隊特警在操練搏擊技術。

洛鐵夫駐足看了一會，然後問負責教官：「他們的搏擊術，是混合了空手道，柔術和西洋拳法等等功夫嗎？」

「對，這是一種殺傷力强的混合武術！」

「有沒有滲入中國武術？」

「大致沒有，教官們的意見是——中國功夫太花巧了，沒有那麼實用！」

洛鐵夫搖搖頭，說道：「也不一定！多參考別的武術，對隊員的靈活使用，總有一些好處。」

「是，這意見可以考慮。」

洛上校轉身對史警司說：「你的部下質素佳，訓練嚴，是一支不錯的隊伍……不過，在獨立執行任務這方面，始終有一些欠缺！」

史警司點點頭，笑道：「這方面，我也留意到。不過，遺憾的是，在香港這個和平的城市，特警的實際任務並不多，而鍛練的機會自然不足了！」

「嗯，這眞的是一個問題。在美國，使用槍械的人多，特警的使用率也相應增加……」

「哈，如果洛先生肯加盟，相信，必定可以加强我們的實際經驗！」

「暫時，我也不想放棄現在的工作！」洛鐵夫笑道。

大家輕輕鬆鬆地談了一會，史警司便招待洛上校到警官飯堂進膳。

同桌的還有各中隊的指揮官，彼此邊吃邊談，對今夜的行動也交換了意見。

席間，洛鐵夫自動請求加入這次行動。

史警司考慮一會，說：「洛先生願意協助我們，我代表各同僚致以衷心的感謝。不過，爲了洛先生的安全，我提議閣下在指揮中心協助一切……」

「史警司太客氣了！我——洛鐵夫是一個站在前綫的人，什麼危險任務都嘗過了……閣下不須要顧慮這些！」

經過了一輪商討，史警司答允讓洛鐵夫帶領第一批主攻的隊員，在今夜展開搜捕行動。

洛上校高興地提供一些意見，史警司也全部採納。這頓飯，令彼此的友誼提高了不少。

× × ×

晚上，十時零五分，在特警總部的指揮中心。

室內，齊集了三十名身穿深藍貼身行動服的特警人員，這批人皆蒙着面，只露出神采飛揚的眼睛。

行動服裝裏面，特製的輕巧型避彈衣把身體保護起來，而口袋之內，也藏着一個袖珍對講機。

大家整齊地坐在椅上，默默地聆聽指揮官的最後指示。一會，史警司和身穿行動服的洛鐵夫進入室內，史警司向大家說道：「各位隊員，這次行動，負責進攻的十五人都是經過小心挑選的，本來，帶隊的警員是張輝總督察……但是，現在我們決定用洛鐵夫上校來負責指揮……」

衆隊員聽見是洛上校親自帶隊，都興奮得鼓起掌來。

「各位，請靜一會……」史警司微笑說道：「大家對行動細節都清楚了，現在，大約十時四十分，負責包圍任務的第三中隊人員，將會首先出發。」

這時，室內的電腦板發出綠色訊號，指示隊員最後檢查隨身裝備。

衆特警立即迅速檢視一遍身邊的武器和設備，洛上校看見隊員訓練有素的表現，心中也甚覺欣慰。

不久，指示燈快速地閃動，第二中隊的特警立即在指揮官的帶領下，有秩序地離開建築物，乘搭經過僞裝的小型客貨車疾馳而去。指揮中心內，祇剩下十五名負責主攻的隊員。

洛鐵夫對衆人親切地說：「各位兄弟，我能夠率領大家，是本人的榮幸，事實上，史警司放心讓我負責這項重要的行動，令到本人不得不全力以赴的！」

一名隊員笑道：「洛上校，帶領外國人和帶領中國人，究竟有什麼分別！」

「可以說沒有分別！不過……我堅信——中國人的智慧膽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好，好！」各人愉快地叫道。

一會，通訊室負責人李督察快步走了入來，在史警司的耳畔低聲說了一些話。

史警司立即對大家訓示：「各位第一中隊人員，剛才我們情報組發來急電，知道警察總部已經完成封鎖目標大厦附近一帶的交通，現在，第二中隊人員亦已抵達目的地……

「現在第二中隊正進行包圍頂樓的部署行動，相信在十一時卅分全部任務便可完成。現在，第一中隊要出發啦……要保證在午夜十二時正發動進攻……祝大家好運。」

洛上校隨即問道：「目標物情況查明了沒有？」

「大致查明了……現場有八個人，全部男性，相信有首腦人物……似乎在舉行秘密會議……至於武器方面，情報顯示——只有少量輕型武器！」

「情報絕對準確？」

「大致錯不了的！」

「好，」洛鐵夫右手一揮，說道：「各位隊員，携同配備，立即出發！」

史警司握着洛上校的手，說：「進攻行動，全部由你負責了。」

「放心罷，我們必定順利完成任務。」

× × ×

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

由洛鐵夫率領的第一中隊特警，靜悄悄地來到目標大厦的正門。

街外，便衣警察已經成功地封鎖一切通路，而大厦裏面，全部電梯、走廊等等，亦已由預先到達的特警人員小心包圍起來。

這一切，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根本未曾驚動附近的居民。

洛鐵夫和他的隊員皆蒙着面，手執各式各樣的工具和武器，很迅速地集合在地下的大堂。警察總部的助理處長也在場，他簡略地向洛鐵夫講述現場的部署和頂樓的動靜。

洛鐵夫問：「樓上各層的住戶，通知了沒有？」

「我們已經用內線機通知各戶緊閉門窗，不要出來。他們亦已照吩咐辦妥。」

「這樣，一切皆順利完成……那麼，頂樓目標有什麼動靜？」

「沒有，他們應該絕不察覺。」

「天台的部署怎樣？」

助理處長指着一張草圖，答道：「天台已經由第二中隊特警把守着……而目標物的門外走廊，亦已由特警人員嚴密封鎖……他們是沒法逃走的！」

洛鐵夫滿意地說：「做得很好……現在，我可以率領第一中隊人員上樓了！」

「祝你們好運。」助理處長說。

「謝謝！」

洛鐵夫隨即和十五名隊員乘搭電梯而上。

他們在接近頂層的地方魚貫而出。

負責包圍的第二中隊特警指揮官張總督察告訴洛鐵夫，目標樓宇非常沉靜，似乎內裏的人都已在休息。

「情況全沒變化？」洛上校詫異地問。

「我們監視一會，也沒有發現什麼！」張總督察答道。

「奇怪……你們有沒有裝偸聽器！」

「還未裝上！」

洛鐵夫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轉身對一個隊員說：「用鉊聲波裝置！」

「是！」這個特警很靈巧地拿起一個鐵盒，然後，迅速地竄到目標住宅的門前，快手快脚把鐵盒掛在鐵閘上面。

監視人員輕輕打了一個手勢，洛鐵夫立即拿起耳筒，靜靜聽了一會。

張總督察看看手錶，催促道：「十二時正了！應該行動呀！」

「不能行動！」洛鐵夫堅定地說：「我聽不到任何聲音……裏面，必定已有所戒備！」

「不會罷！」張總督察呆了一下，說：「應該照原定計劃進攻……」

「絕不可以！我要對隊員生命負責！」

大家爭持一會，洛鐵夫終於說：「進攻方式要改變一下……要略爲試探反應，才可以衝入去！」

「這樣，不是打草驚蛇嗎？」張總督察微表不滿。

「進攻行動不能千篇一律，要注意現場情況，而且，還要顧及隊員的安全……」洛鐵夫絕不讓步：「進攻是第一中隊的任務，你們只負責包圍！」

張指揮官悻悻然地退了下去。洛鐵夫立即吩咐手下，把內向爆破器貼在目標住宅的大門上。

特警隊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完成任務之後，洛上校再命令四名人員携帶繩索上天台候命。

另一方面，從袖珍對講機裏，第一中隊已經確定警方神射手亦已經在對面的大厦部署妥當。

洛鐵夫完成一切安排之後，親自率領五名隊員來到目標單位的門前走廊，然後各自伏在一旁，等候進攻時刻的來臨。

時間已經是凌晨零時十八分。

洛上校緊張地注視着前面的住宅，並沒有下達進攻的命令，他耳畔的傳呼器頻頻響起助理署長的聲音……

「洛上校……怎麼樣……已經過了十多分鐘了……爲什麼還不開始……」

「洛上校……」

洛鐵夫只是輕輕地答道：「各單位保持高度戒備……聽候進攻的指示！」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現場的氣氛非常凝重！

凌晨零時三十五分。

洛鐵夫的耳機終於傳來警方神射手的訊息……「第一中隊注意……我們在對面大厦觀察目標單位……發現對街窗戶的布簾被拉開了……有一名亞洲籍男子在窗前探頭探腦地張望……請第一中隊指揮官注意！」

「好！果然不出所料，他們已經有所戒備了！」洛鐵夫興奮地說：「時間令他們鬆懈下來！」

洛上校隨即對着傳聲器喊道：「各單位注意……第一號行動立即開始！」

凌晨零時四十分正。

「嘭……嘭……嘭……嘭……」

一連串的爆炸聲立即在現場單位內響了起來。

原來，在對面大厦的警方神射手不斷朝目標單位發射催淚彈……這些充滿濃烈催淚氣的彈頭，連續不斷地從對街的窗戶射入住宅內，令到這個單位也劇烈震動起來！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目標大門也「轟」的一聲，被那內向爆炸器炸得粉碎！

單位之內，簡直烟霧迷漫，混亂一片。

在爆炸聲中，夾雜一兩下叫喊聲，顯然是有人受了傷。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洛鐵夫正想衝上前去，突然，一輪「格，格……」的機槍聲響，猛然從裏面傳出來。

是啊！竟然是輕機槍的聲音！

「伏下！快伏下！」洛上校大吃一驚，急忙高聲命令隊員退後。

敵人的子彈密集地掃射過來……這些強力的頑抗，簡直令洛鐵夫陣脚爲之大亂起來！

「哼！他們竟然配備輕機槍！」一個隊員喊道。

「那些王八蛋，竟然說敵人只有輕武器！」另一個也破口大罵！

「找掩護物……集中火力回擊！」洛鐵夫邊跑邊叫道。

第一中隊的人員紛紛躲在走廊轉角處，樓梯底等地方，利用他們的自動手槍和衝鋒槍還擊……

現場子彈橫飛，簡直變成戰場一樣！

任何人也料想不到單位內的人會如此兇悍。幸好，如果不是洛上校小心謹慎，恐怕，會有多名隊員慘遭毒手！

零時五十分。

雙方槍戰幾達十分鐘之久，慢慢地，特警隊的強大火力已經把敵人壓了下來！

室內傳出多下慘叫聲，顯然又有數人中彈了。

不過，特警方面也有兩個負了傷，幸好，質素優良的避彈衣把寶貴的生命保全下來。

洛鐵夫看見室內的抵抗已經減弱，於是，便通過傳呼機，命令天台方面的四名人員，預備用繩索吊下現場單位。

這是一項冒險的突襲行動！

爲了掩護這四名勇士，洛鐵夫親自拿起幾個新式的眩光彈，奮勇向室內投擲過去！

「轟……轟……轟……」

這些特別爲突擊隊而製造的眩光彈，在單位內爆發出令人眼花撩亂的七彩光芒……而這些強光，能夠令敵人在數秒鐘之內，沒法看見任何東西！

就在這重要的幾秒內，四名勇士立即沿繩索爬下，然後從爆開的窗戶跳入屋內。

而敵人根本想不到會有「飛將軍」從天而降！

敵人的輕機槍來不及掉轉過來，那四名特警已經迅速開火將兩個特務射倒在地……

零時五十七分。

第一中隊人員已經成功地佔領目標單位的大部份。

可是，現場面積很大，還有殘餘的兩三個敵人，竟然給躲進了一間用厚磚石砌成的房間去，仍然不斷的負隅頑抗！

洛鐵夫和七至八名隊員緊緊包圍這最後的據點，雙方不停地開火互擊。一時之間，也未能肅清殘敵！

洛上校看見敵人佔據的房間非常堅固，似乎是特別建造的。爲避免曠日持久，於是便悄悄帶同兩名隊員，退出現場單位。

他們迅速走上天台，把強力內向爆炸器貼在平台上。在這層樓面的底下，便是那間特別建造的房間。

那一間房，四面的牆壁是可以防彈和避震的，一般的炸彈是沒法穿得透。可是，那天花板卻沒有特殊的構造，而洛鐵夫卻看出箇中破綻！

凌晨一時十分。

在一下衝天的強烈爆炸聲中，天台的一角立即陷了下去，形成一個很大的洞。

在這一刹那之間，洛鐵夫大喝一聲，縱身跳了下去！

兩個敵人已經倒臥血泊裏，只剩下一個，給洛上校攔腰一抱，活活生擒過來！

凌晨一時十二分。

第一特警中隊在洛鐵夫帶領之下，迅速地完成任務。

現場一片凌亂，爆炸和槍彈的痕跡觸目皆

是。八個越南特工，分別是四死，三傷，和一個被生擒！

而特警隊也有五個人員受了不同程度的槍傷。

× × ×

凌晨二時許。

警務署長親自來到現場巡視。這一件被新聞界視爲頭號新聞的突擊行動，立即令附近居民紛紛起床觀看！

負傷人員迅速被送到醫院，而特警隊員也敏捷地清點各類型的配備。

凌晨三時。

在警務署長百般嘉許的情況下，特警携同武器，迅速而有秩序地魚貫離開現場。事後處理的工作，將會移交政治部負責。

在大厦外面，中外記者百多人和數以千計的附近居民，紛紛湧到門前。

鎂光燈不斷閃動，夾雜着人羣的嘈雜聲，令氣氛也爲之緊張不已。

「快步走！不要停留！」特警指揮官不斷提醒隊員。

這批行動迅速，蒙着面的勇士，在人羣中鑽了出來。不到十秒鐘的功夫，大家已經登上了多部改裝過的警車。「吱」的一聲，像旋風似的絕塵而去！

正如來時一樣，他們神秘的面目，始終沒有洩露開來！

× × ×

翌日，特警總部。

爲了慶祝行動勝利，香港總督特別來到指揮中心，會同警務署長向參預人員頒發了嘉許狀。

洛鐵夫本人，更成爲衆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慶祝會過後，保安科官員特別邀請洛鐵夫商討進一步打擊蘇聯特務機關在本地的活動。

洛上校微微一笑，說道：「我只是美國國防部的調查官員，這些事……不是我能力所能及的！」

「洛先生，今次的事件全憑你們的衷誠合作，才可以重重打擊越南特務在這裏的活動。」保安科官員笑道。

「……嗯，我明白大家合作的重要性……不過，蘇聯國安局的勢力這樣龐大，不是三兩下手脚便可以辦妥的……而且，我此行是負責調查機密外洩的原因，更不便和你們一起搗破這些數不完的間諜中心！」

「你的顧慮，我們也明白。不過，越南特工肯定和蘇聯的間諜有聯繫……大家進一步合作的話，相信，對洛先生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帮助！」

「這個……待我考慮一下。」

大家坦率地交換各方面的意見。彼此間的密切關係，對進一步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 × ×

過了兩天，洛上校還未決定是否和香港政府繼續合作下去。事實上，蘇聯國安局可不是容易對付的！

另一方面，保安科的官員從被生擒的特工口中，知道越南間諜網的主腦人物仍然逗留在本地，並沒有離開的打算。

這個人物，從各方面的情報分析，顯然是一個不易暴露身份的男子。他的容貌，年齡和身材，連被活捉的特工也不大清楚！

就是這個神秘的傢伙，令洛鐵夫沒法完成本身的任務。不過，總算慶幸的是——保安科已經證實這個不知名的男子，原來就是第七艦隊外洩機密的主要元凶……

他竟然胆敢「單人匹馬」，盜取這些一級機密，而且，連手下人員也不清楚他的身份！

洛鐵夫從保安科方面得到這項消息之後，心想：「總算沒有白費心機，雖然對這些人還是一無所知，不過，調查終於有了眉目！」

× × ×

又過了兩天，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洛鐵夫終於同意和香港政府合作，徹底搗破蘇聯在本地的間諜網。

條件是：保安科要提供一切有關那神秘男子的任何綫索，以便洛上校能够更迅速地完成此行的任務。

港美進一步的合作，無疑地令彼此各得其所！

這個協議一經達成，各方面的人員立即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工作……政府內部的注意力，便集中在那些俄國人的身上！

這樣一來，自然是可能引起國安局的强烈反應。

首先，白耀堂的住宅便受到很多無恥的騷擾……這，很明顯，是警告洛鐵夫的第一步行動！

有一日，白太太正在驚惶失措地追問洛鐵夫。

「鐵夫，怎麼啦……近日很多無聊的電話不停打過來……尤其是在晚上，更使人心驚肉跳！」

洛上校聞言，心中也爲之一震。不過，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可能是一些無聊的人……」

「不過……這些電話不斷提及你的名字！」白太太越說越不放心。

「那……可能是一些與我有過節的人攪的好事！……」洛鐵夫連忙提議：「我看，爲免令你們提心吊胆……我還是搬到酒店住……」

「那怎麼好呢？」白耀堂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可以申請轉換號碼！」

「不須要這樣……」洛鐵夫堅持地答道：「我的工作需要冒險，住在你們家裏不大方便……還是我離開較爲恰當。」

大家討論了很久，洛鐵夫始終堅持要搬到酒店去。最後，白耀堂輕嘆道：「大家是老朋友……而我却沒法把你留著……唉！我內心很不舒服！」

「大家既然是老朋友……便無須說這些話……我辦妥這裏的工作，便要飛回美國去。」

白太太不好意思地說：「鐵夫，我們沒有好好招呼你，我也很慚愧……不過，我們兒女還小，恐怕經不起驚嚇……」

洛鐵夫輕輕說道：「你們的心意，我非常感激……哈，爲什麼這樣愁眉苦臉呢？我又不是去那裏……哈……」

大家總算談談笑笑地分手。洛鐵夫立即搬到酒店去，這地方，是中情局的外圍據點，保安方面是非常妥善的。

安頓下來之後，洛鐵夫並不理會中情局的勸告，仍然和長谷川小姐四處遊玩。

另一方面，政治部探員在中情局的協助下，已經初步掌握一些蘇聯特務的活動情況。如果繼續努力的話，搗破國安局的機關，將會是指日可待的事！

這一連串的行動，終於激起一些强烈的反應。

一個星期日的傍晚。

洛鐵夫和長谷川小姐携手在尖沙咀東部的海邊散步，彼此的感情與日俱增，傾談的內容自然牽涉到談婚論嫁的地步。

「加代，我們結婚罷，好不好？」洛鐵夫拖着她的手，溫柔地問。

長谷川小姐微微一笑，答道：「我們認識的日子還短，這樣快斛……我也要仔細考慮一

下。」

「加代！妳不相信我嗎？」洛鐵夫緊張起來，急忙追問：「妳還要考慮些什麼？……我……是眞心的。」

「看你啦？」長谷川小姐大笑起來，說道：「我也沒有懷疑你的心……不過，我想完成研究院的課程，才考慮婚姻的問題……」

「那……那我又要多等一年了！」洛鐵夫嘆了一聲，倚在鐵欄上，無奈地看着美麗的海港。

「鐵夫！」加代姑娘輕輕在他的耳畔說道：「你是否怪我……」

「怎會呢？」洛鐵夫把加代擁抱着，笑道：「我尊重妳的決定！」

二人相對而笑，在輕談淺語中，彼此的感情又再向前跨進一大步。

「加代，我們吃飯吧？」洛鐵夫挽着女朋友的手，輕鬆地橫過馬路，直往一間豪華酒店而去。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年輕的外籍女子緩緩走近來，開口問道：「先生，請問往地鐵站應該怎樣去？」

「地鐵站嗎？……由這裏步行五分鐘，轉兩條街便是了。」洛鐵夫熱心地答道。

「怎樣呢？我並不明白。」外國女子似乎有些疑惑。

「讓我指給妳看。」洛鐵夫走前幾步，指着遠處的路牌，說道。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部房車高速駛了過來，後面車門迅速打開，而那外籍女子却猛然把長谷川小姐推入車內，然後，也快速地登車疾馳而去！

這幾下動作，總共只花了三秒鐘！

洛鐵夫聽見加代的呼喊聲，正想回頭一看究竟，怎料，汽車已經「吱」的一聲，高速地離去……

一向鎮定機警的洛上校，這個時候也慌了手脚，他的手迅速伸入內袋，企圖想拔槍射擊……可是，在這浪漫的晚上，他根本沒有準備手槍的必要！

眼巴巴看着愛人給擄走，他氣得大罵起來了。

遠處有一個巡警見狀，急急跑了過來，問道：「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我和女朋友爭吵罷！」

洛鐵夫突然心平氣和地說。

「先生，和女朋友爭吵，不要在街上高聲叫罵……」

巡警說了一會，也就離去。

洛鐵夫內心在盤算：「這些擄走加代的人，必定是蘇聯國安局的特工……他們目的志在威脅我，相信也不會傷害加代的……」

想到這裏，他立即趕回酒店，與中情局人員秘密商議一會，然後，再到警察總部會晤政治部負責人湯普生警司。

二人在辦公室內細談此事。

「湯警司，今次的事件，很明顯是俄國人的警告手段……這件事關係我女友的生命安全，我希望你們重視這個情況！」洛鐵夫輕輕嘆道。

「洛先生，這次事件，我們也很遺憾……不過，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那些國安會特工其實是很虛弱的……」湯警司慢慢答道。

「我並不明白。」洛鐵夫隨意說道。這個時候，他的內心確實混亂得很！

「你試想想，如果他們的用意是對付或者恫嚇你的話，那麼，他們爲什麼不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可是，他們擄走我的女朋友……這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很足夠了！」洛鐵夫十分頹喪地說。

「洛先生，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不過，在這種微妙的情況之下……讓步並不是最佳辦法。」

「無論如何，我也要加代平安回來！」洛鐵夫焦急地嚷道。

「洛先生……你再冷靜想想……如果你對他們讓步，也不一定保證長谷川小姐能夠平安無事。」

「……我不能不讓步，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湯警司沉着地說道：「只要你和我們繼續堅持下去，對這些俄國佬施以更大的壓力……那麼，他們必定是不敢傷害加代姑娘的！」

「這不是太冒險嗎？」

「絕不冒險！」湯普生警司侃侃而談：「那些俄國特工是不會公開和我們攤牌！他們在這裏的活動都是平靜而隱蔽，根本犯不着和政府對抗起來……這樣做，是違反他們的行動方針！」

洛鐵夫想了一會，說：「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沒有一個間諜組織願意將自己暴露開來的……」

「對！我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麼，現在應該怎麼辦？」

湯普生警司正待答話，案頭的電話機忽然響了起來。他迅速拿起聽筒，聚精會神聽了一會，然後對洛鐵夫說：「果然不出所料……我們的手下調查知道，他們的高層正爲這件事爭吵不休！」

「爭論什麼問題？」

「就是有關擄走長谷川小姐的事……他們一部份人希望利用她來威脅我們停止調查行動，而另一部份較爲愼重的人，則希望和我們妥協，以免蘇聯在遠東的特務機構遭受沉重的打擊。」

洛鐵夫想了一想，若有所悟地說道：「如果那些妥協派佔了上風，他們很可能會採取一些較爲合理的做法……那時候，我們便可以得益。」

「對了！所以在現階段，我們要顯示一些實力和決心，逼他們妥協……這樣做，總比盲目讓步來得高明！」

洛鐵夫舒了口氣，說：「湯警司確實了得，我實在佩服得很！」

× × ×

第二天接近黃昏的時候，八十名政治部探員分別在市區多個地點採取行動。搜查的地方包括酒店，餐廳，住宅，書店等懷疑是國安局的外圍據點。

一連串的行動歷時兩個多鐘頭，總共帶走十多個人回政治部問話。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一隊特別行動組的人員摸黑來到粉嶺一間復式洋房的前面，這地方非常幽靜，離大路很遠，顯然是有錢人住的房子。

隊員在通往屋前的小徑上分散伏了下來。過了一會，帶隊的李督察輕聲地吩咐手下道：「你們兩個向左邊小心迫近……你們三個則向右邊前進……其餘跟我向前走……不要大聲說話！」

大隊人馬悄悄向房子挺進，就在這一刻，屋內突然衝出五頭兇惡的狼狗，張牙舞瓜地飛撲而上。

牠們瘋狂的吠聲，立即打破夜晚的寂靜。

「不得了！」一名隊員給一頭惡犬纏得緊，在危急之中，不得不放了一槍。

「嘭！」的一下槍聲，狼狗應聲倒地，其餘的惡犬紛紛四散奔逃，場面立即變得異常混

亂！

在這一刻，李督察不得不大聲喊道：「各立兄弟，大家衝入屋內！」

各人隨即飛奔上前，可是，剛才的嘈雜聲，已經驚動到屋內的人……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有兩三個彪形大漢從屋後走出來，拚命朝小樹叢的方向狂奔。

李督察眼明手快，高聲喝道：「不要走！我們是警察，停步！」

那幾名大漢並不理會，仍然向前直走。

李督察看見情況危急，立即朝天開了一槍，警告他們不得妄動，豈料，槍聲一響，大漢立即伏在樹叢裏面，然後却拔槍還擊！

他們使用的手槍，火力相當大，和特別行動組人員配帶的左輪槍相比，簡直優勝很多。

李督察和多名手下分別找尋掩蔽物，彼此互相射擊一會，大家也不敢向前衝。

慢慢地，在黑暗之中，大漢終於在小樹叢的掩護下，消失得無影無踪！

李督察頹喪地說：「沒辦法了，他們走運——好，徹底搜查這間屋，不要放過絲毫！」

大隊人馬只好進入屋內，翻天覆地找個仔細。

這座房子陳設相當豪華，有各式各樣的電子儀器，其中，似乎有一些通訊設備。

「找電子專家到來。」李督察命令道。

不久，兩名警方專家奉召到場，小心檢查那些通訊儀器，差不多同一時間，湯普生警司和洛鐵夫也抵達現了場，聽取李督察的簡短報告。

「湯警司，我們沒法捉拿任何人，是我領導不力！」李督察無精打采地說。

「嗯……情況突然變化！任何指揮官也很難控制的，這不是你的錯。」湯警司輕鬆地說道。

洛鐵夫在一旁笑道：「這次行動只是一連串强壓力的措施，我們並不在乎能不能夠抓到人！」

一會，電子專家對湯警司說：「這些都是非常精密的通訊器材……其準確性之高，肯定不是普通人所能擁有的！」

「當然，這是特務的秘密用具，精密度必定很高。」湯警司笑道。

洛鐵夫在屋內四週細看一番，忽然說道：「你們看，在這個木櫃的後面，似乎有一道暗門。」

「是啊！」李督察也跟着說。

衆人立即把木櫃移開，再用手敲敲牆壁。從回音看來，裏面應該是別有洞天的。

各人找了一會，也沒法開啓這道暗門，洛鐵夫不愧是調查專家，只見他仔細研究一番，便提議道：「看來，這道門是由聲音控制開關的。」

「你怎知的呢？」湯普生警司奇怪地問。

「我曾經在聯邦調查局學習了一年，知道蘇聯國安局的一些內幕……他們最喜歡這種設計，而且，箇中的巧妙，實非外行人所能明白的。」

「好，就由洛先生給我們開開眼界！」

「我只是試試罷了，也許並不見效。」

於是，洛鐵夫吩咐大家退後，並且，還要各自找尋掩護物。因爲，據他了解，如果弄得不好，很可能會引發預先安妥的計時炸彈！

大家明白箇中的危險，自然紛紛躲藏起來了。

洛鐵夫小心翼翼地貼近牆壁，然後，靜靜聽了一會。沒有任何雜音，對了，這是傳統的蘇聯式設計。

他用手指輕敲每一吋牆壁，根據回音辨別暗門的大小方位。看來，這道門約高四尺，闊三尺，呈長方形，很可能是通向一個密室的。

洛鐵夫弄清楚所有細節之後，便大聲說道：「所有人都要離開現場至少五十公尺……」

湯普生警司問：「找軍火專家到來，是否比較妥當？」

洛鐵夫說：「沒用的！這些設計很奇特，只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人員才曉得怎樣去處理。」

「那麼……你小心一點。」

各人迅速走出屋外。大家都有點兒緊張，特別是負責人員湯警司。事實上，作客身份的洛上校所要面對的危險，畢竟是非常嚴重的！

待各人離去之後，洛鐵夫仔細想了一會。這種蘇式設計，基本上是由聲音控制開關的。不過，原理雖然一樣，實際上施行起來總有些差別。

而且，聯邦調查局的教官曾不止一次重申這類型機關的危險性，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有少許錯誤的話，這間屋也會被夷爲平地！

面對如此危險的任務，洛上校也不得不步步爲營。

首先，他注意到，牆壁之上並沒有任何電綫的痕跡，這樣，就表示開關與電流並無接觸過。

其次，那個木櫃也是獨立完好的，顯示關鍵也不在這個櫃身上。

那麼，還有什麼綫索呢？

洛鐵夫在屋內找到一支削尖了的鐵枝，他輕輕在牆壁上括下一些油漆，然後仔細嗅了一會。

啊！對了！牆壁果然是由特種金屬混合建成的。這種金屬，據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報告顯示，是蘇聯太空科技的新產品，由國安局利用於保密裝置內。

現在，洛鐵夫已經確定這類設計是屬於第一類構造。開關這些暗門，通常是採用「口語式命令」，或者是用「特別音响」控制的。

好了，解決第一道難關之後，剩下的問題是怎樣分辨那一個方法才對！

聯邦調查局秘密手册的第一條指示：可以用俄語說：「時間××，開門！」

洛鐵夫看看手錶，時間剛巧是凌晨一時十分。他立即用俄語說道：「時間一時十分，開門！」

但是却沒有任何反應！

洛鐵夫再三嘗試，也未能取得效果。好吧，再嘗試第三條指示——用俄語數目字，由一說到十……結果也令人失望。

「口語式命令」既然行不通，只有再嘗試使用「特別音响」效果了。

一般的守則是：利用普通的收音機調較特定的頻率，通常是採用中波綫路。

洛鐵夫在屋內找到一部原子粒收音機，他迅速試了三次中波綫路。儘管忙得滿頭大汗，也沒法得到預期的反應。

洛上校氣得大罵起來！

在外面的湯警司等了很久，已經有些按耐不住了。現在，忽然聽見洛鐵夫的叫罵聲，便急不及待衝入屋內，焦急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俄國佬，不知怎攪的！」洛鐵夫怒罵道。

「慢慢來吧。」

「再開不到的話，可能要使用炸藥了！」

二人商量了一陣，洛鐵夫忽然靈機一觸，指着湯警司的對講機，說：「這個東西可以一試。」

「什麼？這個對講機也有用處？」

「試試吧！」

於是，洛鐵夫把對講機的頻率調較起來…

…一會，牆壁裏面似乎有少許回音。洛上校立即伏在牆上，聚精會神地聽着。

這些聲音好像時鐘那樣，「滴，滴……」响過不停。洛鐵夫猛然醒覺，喊道：「計時器！……大家快走。」

衆人又再向外狂奔。

洛鐵夫才踏足屋外，忽然想起聯邦調查局秘密手册內的一句明言——「蘇聯特工人員最喜歡故佈疑陣，他們往往使用最簡單的設計來愚弄西方慣於研究尖端科技的調查人員！」

莫非今次也是一個疑陣？

好！勇敢的洛鐵夫連忙轉身跑入屋內。果然，剛才那懾人心魄的聲响已經停止了！

而就在這時，忽然間，整個形勢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

「去你的！你們這些混蛋！」洛上校氣得很，不斷大聲罵道。

湯警司和李督察等人也陸續走了入來。大家對這道暗門已經失去耐性。

李督察看看手錶，提議道：「現在已經是一時五十分，暗門還未開啓，不如……」

就在這一刹那，牆壁忽然搖了一下。洛鐵夫猛然醒覺，叫道：「對啦，對啦！原來設計是用本地話的！」

衆人還未弄清楚原因，洛鐵夫立即用粵語說道：「時間一時五十分，開門！」

「卡」的一聲，暗門瞬即張開。

大家興奮得鼓起掌來，尤其是湯警司，更握着洛上校的手說道：「很多謝你……你的確了不起。」

「那裏，那裏……有些運氣吧！」

衆人立即用手電筒照射室內。暗門後面，是一道木梯伸向一間細小的密室。洛上校略為試試裏面的空氣，然後放心地說：「一切正常，沒有問題……」

湯警司和洛鐵夫二人立即走入密室。亮了電燈之後，發覺站立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儲存文件的地方。

「噢，今次收獲豐富了！」湯警司開心地說。

「想不到會取得這樣多的文件。」

不到十分鐘的功夫，探員把幾箱文件抬了出來。湯警司略略翻了一下，高興地說道：「這些文件，我相信比捉拿部份特工來得更為有價值……」

「對，這是國安局的一個大損失！」

× × ×

經過一日緊張的審閱工夫，政治部已經掌握大量蘇聯國安局在遠東的活動資料。

在第二日的下午。

一小隊身穿整齊西服的政治部探員來到中區一幢高級商業大厦的頂樓。

為首的高級督察對接待人員說：「我們想見一見馬先生。」

「馬先生很忙……你們先約好時間才來吧。」接的待公關小姐禮貌地說。

督察拿起一張拘捕令，再低聲說了幾句話，那接待小姐登時呆了一會，不知所措地說：「這……」

探員微笑一笑，立即直闖入董事長室。

那邊廂，姓馬的知名人士正接聽一個電話，忽然看見一大班人走了入來，面色立時變得蒼白。

督察把拘捕令放在枱上，說道：「馬先生，麻煩你跟我們走走……」

這個大名流呆呆地說：「你們……終於…都來了……我是被迫……的……我……」

「馬先生，請！」衆人擁着這個目光呆滯的人一併離開寫字樓。

不久，報界便傳出一則轟動異常的新聞—！「社會名流馬××，涉嫌是蘇聯在遠東間諜的一隻重要棋子，現在正接受政治部的調查……」

這一則傳聞，不但轟動一時，而且，更令國安局的首腦人物改變了一貫的强硬政策！

× × ×

不久，國安局在歐洲的總部秘密與倫敦的情報部接觸，要求香港政府改變窮追猛打的政策。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保安科的官員決定暫緩行動，以便能夠與蘇聯秘密代表會商善後的工作。

事實上，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在一個國際大都市裏，要徹底消滅間諜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保安科在這方面的立場，是要保持一個可以接受的均衡局面，以便能夠有效地加以控制！

第二天上午九時三十分。

政治部保密會議室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出席的代表有香港政府三位高層官員，另外還有湯普生警司，洛鐵夫上校和一名蘇聯國安局秘密代表史列夫先生。

這次會議，是要解決一連串的調查行動和有關長谷川小姐被擄走的事件，而另外一個重要話題，是洛鐵夫堅決要求的——就是有關那名神秘的越南特務頭子的身份和下落！

在長方形的會議桌上，大家起初也有些緊張和拘束，但彼此傾談了一會之後，商討的氣氛便逐漸變得友善起來。

那個蘇方代表史列夫是一個文質彬彬，戴着黑邊眼鏡的中年男子，而且，更是一個手握重權的決策人物！

洛鐵夫很客氣地問：「史先生，關於長谷川小姐被擄走的事件，你們有什麼意見呢？」

「噢……這個……是我方一些下級人員錯誤的做法……我們已經決定糾正這個錯誤，並且，還要向洛先生致以萬二分的歉意！」史列夫禮貌地說。

「何時可以放人？」湯警司又問。

「今天稍後便可。」

洛鐵夫舒了一口氣，問：「她沒事吧？拘禁了幾天，身體健康嗎？」

「噢，我方人員非常小心照料着長谷川小姐的……我可以向你保證，她絕對沒有任何損傷！」

「嗯……」洛鐵夫冷笑一聲，說：「我也相信這是事實……不然的話……我也不是好欺負的！」

「那你絕對可以放心！」史烈夫友善地保證。

一會，大家討論的話題便轉移到一連串的調查行動上面。

「我方的立場是——在不影响政局穩定的情況下，希望你們政府能夠容忍我們一些正常的情報搜集活動，不要過份地針對我們……」史列夫終於正式地提出國安局的要求。

一個姓何的高層官員想了一下，答道：「原則上，我們是絕不希望這個城市有任何非法和危險的活動，特別是貴局的作風……一向給別人的印象總是不大好……」

「我可以向你保證……」史列夫又重申：「我們在這裏只有一般性的情報搜集工作……這一切，對你們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但是，史先生，你可否解釋以下一些例子……」另一個政府官員拿出一份厚厚的調查報告，當面向史列夫質詢起來。

這一個尖銳性的話題立即引起兩方面的熱烈爭論，彼此似乎都不肯示弱……洛鐵夫坐在一旁，並沒有參與辯論。

爭論一會之後，史列夫冷靜地反問：「你

們為什麼一定要針對我們？難道，這個城市只有我們在活動？而其他的人呢？中央情報局呢？」

「史先生！這不是針對與否的問題，而是這種活動本身是否構成危險！」

「好，我可以再次向你們保證——以後我們的工作，將會在不損害你們利益的大前提下開展……」

政府官員想了一會，答：「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還要仔細考慮清楚！」

「好，我也明白。」史列夫又提議道：「如果你們停止向我們窮追猛打……我們可以答應你們，我們將會暫停一切活動，以便大家冷靜一下！」

彼此在這個問題上暫時得到了妥協，最後，終於談到越南特工的問題上面。

「史先生，我很希望你們合作，透露一些關於那個神秘越南特工的身份！」

洛鐵夫當然不會輕輕放過。

史列夫收住了笑容，嚴肅地說：「這是越南政府的事……我們怎會知道呢？」

「史先生，你們彼此的關係，有那一個行內人是不清楚的？」洛鐵夫絕不放鬆地追問：「我們只想找到這人，別的，我們並不打算追究！」

「洛先生，我們非常了解，你們美國國防部很想得到這個人……不過，恕我無能為力……我並不知道！」

「史先生！」洛鐵夫激動地說：「我們已經得到很多貴局在東南亞活動的資料……如果我們洩露了出去，那將會是十分嚴重的事！」

「洛先生！這是威脅嗎？」史列夫也厲聲回話。

湯普生警司也說：「我們對這個危險人物非常重視，如果你們合作的話，大家也可以相安無事！」

「你們不是已經將越南特工一網打盡了嗎？又何須要我們合作呢？」史列夫也不甘示弱的說。彼此又再度面紅耳熱和爭論着。過了一會，史列夫終於同意讓步。

畢竟，「江湖義氣」的事，並不會存在於明爭暗鬥的特務世界裏，特別是形勢處於不利的時候，這尤其顯得突出！

「這幾天之內，我們一發現此人的行蹤，就會向洛先生指出……不過，以後的事，就要閣下自行處理了！」史列夫收拾一下枱面的紙張，悻悻然地說：「出賣盟友的勾當，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我們已經作出最大的讓步，你們應當銘記於心！」

「這個當然，當然！」洛鐵夫看着史列夫離去的背影，不禁露出勝利的微笑。

湯普生警司輕聲說道：「以後的事，就要由你自行解決了。」

「我明白。很多謝你們的協助！」洛鐵夫由衷地說。

× × ×

當天下午，長谷川加代果然安全回來。洛鐵夫在大學校園等了很久，看見加代乘計程車到達，心中的喜悅，眞是難以形容！

「加代！」洛鐵夫興奮地撲前。

長谷川小姐已淚流滿臉，倒在洛上校的懷內，哭訴地說道：「鐵夫！我以為沒法再見到你了……」

「怎會呢？我一定會救妳出來的！」洛鐵夫緊緊抱着加代，也忍不住流出了熱淚！

二人相擁着，邊行邊說。

「加代，他們有沒有傷害妳？」洛鐵夫溫柔地問。

「沒有。他們把我禁錮在一間木屋內，雖然，我的內心很徬徨，幸好，這幾天以來，他們對我亦算不錯！」加代輕鬆地答道。

「那就好了。」

二人返回研究生宿舍，很多同學和教授都好奇地問：「加代，這幾天去了那裏？」

「渡假嘛！」長谷川小姐笑道，而另一面，却對着洛鐵夫扮鬼臉。

洛上校輕聲說：「妳能夠談笑自若，我也放心了！」

二人回到宿舍房間，她的同房正巧不在裏面，洛鐵夫便提議：「加代，妳好好休息一會……我明天再來探望妳，好嗎？」

怎料，加代忽然收起了笑容，正色地說：「鐵夫，我有些話想和你談談。」

洛上校看見加代一本正經地說，心中也有些奇怪，於是，便又安慰道：「妳好好休息一會，明天再談吧……乖乖，要愛惜身體嘛！」

「鐵夫！我想了幾天，決定要和你談談……」加代拉着洛鐵夫的手，硬要他坐下來。

洛上校說道：「好，好，說一會好了。」

長谷川小姐問：「鐵夫，你有沒有想過……我們之間實在有很大的分歧？」

「什麼分歧？」洛鐵夫奇怪地問道。

「例如……工作吧，或者性格……」

「加代！這些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是眞心相愛的！」洛鐵夫有些激動了。

「我們有很多不協調的地方……相愛與否，根本是兩回事！」

「加代！妳太累了！」

「不！我十分清醒……這幾天，我冷靜地想到，你的工作性質非常危險，而我……却是一個喜歡平靜生活的人！」長谷川小姐愈說愈激動！

「我可以辭職不幹！」

「為什麼呢？」加代又說：「這是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而你，還做得這樣好……况且，你的活躍個性，根本也不可能安靜下來！」

「這又何苦呢？」

「加代！」洛鐵夫激動地捉着加代的手，猛然問道：「妳是否很喜歡我？」

「我需要冷靜一下……」長谷川小姐低下了頭，避免接觸洛上校激動的眼神！

「加代！望着我！」洛鐵夫痴情地說：「妳眞的願意離開我嗎？這是眞心說話嗎？」

「鐵夫！不要逼我……讓我冷靜一下！」

洛鐵夫頹喪地放開了手，失神地說：「也好……大家冷靜一下……考慮清楚……」

「鐵夫！」加代「哇」的一聲，倒在床上大哭起來。

「加代，妳好好休息！」洛鐵夫向她揮揮手，便迅速地離去了。

可憐這個柔弱的姑娘，禁不住伏在房門前面，滿眶的淚水，不斷地湧了出來！

× × ×

跟着的幾天，洛鐵夫並沒有再去找加代小姐。事實上，他也想到：自己所幹的工作，的確是與加代產生距離的。無奈，愛情與事業的矛盾，一時之間，也很難找出解決的辦法。

况且，他也不想所愛的人，朝夕生活於驚濤駭浪之中。所以，一段冷靜思考的時間，似乎是無可避免了！

另一方面，蘇聯國安局終於向洛鐵夫透露越南特務頭子的動向。

一個星期日的黃昏。

洛上校應約來到九龍城碼頭的一個公衆電話亭。

這裏，雖然有一些市民在閒逛，但基本上，還是理想的聯絡地點。

仲小心走到電話機前，仔細看了一會，啊！果然有一張紙條！（以下轉入壹二九頁）



一月完俠情倫理故事／甘丹·文
可飛·圖

孤雛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之淵因兒子患了敗血症而死，遺傳給女孫芷君亦有此病徵，雖然換血，仍未根治，怕重蹈覆轍，見芷君爲龍琥吮吸傷口之血誤吞落肚，反爲好轉，證明龍琥食了朱菓的血液有效，爲芷君換血，破例手術成功，果生奇效，華佗外科手術失傳，千手華佗手術做到，象徵中國醫學浩瀚如海，雖屬構思，亦不是子虛之言，姑妄聽之。至於坐息運氣，確能臻此，武林之道，都有內功練氣之途，高手輩出，小琥任督二脈既通，加上方之淵等的教練，有丐幫協助，商議對付黑道青龍幫等人，並拯救受害的幫派，派人偵訊青龍幫、黑鮫幫動態……

結盟力量大

方之淵在打點好一切，認爲滿意後，便離了岩洞。有小琥留在芷君身旁，他很放心。

芷君是坐在蒲團上，調息到身體發熱後，才和衣進入冷泉水中的。覺得水不像她剛到錢源用手玩弄泉水時的冷，故很快便坐在池中，水高恰到頸部。小琥在旁注視。

芷君很快便入定，小琥在池旁欣賞芷君的靜態美，長長的睫毛因閉上眼睛顯得更長，小嘴閉合顯得更小了，白白的臉頰及秀髮濺上了幾點水珠，就像一朵出於污坭而不染的白蓮。小琥看得着了迷，癡坐凝視。

芷君頸項旁的水面，漸漸泛上了一層薄霧。小琥從來沒法看到自己坐息於水裏的形態，看見芷君坐息所生的熱力，蒸發了水而生霧，十分驚詫。忖道：「原來朱菓反應所生的熱量是這樣大的，幸好我吃了朱菓後跳進冷池裏，要不，我還能有今天？」想着，冒出冷汗來。

輕敵遭嚴懲

芷君非常用功，每十二週天運行完畢醒來（這是爺爺規定了的，否則不知進展情況），小琥都問芷君感不感覺冷？芷君搖了搖頭，便繼續調息。一直運功到五更天，芷君才由小琥扶離冷泉更衣。

「琥哥哥，你整晚都沒睡，趕快睡吧！」芷君換衣後，從屏風內走出，對小琥說。

「小君，妳泡在水中四五個更衣，妳看，連皮膚也泡皺了，快蓋上被暖和一下，趁天還沒亮，也睡一會兒吧！」

× × ×

站在洞穴外警戒的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和幾名丐帮弟子，由於夜靜，將洞內的對話，聽得清清楚楚。

老叫化看了看老書獃子一眼，見他點頭，便把手一揚，數人幾下起落，消失在夜霧裏，僅留下兩名丐帮弟子，仍站在他們的崗位上。

× × ×

經方之淵詳細診脈後，認爲自己孫女的進步，比他所期望的更快。想不到冷泉散去朱菓熱毒的功效，竟然這樣大。於是，方之淵剛毅地作出決定：今晚就替芷君傳功衝穴。方之淵是在卯牌時分來的，惦念着芷君的進展，令他靜不下來，也就睡不着。

小琥還在榻上熟睡，睡態很甜。

「汝等可再睡至中午，吾等會於『五柳居』午飯，飯後琥兒助妳行功，晚上衝穴。」說罷，替芷君蓋好被，然後走了出去。

× × ×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小琥和芷君，自五柳居午飯後返回錢源，一入洞口，即朗誦起來。小琥還回味着五柳居的美味餚菜，問芷君道：「那醋魚帶鬢是怎麽弄的？這樣鮮嫩可口。」

「它是用鯶魚尾以上的下肚子，切成薄片，然後澆上蔴油、鹽和薑末調成的酢料而成。魚肉是生的，你吃得慣，並且回味無窮，眞是小老饕！西湖邊的『天外天』，弄得更可口，改天我帶這小老饕去試試。」

說罷，格格地笑起來，小琥就有點兒饞涎欲滴的樣子，儍笑着。

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等，見兩小吱吱喳喳地說個不停，他們就不掃他們的興，識趣地走到另一角落，低聲商議着。

芷君對烹飪頗有研究，連老叫化也喜歡吃她燒的小菜，現和小琥談吃的藝術，怎叫小琥不聽得津津有味，樣樣也很想吃啦？他自小就爲塡飽肚子而掙扎，找到可以吃的，就燒熟往肚子裏塞，能塞得飽已經非常滿足，那還會想到這樣的，那樣的烹調，才更好吃的事！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富裕人家子弟，每日對着珍饈百味，還食不下嚥，不是說這個已經吃厭了，就是那個燒得太熟；他們不知道還有很多窮人，連吃的也幾經辛苦也吃不到。

「芷君、琥兒，開始調息。今午調息之法，乃借琥兒眞氣之助：一則協助妳，其二爲憑藉琥兒眞氣感覺，探索妳體內實況。琥兒輸入眞力必須悠緩，千萬不能過猛。若遇阻塞，則放緩，由君兒導引。切記，切記。」

小琥恂恂受教。芷君早已坐在蒲團上運功行氣起來。盞茶後，芷君、小琥相繼坐入泉中。小琥提起雙手輕按芷君背後，感到觸電似的，心裏忐忑亂跳，一時難能安靜下來。幸虧冷泉水很冷，不一會，心才靜了下來。

當小琥的眞氣和芷君的盛氣會合時，小琥產生一種奇怪的感受，就像久違闊別的一對戀人，忽然相會一般，高興極了，彼此手拉着手，娓娓暢談思念之情。融洽、愉快地走着，說不盡的濃情蜜意。他走到那裏，她亦跟到那裏。他跳躍起來，她也跳躍起來。夫唱婦隨，你憐我愛。小琥的眞氣慣性地走，芷君的眞氣緊隨，不知不覺間，走完了十二奇經八脈，還有餘興繼續不斷地走。

方之淵看見兩小臉色祥和舒泰，臉帶微笑，愈看愈糊塗，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

學識愈高、經驗愈豐富的人，考慮問

題時，一見情況不對時，往往向有無出錯的壞方面去檢討。就是這樣把問題愈攪愈複雜了，鑽上了牛角尖，兜不出來。方之淵現在就是這樣，焦急得滿頭大汗，不知所措。

老叫化和歐陽瑜兩人也焦急，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焦急，只跟着方之淵焦急而焦急吧了。

情況僵着，只得任由小琥和芷君繼續調息下去。因爲要是這時把他們弄醒，兩人就會立即走火入魔。

兩個時辰在焦急中過去了，方之淵等三人已汗流頰背，上身衣衫全濕。反觀小琥却是精神抖擻，毫無眞元消耗象徵。就在方之淵正想傳音向老叫化說話時，忽見兩小慢慢張開眼睛，滿臉春風，彷似遊罷歸來。芷君回頭向小琥一笑，道：「琥哥哥，多謝你！」

「小君，發生了什麼事？快告訴爺爺！」方之淵看見芷君醒了，急切想知道原因。

「爺爺，我任督二脈已通了。」說道，撲入爺爺的懷裏，哭了起來，忘了她還是傳身濕透。

方之淵覺得懷中突然多了一塊冰似的，立即道：「芷君，琥兒，更衣，趕快更衣。」

老叫化早就替小琥準備好幾套稱身的新衣，當也更衣後，大家看見也好像比從前更英俊可人。

「事情如此簡單，老夫爲何不察？」方之淵聽了芷君的話，恍然而悟。

芷君更了衣出來，衆人都向她衷情祝賀。

「應該大事慶祝，今晚設宴『天上天』，老叫化請。」

× × ×

離別了方廬十多天，忽然能夠回來，倍覺親切。

方廬自芷君離開後，因有方家峪族人經常打掃，故還是那麼潔淨整齊。庭園裏的菊花、桂花開得更加茂盛，丹楓却是變紅了。秋雁已開始「哇、哇」南飛。

芷君忽然想起小白和小翠，急向爺爺問道：「爺爺，已有兩三天沒見牠們了，小白和小翠呢？牠們在那裏？」

也爺爺沒有回答，僅望着老叫化。

老叫化回瞪了老書獃子一眼，說道：「小白和小翠已交給小高代養幾天。老書獃怕麻煩，把牠們往我身上塞，我只得再往外推啦。」老叫化說得好像受了很大委屈。

「高叔叔在杭州嗎？」

老叫化點點頭。

「那就太好了，我就放心了。」

「有禽朋照顧牠們，當然放心。」小琥補充道。

住在別人家裏，即使是怎樣愜意愉快，總比不上回到自己的家好。這不是物質上的比較，而是心靈上的比較。家這個小地方，具有一種神奇魔力，是這範圍外的人，所不能明白的。

方之淵、芷君二人的感受：家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老叫化可以說是半個以上的方家人了，小琥亦可算上半個，他們都覺得方廬可愛，像家一樣可愛。

× × ×

方廬現在是指揮的大本營了，丐帮的情報已轉向這裏報告。芷君正在整理剛轉來的文件：

——黑鮫帮自宣佈歸併青龍帮後，數日間，青龍帮已有十多名高手到駐黑鮫帮蘇州總舵，並帶來青龍帮的政策。太湖漁民在新政公佈時，怨聲四起，兩日後集體罷工，抗議新政抽稅太重。黑鮫帮衆在鎭壓罷工時，殺傷不少漁民。

——蘇州 林

——巨鯨帮染疫者按藥方服後，情況大有好轉，瘟疫已受控制。十六日全帮大會也取消。

——舟山 上官

——金陵青龍帮船隻活動情況：逆水活動，水位輕守衞鬆；順水活動水位重，守衞森嚴。

——金陵 胡

——雪楓寨受蜂螫漁民，按方敷服後，瞬即恢復健康，並致謝意。總寨傳言雪楓帮曾接過青龍帮邀請信，但未赴約。

——洪澤 花

——蓬萊帮主等人，按方服藥後，即見好轉。陸宗海等並要親來致謝。

——烟台 王

——青龍帮詳情未知，丐帮爲探此帮，曾滲入數名弟子於青龍帮內，惜消息未能傳出，已被殺害。崇明全島，均屬青龍帮管轄，人多勢衆。若要派人支援本分壇，頗爲困難，因青龍帮關卡滿佈，生面人等，難逃青龍帮之眼淺。飛鴿傳書亦有困難，僅能在夜間用之。

——崇明 萬

芷君很高興自己開的藥方已見成效。

同時她可以斷言，這個月來所發生的案件，大件的均是青龍帮所爲。這是她根據各個情報分析的結果，作出下列決定：

——青龍帮崇明總舵既難以打探消息，應向分舵再試，必要時可擒下總舵派出之高手敲問之。

——崇明丐帮分壇已受青龍幫監視，爲免無謂犧牲，應立即停止一切活動，轉入地下，以保持分壇實力及地盤。

——派遣特使與受害受刦帮會聯絡，揭發青龍帮陰謀及其所作所爲，並解釋結盟禦敵之要義。企能同讎敵愾，組織成一鼓龐大力量，控制陰謀之擴展。

芷君抬頭看了一看旁邊書案正在沉迷地閱讀武林劄記的小琥，立即提筆寫下她的心得，以便和爺爺，老叫化等研究後發出她的指令。

× × ×

方廬第二層中座書房後，原來還有一個面積空間相當大的洞穴。洞穴入口和前段穴洞擴大部分，是天然的，後段則露出曾經人工擴挖的痕跡。方之淵在建造方廬時，花了不少心思。他將挖出來的泥土，填於屋前，並砌上巨大石塊，將三面環繞着，以防填入的泥土流失。所填的地方，經仔細佈置種植後，便是今天的美麗幽雅的庭園。池水是由屋旁岩石罅隙沁出的水滴積聚，以空竹引經厨厝後而流入的。

方之淵將小琥帶來洞穴的目的，是考核他這幾天來閱讀劄記的心得，並提供一個練習場地。

小琥經幾天不停的閱讀，正覺得煩悶。因爲他記憶力好，閱讀能力亦快，幾本

劄記的內容，早就記得爛熟，調過頭也能誦出。這時，忽然能有地方讓他操演，心中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有機會發洩他蘊蓄體內的剩餘精力了。

只見他在穴中，一式少林，一式無字册；一式武當，又另一式無字册地演習不停。式式拳出風生，力度強勁，把洞穴地上的，洞壁的細土塵埃，都揚了起來，令人視綫朦朧。

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等三人在旁，目瞪口呆，讚嘆地毫不放過小琥操演的一招半式。

頓飯光景，小琥操演完畢，臉不紅，氣不喘，只見額角微帶細小汗粒，站在穴中等候下一步的指示。

老叫化等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呆了一會，方之淵道：「破解恰到好處，此乃琥兒心中存『仁』也。需知世間怙惡不悛者衆，人心難測。江湖險惡，陰毒伎倆，層出無窮。一念之仁而予世人帶來大患之事例者，多不勝數。故對利令智昏，怙惡不悛者，應抱功莫善於去惡之心，除惡務盡也。」

「草矛弗去，則害禾穀。」歐陽瑜引用了管子明言來說教。

「鬼魅魍魎，人人得而誅之。」老叫化悻悻而言，憤懣世人的不仁不義，世風日下。

小琥自幼受古爺爺的陶冶，仁義爲懷，「認爲天下無不可教之人」，故處世待人，都留了餘地，武功上亦是這樣。幼時受村童欺侮，就是忍到不能再忍時，才與他們打起架來，否則，自己就會吃虧受傷。聽了前輩們這樣說，心中覺得有理，但又一時又不能全部接納。因爲除害草是當然應該，殺壞人却是另一回事了，這與他根深蒂固的人生觀有衝突。到底，他從來未遇上過一個罪不可赦的壞人嘛。小孩子那會有許多人生經歷呢？

小琥呆在那裏，困惑沉思。

× × ×

接下來的幾天，方之淵教了小琥一套步法和暗器收接，發放的入門功夫。老叫化教了一套他的首本戲「黏衣十八跌」。歐陽瑜教了一套筆法。加上了芷君嚷着要學武功強身防身，並指定由小琥教。小琥一方面要自學，一方面又要教人，眞忙得他有點應接不暇。

小琥最欣賞的，是歐陽瑜的那一套筆法。當他看到歐陽叔叔示範時，每一姿態、神韻，是那麼地風流倜儻，活像詩人與之所至，在懸崖峭壁上，舉筆題詞。小琥就是以這套筆法，首先指導芷君的，這套筆法對芷君的目前體能和基礎，比較合適；另一方面，芷君操演起來，一定非常優雅秀美。

小琥和芷君兩人以指代筆地練習筆法，一舉手，一投足間，輕盈飄逸。純熟後，更不像是練武，而像一對金童玉女，在輕歌漫舞。情到濃時，偶然屢現奇式，超出了歐陽瑜筆法範疇，令歐陽瑜本人，在旁看到，也不禁搖頭感嘆，獲益不淺。

這番感觸，促進了老人們的上進心。因爲場地所限，故分配爲：上午爲小琥和芷君兩人應用；下午則歸三位老前輩應用；晚上，是交流心得者過招之用。

× × ×

一天午後，芷君看見小琥對琴台上的古琴發生興趣，不停撥弄琴弦，發出琴音。於是，走到琴前盤腿坐下，撫奏了一曲「烈女引」。

琴聲初時憂怨凄楚，繼而憤慨激昂，一柔一亢，彼此混和，柔音想蓋過亢音，糾纏不已。小琥聽得着迷，希望柔音能蓋過亢音，這不單是他的助弱扶助心理作祟，最重要的是柔音帶着正義的氣質，使他傾心。

一曲奏罷，結果，柔音蓋過亢音，滿足了小琥，亦滿足了芷君。芷君對小琥說道：「這曲『烈女引』是楚朝莊王妃樊姬作，以勸諫莊王不要用虞丘子而轉用孫叔敖。」

「我們祖先方子春，琴藝與伯牙、子期齊名，想不到子裔淪落，無法承其衣砵。」芷君說着，嘆了起來。

「我覺得妳的琴音很有感染力，若用內力奏出，我想，你的琴音，定能感入肺腑。」

「爺爺告訴我，他年青時，曾試過操琴却敵，但由於敵人功力較高強，用高亢的嘯聲把爺爺的琴音蓋過，爺爺內腑因而受到震傷。

「這種以音制敵的想法，爺爺是從佛門中的絕學『獅子吼』警世功夫聯想而來的。」

「這種功夫太好了！妳和方爺爺的功力，已經大大提高，應將此種功夫研究發揚。」

「對，兵不刄血而制敵，才是上策，我去提醒爺爺。」說着，一溜烟地走了入洞穴去。

× × ×

公冶叔叔來去匆匆，他告訴芷君，本應接到丐帮包頭分壇消息後，就立即來，但想起曾答應芷君的禮物，於是忙了幾天，造好禮品才趕着來，途中還換了幾次馬匹，才能這樣快趕到。

公冶叔叔看見了小琥的隕石，眼睛幾乎凸了眼眶，小心翼翼地托着觀察，像是在欣賞一件非常名貴的古董！一時用手撫弄，一時從中拿出各種不同樣子的小工具，在隕石表面上刮、削、插、銼。最後拿出一塊粗糙石頭，在隕上石用力磨，然後再從囊中拿出幾個顏色不同的小瓷瓶，打開瓶蓋，將裏面的液體，往粗糙石塊滴一小滴，仔細觀察一番後，搖搖頭，又打開另瓷瓶滴，搖頭，又再滴……結果全部都滴完了，都是搖頭。

空氣好像打翻了一瓶醋，公冶叔叔站在這酸霧中毫無感覺，小琥和芷君却嗆得咳嗽起來，連忙走近窗旁，把頭伸出窗外，深深呼吸。

「我要帶隕石回家，利用工場的設備，才能分析得出它是什麼金屬，我曾研究過很多塊隕石，這塊是最奇怪的！」公冶叔叔沉思很久，才對芷君和小琥說，隨即續道：「我要走了，謝謝你們通知我來，眞是不虛此行！小琥，我會用這塊隕石，打製成刀還給你。」

說罷，立取把所有東西收拾入囊，隕石也當然包括在內，拱手辭行，連方之淵等人也不願再等候見上一面，匆匆地走出

方廬，騎上馬絕塵而去。

芷君這時才有空打開公冶叔叔送給她的禮物，芷君雖想從長形的禮盒中猜到是七首一類的東西，但想不到它是這樣美麗，匕鞘是鯊皮造的，鑲了很多小珍珠，護手是金色的，刀柄是象牙製，雕刻有龍和鳳，芷君急忙拿起它，忽然發現，禮盒原來盛載了一式兩把七首。芷君把手中那把遞給小珧，自己再拿另一把。說道：「一把送給你。」

小珧手按機括，把七首拔出鞘，七首刀刃寒光似雪，映臉生寒，小珧有點兒愛不惜手，連謝謝也忘了說。

× × ×

「禽朋」高遠知道芷君已回到了方廬，特地把小白和小翠送回。

小珧與高遠一見如故，氣味相投，大家談得很開心。

小珧自小就很想養獵鷹，故很想見一見高叔叔的白鷲「大雪」或「小雪」，磨着高遠把牠們召來，好讓他開開眼界。

芷君亦在旁邊推波助瀾，道：「高叔叔，我很久沒見大雪了，叫它下來，看看它還認不認得我？好嗎？」

高遠被他們磨得沒有辦法，只得依言發哨聲召白鷲來此，不一會，隨着鳥鳴聲，方廬前突然飛沙走石，急墜而下兩隻龐然巨鳥，屹立在門前的岩石上，展開丈多長的兩翼，撲撥不停，經高遠喝叫後，才安立石上。

小珧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的鳥，興奮得像受驚的小白和小翠般，叫出聲來，小珧忽然想起芷君坐鳥飛翔的描述，便嚷着要乘大雪飛空，芷君也要。

高遠見他們童心未泯，只好帶着他們走出廬前，將小珧、芷君介紹給大、小二雪認許，然後「吱吱，咕咕」的對大小雪說了一大堆話，本來安排小珧乘大雪，但大雪却跳向芷君身旁，用頭輕輕地摩擦芷君，顯得非常友善親密，芷君用手輕撫大雪頸項，道：「大雪眞的還認得我，要我乘牠。」

大雪「呱，呱」地不停點頭。

高遠明白大雪意思，便吩咐小雪乘載小珧。

撲翼頻頻揚起比剛才還要多的塵土沙石，小珧和芷君慢慢升空往人烟稀少的九曜山後飛去，小珧在起飛時，緊張地捉牢小雪頸項，待到了一定高度，小雪身體斜度減小才敢放開。

大雪飛在前領頭似的，小雪在後飛隨，飛行速度很快，只見下面山峯一個連一個，都差不多高矮，樹林一陣是紅，一陣是綠，一陣是黃，景物在縹渺中飄然而過，轉頭一看，只能看見杭州一點幽影。

大雪小雪在天空翱翔了頓飯時間後，安然地把小珧和芷君送回方廬前落下，小珧和芷君，滿意地輕拍大小二雪前胸，表示謝意，然後走入方廬。

哨聲起處，大小二雪又即展翅凌空，在方廬上空盤旋兩週，彷似看到了小珧和芷君在園子中揚手示意，調頭向西北方向飛去。

小珧和芷君走入廳堂時，看見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等，正和高遠在談話，只聽到老叫化道：「小高，就這樣辦？立即通知雷明把金猿帶來杭州候命。」

「是是，洪長老。」高遠答得非常躬敬。

× × ×

西湖畔的湖畔小築，近兩天忽然熱鬧起來，住店的均爲江湖好漢，武林豪傑，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地方，都是應丐帮邀請來的，共有七人。

這一批江湖豪傑，雖然素未謀面，但却彼此久仰傾慕，今天能有機會同聚一堂，大家都談得非常投契，相見恨晚。

聚會時間定於酉戌之間，離現在還有半個時辰，湖畔小築掌櫃早在花廳擺好筵席用具，清一色全套江西景德瓷具，鑲銀象牙筷子，頗感氣派，桌旁小几，放置了各式各樣的美酒，酒香飄溢。

戌時剛到，花廳外以老叫化爲首，魚貫走入老少五人，羣雄一齊起立，拱手歡迎。

老叫化拱手作羅圈揖後道：「老叫化洪浩，忝蒙衆位豪傑賞面，撥冗駕臨，共商消弭即將發生武林浩劫之計，實乃武林之幸也。」

說罷，一一將隨行的方之淵等，引介於各位豪傑。

沈志海道：「某家巨鯨帮沈志海，承蒙醫治幫衆，免去毀帮之危！深感盛情，永誌於心，今蒙寵召，敝帮上下，願效犬馬之勞！」

「鄙人蓬萊帮陸宗海，承蒙賜救，此恩此德，永誌難忘，敝帮上下，願隨帳下差遣。」

「在下雪楓寨白琨，得蒙贈方相救，永誌難忘。」

「在下排教林杰，忝能到會，深感榮寵。」

「某人金沙莊花天傑，素仰各前輩大名，幸得識荊，甚感光榮。」

「小人黃宏貫，爲揚州萬通銀號東主，得聞衆位英雄，已探測到敝號失物踪跡，特來候教，幸甚。」

「在下鄱陽寨楊達，承蒙寵召，深感光榮。」

「請各位上座！」

大家你推我讓的，又寒暄了一會，結果老叫化忝爲主人，坐了主位，方之淵歐陽瑜等四人，坐於兩側相陪，其他七人坐於客位，小二詢問各人所嗜，依次一一斟了酒。

「老叫化先敬各位一杯，願今後同儕敵愾，爲武林伸張正義！乾杯。」說罷，一飲而盡。

「乾杯！」衆人一齊雙手舉杯，一飲而盡。

「吾等邊吃邊談，請勿拘束客氣。」

方之淵見衆人已經吃了幾道菜後，道：「青龍帮野心勃勃，意圖擴大勢力範圍，據丐帮消息分析……」方之淵繼續將丐帮所探的消息，作了詳細報告，並將芷君的分析、處理，提議等等措施和決定逐一介紹。

在座七位豪傑聽後，齊把驚奇的目光集中在芷君身上，不禁忖道：「怪不得洪么公要小女孩也列席啦，難道這男孩也是重心人物？」

「千手華佗的孫女，原來醫術、智慧都這樣高。」

「我的病，原來是千手華佗的孫女治好的。」

「我們莊的金沙，原來是青龍帮所做的案。」

……

衆人心中所想的，根據切身問題而有所不同，但驚嘆芷君小小年紀，能有這樣成功的作爲，衆人均是一樣的。他們却忘了一點，沒有丐帮廣闊的情報網絡，提供廣泛的情報消息，誰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作出任何分析和決定的。

因此，芷君補充地說道：「這全靠丐帮鼎力協助，提供確切的情報，丐幫在崇明，已作了很大的犧牲，情報是用血換來的。」

接着，主客雙方有問有答地，作了很長時間的釋疑，令在座各人，進一步詳細了解各地發生的事件經過，以利同儕敵愾氣氛的培育，這是方之淵等，着意控制會議話題所做就的，因爲要說服彼此獨霸一方的巨擘，各方從無經濟、業務、道義上的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的方法，只有慫恿起他們的共同仇恨心，面對同一仇敵，自動結盟。自願和強迫之間，分別很大，無間的團結才是無往不利的。

會議第一階段是成功的，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必報，是武林人物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其實，人們爲了追償自己所受的損失，委屈，屈辱，而要求報復。豈能認爲是不合道理？但冤冤相報，何時能了呢？

會議的議程進入第二階段，分工，部署。

經過一番你推我讓，結果推舉了老叫化洪么公，爲清剿青龍帮同盟的盟主，方之淵爲副盟主，方芷君爲參謀，餘下各人均爲盟中主將，只有黃宏貫，自願捐獻一筆錢，作爲剿匪經費，條件是一旦清剿青龍帮後，結算其財產清單中，撥回該是他的那些損失，撥還給他後，他會再抽出其中一成，作爲嘉賞，羣雄對此興趣不大。

隨即，會中又詳細討論了政策方針，部署計劃，列出步驟和任務，提出注意事項……直至筵席終了，聚會才完滿結束，這時已經接近四更了。

衆人紛紛告辭入房休息，方之淵等也在湖畔小築過夜，只有老叫化跑回杭州分壇去。

一宿無話，翌晨，老叫化、方之淵等五人，辭別了羣雄後，才轉回方廬，應丐帮邀請逗留在杭州遊覽兩天。

× × ×

方廬。

庭園裏，小珧和芷君兩人，在製造機會給小白和小翠學飛，他們認爲牠們羽毛已經豐滿了，是學飛的時候了。小珧和芷君會經商量好，今天早上不餵牠們，要以蚱蜢爲餌，引牠們從樹上飛下來吃。

小珧將小白放在樹枝上，芷君也把小翠放在小白身旁，然後各人手執草蜢：

「小白——」

「小翠——」

起初，小白和小翠有點莫名其妙，轉動着頭，當看到小珧和芷君焦急地揚起手中草蜢，才明白有早餐吃，便吃力地撲翼猶豫，最後，受不了引誘，笨拙力飛了下來，落地時，產生輕微碰撞，引得小珧和芷君哈哈大笑。

餵吃一隻草蜢，便又再接再厲。

才試了四五次，小白和小翠的飛翔技能，已相當純熟，不用小珧和芷君抱，牠們吃了草蜢後，立即自動飛回樹枝上，等候吃另一隻，既可節省小珧和芷君的麻煩，也縮短了牠們自己吃草蜢的時間間隔。

小珧和芷君二人看到牠們進步神速，又高興得跳了起來。齊聲說道：「牠們能飛了。」

小白和小翠吃飽後，不再飛上樹枝而分別飛上小珧和芷君的肩膊，用頭摩擦小珧和芷君的臉頰，叫道：「些些，些些，些些小！乎！」小白叫。

「些些，些些。些些小！」小翠叫。

小珧和芷君覺得牠們的叫聲和平常不一樣，心中很奇怪，回味一下之後，大家高興地面對面齊聲高叫道：「牠們會講話了，謝謝我們呢？」

芷君認不住抱起小翠，用咀唇吻起小翠來，小珧就很友善地輕輕順撫小白背上的羽毛，道：「小白乖。」

「小翠乖，小君痛愛妳。」

小珧和芷君，現在又熱衷於不厭其煩地，教小白和小翠學講話了。

× × ×

同一時間，方廬的大廳中。

老叫化、方之淵和歐陽瑜，坐在椅上一邊品茗，一邊漫談。

「想不到雄霸一方，生死不相往來之巨擘，三言兩語間，就自願結盟！」老叫化道。

「恨之所趣，無遠弗屆；仇之所嚮，無堅不入。仇恨之力量，窮山距海，不能限也。」方之淵道。

「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歐陽瑜說。

「事以密成，不知羣雄在處事時，會否洩露天機？」老叫化有點憂心：「老叫化這勞什子盟主却不好當。」

「敏於事而慎於言，乃本盟主要政策之一，衆人當永誌於心。」方之淵說：「丐帮已安排好沿途保護之事否？此事最爲重要，羣雄不能安然回去，一切計劃全盤皆廢。魚餌引不來大魚亦是徒然。」

「沿途接班通報，萬無一失！」老叫化道。

× × ×

崇明島位於揚子江口江海之間，分東西（內外）二沙，爲揚子江上游的砂泥淤積而成。西（外）沙大於東（內）沙。崇明鎮位於西沙，青龍帮設總舵於崇明鎮上。（現今崇明島已連成一片。作者註）。

崇明島因地勢之利，土地肥沃，是太倉州所轄的魚米之鄉。漁民、農民生活富裕，自給自足，國泰民安。

因青龍帮近年政策改變，明則抽頭和交保護費，暗則受帮衆騷擾，以詐爲謀，以力爲勇，姦淫搶掠，民不聊生，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

× × ×

天才入黑，青龍帮總舵青龍殿已經燈燭通明。

這時，從二門匆步走入一名穿着青龍帮制服的漢子，跪下在左右一對青龍巨鼎之間，高聲唱道：「小的外堂情報組張勇，有事稟告帮主。」

坐在殿內青龍寶座的赤髮紅髯，凸額凹眼的獅子鼻老者，朗聲說道：「入殿呈報。」

張勇脚踏上腥紅地氈，急步走至寶座階前跪下來，說道：「小的剛接到外堂堂主飛鴿傳書，報告密碼云：杭州會議已散，各點子亦獨自各上歸途，七星出擊已展開。」

紅髯老者轉頭看着一名頭束道髻，身穿道服的瘦削老者，道：「展軍師神機妙算，點子果然又落單，此次應難逃七星出擊矣。」

「此乃帮主洪福齊天，天賜良機而已。」道服老者，左手撫弄山羊鬍子，右手撥着鵝扇，奉承地道。

「下去。」紅髯老者向張勇揮手。張勇惶恐地急急退出大殿。

「七星出擊成功後，主持人選應如何安排?」

「此乃肥缺也，當派心腹人選，以免肥水流入別人田。然乎?」山羊鬍子道裝老者說罷，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軍師妙人妙語，說出本座心中語。神算，神算。」

「軍師認爲本座子姪中，誰爲最適當人選?」

「帮主切勿忘記，還有太上帮主的徒衆!」

紅髯老者說道：「若此，豈不是肥水外流?」

「君子愛財，須取之有道。七星打來之江山，應由七星轄之，道也。七星能按規按時進貢，財也。」

「哈哈。聽軍師一夕話，勝讀萬卷書。本座茅塞頓開，茅塞頓開。哈哈！若無軍師扶助，本座獨木難支也。」

× × ×

羣雄在丐帮杭州分壇香主窮書生古允如導引下，愉快地在杭州遊覽了兩天後，按計劃，今天清晨便要踏上歸程了。窮書生古允如一早便到了湖畔小築，一一與各人握手告別。羣衆互道珍重後，拱手向古允如告辭。

排教快刀林杰要回鎮江，揚州萬通銀號東主黃宏貫要回揚州，雪楓寨白鰻白琨要回洪澤湖，蓬萊帮青鯊陸宗海要回山東蓬萊，因此，他們必須取道獨松關而北上，同行的路程很長，故結伴一齊走。

巢湖金沙莊鉄掌花天傑，原可隨同四人走獨松關，但因考慮到會多繞了五十里路，結果取道千秋嶺。

鄱陽寨湖中蛟楊達要向西南走，取道深渡。

舟山巨鯨帮白鯨沈志海，只有水路，順流直達舟山。

× × ×

鉄掌花天傑同程走的是來杭州的舊路。心中默算從杭州到千秋關僅百二里左右，按自己脚程，酉時前後該抵達，可在千秋鎭投宿。明天再走百二里宿於南陵。後天申時應回到金沙莊了。

秋天不寒不熱的是趕路好天氣，花天傑忍不住脚力加快。腦子裏想起這次聚會來：

「幸虧這次抽空應邀赴會，找出失去金沙去向。要不，就是動員全莊人手，查上一年，恐怕也不會探出一點兒頭緒。更不用說要追回金沙啦。

「現在就不一樣，既知作案者是青龍帮，又有武林七奇中的儒、丐、醫和羣雄協助，消滅青龍帮指日可待，追回金沙的希望很大。」

× × ×

千秋嶺是天目山脈支麓，位於西天目山與百丈峯之間，爲通西浙入皖之要隘孔道。嶺上溪谷幽深，元朝至正間，董博霄曾把千秋關拒賊，非常險要。

花天傑這時正走到這險要地區，只見右方是十多丈高的峭崖，左方是幽谷，深不見底，僅能隱隱聽到流水衝擊山石的聲音。心想：前面轉角後，再走四、五里下坡路，就到千秋鎭了。想着舉頭觀望天色，忽見崖頂有巨石墜下，接着傳來爆炸轟隆聲，響震整個山谷，好像天崩地裂。

花天傑立即環顧道路四周，想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只見路是開山劈石從峭崖斜坡開出，左方又爲峭直幽谷，絕難藏身。

說時遲那時快，石塊已紛紛墜落。花天傑急忙躍身緊貼右方峭壁稍爲凸出石塊之下，將自己身體盡量收縮，並運行功力防身。

雖然躲藏得快，但石下如雨，花天傑的身體，還是被不少碎石碰擊到，痛入心弦。尚幸用雙手護着頭部，未被碰着。但右脚被反彈的石頭撞擊，經已受傷流血。

一陣石雨，維持有盞茶時間，大石突然停止，但細石仍然落過不停，滾下石塊尺寸愈下愈變細小。

崖頂忽然傳來陣陣打鬥叫喊聲、慘叫聲，接着崖頂跌下十數具屍體，有的摔在路上，有的墜下山谷。

花天傑看到此種情景，呆在原地，不知所措。連淌着血的受傷小腿，也忘了及時截脈止血。

事情發生得突然和迅速，人的反應有時眞的無法跟得上。

前路彎角處，急步走來三名男子，各人都手執武器，目露凶光。花天傑這時反應來了，立即用右手在受傷的左小腿上，點了幾個穴道，暫時封住血脈，讓傷口不再流血。緩步走回堆滿墜石和屍體的路中央，聚目注視急步而來的那三名男子。

三人停在離花天傑一丈之處，爲首的白色衣服儒生打扮的年約三十左右者，開聲怨毒地說道：「好一個花天傑，想不到你背後還有隨行羽翼，濫殺了大爺崖上手下，大爺今天陰溝裏翻船，今特來向你取還公道。」

花天傑心中惘然，舉目注視儒生，只見他面白無鬚，倒生得眉清目秀，若不是目露凶光，則頗爲英俊瀟洒。乃開聲問：「在下與閣下素未謀面，請問閣下尊姓大名，是何來路?」

「諒你今天即使有三頭六臂，插翼也難飛出此地。大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天帝名下第三弟子，天蝎星上官玉。久候於此，取你狗命。」

「在下久仰天帝大名，自問與天帝，

河井之隔，毫無過節，因何罪以及此?」花天傑迷惘地問。

上官玉認爲花天傑有意地拖延，等候援手，心憤石塊砸他不死，要勞煩自己動手。眼見手下傷亡慘重，難以交差，若不立即殺了花天傑，難洩心中之憤。想着從背項拔下摺扇，向花天傑發出凌厲凶殘招式，直取花天傑眉心，招發而後，說道：「上天注定你是一名糊塗鬼，到閻王處問吧!」

花天傑退步叉掌上撩，將摺扇架起，隨即蹲身弓步向前，推出雙掌，直取上官玉前胸還攻一招。

上官玉見鉄掌花天傑，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掌風凌厲，乃身體左轉，右足後退一步蹲成左弓步，避開掌風；同時右手摺扇，向方之傑之臉胸正中，猛劈而下。

花天傑急忙叉掌上架，旋身掃腿，攻向上官玉下盤，兩人掌扇交換，你來我往，轉瞬間，已交手三數十招，仍是勝負未分。

上官玉忽然回頭說道：「你們還獃在那裏幹什麼?還不給大爺攻其背後!」

上官玉不管什麼江湖道義，什麼「以多爲勝，勝之不武」等，在他腦子裏，全不當一回事。他心目中，但求目的能達到，可以不擇手段。因此，在千秋嶺上，佈下了這個爆石陷阱，把花天傑砸死，認爲是最佳上策。今天却偷鷄不到還賠上了把米，死了十數名手下。已經氣憤得七竅出烟，如今見點子硬，恐怕夜長夢多，便把氣發洩在屬下身上。

兩名大漢跟官這樣久，還不知道官的脾氣?那就不能在江湖混了。聽言後立即長身躍起，越過戰鬥兩人，落於花天傑身後，隨即發招，一個舉刀，一個提劍，展開猛烈攻擊。

上官玉的功力，比花天傑高上很多。天帝嫡傳弟子嘛，當然差不了。花天傑能維持平衡局面，已使出了箱底下的保命絕學。其實這時已是強弩之末，手肘刺痛，小腿傷口迸裂，內力不繼。外表能力持平靜，乃藉豐富江湖經驗和無比毅力支撐着的。

現在再加上了兩人，前後受敵，心中想道：「想不到我花天傑！今天會喪命於此，眞死不瞑目也!」

正想間，峭壁墮繩，忽然跳下數名丐帮弟子，接過後方強敵，並有兩名參戰，共禦上官玉。其中一名道：「丐帮救駕來遲，花施主請諒。」

花天傑精神一振，鼓起餘力，一邊招架，一邊說道：「尚幸丐帮及時趕到，否則吾命休矣。」

說着，一不留心，右肩膊上着了上官玉一招，即時鮮血四濺，整條右臂疼痛無力。

「花施主請即退下療傷，讓我等招呼這位好了。」

說話的丐帮弟子，向同伴打了手勢，要他暫時獨鬥上官玉，自己扶了花天傑走過一旁，再從懷中取出一件物件，用手一拉，只見「呼嘯」一聲，那物件冲天而起，帶着長長烟霧直飛雲霄，然後爆炸發出一陣紅色濃霧。

上官玉眼見自己猶豫，一上來未能立施毒手，殺敵，並給敵人有空放出求救信號，以致錯失時機，後悔莫及，頓時惡向胆邊生，不管敵人和同伴張開摺扇，手按機括，向花天傑坐處橫掃過去。

在「吱唷」連聲的刹那間，天空掠下龐大的白影，隨着跳下一個穿着白色儒衫的男童，站於上官玉的身前，環目看到地上，坐着的花天傑和四名丐帮弟子，還有兩勁裝壯漢，均手掩身體某處，發青的臉上，露着痛苦萬分的神情，心知各人必是中毒掌或歹毒暗器受傷。急忙從布囊中拿出一瓷瓶，上前向各人餵下一粒清香沁心的藥丸。

「小鬼，不要浪費你的『靈藥』了，他們已經無藥可救了，解藥就在大爺處，有本事就來拿!」

上官玉根本就不把這白色儒衫小童看在眼內，看見各人均中了他的獨門暗器，而暗器所淬之毒，是天帝秘煉，解藥更是難煉之極，現在正點子已中毒，無人能救，就是多犧牲兩名手，亦算不了什麼!何況解藥在手，遲一些也可救回手下的。

上官玉因完成了任務，心情愉快得很，見小童搶救傷者，故語氣輕佻，充滿揶揄之意。

白衣小童受不了這種幸災樂禍的口氣，回頭怒叱道：「閉嘴!你這不是人的畜牲。」

這句話却惹起上官玉的怒氣了。他這一輩子那裏曾受過別人的悶氣?忽聽到小童罵他是畜牲，那能不無名火燒上三千丈?隨即發招，恨不得一掌將小童斃於手下，方洩心頭之憤。

誰知拳才要舉起，立即不見了眼前小童，自己背後頸側天柱雙穴，驟然一麻，便呆立當地，瞬即暈倒。

花天傑服下藥丸，精神已稍爲振作。看見白衣小童能將上官玉一招尚未成，便把他制倒，驚詫得以爲自己眼花。難道天下間有人能發出，這樣迅如閃電的招式制敵嗎?眞是眼不見時，誰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花叔叔已服下方爺爺的『解毒萬應丹』，坐息一下，迫出餘毒便沒事的了，倒是受傷的地方，必需敷上金創藥，包紮妥當才好。」

花天傑聽到白衣小童對他說，方從怔忡中醒來，感激地道：「幸得龍小俠及時從天而降，解決危難，並擒惡賊。」原來白衣小童就是小琥。

這時丐帮弟子已能走動，將上官玉等三人，同綑牢牢縛妥。領隊的弟子走向小琥，說道：「在下是丐帮於潛分壇外堂執事譚忠，未能及時發出信號示警，致令花施主受毒針所傷，特此請罪。」

「譚兄何罪之有?此乃上官玉心狠手辣，突然發難，連自己手下也不顧，誰會意料及此?」花天傑知道丐帮刑堂執法甚嚴，弟子偶一犯錯，判罪很深。因此，立即替譚忠解說，以謝他解去自己前後受敵之危。

「毒針?上官玉發的毒針?怎樣發出的?」

「是從他的摺扇發出的。」譚忠說着，用手指着跌在地上的摺扇。

小琥將扇子撿起，看了看，雙手握着

用力一扭 整把鐵骨摺扇便變成扭麻花似的 被丟回地上。小琥最憎恨是陰險毒辣、不擇手段的小人；陰毒的武器暗器亦一樣 故他要破壞它 免致別人再能用它害人。

「譚兄無罪。」小琥道：「不過 各位既中的是飛針 必須用磁石將它吸出才行。」小琥記起芷君說過磁石的用途。

「小施主請放心 在下隨身帶有磁石，早在小施主與花施主談話時，一一吸出了。」譚忠道：「此三名俘虜 暫由在下帶回於潛分壇看守 候命發落。」

「譚兄路上要小心。我奉了洪么公之命 任何俘虜 被擒將其武功先封住 以防逃走。」小琥說着 伸手在三人背後，每人各點了數下特別穴道。「好了，譚兄請將他們帶走。」轉頭再對花天傑道：「花叔叔些微外傷 大概對繼續上路影響不大 前路估計再不會有此種意外 就此告辭。」說罷拱手 然後合手高哨。

花天傑在還禮時 忽然空中飄下一片白雲 但亦刮起狂風 只見小琥身形躍起三四丈騎在一隻巨大白鷲背上 漸漸飛遠。丐帮弟子收拾了現塲後，亦告別而去。

花天傑呆立了良久，才轉頭走向千秋鎭。

× × ×

快刀林杰 白鰻白琨和青鯊陸宗海三人 走在路上談得很投契 步伐健朗快捷。萬通銀號東主黃宏貫 因為不懂武功，以馬代步跟隨 仍然感到非常吃力。

林杰、白琨和陸宗海三人 均是武林人士，且同靠水（江，湖、海）為生，談得投契是必然的。他們武林人與滿身市儈和銅臭的黃宏貫 有點兒格格不入，也是必然的。他們好像怕嗅到銅的氣味，走快一點 並無作弄之心。其實他們時不時，均用眼尾照顧着這位大亨的。

杭州到獨松嶺僅八十多里，有了這個包袱 他們在酉牌後，才看到獨松嶺離他們三、五里之遙，此時的山路已愈來越狹窄 兩邊山崖高聳 直上雲霄。

「我看 要入黑後才能投宿於獨松關寨。路越來越難行 那包袱放在馬上也不好走。」

「明初時曾在此道上襲擊張士誠 當然險要。」

「眞是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

三人說着，逐漸接近獨松嶺頂。越過嶺頂 便是獨松關寨了。三人見就可以歇脚 心情也輕鬆起來。陸宗海回頭對落後五六丈的黃宏貫叫道：「黃老闆 再走盞茶時間就到，加把勁兒吧！」

話聲才落 突然弓簧响處 亂箭從四面八方飛來。

三人反應迅速 立即跳向崖邊 以背貼崖 拔出隨身武器 把射向自己身上來的箭不斷撥落地上。黃宏貫可就慘了，人倒馬翻 躲在已被箭射死的馬後 戰兢寒慄。

陸宗海抽空向黃宏貫道：「把身體盡量貼崖貼地。我這就來助你。」說着 貼崖橫踹而下行 兩個起落、來到黃宏貫身前面護着 把來箭撥落。問道：「黃老闆有無受傷？」

「暫時——沒有，我的馬却死了。」

陣箭過後，嶺上匿處突然躍下一批殺手，個個脚力矯健 手執利器。轉眼間已跳到林杰、白琨、陸宗海，黃宏貫兩批人跟前。

陸宗海年紀比較大，這時自動負起指揮之責 揚聲道：「林 白二兄，請退聚一起 較易彼此照應。」

林杰、白琨同時感到陸宗海說得有理：山道狹隘 不便於羣攻 若大家聚在一起 背崖而立，三人可各自負責一方，守起來就輕鬆得多了。

這就是江湖經驗 薑還是老的辣！

林杰和白琨開始慢慢退，但敵方亦想到地利問題 已有兩人騰空躍過林、白二人，立即展開攻擊，企圖將他們孤立，逐個突破。

林、白見時機已經錯過，乃與當中兩人攻擊起來 仍抱與陸宗海聚合的希望，但是他們經已兩面受敵，迫得林、白兩人採用背靠背方式來抵禦。

這時，只聽到陸宗海突然朗聲說道：「朋友 某家等乃過路之人，有話好說，何必動刀動槍 有傷和氣？諸位是那條道上朋友 請賜下高姓大名，彼此交個的朋友。」

回答是一陣的搶攻 迫得陸宗海招架得有點手忙脚亂。

從交接的三，四招中，陸、林、白三人已體會到上中下三方的四個敵人武功非常的高 非他們三人能抗禦 情況僅能說看他們能支持得多久 才被殺死而已。

當陸、林、白三人正感消極的時候，嶺上嶺下又疾奔來另一撥人馬，為首者均着儒服，山上來的是中年書生，面白無鬚，風流瀟洒；山下來的是老年儒士，長着五綹長鬚 飄逸若仙。瞬間已是短兵相接距離，只聞老儒士朗聲道：「光天化日下，竟有強徒截刧！」

嶺上書生接道：「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陸、林、白、黃四人，看見老少儒生出現，均心喜若狂，同時忖道：「此番有救了！」

上中下三方的四個為首強徒，眼見兩名儒生走了一段路 尚能氣定神閒，乃生莫測高深之感。俗語云：秀才遇着兵，說話說不清。遇着兵尚且如此，如今秀才遇到賊，却仍敢來多管閒事，而且說話清楚得很，這就不簡單了。

這回到強徒忍不住要說話了，只見夾在當中年紀較大的強徒 朗聲道：「橋歸橋，路歸路。剛來的兩位朋友，請給個方便，讓兄弟等了却過節，他日定當備禮上門拜謝。」

「不知各位是那位名門子弟，或是何方神聖。」較年輕書生的語氣，充滿揶揄氣息。

年紀大的強徒從來就沒有這樣低聲下氣過，今天為了免生枝節，快一點完成任務，才委屈一下，現在聽到這樣的冷言冷語，再忍下去便壞了師父名頭。憤憤地道：「在下是天帝座下首徒天龍星司馬華，與被困四人有過節。尚請兩位不要趟這次混水，賞個臉子。」司馬華將師門抬出來想壓來者之氣燄。

「原來是天帝皇甫長春之高徒，難怪

如此凶戾跋扈？」較年輕的書生抬頭高聲續問道：「各位確實與天帝或其子弟有過節嗎？」

陸宗海明白中年書生心意，道：「本來是無 現在却是有了。彼等如此無理取鬧、不是製造過節嗎？」

林，白二人 聽了陸宗海這番話 幾乎笑出聲來。

中年書生也強忍着笑 道：「司馬先生 大概也聽清楚 彼等宣稱 與天帝向無過節 司馬先生若能提出反證 晚生定當袖手旁觀。」

司馬華見招牌打出 起不了一點兒鎭嚇作用 環顧三位師弟已經在咬牙切齒，心中也憤怒難平 忖道：「多兩個來又算得什麼 先殺了點子 看他還能趟多久混水！」

又道：「既然兩位不給面子 那就手下先眞章吧！」隨即向三位師弟及衆隨從道：「一窩子，上。」

三位師弟跟隨大師兄多年 那能不知他的心意。四人再不理兩名儒生的打岔，所有猛烈招式 全招呼在陸、林、白、黃等人身上。

陸、林、白三人 驟然陷入苦鬥掙扎之境。

兩位儒生原還想多玩一會 忽見強徒說幹就幹 而且當他們不存在，全部都幹自己原來要幹的勾當。也只好放江湖規矩於道外，兩人同時高聲說道：「不法之徒看打！」

兩三下手脚間 站在嶺下打鬥的強徒，全部躺了下來。現在只餘介於陸宗海和林杰、白琨之間的司馬華和他的一位師弟，天虎星公孫仁兩人，仍未倒下。

司馬華預料不到情況會轉變成這樣。在他心目中，認為他的師父和師母，是世上武功最高的了。他們師兄弟聯在一起，與師父師母過招時，師兄弟們仍能保持半個時辰不敗。這樣看來，這兩名儒士的武功，豈不是比師父師母的還要高出很多。

司馬華凸出的前額 冒出豆般大小的汗珠 流經黃黃的粗糙面頰 聚積在硬棘如針的短鬚上，垂垂欲滴。司馬華橫行江湖十多年，那曾碰到過 像現在一般進退兩難的局面？失敗、失望、恐懼、憤懣等情緒交織心頭，司馬華怔立當場，戰鬥因而停了下來。

「司馬華！快將此行目的說出，或有一綫生機。」老年儒生厲聲道。

這時，中年書生在路坡上，老年儒士在路坡下，已把背靠背的司馬華師兄弟，夾在當中。

「我們是奉九天神龍公孫敬之命，來此截殺他們的。上命難違 請各位高抬貴手，放過我們，找公孫敬算賬吧！」司馬華的師弟 抵受不住心理壓力，說出求恕之言 希望將自己的罪行，推還給九天神龍公孫敬來負責。

「九天神龍公孫敬 乃青龍帮帮主，天帝子弟 如何會受命於他？快說。」中年書生把握住追問機會。

「公孫敬有三子拜在天帝門下——」

「閉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像你這樣窩囊 有失師門威望 該當何罪？」司馬華及時清神，受不了師弟的委曲求存口氣 把師弟的話怒聲截停。接着目掃兩儒 續道：「既是技遜於人，要刮要剮，任由尊便。」

司馬華的一番話 很有點英雄氣概，兩儒頗為欣賞。心知再問也不會有結果，擒下來分別盤問較好 乃道：「既然如此，得罪了！」

中年書生說罷 立即展開迅捷身法，將司馬華等二人點倒，司馬華等毫無還擊的機會。

中年書生隨招手，呼喚隨行而旁站監視的丐帮弟子，把暈倒的人加以綑縛。道：「綑縛好後，解去暈穴，帶一干人等回餘杭候命。該人等已用獨門手法，暫廢武功，可放心行事。」說着，看見丐帮弟子已展開行動，轉頭對陸、林、白、黃等人拱拱手，說道：「吾等救援來遲，恕罪，恕罪！」

「客氣 客氣。幸得醫、儒二位救援，方能逃出生天，乃我等之幸也。大恩不敢言謝 唯今後行則思義以報。」陸宗海道。

「天帝與青龍帮勾結，為以目前情況。原計劃或會修訂 屆時會通知各位。」方之淵怕聽客套話，轉了話題。

「過此一里之遙 便是獨松寨，諸位可宿該處。明晨上路，不會再有風險矣。吾等還需趕路，就此告辭。」歐陽瑜和方之淵拱手作禮罷，立即展開輕功，迅即越過起程較早的丐帮等人，消失在傍晚的夜色中。

× × ×

錢塘江的江水，受到秋潮的影响，經常都比較漲滿。白鯨沈志海走到江畔水埠時，早有數名帮勇等在舟旁。

「帮主。」

「帮主。」

帮勇等看到沈志海回來，異口同聲地參見。

沈志海點着頭登船，坐在太師椅上，舒適地伸了一下懶腰，隨即發出命令：「啓航回舵！」

「是！」帮勇等立即解纜，推船，搖櫓，迅即將船飄入江心，向下游而去，手法非常純熟俐落。

沈志海在享受着這種熟悉的搖盪，問道：「總舵近日有何特別消息？」

「沒有什麼特別的。僅得報告，說這次東海魚穫甚豐，大家都很高興，準備等帮主回舵後，大事慶祝。」回答的帮勇，高興地說。

「好！」沈志海隨即陷入沉思。

「本帮抱着和氣生財的原則，向來全帮上下堅守本份，循規蹈矩。誰知天運之寒暑易測，人世之陰險難防。經過此次差點帮毁人散的可怕經歷，本帮亦應安排一下，提高帮中的防禦力量了。」

順流而下，沈志海的船滑行速度相當快，把船桅懸着的藍底繡上白色鯨魚的旗幟，飄得啪啪作响。

秋天是魚類交配排卵的季節，魚兒在這個時候會變得肥美。捕魚的船往來在江中也因此而頻繁，直至船到江口後，才漸漸少了些，因為江面闊了。

「帮主，發現黑鮫帮船隻，四面向着我們靠攏。看來，有點來意不善。」一名

帮勇，把頭伸入艙內，向沈志海報告。

沈志海從兩邊窗往外觀望，果然是黑鮫帮，亦即是青龍帮，又來生事、搗亂了。沈志海問了問放在椅旁的隨身武器－－分水刺，作了心理準備，朗道：「作好準備，防禦水上水下。」

五名帮勇一陣忙亂後，便立即各站崗位。

「取靠近南江岸航道走。」

「帮主，上游又出現兩艘快速舢舨－－水上飄，直取我們而來，形跡可疑。」

很快，黑鮫帮船隻巳經包圍了巨鯨帮的船，兩艘水上飄却在黑鮫帮船隻之外，繞着黑鮫帮的四艘船不停地打着圈子。看情形是與黑鮫帮不同一條綫，因為黑鮫帮守在南面船隻甲板之上，巳有人站在那裏，對着那兩艘水上飄大聲喝罵：「那裏來的瞎了眼的王八蛋！在尋咱們黑鮫帮的開心，相識的給我立即滾蛋，否則把你丟下江中餵王八……」話還沒有說完，却用手掩住口「哎唷」一聲突然停止，張手一看，滿手是血，還有掉下來的三四顆碎牙。

甲板上忽然多了另一個人，身着華服，面色蠟黃，長着五綹長鬚，拱手作羅圈揖道：「老夫黑鮫帮海寧分舵旱地鮫王元鏢，敝屬口不摘言，得罪道上朋友，尚請給予老夫薄面諒宥。不知那方朋友，邂逅於江上，尚請賜見。」

「老叫化洪浩，今日忽生雅興，想追隨敝友沈志海同到舟山島上，嚐嚐海上鮮之美味。忽聞狗吠，掃了老叫化雅興，你說該罰不該罰？」老叫化說着，揭下竹織帽子，脫下簑衣，露出本來面目。

「不如洪公公有此雅興，恕罪、恕罪。敝帮之海上鮮，要多少有多少．錯過今天，定當每日專人送至方廬待用。今天王某有要事與沈兄商談，不便外人參與，尚請洪公公給個方便。」王元鏢企圖支開老叫化。

「口蜜腹劍，有什事要商談的？還不是想併人家沈叔叔的巨鯨帮？王元鏢，我正要找你，算算你暗算我爺爺，把他用陰風掌打落錢塘江這一筆賬呢！」水上飄上另一個，披着斗篷和肩風的小個子嬌聲地說。

王元鏢見忽然出來一個程咬金，揭發了他認為人不知、鬼不覺的勾當，心知老叫化是有為而來，沒法再能支開的了。忖道：「說話的大概是方之淵的孫女，他爺爺也吃不下我的陰風掌，小小年紀口氣才不小，還不是借老叫化的光？」想着，高聲奸笑道：「小小年紀，好的不學，壞的卻學會了含血噴人。無證無據，說人陷害、謀殺。王某若告到官裏，妳洗乾淨屁股等着坐牢好了……」

芷君見王元鏢也說話不乾淨，心中十分憤怒。「照打！」一聲叫出，一陣尖銳的破空聲，王元鏢立即滿口流血，吐出了幾顆碎牙。口齒不清地驚道：「原來是妳這臭丫頭幹的好事！」

「王老！廢話不要再說了。點子有撐腰的只不過多砍兩刀吧了，當為活動下筋骨好了。動手吧！」說話的是在南面船上的年約二十五、六的漢子，穿着華麗勁裝臉色像是酒色過度的白中帶青，傲氣凌人，怪不得連說話也這樣目中無人。續道：

「區區乃天帝門下第二弟子，天狼星令狐安，識趣的讓開！」說着躍身而起，跳落沈志海船上，舉劍直取沈志海左胸。

沈志海見洪公公和方芷君突然出現，喜上心頭，立在艙前聽着彼此對話，忘了將分水刺帶在手中，誰料到變生匆促，說打就打，劍巳經刺及胸前。沈志海本身武功既不很高，加上毫無思想準備，又缺乏搏鬥經驗，面臨這樣強勁迅速的致命劍式，根本無法閃避，唯有閉目受死。

「嗆啷」一聲金鐵交鳴，刺向沈志海的長劍，被老叫化的長烟管架開，救了沈志海一命。沈志海連忙爬回艙中，將分水刺在手，滿額冷汗淋漓。只聽到老叫化道：「兔崽子連招呼也不打一個，抽空子就打，算那一門子的好漢？想不到堂堂天帝門下弟子，亦有像江湖混混一般，打悶棍的！」

令狐安見老叫化架去他刺殺沈志海的一擊，巳經心中非常憤怒。再聽老叫化這樣一說，更是火上加油，心燥氣浮地立即向老叫化展開奮不顧身的攻擊，犯了練武者的大忌。這正是老叫化所希望的。

「區區一向祇求目的，不擇手段。喜歡作風如此，你管得了嗎？」令狐安邊打邊說。

「老叫化今天就代令師，教訓教訓你。要你知道一下，天有多高，地有幾厚。」老叫化最憎恨那些罔顧江湖道義，利慾薰心的狂徒。於是用上七成功力，以手上長烟管，施展一招「打狗棍法」的「撥草尋蛇」，把令狐安來劍架開，而取他的雙足，迫得他跳起；然後變招為「撥雲見月」，點向令狐安胸前的玄機穴。

令狐安立即墜落甲板暈倒。老叫化上前，再用烟斗點了令狐安數個穴道，將其武功暫時封廢。隨即叫道：「將其餘的都給我拿下！」

芷君仍坐水上飄上面，注意着王元鏢，聽到花子爺爺令下，立即發出兩粒白豆，直射向因看見令狐安失手被擒，而怔在那裏的王元鏢兩邊太陽穴，王元鏢應聲而倒。

其餘的黑鮫帮帮衆，有些巳經早巳在水上飄打圈子時，被芷君用豆粒點了呆穴，餘下數名站在船前當眼地方的，看見主將暈倒，正要跳江逃走，却快不過芷君的連珠暗器手法和老叫化迅速的跳躍各船分別點穴手法，均一一倒下，一個也逃不掉。老叫化隨即躍回沈志海船上。

老叫化打出手勢，兩艘水上飄中四名丐帮弟子，立即將水上飄靠近兩艘黑鮫帮船隻．將水上飄之繩索扣住黑鮫帮的船尾，並登上黑鮫帮船，控制船隻靠攏其餘兩艘黑鮫帮船隻。不一會，四艘黑鮫帮船隻，便並列江面。

這時，丐帮弟子又忙於綑縛俘虜．綑縛好後　將其集中在兩艘船上。兩名弟子爬上船桅　將黑鮫帮旗幟除下．換上丐帮旗號、另兩名則解下繫纜、任由黑鮫帮兩艘空船，飄流江面，順流而下。芷君早亦跳上船，指示丐帮弟子的活動。

這會間，老叫化巳經與沈志海談話完畢，跳向芷君的船上，環視一切妥當，乃拱手向沈志海道：「珍重，珍重！」

「珍重，大恩不言謝……」

「走！」老叫化巳下命令兩艘船，逆流而上。

× × ×

深渡為浙入皖贛主要通道，位於新安江北岸。深渡鎮往來客商很多　故鎮中店肆亦很多。浙人多在離深渡不遠之街口鎮渡宿　而皖、贛人則多投宿於深渡鎮。

湖中蛟楊達巳走了將近兩天的路了。他到達街口鎮時　剛是申時開始，心想：由街口至深渡　僅二十里　途中村落遠離官道．茶肆稀少。不如在街口鎮　喝上一盅茶　歇歇脚　酉牌時分　定能到達深渡了。

楊達在街口鎮挑了一家像樣的茶肆坐下．叫了一壺上好巖茶　在慢慢品嚐。才喝上一口．忽然聽到一陣急速的脚步聲，忍不住好奇地往街外望去．只見有十數名勁裝的武林人物　匆匆地朝着鎮口通往深渡的官道走去。

楊達不以為意，繼續喝他的茶。

喝完茶的楊達　巳經跑了十多里路，估計尚有五六里　便可抵達深渡鎮　脚步忍不住也加上了勁。剛轉過一個小彎　却看見剛才喝茶時匆匆趕路的　那十多名勁裝漢子　站在前路當中．好像在等待着自己似的。他的脚步隨緩了下來　放眼看看四週環境。發覺這裏正是街口至深渡官道中最狹隘的地區．左邊是新安江，水流湍急；右邊却是疊起的山石．高約三丈。楊達踟躇不前而怔立着　離開那撥人約六七丈。

前路的人，在路中插下旗幟後，却邁步往回走了。顯然是針對楊達而來的。楊達回頭一看，希望有路人走來，但看到的是另外兩人．正在來路中央插着同樣的旗幟。楊達知道　插放旗幟於路的兩端的意思，表示某些帮會，要在這段路裏解決樑子　希望路人不要介入。楊達忖道：「這樣說來　豈不是樑子的對象就是我？」

兩邊走來的人有人出聲了，說道：「楊達　敬酒不喝　喝罰酒　今天你插翼難飛了！」

旗幟離得太遠．楊達看不清其標誌，迷惘地道：「楊某不知開罪了那條道上朋友　敬希朋友指示迷津？」

「青龍帮的邀請　有種罔顧，現在却假惺惺、裝糊塗．這麽沒種。以前的『種』是借來的吧？」

旁邊聽的　哈哈大笑起來。

有虐待狂的人，就像貓捉到了耗子，要恣意玩弄一番才把它咬死。

楊達受到汚言侮辱　亦不知如作答。心想．單拳難敵四手　對方人手衆多．若用上車輪戰　累也可自己累死。何況敵人武功深淺．自己又一無所知？

楊達不答　有人却代他作答了，聲音是從疊石上面而來：「青龍帮很有種、有種到要暗算　打悶棍　抽空子放冷箭、暗器、迷烟、爆石、羣毆、落毒……樣樣不見光的伎倆都齊。這是那門子的種？不曉得怎麽不溲泡尿照照看。」

話聲才落．疊石上跳上一名白色儒衫小童　站在楊達之前。

青龍帮各被白衣小童搶白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的　老羞成怒　其中一名顴骨高聳，下巴尖峭，長着鼠鬚的瘦小矮漢，厲聲道：「小兔崽子嫌命長，敢到老虎頭上搔虱子。讓老子來教訓教訓你，好讓你知道是那個狗娘養的。」說着．展開擒拿手法，要向白衣小童左手抓去。

誰知瘦漢左手才動，却反被白衣小童迅速以左手緊扼瘦漢右腕　隨即右轉身，以肩穿瘦漢脇為軸，借瘦漢之力而身下垂，左手用力下拉，瘦漢便從小童肩上飛了出去，在丈多遠外地上，摔了個狗吃屎，半天爬不起來。

這回輪到楊達感到驚訝了．他正全神貫注聽着龍珧在奚落青龍帮，心中鬱氣盡去。後又看到敵人要動手、正要為龍珧担心．誰知心念才起　那要動手的瘦漢就被龍珧重重的摔倒，他眞不敢相信小小年紀的龍珧會有這種本領。

站在旁邊的青龍帮衆的驚訝，遠遠超過楊達。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武功高強的頭頭，半招不到，竟被一不見經傳的小童擊敗．看情形傷得頗重．這怎叫他們不驚詫得呆了？

要是他們知道小珧巳經仁慈地留了力度，要不　那瘦漢會被摔成一堆肉醬。那時，他們才更驚詫了。小珧自小就最憎恨那些不修陰騭，口舌便給　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人，小時常常與別的小童打架，原因就是那些小童在取笑他無爹生、無娘養。

「怎麽了？沒種動手了嗎？那就乖乖地束手受縛，聽後發落吧。省得我再費力氣。」小珧見青龍帮的人，站着那裏呆若木鷄　故意反唇相稽。刺激他們老羞成怒，好讓自己乘機閱歷閱歷。

聽到這番說話，佛也會起火，何況是一向以勢凌人、無事生非的青龍帮帮衆？只見他們一窩蜂地，圍繞住小珧，舉起手上武器，齊向小珧身上招呼。

「這位動手較快，到旁邊風涼、休息一會吧！」砰的一聲，一　青龍帮大漢，應「話」而出，暈坐路旁。

「這位出招過高，下盤不穩，應多訓練馬步基本功夫。」說着，那名青龍帮漢子，果然很聽話，雙脚張開，半蹲地站着原地不動。

「你出招太陰險了，該跪下反省。」那人也乖乖地跪在地下。

「你眼睏了，睡一會吧！」那人也睡下了。

…………

盞茶時間不到，所有青龍帮人馬，均乖乖地很聽小珧的話，坐、跪、躺、睡、笑、哭……的，都被小珧制住了，動彈不得。

楊達只看見龍珧矯健的身形，龍飛鳳舞般的騰躍飛旋，輕快迅捷地穿繞青龍帮衆之間，接着便一個一個被制，像看變精采絕倫的戲法般，看得口定目呆。

小珧看見巳經玩得差不多了，再玩下去則有傷陰德，才這樣快把青龍帮衆制住，否則還可逗一會樂子的。接着小珧一指扣入口中，呼嘯一聲，招來藏在疊石上的丐帮弟子，把被制的人一一綑縛。

「把他們帶回建德分壇，候命發落吧！」小珧再在被縛者身上各點上數個穴道，見衆人均恢復常態後，對丐帮衆弟子說道。

（未完．三）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趙勇將刼奪風塵雙俠的藏寶圖經過說出，當時還有低矮、瘦高的蒙面人等共三人互相搶奪，各人撕分一角，至於雙俠誰人所殺，自己沒有參與其事，並不知情，然後帶大笨牛將自己瓜分一角的眞圖獻上，張小仙才肯解去他的鬼胎穴，此刻却來了幾個人，其中有駝背叟、丁老二、錢四海帶了子女回來，還有馮通、馮元，都是想奪取臥龍莊的寶圖，張小仙乘機將自己的羊皮假圖出賣，馮通弟兄、丁老二、駝背叟都購得一角，售價十萬五千兩，白吃教進賬不少，另敲詐番僧、雷天宇的仍未入賬，有了錢，便想如何積聚，生生息息的想賺得更多……

天魔清混賬　賭仙是色狼

阿郎拿了一杯酒，多多則選了一杯茶，二人就在附近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作壁上觀。

默默地坐了好一會兒，喝完了酒，飲完了茶，二人這才站起身來，手拉着手，向皮蛋、大笨牛賭博之處緩緩行去。

皮蛋賭的是單雙，嚴格來說，這只能算猜，不能算賭，莊家只有一個碗，一張牌，一面是一個紅點，另一面兩個紅點，憑熟練的技巧，在衆人的面前一陣翻弄，然後蓋起碗來，要大夥下注，猜中的賠，猜錯的吃，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阿郎靠近過來，小聲道：「皮蛋，差不多了吧？」

皮蛋抬起手來，兩手已空空如也，作了一個一張一合的手勢，臉紅脖子粗的，沒有好意思開口說話。

多多吃驚道：「這麼快就輸光了？」

皮蛋指着面前的幾個籌碼道：「還有，還有最後一注，這一次準贏。」

阿郎道：「何以見得。」

皮蛋信心十足的道：「因爲我看到莊家的牌是雙。」

阿郎逗笑道：「所以你就下雙。」

「這有什麼不對嗎？」

「皮蛋，前幾把牌難道你不是看準了再下？」

「是呀，奶奶的，看準了再下，結果却變了樣兒，好像是遇見了鬼。」

「這一次也一定會遇見鬼。」

皮蛋說道：「不會吧，天下那有這麼多鬼。」

「一定會。」

阿郎言來斬釘截鐵，皮蛋不信，多多也深表懷疑，因爲莊家的碗已扣住，正在催促別人下注，張小仙壓根兒就沒有看到那一張牌。

可是，說也邪門，被阿郎不信而言中，掀開碗來，果然是一個一點單。

莊家通吃，皮蛋氣得要死，道：「有鬼，有鬼，一定有鬼，我馬屁大王也不賭啦。」

阿郎微微一笑，道：「沒有出息，俗語說的好：不怕輸，就怕斷了賭，那裏丟掉，就從那裏撿回來，白吃教的人怎可以輕言服輸。」

皮蛋傻楞楞的道：「小仙，你還要我賭？」

阿郎望着莊家面前一堆五顏六色的籌碼，道：「賭到那一堆籌碼全部裝進多多的竹籃裏爲止。」

「只是我已經沒有信心啦。」

「本教主給你信心，看清楚了。」

打着鴨子上架，皮蛋不賭也不行，只好睜大雙眼，一瞬不瞬的看莊家撥弄那一張牌。

通！碗已扣好，掀開來又亮一下，再撥弄一陣，始重行蓋起。

阿郎道：「看清楚沒有？」

皮蛋道：「看清楚了，是單。」

多多道：「我也看見是單。」

阿郎笑而不語，提起竹籃子，押在雙上。

皮蛋，多多見他反其道而行，急得不得了，來不及出言糾正，莊家已搶先開口了：「多少？」

阿郎沉聲說一句，道：「包賭你面前的全部。」

莊家臉色大變，道：「老夫面前有一萬多兩。」

阿郎揚眉道：「竹籃裏的籌碼在四萬兩以上。」

篤！乍然拔出一把飛刀來，往莊家面前一插，接着又道：「你最好放老實點，別動手腳，一旦丟了老命可別怪本教主沒有警告你！」

莊家早已嚇傻了，那還敢再動手脚，掀開碗蓋，下面是一個兩點雙，張小仙洋洋得意的道：「多多，收銀子啦。」

多多，再加上皮蛋，兩三下便將莊家面前的籌碼，清潔溜溜的全部裝進竹籃裏去，三個人掉頭就走，去找大笨牛。

皮蛋滿頭霧水的道：「阿郎，眞他媽的邪門，太邪門了，分明是一個單，你却在雙上發了財，這到底是什麼玄虛？」

多多亦說道：「小仙，事實確是如此，你似乎又沒有認眞看牌，怎知是雙不是單？」

張小仙有條不紊的道：「玩單雙，全憑極其熟練而又快速的手上技巧，故意賣個破綻，讓下注的人看到牌面，却在碗蓋的那一刹那間翻轉過來，常常有人死心眼，不服氣，爲之傾家蕩產，你們一口咬定是單，去押雙大概準不會錯，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大笨牛在押寶。

押寶比較複雜，是一種鬥智的遊戲，一隻銀色的小盤上，放着一顆二寸見方的大骰子，有從一至六六個點數，上面蓋着一個金色的盒子，通常做寶（做點數）的人，在別處做好後才將寶盒送過來，交給莊家，以免莊家面對大小不一的賭注，沉不住氣而洩露天機。

巨大的賭桌，也劃分成六個區域，從一至六。

押中的人一賠五，這是它引人入勝的地方。

押輸的人被通吃，可謂一家歡樂五家愁。

純粹是做寶者與賭客間猜謎、鬥智的一種遊戲，莊家只不過是掌理開寶、吃賠的一些瑣事罷了。

皮蛋拍一拍大笨牛的肩膀，道：「大笨牛，今日賭運如何？」

大笨牛一臉憤懣之色：「媽的，早就被人洗澡啦（輸光的意思）。」

阿郎冷笑道：「押寶，在所有賭博中是最難贏錢的一種，活該！」

大笨牛不服道：「可也是最好賺的一種，一賠五吔！」

有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在背後說道：「一賠十照樣包輸不贏，你們也不打聽打聽這『紅中賭坊』的大老闆是誰。」

話落，人已到了四人面前，一個瘦巴巴的乾癟老頭，長着一張猴兒臉，正是曾買去一張藏寶圖的武林怪傑丁老二。

張小仙聞言一怔道：「是那一位？」

丁老二陰陽怪氣的說道：「神偷賭仙天魔女中的『賭仙』翁百萬，南七北六所有的『紅中賭坊』都是他開的，手下的賭師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大老千，想到這裏來賺外快，等於是拿麵綫去釣魚，做白日夢。」

阿郎神色不變的道：「看來尊駕大概不是來做白日夢的吧？」

丁老二嘿嘿一笑道：「老夫不是來賭錢，是找人。」

張小仙道：「找誰？」

丁老二道：「就是你張小仙。」

白吃教主張小仙，一聽說武林怪傑丁老二要找自己，不禁愕然一楞道：「你老兄有何見教？」

丁老二拉了張小仙一把，來到一個僻靜的所在，道：「好說，還不是爲了藏寶圖。」

「老兄已買去一張，別貪心不足。」

「張教主心裏明白，必須四張合璧才有用。」

「可惜本教主只有三張，全賣了。」

「白吃教打着買賣藏寶圖的招牌，賣出去自然還可以再買回來。」

「奇怪，你丁老二的胃口既然這樣大，在臥龍莊時爲何不一口通吃？」

「實不相瞞，老夫當時身上的銀子不足。」

「你可曾想到，一賣一買之間，必定水漲船高。」

「價錢不是問題，只要是眞正的藏寶圖，一切好商量。」

「白吃教一向信用可靠，童叟無欺，你丁老二買去的那一張，想必早已查驗過了吧？」

「敝上正在查驗中。」

「你說敝上？」

「坦白說，老夫也是替人跑腿的。」

「你那位『敝上』是誰？」

「事關重大，恕老夫不便明言。」

張小仙本來一直以爲，搶奪藏寶圖，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除前少林掌門悟悲，與飛刀趙勇外，剩下來的兩個人，很可能就是駝背叟跟丁老二，孰料，事出意外，丁老二的背後居然另有其人，頓令阿郎如置身五里雲霧中，莫測高深。

當下眉頭一皺，以試探的語氣道：「

丁老二，你那位上級，打算再買幾張藏寶圖?」

「兩張。」

「兩張?你的意思是說 你那位上司本來就有一張?」

丁老二道：「老夫只是一個跑腿的人，不清楚。」

「事實上清楚得很 你買去一張 再買二張 擺明了你那位上級的手中另有一張。」

「老夫只是奉命行事 無法作答。」

多多聽在耳中 疑竇叢生 過來插言道：「在江湖上你丁老二向來獨來獨往，我行我素 論身份 講地位 絕不在神偷賭仙天魔女 邪僧怪道無情尼等人之下，算得上是一位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 幾時淪爲任人差遣辦事的狗腿子?」

皮蛋冷嘲熱諷的道：「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大概是陰溝裏翻了船，被人降伏，只好任人牽着鼻子走。」

大笨牛也不肯放過這個消遣他人的機會 說道：「也許是賭輸了錢 當給別人啦。」他總喜歡以自己親身的經驗比喻別人。

丁老二可不是等閒人物，跺一跺脚，半個江湖就會發抖 從來也沒有人敢如此奚落過他 登時怒從心頭起 抓在他手裏的一根鐵欄杆 一霎時便變成粉末，從中斷裂 雙目兇芒迸射 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

阿郎睹狀大怒 吐字如刀：「老小子，你是來談生意?還是存心打架?」

丁老二想一想，忍一忍 沉聲說道：「自然是來談生意的。」

阿郎威風八面的道：「那就放老實點，別節外生枝。」

丁老二作了一個深呼吸 卒將滿腹的怒氣完全壓下來。

「你後邊的那位主人現在何處?」

「張敎主這話是什麽意思?」

「本敎主不想再繼續浪費時間 和一個作不了主的人打交道。」

丁老二道：「想要和敝上直接談，可能有困難。」

「有什麽困難?」

「敝上不想公開露面。」

「怎麽?名頭太大 怕樹大招風?」

「也許是吧。」

「假如本敎主堅持如此呢?」

「也不可能即刻來到開封。」

「沒有關係，白吃敎可以等他，但不知需要多少時間?」

「快則三日 慢則五天。」

「好吧 我們就在開封候他五日。」

「張敎主有把握將藏寶圖弄到手?」

皮蛋神氣活現的道：「放一百二十個心 我們敎主是萬能博士 無所不能，凡是答應下來的事 萬無一失 等於進了保險公司。」

大笨牛亦隨聲附和，說道：「沒錯，沒錯，我們老大神通廣大，無所不能，可以買 可以騙 可以搶 亦可以賭，總而言之 統而言之 弄幾張藏寶圖，易如反掌……」

這小子越說越不像話，阿郎生怕他洩了底，說出藏寶圖是僞造的，急忙瞪了他一眼，咚！的一聲，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閉上你的笨嘴，你不說話沒人會當你是啞巴。」

丁老二却毫不介意，並沒有想到僞造這一層 乾咳一聲，皮笑肉不笑的道：「張敎主的本事，早已名震江湖 這一點老夫倒是信得過，相信一定可以弄到手。」

阿郎冷然一哂，道：「信得過就好，請吧，叫你的主子來談，不然這一筆生意就吹定啦。」

丁老二的眼珠子翻了兩下，未再多言，當即一揖而別。

大笨牛道：「老大，這是一個大凱子，幹嘛非要堅持跟他的主人談不可?」

阿郎冷聲道：「你懂個屁 如果我判斷不錯 丁老二後面的那個魔頭 就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之一，當然要把他揪出來。」

多多憂心忡忡的道：「小仙，你有沒有算過 雷天宇、波羅門、駝背叟、丁老二、馮通 前前後後，我們已經將藏寶圖賣給過五個人，尤其在臥龍莊還是公開大拍賣，一旦被他們得知，咱們玩得是一物數賣的把戲，一定會惹來無窮的禍患。」

張小仙很篤定的道：「咱們打的是買賣藏寶圖的招牌，有賣自然也有買，而且，眼前他們買圖最多的不過才兩張，咱們還有遊戲的餘地，再說，此門已開，有些人不賣也不行。」

皮蛋道：「多多之言不差，我看咱們就別再招攬新客戶了。」

阿郎頷首道：「十之八九，駝背叟及丁老二幕後的那個魔頭，就是奪圖殺人的元兇主犯，已沒有再招攬新客戶的必要，決定即刻停止。」

多多心思細密，忽然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如說他二人確爲奪圖行兇之人，那麽，雷天宇的後面也有一個神秘人物，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目的何在?」

阿郎眉頭一皺，道：「傷腦筋，這的確是一個惱人的謎，不管它，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咱們去收銀子啦。」

招招手，四個人攀肩搭背的又回到押寶的地方來。

這時候，阿郎、多多才注意到，莊家是一個骨瘦如柴的糟老頭，做寶的人則是一個唇紅齒白，黛眉星目，年約十七八歲，長着一對會說話的大眼睛的姑娘。

姑娘的寶盒業已做好，俏生生的立在莊家的一旁，大眼睛正一眨一眨的凝視着四大金剛。

女人最瞭解女人，女孩子家也最敏感，多多拉一拉阿郎的手，悄悄的說：「小仙，這狐狸精好像看上你啦。」

阿郎故意給姑娘拋了一個媚眼，笑笑道：「我已經是死會啦，愛上我算她倒霉，準會害相思病死，她愛的人可能是皮蛋吧?」

皮蛋馬上舉起雙手，搖一搖，嘻皮笑臉的道：「她太老，我不要，聽說男人娶到比他大的女人會走霉運的，嫁給大笨牛還差不多。」

大笨牛端詳一下，傻里傻氣的說：「好啦，好啦，看年齡不相上下，相貌也不算太差，馬馬虎虎，假如你們都不要的話，我就撿『破爛』，把她當下女好啦。」

四人自說自話，比手劃脚，由於賭場內人多聲雜，姑娘根本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麽，還以爲三劍客對她動了情，有了意，一直羞答答的媚笑不止。

寶已經連續開了三次，阿郎始終作壁上觀，並未下注。

怪哉，姑娘眞是一個做寶的高手，接連做了三次四。

四者死也，不論做寶或押寶的人，都忌諱這個數字。

然而，姑娘却連做三次，基於賭徒怕「死」，又不信邪，不相信她會連做三次，不會押四，單單這三把，莊家便贏了數千兩。

姑娘樂得露齒直笑，捧着寶盒又去做寶了。

阿郎從多多手中提過竹籃子，準備下注，同時和皮蛋、大笨牛說了幾句悄悄話兒。

皮蛋會意，道：「阿郎，千萬不能押四呀，好事不會過三哪。」

大笨牛亦朗聲道：「對極，對極，四次四，就是『死』上加『死』，死定啦，千萬押不得。」

阿郎服從多數，果然將竹籃子押在三上。

其餘的賭徒亦所見略同，紛紛押在別處。

姑娘的寶盒業已做好，放在莊家面前，見到這般情形，微微露齒一笑。

阿郎不聲不響，用手輕輕一推，從三移到了四。

大笨牛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道：「老大，不要冒險，四會『死』哪！」

張小仙詭笑道：「『死』了也沒有關係，就算是給她下聘吧。」

姑娘沒聽清他們在說什麽，仍在笑着，但表情已不似先前那般自然。

莊家探頭往籃子裏一瞧，道：「下多少?」

閣郎指着他面前的籌碼道：「你面前的，枱面上的，全部。」

莊家吃了一驚，道：「全部有三四萬兩，你够嗎?」

張小仙道：「有多沒少，不信你可以算算看。」

莊家不信，當眞約略算一下，籃子裏的籌碼已增至六萬兩以上。」

「開寶?」

「開寶！」

在衆賭徒的催促下，莊家打開寶盒，所有的人皆目瞪口呆，赫然又出現第四個「四」。

「好棒啊，收錢啦！」

「萬歲，收銀子啦！」

皮蛋、大笨牛尖聲大叫，得意非凡，將莊家面前的，枱面上的籌碼猛往竹籃裏收。

那姑娘却突然大發嬌嗔，跳上枱面去，刁蠻潑辣的道：「住手，你們使詐！」

張小仙挑眉瞪眼的道：「使詐?使什麽詐?」

姑娘理直氣壯的道：「你們說不押四，結果却押上四，不是使詐是什麽?」

阿郎冷哼一聲道：「兵不厭詐，賭也不厭詐，妳還嫩得很，一邊涼快去吧！」

出手如電，抓住她的小蠻脚猛一掀，姑娘猝不及防，當場四脚朝天的滾下去，引起一陣哄笑。

却大大地激怒了姑娘，彈身越桌而過，聲色俱厲的道：「那來的野小子，竟敢到『紅中賭坊』來撒野，也不打聽打聽這是什麽地方。」

口罵不足，繼之動手，反手一掌打過去，被張小仙舉掌架開，冷嘲熱諷的道：「怎麽?是輸了銀子不服氣?還是人家不愛妳，患單相思惱羞成怒?想打架何不早說，我們都是打架的專家。」

姑娘聞言更氣更怒，手一揮，召來一羣橫眉豎目的打手，道：「上！給我把這幾個小惡棍趕出去！」

「是，姑奶奶！」

衆打手齊聲應是，一湧而上，眼看一場混戰已是無可避免，忽見人羣外面，有一個衣著講究，一身錦繡，年在五旬左右，滿面紅光的老頭越衆而入，沉聲喝斥道：「統統給我退下，我們開的是賭場，不是武館。」

姑娘不服氣，道：「可是，爹，他們使詐。」

錦衣老者肅容道：「明珠，這位小兄弟說的不錯，兵不厭詐，賭也不厭詐，只怪妳經驗不足，上了人家的當。」

叫明珠的姑娘鱉了一肚子氣，想發作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只好臉紅脖子粗的在一旁生悶氣。

錦衣老者望一下皮蛋，大笨牛身上的紅字白布，面無表情的道：「四位小友可是新近崛起江湖的白吃敎四大金剛?」

大笨牛指着阿郎，多多，皮蛋一一介紹道：「算你有眼光，沒有看錯人，這位是我們敎主張小仙，人稱萬能博士，上天入地，無所不能，這位是副敎主錢多多，兼本敎總管，掌理財務，人稱千面女郎，多才多藝，變幻多端，一旦化起粧來，親爹也不認識。」

乾咳一聲，清一清嗓子，繼又說道：「這一位更厲害，是本敎的總護法皮蛋，人稱馬屁大王，拍起馬屁來連閻王老五都吃不消。」

皮蛋立即投桃報李，替大笨牛大吹法螺道：「這位是本敎主的刑堂堂主大笨牛，大悲三絕招出神入化，少林寺的掌門人悟悲老烏龜，就是被他折騰死的。」

一陣吹噓，唬得錦衣老者一楞一楞的，叫明珠的姑娘再也不敢張牙舞爪，心存輕視，換上了另一副面孔。

大笨牛大刺刺的道：「老頭子，介紹你自己吧。」

錦衣老頭聲若洪鐘般道：「老夫翁百萬，『紅中賭坊』的負責人。」

皮蛋上前拍打一下翁百萬漂亮的衣服，挖苦道：「啊，原來是翁大老闆，穿的好體面啊！」

阿郎三句話不離本行，扯一下大笨牛的白布條，道：「有錢的，要不要認個兒子呀?」

賭仙翁百萬道：「有女萬事足，老夫現在還不想認兒子。」

阿郎又說道：「陪本敎主玩幾把牌如何?」

翁百萬道：「老夫已洗手多年，敝坊

賭局甚多，張敎主你有興趣可以找賭師們賭。」

大笨牛道：「那就請閃一邊去，別妨碍咱們收銀子。」

賭仙翁百萬的涵養還眞不錯，輸掉四五萬両銀子，依然面不改色，聞言隨即閃到一邊去。

皮蛋、大笨牛以快動作，將籌碼收拾乾淨，由多多提着，轉往別處去。

張小仙眞不愧爲是賭技天下第一，不論是任何一種賭，他不但懂，而且精，在一邊冷眼旁觀上三五把，馬上就可以找到贏錢的竅門，開始下注。

他不下小注，一下就是全包的大注。一定贏，從樓下贏到樓上，又從樓上贏到樓下。

少自一二千両，多至四五萬両，白吃敎大小通吃，不過個把時辰的工夫，「紅中賭坊」的籌碼差不多巳經全部跑到多多的竹籃子裏去。

賭仙翁百萬原以爲，憑屬下賭師的賭技，一定可以將張小仙殺個片甲不留，是以一直穩如泰山的坐在他自己的書房裏，未將阿郎放在心上。

可是，萬萬想不到，張小仙的賭技超人一等，每賭必贏，一路贏到底，事到如今，輸的數目太大，翁百萬巳接近破產的邊緣，再也沉不住氣了，只好神色凝重的跑出來。

四大金剛正圍着一名妞兒喝酒飲茶吃豆腐，張小仙拿出一張五百両的籌碼來賞給她，妞兒喜出望外的道：「這麽多，小女子說什麽也不敢要。」

這也難怪，平常時賭客的賞賜，不過是一些少得可憐的散碎銀子，甚至銅板，從來也不曾見過這麽大的手筆，自然令她受寵若驚。

大笨牛古道熱腸，強塞在她的手裏，道：「別客氣，收下啦。有錢大家花嘛，妳如果不好意思就給我們弄一頓消夜來吃吧。」

對吃，大笨牛一向看得很重，張小仙啐道：「吃吃吃，你就曉得吃！」

忽聞賭仙翁百萬的聲音道：「張敎主可願陪老夫玩幾把？」

話完，人巳行至四大金剛面前，翁明珠隨侍在側。

阿郎一怔，道：「有錢的，你改變主意啦？」

他習慣給人改名換姓，百萬自然是有錢之人。

賭仙翁百萬乾笑一聲，道：「有貴客臨門，翁某自當親自奉陪。」

張小仙道：「請等一下，有一件事咱們似乎應該優先辦理。」

「什麽事？」

「這些籌碼可否先換成銀票？」

「張敎主可是怕本坊無法兌現？」

「這只是原因之一。」

「尚有何原因？」

「缺乏成就感。」

「好吧，只要張敎主高興，籌碼隨時可以換成銀票。」

阿郎不再言語，四大金剛就當着翁明珠父女的面，開始計算籌碼的數量。

大笨牛還抽空對那妞兒道：「傻丫頭，還不快兌好銀子買消夜去，紅中賭坊一旦倒閉，妳就白歡喜啦。」

妞兒連聲應是，一溜烟似的走了，阿郎等人清理的結果，籌碼竟高達二十萬數千両，等於淨贏十五萬多両。

翁百萬還算言而有信，痛快的將銀票兌出來，但神情甚爲凝重，顯然財務巳亮起紅燈。

妞兒巳將消夜買囘，四人胡亂用了一些，跟着翁百萬父女，往紅中賭坊的後面行去。

×　×　×

後面，有一個精緻華麗的四合院。

嚴格來講，這不能算是正統的四合院，因爲四面的房子只有屋頂，並無門窗，中間亦非院子，而是一個大天井。

天井內有一張大型的石桌，桌上擺着一副特大號的麻將牌，與在洛陽古宅內所見之物幾乎一般無二。

張小仙不禁看得一呆，暗自盤算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姓翁的也是四個色魔之一。」

表面上却暫時按兵不動，若無其事的道：「有錢的，賭什麽？」

翁百萬道：「麻將是賭，最是變化多端，就賭這個吧。」

「兩個人如何賭？」

「可以找兩個陪賭的，明珠算一個，張敎主再找一人。」

「這樣不好吧，萬一有人放水，就失去公平原則。」

「我們可以規定，彼此不吃不碰，必須自摸才可以胡。」

「還是不妥，凌空抓牌，全憑內力修爲，若是有人功力不够，弄得稀哩嘩啦多掃興。」

爲了不使翁百萬懷疑是自己在逃避，咻！咻！咻！連摸了三張牌，啪！啪！啪！又立即打了出去，手法乾淨俐落，動作疾逾閃電，無疑是第一流的大行家，與在洛陽時的情形相比，巳不可同日而語。

翁明珠不甘示弱，也學着張小仙的樣兒，坐進西廂去，連摸了三張牌。

摸牌尚差強人意，打牌就令人不敢恭維，眞的是稀哩嘩啦，非但落位不中，還打翻了其他的牌。

翁百萬亦自覺面上無光，訥訥道：「那依張敎主之見，咱們該如何來賭？骰子？牌九？還是別的？」

阿郎想一想，道：「這些都巳老掉了牙，落伍啦，玩點新鮮的吧。」

「是那一種新鮮玩意兒？」

「有錢的，最近有一種從外國傳進來的樸克牌，知道吧？」

「知道。」

「貴賭坊有沒有樸克牌？」

「有。」

「有就好辦，咱們玩梭哈，不作任何限制。」

「梭哈變化多端，若不作任何限制，漫無止境的押下去，簡直是一個無底洞，可以唬，可以騙，可以使詐——」

「這樣才過癮够刺激。」

「是過癮，也够刺激，可惜全無技巧可言。」

「唬、騙、詐就是技巧，而且是高級

技巧。當然，如果閣下興趣缺乏，也就算啦，本敎主不強人所難。」

請將不如激將，翁百萬立刻答應下來，立命愛女明珠取來十副嶄新的樸克牌。

將麻將牌收起，搬來幾張椅子，翁百萬與張小仙立即玩起樸克牌來。

翁明珠、多多、皮蛋、大笨牛則分坐兩邊，在一旁觀戰，並嚴密監視對方有無偷牌換牌的作弊行爲。

很快的，二人便分別摸足了五張牌，一暗四明，攤開在桌面上。

翁百萬的四張明牌是：9 10 Q Q。

張小仙的四張明牌是：9 10 J Q。

單看牌面，各有千秋，阿郎是一個順子的骨架，但如果順不成，則必然凶多吉少。

翁百萬亦無必勝的把握，因爲如果阿郎的那一張暗牌是8或者K，他縱使兩對，甚至三條Q，也照輸不誤。

賭注早巳加至一萬両左右，翁百萬又拿起一大叠銀票來，大聲的說道：「加一萬！」

「派司！」

阿郎的暗牌只是一張九，加也是白送人，只好豎白旗，翻牌投降，連看一下翁百萬底牌的資格都沒有。

牌速進行的很快，片刻工夫便又玩了三把牌。

張小仙又唬又騙又使詐，奈何自己的牌不爭氣，也連輸了三把。

所幸，這只是前哨戰，雙方都在探測對方的賭性賭品，輸贏不太大，四次加起來，還輸不到五萬両。

這是第五把牌，翁百萬起手就是一對頂頭A，道：「五千両！」他不敢下太大，怕嚇走了張小仙，套不住銀子。

偏偏張小仙時來運轉，手氣也不賴，摸到一對頂頭K，五千両照加不誤，又追加了一萬両。

正合了翁百萬的意，如數跟進，笑說：「張敎主是一對頂頭K吧？」

阿郎漫應道：「才怪，摸牌！」

這事簡直天下少有，翁百萬與張小仙又各自摸到一張A與一張K。

換言之，翁百萬巳經有三張A，張小仙有三張K，就目前的局面而言，自然是阿郎屈居下風。

翁百萬企圖釣魚，「一萬両。」

張小仙不太相信賭仙的暗牌是一張A，道：「一萬再加一萬！」

翁百萬同樣也不信阿郎的暗牌會是一張K，道：「跟上！」

第四張翁百萬摸到一張Q。

張小仙很糟，摸到一張9。

翁百萬的牌面一路領先，還是由他來下注，兩萬両。

阿郎不管牌面，一路加到底，兩萬両之外再加兩萬両。

翁百萬的手氣不壞，又摸到一張Q，變成一對三條。

阿郎的運氣似乎更佳，被他摸到一張K，變成四K一9。

毫無疑問，阿郎巳經贏定了。

然而却突然擺出了低姿態，僅僅加了兩萬両。

頓使翁百萬疑雲滿腹，暗道：「奶奶的，除非小雜種下面是一條K，否則老子穩贏。」

學阿郎的模樣兒，兩萬之外再加三萬両。

這正合了阿郎的意，三萬跟進，復將所有的銀票掏出來，一下子全部押上去：「梭！」

梭的意思就是，翁百萬必須跟着他的數目來下，也表示下注到此爲止，馬上翻牌定贏輸。

翁百萬愕然一楞，巳捉襟見肘，傾其所有，也不過還有五萬両，道：「老夫只有這麽多，要梭就要梭這些吧。」

多多道：「百萬富豪，何必裝窮，還有房地產呢。」

皮蛋道：「聽說這棟房子還挺值錢的，有人曾出價二十五萬両。」

大笨牛這一次却學聰明了，道：「那裏，最近房地產不景氣，可能還值不到二十萬両。」

紅中賭坊的行情，他們是聽悅賓樓的大掌櫃說的，有人肯出三十五萬銀子，翁百萬還不願意賣，如今在皮蛋、大笨牛的口中，七折八扣的巳不値幾何。

翁明珠不禁勃然大怒道：「放屁，我們這紅中賭坊少說也值四十幾萬両。」

阿郎聳一聳雙肩，冷笑道：「姓翁的老頭，這樣吧，這棟房子給你估價三十萬両，咱們現在就梭，要不就派司，本敎主要收銀票啦。」

算算看，雙方的賭注，到現在爲止，巳各下了十二萬五千両，翁百萬如果就此派司，實在心有不甘，三條A一對Q，牌不錯，只要阿郎不是四條K，就可以贏。

仔細盤算一下，咬一咬牙，將手邊的五萬両又擲了下去，道：「梭，不足之數，老夫可以房地產抵償。」

阿郎計算一陣，自己所餘的銀票亦巳無多，再投下五萬両後，僅僅還有十萬両的餘頭，道：「有錢的，別打哈哈，要梭就拿東西來。」

「拿什麽？」

「房地契。」

「老夫說了就算，不會賴帳的。」

「嘻嘻，這年頭黃牛太多，本敎主信不過。」

「放心，翁某願以人格担保。」

「現在，人格太便宜啦，値不了那麽多。」

「那你要怎麽樣？」

「不要人格，只要拿出房地契來就成啦。」

「只有十萬両的差額，你還無權拿房地契。」

「這好辦，假如本敎主贏了，自會找銀票給你。」

賭仙翁百萬未再堅持，命女兒明珠取來房地契，押在桌上。

「亮牌！」

「亮牌！」

二人同時發話，同時以極優美的手法將牌掀開。

翁百萬是一張A，葫蘆哈斯（一對Q三條A）

張小仙是一張K，共四條老K，一張9，贏了！

多多狂歡道：「哇，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皮蛋鼓掌道：「哇，賭神鬥垮賭仙，好棒啊！」

大笨牛跳脚道：「哇，發啦！發啦！發大財啦！」

幾家歡樂幾家愁，翁明珠父女却雙眼發直，臉色鐵青，額角已淌出了汗珠。

尤其是賭仙翁百萬，一生混跡賭國，叱咤風雲，稱王稱尊，一向都是看別人灰頭土臉，垂頭喪氣，想不到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今夜居然會栽在一個後生小輩手裏，輸的滋味實在不好過，就好似自己的愛人，被人從熱被窩裏拖走一樣。

多多收起銀票、房地契，如數找給翁百萬二十萬兩，張小仙歪着頭，斜着眼，以充滿挑戰的語氣道：「有錢的，要不要繼續賭下去？」

翁明珠搶先說道：「爹，別跟他賭啦，這個野小子一肚子的壞水。」

多多道：「不賭可以，但『紅中賭坊』已經是我們白吃敎的了。」

皮蛋道：「你們必須搬家！」

大笨牛更厲害：「現在就得搬！」

這番話，不啻是無數把尖刀，刺在翁百萬心上，猛地一拍桌面，道：「賭！賭！當然要繼續賭下去！」

張小仙朗聲一笑，道：「好，等你輸光了銀子，再割你的臭香腸！」

翁百萬眼一瞪，道：「小子，你說什麽？」

阿郎道：「沒說什麽，我是說咱們再換一個新鮮的玩藝玩玩吧。」

翁明珠一揚柳眉兒，道：「你又有什麽騙人的新花招？」

張小仙道：「八仙過海，各有巧妙不同，各憑眞本事硬功夫，你們父女又不是白痴傻蛋，誰能騙得了，本敎主是想來一次『大家一起來玩』的賭博，使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參與感，成就感，不致再坐冷板櫈。」

立即引起大笨牛的莫大興趣，道：「老大，是什麽大家一起來玩的賭博？快些說呀。」

阿郎道：「就是大家一起來吹牛。」

賭仙翁百萬道：「如何吹？」

阿郎拿起幾張樸克牌來，邊示範邊說：「簡單的要死，一次可以出一張牌，也可以同時出二張三張四張，可以照着牌面說實話，可以瞎說亂蓋吹牛皮，比如我出二張老K，可以喊老K，亦可隨便亂喊，對方相信就派司，變成死牌，不信可以掀，掀開後，如果對手說的是實話，就必須將牌收起來，反之，由出牌的人自己收回去，換邊出牌。」

翁明珠道：「如何判定輸贏？」

小仙條理分明的道：「白吃敎與你們父女，各算一家，各分一半的牌，那一家先把牌出完的爲贏。」

大笨牛興冲冲的道：「好好玩啊，我大笨牛是吹牛的老祖宗，快發牌呀。」

阿郎罵道：「你猴急什麽，人家有錢的還不曉得敢不敢跟本敎賭呢。」

賭仙翁百萬望了女兒一眼，虎吼道：「賭啦，老夫就不信鬥不過你們四個小毛頭。」

阿郎一分一秒地捨不得躭擱，以最快的速度，將牌分好，一家一半，各持有二十六張牌。

牌無所謂好壞，輸贏的關鍵在於吹牛的胆量與技術。

雙方已將雜亂的牌整理好，還各自開了一個小組會議，翁百萬忽然說道：「張敎主還不曾說如何下注？」

阿郎道：「就下二十萬兩吧，先出完牌的爲贏家。」

多多道：「這個數目好，輸完了銀子你們父女就可以走路啦。」

翁百萬道：「誰先出牌？」

阿郎道：「誰拿到黑桃A，就誰先出牌。」

皮蛋道：「黑桃A在我們這裏，我們先出。」

翁明珠怒道：「放屁，事先沒有講好，作不得準。」

大笨牛道：「規則本來就是這樣嘛，怪只怪妳自己沒水準。」

阿郎諷笑道：「男不跟女鬥，鷄不跟狗鬥，馬馬虎虎，咱們就讓這個恰查某先出吧！」

翁明珠毫不客氣，拿出四張牌來就喊：「四張四！」

大笨牛道：「『死』上加『死』，哈哈，妳死定了，掀！」

掀開來一看，原來是四張亂牌，牛皮吹破了，翁明珠只好自己收回去，換由白吃敎出牌。

阿郎打出兩張牌，道：「兩張三。」

翁明珠不信，掀開來一看，果然是兩張三，只好將牌收回去。

多多打出兩張牌，道：「兩張J。」

翁百萬一點也不外行，加上兩張，道：「兩張J。」

皮蛋毫不考慮：「我也添兩張！」

翁明珠跟着往上添：「再加兩張！」

大笨牛瞪大了眼珠子：「媽的！只有四張牌，怎麽會變出八張來？」

阿郎道：「吹牛嘛，唬死人不償命，快吹呀。」

大笨牛拿起兩張牌來往上面一丟，道：「兩張鉤鉤。」

翁明珠不悅道：「什麽叫鉤鉤。」

大笨牛道：「俺不識洋文，跟你們出的一樣啦，像不像鉤鉤？」

阿郎代爲解釋道：「也是兩張J。」

「姑奶奶不信，掀！」

大笨牛傻哩吧啦，翁明珠認定他是在吹牛，掀開來一看，翁明珠傻眼啦，傻人說了實話，眞是兩張鉤鉤。

白吃敎的牌在迅速減少，還剩下十八張牌。

翁明珠父女的牌則在迅速增加，已增至三十四張。

阿郎指示一番機宜後，打出去四張牌：「四張老K。」

四張牌最難吹，不是掀，就是派司，根本沒有加牌的餘地，一加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翁百萬只好說：「派司！」

多多馬上跟進道：「四張老K。」

翁明珠遲疑一下，道：「派司。」

皮蛋接着又跟上：「四張老K。」

翁百萬猶豫一會，道：「派司。」

但一轉念間，他又發覺情勢不妙，張小仙手上還有六張牌，不掀吧，萬一他是在吹牛，再加上四張老K，自己的萬貫家產眼看就會輸光了，掀吧，要是眞的是四張老K，同樣情況慘兮兮。

而大笨牛此刻，又已拿出四張牌來，準備要出，更給了翁百萬莫大的暗示，當下腦中靈光一閃，阻住了大笨牛，斷然決然的道：「慢着，老夫要掀！」

大笨牛冷笑一聲，道：「要掀就快，反正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翁百萬不再開腔，立將皮蛋的牌掀開來。

我的媽呀，翁百萬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虛虛實實，眞眞假假，未掀的牌全是在吹牛，掀開的牌偏偏貨眞價實，是四張老K，一張不少。

翁明珠父女二人手裏的牌已增至四十六張。

皮蛋幸災樂禍的道：「沒有關係，多多益善嘛。」

大笨牛終於將手裏的牌放下來：「四個蛋。」

翁百萬臉一沉，道：「什麽叫蛋？」

多多掀開來看一下，道：「是Q。」

大笨牛補充道：「圓圓長長的，本來就像個蛋，還長着一條尾巴。」

阿郎敲一下桌面，照着規則宣佈說：「還有兩張牌。」

事到如今，翁百萬非掀不可，吹牛已至最後關頭，白吃敎已無再吹的必要，果然是四張Q，一點不假。

阿郎立刻將最後兩張牌也打了出來，道：「兩張A。」

牌已出完，翁百萬父女加不加，掀不掀，都已無關緊要，皮蛋早將二十萬兩銀票取過來，交給多多，道：「姓翁的老頭，你們什麽時候搬家？」

百萬富翁，賭國之王，不到一個時辰的工夫，便宣告破產，而且還是栽在四個小蘿蔔頭的手裏，這個臉可丟大了，賭仙翁百萬說什麽也嚥不下這口氣，霍地一躍而起，殺機滿面的道：「張敎主，你們的賭技老夫已領敎過了，現在咱們再在武技上一決高下如何？」

說話同時，翁明珠已召來七八條彪形大漢，一個個虎背熊腰，宛若兇神惡煞，一看就曉得是打架的好材料。

張小仙聞言虎唬一聲，提起一張椅子來，啪！砸了個稀巴爛，咬着牙齒說：「想打架？是不是？好啊，本敎主正覺手癢得很，不過，在未動手之前，小爺爺我還有幾句話想請敎。」

翁明珠道：「有屁快放。」

阿郎目注翁百萬，一字一句的道：「看到此地這個格局的佈置，尤其是那一副特大號的麻將牌，使本敎主想到了洛陽古宅的那一場豪賭。」

翁百萬的臉色驟然一變，道：「洛陽鬼宅的那一場牌局你怎麽會知道？」

這話的語病太大了，無異翁百萬自己已承認曉得那一場賭局，張小仙冷然一哂，說道：「機緣巧合，本敎主去過那個地方。」

翁百萬道：「張敎主提洛陽鬼宅的事有何用意？」

本敎主是想知道，閣下是否參予賭局的人？」

「是怎麽樣？不是又如何？」

小仙道：「是好處多多，不是就請趕快搬家。」

「都有些什麽好處？」

多多接言道：「好處可多啦，首先可以得到一個功成名就的好兒子。」

翁百萬目瞪口呆的道：「秋水寒生了個兒子？」

皮蛋道：「已經十四歲啦。」

翁百萬道：「此子現在何處？」

大笨牛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我們老大，白吃敎敎主張小仙。」

翁百萬的臉色轉憂爲喜的道：「這可是眞的？」

張小仙也是塊演戲的好材料，剛才激憤的表情已收起，和顏悅色的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賭仙翁百萬道：「秋水寒的生死下落又如何？」

多多道：「名頭更響更大，簡直響徹雲霄，天魔宮的宮主就是她！」

皮蛋道：「認了兒子，就可以連媽媽一起認，等於又多討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

大笨牛滔滔不絕的道：「已經有老婆也不打緊，就讓秋水寒做姨太太好啦，反正米早已煮成熟飯，兒子都這麽大啦，還挑剔個屁。」

衆人言來津津有味，煞有介事，頓使山窮水盡的翁百萬，突然在面前現出一條康莊大道來，喜不自勝的道：「明珠，咱們不必搬家了，張敎主是妳的親弟弟，爲父的正是他爹！」

張小仙立刻面籠寒霜，語冷如冰的道：「你是我爹？哼，臭美，我還是你爺爺呢！」

事實已明，不想再多費唇舌，呢字出口，雙掌已挾着一股狂飆撲攻而上。

翁明珠睹狀大怒，罵不絕口：「騙子，騙子，從頭到脚，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大騙子！」

嬌軀三閃，人已到了阿郎的面前，正準備助老父一臂之力，却被大笨牛截下來，道：「恰查某，我們老大已經是死會啦，來找我啦！」

不管三七二十一，豎掌如刀在翁明珠身旁佈下一道掌風，硬將她逼退到一邊。

翁明珠怒極而吼：「豬八戒！豬八戒！豬八戒！」連吼了三聲豬八戒，早已和大笨牛大打出手。

八名保鏢的動作也不慢，亦與多多、皮蛋幹上了。

「上！給我拿下！」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聲音很熟，原來是天魔宮主天魔女秋水寒。

餘音未落，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已從後院側門一湧而入。

天魔轎就停在門外，秋水寒已離開轎子，正朝院內行來。

阿郎揚聲道：「秋阿姨，恭喜妳，本敎主又找到了第三條色狼。」

天魔女秋水寒道：「阿姨已經知道了，殺！」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黃小虎和三個小同伴四處查探搶匪的蹤跡，這天小虎因被家鄉的人撞見，便拚命逃跑，小虎逃到一座廟中，正好又遇上玫瑰釵，玫瑰釵便帶他回家……花裏嬌命令玫瑰釵殺死小虎，但玫瑰釵對小虎有好感不願下毒手，只好設法拖延……玫瑰釵因花裏嬌的命令難違，只得利用小虎把三八花、呆瓜、大牛，以及老叫化引來，準備一網打盡。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七：夜宿窰洞　飢寒交迫

小虎暗自嘀咕著，一邊跑一邊想，想來想去只有回阿姨十二金釵休閒中心。

他覺得在這種四下無援的情況，也只有玫瑰釵或許還能幫著他，好歹躲過老頭子這一關。

＊　＊　＊

這時玫瑰釵正在房中，向阿雪交待。

「今天晚上準備一桌好酒菜，注意在上第三道海鮮的時候，加上我們獨製毒藥『見光死』。」

阿雪神色一變，道：「小姐，要給誰吃的？」

「就是昨夜做皇帝的小鬼，一共有四個，外帶一個老叫化，這是大姊頭的命令。」玫瑰釵板著臉吩咐。

一聽是花裡嬌的命令，阿雪不說話了，連聲應是。

玫瑰釵接下去說道：「反正吃完了，就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睡覺，一覺就上黃泉路，天亮後就在後花園挖個大坑埋了。」

「我一定辦好。」阿雪恭恭敬敬地回答。

正說到這裡，小虎一頭撞了進來。

玫瑰釵一楞，道：「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小虎已跑得滿身臭汗，喘著氣道：「我要不快點回來，就要被人吊死了。」

「妳下去吧。」玫瑰釵對阿雪施了一個眼色，遂對小虎笑臉迎人地道：「有什麼事慢慢說，你同伴人呢？又碰到什麼人啦？」

小虎坐下喘過一口氣，道：「他們昨夜就跑啦！我到處找他們，人沒找到，卻碰到我老爸來抓人了。」

玫瑰釵笑道：「我還以為你碰到凶神惡煞哩，這算得了什麼？在這裡躲一躲，不就躲過去了。」

「不不不，我恐怕他們會找到這裡來。」小虎結結巴巴說：「找到這裡來可就麻煩了。」

玫瑰釵鼻中一哼，道：「這裡也不是讓人隨隨便便亂撞的，小兄弟，你放心，只要你躲在這裡，包管你沒事的。」

沒事才有鬼，妳不知我老頭子的牛脾氣。小虎心裡在想，却沒有說出來，因爲他覺得目前只有這個地方是個避難所，反正查不到搶匪，找不回銀子，自己是絕對不會回去的。

現在玫瑰釵既然這麼說，心也定了一點，心一定，肚子却在叫飢荒了。

「玫瑰姐，我還沒吃中飯哩。」小虎不好意思地說。

「小鬼頭，有錢拚命花，沒錢餓肚子了吧。」玫瑰釵笑罵著，已高聲叫道：「阿茶，阿茶。」

一個小姑娘倏然跑進來，問道：「小姐，妳叫我嗎？」

「去弄碗雜菜麪來給這位小兄弟吃。」

阿茶應聲而去。倏又見阿雪匆匆奔進來，道：「小姐，外面來了許多衙門裡的官差。」

小虎心裡一驚：怎麼來得這麼快？

只見玫瑰釵一怔道：「官差來幹嘛？」

阿雪道：「他們嚷嚷要『臨檢』。」

玫瑰釵道：「什麼叫臨檢呀？」

「就是臨時檢查的意思啦！反正很麻煩。」

玫瑰釵看了小虎一眼，小虎忙低下頭，心裡如小鹿一般亂跳。

「走，我去看看他們要檢查什麼？」玫瑰釵跟著阿雪走出房外，臨走丟下了一句話：「小兄弟，可別亂跑喔。」

玫瑰釵到了外面大廳，只見十幾名官差已在廳中東張西望，一名虎虎有威的官差頭兒，大馬金刀地坐在正中央，二、三名招待女郎正忙著端茶，金釵已站在那官差頭兒面前對上了盤兒。

「官爺是那個衙門的？來到小店有什麼貴幹？」

旁邊一名捕快道：「咱們頭兒就是江夏知府衙門的總捕頭黃大爺，紅岩寨是直接管轄的地面，今天來臨檢，妳要小心回話。」

黃二郎目光向金釵上下打量著，沉聲問道：「妳是這裡老闆？」

「是。」

黃二郎又問道：「休閒中心是甚麼玩意，做的是什麼生意呀？」

金釵道：「休閒中心就是工作累了，可以到這裡來休息消遣一番，什麼都做。」

黃二郎一哼道：「看樣子倒是新鮮的名堂，女子也不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消遣啊？」

金釵笑道：「比如官爺公事之暇來這裡，如果喜歡喝茶，我們就專門侍候泡老人茶，喜歡喝酒的就擺上酒菜，累了不妨泡泡澡堂子，可以用茶泡，也可以用牛奶泡，反正怎麼泡都行，讓你官爺舒服滿意爲止。」

「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外面寫上連環泡。」黃二郎點點頭道：「開了多久啦？」

「以前的招牌是玉春院，我們買下來後把招牌改了一改，才做了不到一個月。」

黃二郎官腔官調地又問道：「有沒有執照啊？」

這年頭做這門生意誰去申報過執照啊？看樣子分明來找事的嘛，金釵似乎也不是簡單脚色，嫣然笑道：「官爺，執照是老執照，新的奴家也不懂怎麼申請，不知這門新行業屬那個衙門管，路亦遠了些，不過接手的時間，剛好是交厘稅的時候，奴家交納了三十六兩厘稅，十二兩一錢的衣稅，有戶辦書吏的官印收據在此，官爺要不要看看？」

嘿！看來是風塵中打過混的，回起話來，劈裡啪啦，頭頭是道，不是盞省油的燈，黃二郎世面見得多，牛鬼蛇神那種人沒見過，有了這份印象，心裡就在冷笑，不過今天不是來找油水的，而是來找兒子的哩，所以也懶得磨菇，沉聲向旁邊的副手吩咐道：「派二個看守大門，其餘的人給我到處去看一看，搜一搜，看看有什麼可疑的人物？」

「喳！」旁邊的副手立刻響亮的回答。

對這一套，他可說是老經驗了，無論眞的假的，官場裡這套，已經等于孔夫子肚子裡的經書，可以倒著背，他正要作出誇張的手勢，金釵已笑吟吟地撒嬌起來！

「啊唷，官爺，你這是幹嘛呀！奴家

初來此地開碼頭，也沒得罪過誰，不過時日短促，沒空上府上去拜謁您官爺，怎嘛，給奴家來下馬威啊？」

副手凶巴巴地道：「妳少來這一套，這是公事，大伙們……」

金釵格格一笑，攔住他的話頭，好像知道他在官腔官調，虛張聲勢，上去拉住他胳膊，親熱呼呼地膩聲道：「二爺，你也不必勞師動衆啦！坐下喝杯茶消消火，阿雪啊！把孝敬官爺們的那一份拿上來吧。」

阿雪立刻遞上一個紅封袋，金釵拿在手中就往副手懷裏一塞，嬌笑道：「準備是早準備好了，可惜一時抽不出時間，今天就順便請你二爺笑納吧，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

副手臉色一沉，氣虎虎道：「他娘的，妳好大膽子，敢當衆賄賂？」

「唷！這算那門子的話呀？」金釵笑瞇瞇道：「咱們交稅捐，又沒犯法，賄什麼賂啊？不過是大家交個朋友，一會生兩會熟，給大伙兄弟一點跑腿點心錢，怎嘛，你們當眞來查案的不成？」

副手曖昧的一笑，低聲附著金釵的耳朶道：「別嚷嚷了，頭兒既然已吩咐了，也讓我裝模作樣一番，應付公事啊！」

說完，伸手入懷，摸了摸紅包的厚薄，才大聲嚷嚷道：「夥計啊！頭兒吩咐到處看看，就散開看看吧，別驚動了那些娘兒啊！」

「是。」衆捕快哄然一聲應喔，四散開去。個個拏著刀械像在逛花園。

黃二郎官架十足，坐著喝茶，道：

「妳們有沒有看到四個毛孩子？」

金釵一怔，道：「什麼毛孩子啊？」

黃二郎道：「一個名李呆，十四歲，個兒矮矮胖胖的，一個叫錢大牛，十四歲，個子胖胖高高的，還有一個丫頭叫祝花，拖著二條辮子，喜歡嘰嘰喳喳，最後一個叫黃小虎，個子瘦小精靈，人小鬼大，尤其一對大眼睛最靈活，他們逃家已經三天了，聽說就落脚在紅岩寨，妳們有沒有人見過？」

一直在觀望的玫瑰釵聽得心頭一震，暗暗明白了什麼臨檢，原來就是來抓小虎的。

只見金釵笑道：「官爺原來是查訪逃家小孩的，咱們這裡可是大人消遣場所，怎會有毛孩子來呢？」

黃二郎一哼，道：「這次我們急急趕來，全寨都要搜查，也不是只查妳一家。」

「啊唷，找幾個毛孩子也這麼勞師動衆啊！」金釵道：「這是幹嘛！」

黃二郎重重一拍桌子道：「妳們不知道他們挑了多大的紕漏？唉！說來慚愧，那小虎還是我的不肖子，我是非抓他回去不可的。」

一聽這話，玫瑰釵大吃一驚！到現在她才知道小虎還有這麼一重身份，這事件倒是嚴重了，混江湖最好莫惹上官府，這是江湖上的座右銘。

玫瑰釵思緒激蕩，恰好金釵目光望了過來，丟過來一個眼色，玫瑰釵那有不懂之理，轉身就向裡走去。

花裡嬌正在精緻的後屋裡，看一張地圖，突見玫瑰釵神色凝重，急匆匆闖入，立刻抬頭問道：「什麼事？」

「大姊頭，官衙的總捕頭在外面搜查那幾個小鬼，那小虎竟是總捕頭的兒子，妳看怎麼辦？」

花裡嬌一呆，道：「有這種事情，那個小鬼呢？」

玫瑰釵道：「他早晨出去找同伴，一個也沒找到，好像都已聞風逃了，他回來不久，正躲在我房裡吃麵。」

花裡嬌道：「這件事看來得改變計劃了。」

「我亦是這個意思，在這節骨眼上惹不起這些官差，我的意思，不妨把小虎交給那個總捕頭帶回去，既除掉了麻煩，又可套個交情，比殺掉他們有利。」玫瑰釵分析著。

花裡嬌道：「好吧。」

玫瑰釵得到了允許，又急急趕到前廳，向金釵暗暗點了點頭。

金釵立刻裝模作樣起來：「啊！我想起來了，玫瑰啊！今早妳不是帶一個毛孩子回來嗎？」

「是啊！」玫瑰釵立刻搭腔了：「他說沒飯吃要找事情做，不要工錢，我想想也好，就把他留下了。」

黃二郎突然起立道：「他可曾說出名字？」

「奴家還沒空問哩。」金釵笑著說。

黃二郎急促問道：「人在那裡？」

玫瑰釵道：「還在我房裡吃麵，官爺，難道就是你要找的孩子？」

「快帶我去看！」黃二郎急得用吼的。

於是玫瑰釵帶路，往自己的住屋走。她心裡終於鬆了一口氣，覺得能讓小虎死裡逃生，良心上好過一些。

轉眼到了住處，推門而入，頓時一呆！

一碗麵只吃了一半，但那有小虎影子？

黃二郎吼道：「剛才妳們怎麼不說？」

「唷，官爺，你也才告訴奴家啊！」金釵嘴巴鋒利得很！「再說那個毛孩子是不是你要找的人，還不能確定呢？」

黃二郎想想也對，目注玫瑰釵道：「妳把那孩子形容一下。」

玫瑰釵道：「他長得並不高大，但是精幹靈俐，很討人喜歡，尤其一對大眼睛，好像會說話。」

「就是小虎。」黃二郎頓足道：「這個逆子，氣死我了。」

他轉身對副手吼道：「快叫人往外搜，我相信他跑不遠的。」

「喳！」副手吆喝一聲，立刻帶人往外搜出去。

* * *

小虎其實早溜出去。

他見玫瑰釵出去敷衍老爸，心中始終放心不下，不知道玫瑰釵會不會「密告他」，所以他偷偷地溜到客廳，跳上了屋頂傾聽。等到金釵洩漏他的行蹤，知道再不溜就晚了，趁著衆人到玫瑰釵房間，一溜煙地滾下屋頂，從後面直奔大街，一路飛奔出了紅岩寨。

現在他就蹲在一棵老柳下，又氣又餓。

好好一碗麵，只吃了二口，他奶奶的，二截穿衣的婆娘就是靠不住，嘴巴裡還在滿口道義，轉個身就忘了一乾二淨，我眞是倒霉極了。

雖然離開了紅岩寨，老頭子找不到這荒地來，可是身上沒銀子，大牛、呆瓜、三八花又找不到，紅岩寨又不能回去，肚子又餓，晚上還沒有宿處，這該怎麼辦呢？

小虎感到天昏黑暗，前途茫茫，好像已走上了絕路。

唉！怎麼會變成這種局面，他奶奶的，我眞的只能回江夏挨棍子了？他正自怨自尤，倏看到面前多了二雙大脚。心裡頓時一跳，抬頭一看，立刻跳了起來，叫道：「鐵鍋，馬彪！」

這二人正是小虎暗中放走的逃犯鐵鍋與馬彪。小虎像見到天降救星，心裡這份高興是甭提了。

「小兄弟，看你一個人失魂落魄的樣子，昔日的威風那裡去了？哈哈哈！」鐵鍋在調侃小虎，那粗獷的臉上有濃厚的報復性的快感。

「他奶奶的，你還敢說風涼話，」小虎劈頭罵過去，埋怨道：「我被你害慘了。」

「咦，我人剛到，什麼時候害你呀！」鐵鍋道。

小虎道：「你還敢說，我給你一根鐵銼，只放你一個人，誰叫你把馬彪也帶出來？」

馬彪瞪眼道：「小把戲，這裡可不是牢房，惹火了老子，老子就宰了你。」

「你敢。」小虎也吼叫起來，抽出腰際匕首，擺出架勢道：「別以爲出了牢房你就狠，不信就動手試試。」

鐵鍋忙伸手道：「幹嘛火氣這麼大，馬彪是我好兄弟，二個人辦事也快些，小虎爺，你不是要找搶匪嗎？怎麼見了面就動刀呢？」

小虎氣呼呼道：「到現在你才來，你還敢說，當初在牢裡答應我的事，你難道忘了？」

鐵鍋笑道：「就是因爲沒忘記，不是來了嗎？我這位馬彪兄弟是惡人熱心腸，不然咱們遠走高飛，還來找你幹嘛？」

「算你還有良心。」小虎氣平了不少，收好刀子，道：「有沒有打聽到消息？」

「有。」

「有就快說啊！」

鐵鍋苦笑道：「也讓我倆歇歇脚嘛，可知道這三天來，我倆來回已趕了四五百里路了。」

「好吧！二位就坐下來談談。」小虎說著也坐了下來。

鐵鍋道：「我們打聽到一個人，與搶案頗有關聯，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主謀，贓銀藏在那裡。」

「是誰？」

「淮揚城三元街三元壇的壇主筱乩童。」

小虎喃喃道：「玫瑰姐果然沒騙我。」

鐵鍋道：「你在說誰騙你呀？」

小虎眼珠一轉道：「你們能不能再幫我？」

鐵鍋道：「幫什麼？」

「先幫我找同伴，他們走失掉了，再跟我一齊到淮揚去找小乩童。」

鐵鍋道：「幫你找同伴可以，到淮揚可免了，老實說，咱們弟兄二個加起來，也不是那妖人的對手。」

小虎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就先幫我找同伴吧，不過你們要小心，我老爸已找到了紅岩寨，你們千萬別被他碰上。」

鐵鍋臉色變了一變，道：「你同伴是什麼樣子的？」

小虎道：「跟我這般大，二男一女三個，還跟著一個乾瘦髒跛的老叫化，他們一定在附近，跑不遠的。」

鐵鍋笑道：「原來都是些毛孩子在造反，這年頭我們是愈活愈回頭嘍，你等著，日落西山時，我會來告訴你。」

小虎點點頭。

鐵鍋與馬彪揚長離開。馬彪低聲道：「老大，眞要幫那小子找人啊？」

「嘿！找個屁。」鐵鍋道：「咱們奔波三天，查出綫索來告訴他，已經算對得住良心，不讓人說咱們連毛孩都要騙，現在誰也不欠誰，何況那鷹爪子還在附近，遠走高飛吧！」

馬彪哈哈笑道：「我還以爲老大要繼續忠心耿耿呢？」

鐵鍋也大笑一陣，雙雙如飛去也。

可憐小虎還在癡癡地等。他覺得鐵鍋雖是黑道人物，還蠻有道義的，有他們二個幫忙找，應該沒問題。

但是一直等到日薄黃昏，連個人影也沒有。這時他焦急起來。

人可以慢慢找，但是眼前的吃住問題，卻要立刻解決，天色晚了，到那兒找個棲身之處，難道眞要露宿荒野不成。他站起來遊目四顧，但見一片荒涼，都是紅土，遠遠有一縷炊煙昇起，卻看不到房屋。

他奶奶的，那是什麼鬼地方，怎麼有煙沒有屋子？不由好奇地往炊煙昇起的方向奔去。

飛跑出二里路，眼前的景色又是一變，只見一個個窰洞像亂坟崗一樣，井然有序地排列眼前。一支支又矮又粗的煙囪像沒有枝葉的樹幹，猶如荒林，遠處一支似乎窰中餘燼未熄，還在冒煙。

哇，這些窰洞是燒什麼東西啊？眞是壯觀得很。小虎是城市裡的孩子，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既好奇又覺興奮，因爲至少今夜住宿的地方有了着落。

他鑽進一個窰洞張望了一下，地上有幾片破碎的陶瓷片，寬大而乾燥，而且尚有熱氣，躺在地上，沒有棉被也不覺得冷。原來是燒瓷器的窰洞，他奶奶的，王寶釧苦守寒窰十八年，想不到我小虎也落難得要睡寒窰了。不過也蠻不錯嘛。

他自怨自艾又自慰自撫，坐在窰洞中，望著洞外漸漸暗下去的天色。肚子裡餓得嘰哩咕嚕更加響了。

可是他知道四野沒有人煙，根本找不到吃的東西，紅岩寨是危險地帶，也不能去，要想填滿肚子，似乎毫無希望，今天挨餓還可以撑一撑，明天又怎麼辦呢？

小虎覺得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切身問題，未抓到搶匪先餓死，那可划不來。

他鑽出那個窰洞，東張西望，向那座冒煙的窰洞走去。

天色已黑，小虎覺得奇怪，爲什麼別

的窰洞不冒煙，只見這個還在冒煙？

他走到冒煙的窰洞，倏見洞裡還有火光，而且有說話的聲音隱約傳出洞外。

這麼荒涼的地方，居然還有人，眞是稀罕事，莫非是燒窰的人還未走？他心裡想著，悄悄掩近洞口，伸頭向洞裡偷看，只見二個黑衣人架著火烤雞烤肉，大口喝酒，地上還有一個大盤子，盛著大堆糢糢。

四周擺滿了圓鍬十字鎬等工具，另一邊還堆著一堆黑色圓圓的鐵球。像是專門挖土燒窰的工具間。小虎看清楚後，聞到那鷄香肉香加上酒香，饞得直流口水。

他奶奶的，可要動點子，好好吃他一頓。心中轉動著點子，耳中卻聽到二個傢伙在說話。

「阿成啊！頭兒說什麼時候動手啊！」

「初更。」

「要作三十幾個窰，咱們二個也忙不過來啊！」

「你窮緊張幹嘛，頭兒會派人手來幫忙的。」

「那還差不多。這次事辦完，能得多少好處啊？」

「狗仔啊，你就只看到錢，他娘的，照你這樣花錢如流水，再多錢也不夠用。」

「嘻嘻，沒辦法，生平無所嗜，就是愛馬子。」

「好了好了，快點喝，喝完等人來好辦事。」

狗仔喝了一口酒也道：「阿成，把三十幾座窰都炸了，紅岩寨會甘心嗎？」

阿成道：「這點你放心，聽說這邊已請了二三批江湖上厲害脚色在紅岩寨裡蹲著，萬一談不攏，就羣起而攻，殺得紅岩寨雞犬不存。」

狗仔道：「乖乖，一千多戶人家都殺，豈不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嗎？」

阿成道：「這有什麼辦法，這片瓷土礦，可以養活上千戶人家活口，想想看，價值多少，咱們頭兒是下了大本錢，非要吃下來不可，聽說天下唯有這片瓷土燒出來的器皿，薄如蟬翼白如雪，比景德鎭官窰的御前貢品還好，東西一窰，各地富戶立刻高價搶購，嘿，換是我也眼紅，能霸住獨佔，等于是有金山銀山，一生吃喝不盡啦！」

狗仔道：「這麼說，這次分的采紅一定不會少嘍！」

小虎聽到這裡，暗暗大吃一驚，這眞是一場巨禍，紅岩寨弄不好是全寨完蛋，那要死多少人口哪。

小虎心裡倏然有了點子，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知這件事便罷，既知道就非伸手管一管不可。幾千人命或許就在自己一念之間。何況還可以先吃一頓。

想罷，他先抹平身衫，乾咳一聲，大模大樣地走進窰洞，那狗仔與阿成一怔，方自站了起來。小虎已笑嘻嘻道：「二位好舒服啊！時間也該差不多了吧！」

說着就佔了狗仔的位置坐了下來，一點也不客氣，抓起架上的半個雞，立刻大啃大吃起來。

阿成怔愕之下，實在摸不準來路，沉喝道：「喂，喂，你小子是那裏來的？」

小虎滿嘴雞肉，含含糊糊道：「別緊張，我們是同道，不然，怎麼知道你們在這裏？來來來，坐下坐下，大家邊吃邊談。」

狗仔摸摸頭皮道：「我怎麼沒見過你？」

小虎把雞肉吞下喉嚨，笑道：「我也沒見過你們，不過我可知道二位，你是狗仔對不對？」

狗仔道：「對啊。」

小虎拿起一個糢糢又咬了一口道：「這位是阿成哥是不是？」

阿成怔怔道：「對啊！你怎麼知道的？」

小虎邊吃邊笑道：「這不結了，除了頭兒告訴我還會有誰？」

狗仔道：「可是在頭兒身邊從來沒見過你。」

「我的頭兒可不是你的頭兒。」小虎吃完一個糢糢，又啃剩下的雞肉，「不過我是咱們頭兒叫我來配合你們工作的。」

阿成道：「說了半天，你們頭兒到底是那個啊？」

「嘿！鼎鼎大名的『水裏鮫』魚四，你們難道也不知道。他奶奶的，吃點東西，你們也問東問西，煩不煩人啊？」小虎乾脆胡說八道，唬上一唬再說。

阿成啊了一聲，恍然大悟的樣子，笑道：「原來是魚家手下的兄弟，不過魚當家下面怎麼會有毛孩子啊！」

小虎瞪眼道：「怎嘛，毛孩子就不能辦事啦！你們好像門縫裏瞧人嘛！」

狗仔笑道：「咱們沒有這個意思……」

「沒這種意思就好。」小虎凶巴巴地說着目光四下一瞟，手中吃下的雞骨頭倏向上丟去。雞骨頭插在土窰頂上，排成一個圓圈。

阿成與狗仔抬頭一看，神色上立刻露出欽佩的表情，同聲道：「好手法。」

「雕蟲小技，嘿嘿，雕蟲小技。」小虎笑嘻嘻地吃了三個大糢糢，半隻雞，摸摸肚子，覺得肚子發脹，站了起來，道：「二位還沒吃完，繼續吃，炸窰的事，就交給我啦。」他吃飽情神足，腦筋立刻動到了火藥上去了。

阿成與狗仔覺得有人代勞，何樂不為，高興地道：「小兄弟，夠意思，但要搞清楚，炸藥要放在東邊的窰，不要放錯了。」

小虎一怔，道：「不是都要炸嗎？」

「誰說的，西邊的窰是咱們頭兒的，東邊的才是紅岩寨的，就以咱們這座窰爲分界綫，知道嗎？」

「好，好，你們放心吃喝，我先來幹活兒。」小虎說完就走到火藥堆邊，拿出火藥球，覺得還蠻重的，就一手拿一個，往外就跑。

阿成、狗仔說要放在東邊的窰，他卻繞了一個圈子，偏偏放進西邊的窰洞裏，然後又跑回去拿二個。這樣跑了七、八趟，阿成招呼道：「小兄弟，不歇歇。」

「這點小事情，放完了再歇不遲，你們喝你們的。」小虎又拿了二隻火藥球出去。

這次剛跑到半途，倏見人影一閃，二

個背上插刀的黑衣人已站在眼前，其中一個喝道：「你是誰？」

小虎一想就知道必是阿成、狗仔的同夥，只要讓他們一照面，自己這個冒牌貨一定被拆穿。

他故意瞪眼道：「你們沒見我正在幹活炸窰。」

問話的黑衣人道：「我怎麼不認識你？」

「阿成、狗仔都認識我，你怎會不認識我。」小虎大刺刺地頂了回去。

二名黑衣人一怔，他們的確有點迷糊了。

小虎伸手一指黑衣人身後，道：「狗仔不是來了嗎，你們何不去問問他。」

二名黑衣人，小虎趁這刹那，身形倒竄，他功力雖然不高，連竄帶滾，也拉開一丈多遠距離，手一摔，一顆炸藥就向二名黑衣人擲去。

黑衣人回頭看不到人，知道上當，再轉首時，轟然一聲大響，炸藥爆炸，連出聲都來不及，立刻炸得血肉橫飛。

小虎雖距離一丈多遠，但還是被震得灰頭土臉地在地上連打三五個滾，才爬起來。

這時阿成及狗仔聽到爆炸聲，立刻雙雙奔出窰洞，向爆炸處奔來，口中喝道：「甚麼事，甚麼事？」

他們本來是一個窰洞放一顆，到時分別丟把火進去，一齊引爆的。

小虎見二人奔來，一不作二不休，另一顆炸藥球立刻脫手丟了出去。

黑暗中，看不眞切，阿成與狗仔見黑溜溜的東西墜落面前，才大吃一驚，慌忙要問，但炸藥落地，又是轟然一聲大響，炸得二人拋出三丈之遠，雙雙死去。

小虎拍拍手，拂着身上灰土道：「好厲害的火藥，這一下倒是乾脆，二顆丸子。清潔溜溜。」

這時他腦筋一動，爆炸的聲音這麼大，說不定驚動了其他土匪會找來，還是快處理善後問題要緊。

他急急忙忙把地上四具屍體死拖活拉地拖進一座窰洞，倏地想起身上沒銀子，就在每個屍體上搜查一遍，果然給他找到五十餘兩碎銀。

把銀子塞入腰帶中，又急匆匆地跑去搬火藥球。

他覺得這麼厲害的火器一定大有用處，不妨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炸窰實在太可惜了。

於是他又進中間的窰洞，二顆二顆地把火藥球搬出來，分別藏在幾處草叢中，然後把外衣脫下，包了三顆，掛在肩上，四下一看，自得非凡地笑了起來。

四龍幫主就是四龍幫主，他奶奶的，一個人能辦這種大事，還有誰有這份能耐。

他得意地剛剛走出窰洞，頓時一呆。窰洞外站着一大堆人。

「水裡鮫」魚四跟大鯨魚一班人，胖猪跟一個絡腮紅鬍子的高大個子，手中還拿着一柄亮晃晃的馬刀，滿臉殺氣騰騰的模樣，寒到人心底。

看到他那一把紅鬍子，小虎心中已隱約知道必定是紅鬍子仇八怪。另外還有一個魁梧的光頭大漢，臉上二條發亮的刀疤，醜容可怖，手中握着一枝梨花槍。

看到那光頭，小虎心想莫非是七殺和尚？

只見魚四手一指小虎道：「就是他。」

那光頭大漢厲聲道：「六殺和尚在何處？」

小虎有點心驚膽戰，把包袱拿在手中，強笑道：「六殺和尚等會就來，你們今夜到這裏來可是想辦什麼事？」

胖猪冷笑道：「不錯，第一件事就要宰了你們這些小鬼，其他的小鬼呢？還有那個老鬼呢？」

小虎笑嘻嘻地道：「該來的時候一定會來的。」目光一瞟光頭大漢道：「你可是七殺和尚？」

「咱們正是。」七殺和尚惡狠狠地道：「那個六殺和尚是誰？爲什麼要冒充我師弟。」

小虎暗暗好笑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不過我如果是你，感激他都來不及哩！」

七殺和尚道：「我爲什麼要感激他？」

小虎道：「他在爲你找財路啊！」

七殺和尚一怔，他對發財最感興趣，不由問道：「找什麼財路？」

小虎一指魚四與仇八怪道：「他們到紅岩寨辦事，每個人都分上幾十萬兩銀子，你來幹什麼？有沒有分到銀子？」

七殺和尚不由一怔，轉首望望魚四與仇八怪。

魚四立刻厲聲道：「你胡說，我先宰了你。」

揚掌就向小虎劈來，嚇得小虎立刻跳開二步，卻見七殺和尚伸臂擋住魚四道：「魚兄，這究竟怎麼回事，同是道上兄弟，有財路該共享，魚兄一聲不吭，不是太不夠意思了吧？」

小虎見魚四臉色尷尬，嘻嘻笑道：「一塊肥肉已經給他們分到肚子裏去了，他們怎麼會吐出來，其實這件事讓我來說，你會更清楚。」

紅鬍子仇八怪厲聲道：「七殺兄不可聽這小鬼挑撥離間，先宰了他再說。」

小虎壯起膽子冷笑道：「你們人再多，今晚只怕宰不了我，我要宰你們，倒是方便得很。你們看看，這是什麼？」從包袱裏掏出一顆火藥球，作勢欲擲。

衆土匪看了頓時個個變色，慌忙退開，魚四吼道：「小子，你那來的火藥？」

小虎膽子一壯，老神穩穩，道：「我什麼都有，你們要不要先嚐一顆試試。」

七殺和尚忙道：「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你既跟我師弟在一齊，咱們就是自己人。」

小虎大笑道：「這就奇了，剛才你不是凶巴巴問我誰在冒充你師弟嗎？怎麼現在又承認了呢？」

「剛才……剛才不過是詐你一詐！」七殺和尚有點尷尬，口吃地道：「不過現在我……我相信你就是。」

他奶奶的，你還不是怕我手中的火藥，好，老子就要耍耍猴戲，一個個修理你們。小虎閃電轉着點子，口中笑道：「你既然相信，我就當你是自己人，魚四把你請來的事，你要不要仔細聽聽？」

「聽，老子正想聽聽。」七殺和尚道。

魚四與仇八怪這二幫人馬的臉色都變了，他們是啞子吃黃蓮，覺得無端端的生出這番枝節，還是先走爲妙。正都要轉身，小虎已大喝道：「七殺和尚，你攔住他們！否則就統統吃我這顆衞生丸。」

七殺和尚還眞聽話，梨花槍一伸，大喝道：「各位不要走，兄弟們，給我站到後面去看好。」

他帶來的五個凶神惡煞般手下，紛紛飛身，散在四週，個個拔出鬼頭刀，虎視眈眈。

魚四忙聲道：「七殺兄，你怎麼可以聽這小鬼的話？」

七殺和尚道：「你把我拉了來，也不講清楚是怎麼回事，我想聽聽他說的。」

小虎道：「你們不聽也不行，誰敢動一步，就先嚐嚐我這顆衞生丸，讓你們變成火爆回鍋肉。」

這些平日橫行霸道的土匪都楞住了，何況還有七殺和尚的兄弟監視着，果眞一動也不敢動。

魚四倏然一哼道：「好，七殺兄，這次你來了，魚某就送你十萬兩銀子，大家是同道，禍福與共，你看如何？」

七殺和尚還沒有回答，小虎卻嘻嘻笑道：「魚四，少了一點吧，聽說你們這次辦事，拿了別人八十萬兩銀子，如今拿出十萬兩，是不是認爲七殺兄的身價只有這一點點，根本瞧不起我這位七殺師兄嘛！」

魚四急得跳脚道：「放屁，我那有八十萬兩？你小子挑撥離間。」

仇八怪接口道：「七殺兄，我也送十萬兩，大家齊心協力，這小子留不得。」

七殺和尚楞楞站着，心中不知是喜是怒，小虎看在眼裏，肚裏雪亮，哈哈笑道：「七殺和尚，你看看，我多說幾句話，你憑空多十萬兩銀子，相信我再說幾句，他們給你的價碼，還會往上加。」

魚四頭痛得快要炸開了，吼道：「咱們已經講好了，你還有什麼狗屁要放。」

「我吃了死魚才會放屁。」小虎笑嘻嘻地道：「七殺和尚，六殺和尚同我說過，當今黑道上，也只有你才夠資格做一方霸主，他說這些什麼魚呀怪啊！只配跟你提尿壺倒倒茶，他對你這麼欽佩，說得天上有，地上無雙，現在就看你的了。」

「哦！」七殺和尚被捧得全身輕飄飄的，眞是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不過這番話出自一個毛孩子的口，使他不敢相信，于是問道：「那六殺師弟欽佩我那一點啊！」

嘿！不怕你是巨寇惡霸老狐狸，你終於上鈎了，我製造這個子虛烏有的六殺和尚倒是蠻管用的。

小虎得意地笑笑道：「六殺和尚說你又毒又橫又霸道，從來不吃小蝦小米，正是做皇帝的材料，看看古代朱元彰，打下江山馬上炮轟功臣樓，豈不是跟你一模一樣。」

這番話是說絕了，連罵帶捧，拍馬拍到七殺和尚的心坎裏去了。說得七殺和尚一陣大笑，笑畢道：「小把戲，他娘的，你眞對老子胃口，那個六殺和尚倒要好好交交，現在你說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老子倒要看看憑我七殺和尚這塊招牌，究竟能值幾文？」

仇八怪急道：「七殺兄，這小子一張油嘴，你也相信？」

魚四也道：「是啊！咱們至少也相交過一段時間，你怎麼信他耍嘴皮子。讓我宰了他再好好說給你聽。」

抽出分水叉，就向小虎撲去。

小虎神穩得很，站着動也不動，他吃準了七殺和尚會出手。

果然，七殺和尚的梨花槍一橫，把魚四搭住，冷冷道：「魚四兄，他娘的只要老子站在這塊地上，誰也不能動這小把戲，誰要動一動，等於跟老子反臉，大夥兒拚一拚！」

魚四臉色一變，道：「七殺兄，你講不講理啊！」

仇八怪也幫腔道：「是啊！爲了一個臭小子，傷了道上和氣，咱們多划不來。」

七殺和尚道：「這些話在請老子來的時候就該說了，有什麼好處，只要說在前面，老子不拏都沒關係，現在讓人家揭出來，你們才小屁小眼往上加，操他先人，你們當我是誰啊！是小囉囉塞張紙就打發啦？你們說，是誰不講理？誰在傷道上和氣？嘿！老遠請我來趕人，好處你們拿，操他娘的，我難道是你們的龜兒子？」

這番話連說帶駡，駡得魚四仇八怪臉上無光，啞口無言。小虎幾乎笑破肚皮，他只能忍着，彆得肚子脹痛，快要彎腰喘不過氣來。

七殺和尚名不虛傳，不但霸道，而且蠻橫無比，抓到歪理不讓人，對小虎道：

「小兄弟，現在你放開心，仔仔細細說，誰敢動你一根雞子毛，操他先人，老子這根梨花槍就跟他沒完沒了。」

「水裡鮫」魚四與「紅鬍子」仇八怪幾乎氣得昏過去，若在平時，早已翻臉了，可是現在，尤其對七殺和尚，沒咒唸。

因爲一個是在水裏稱霸，一個是在馬上稱雄，若是翻翻船，騎馬捲捲人，他們不會放在心上，現在卻在平地上，正是七殺和尚之長，自己之短，尤其七殺和尚一桿梨花槍上的功夫，道上素有耳聞，極少人能惹得起，加上小虎手上還有一顆威力嚇人的火藥丸子，所以只能呆呆站着，可是心裏那股蹩扭勁兒，那是甭提了。眞所謂去也不是、留也不是。

小虎咳嗽一聲，先吐吐憋在肚子裡的笑氣，才道：「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有人想捲紅岩寨這片瓷土礦，出了一百六十萬兩銀子，請魚爺跟這位仇爺在紅岩寨臥底，萬一談不攏，就捲掉紅岩寨，七殺和尚，你看看，一百六十萬兩他們分，只拿出八分之一給你，出這種價碼，不是分明瞧不起人嗎？」

「他媽的，我們那有拿這麼多？」魚四急得出口就駡。

仇八怪也駡道：「小子，你簡直在胡說八道整我們嘛！錯過今天，不把你大劈八塊，誓不爲人。」

小虎依然笑嘻嘻道：「你們也不用凶巴巴地開駡，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事實是愈說愈明，當着七殺和尚面前，你們得到多少好處，可以說呀！我說一百六十萬兩，當然有我的根據。」

魚四看了仇八怪一眼，道：「不瞞七殺兄說，這檔事情咱們只得四十萬兩。」

仇八怪道：「咱們也是四十萬兩。」

小虎也眞壞，知道胡扯一通絕對不能改口，故意搔搔頭，道：「不對啊，我得到的消息是一百六十萬兩，其餘八十萬兩又到那裡去了呢？要不是你們對七殺和尚隱瞞了價碼，就是另外還有人分。」

在這種節骨眼上，不說明白是不能善了的。仇八怪道：「其餘的你們只能去問花裡嬌了。她也有一份，但多少我們就不知道了。」

小虎大吃一驚，眞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硬咬一口想不到咬出個「花裡嬌」來。

但是「花裡嬌」手下紫玉釵不是去鬧過賭場，身遭暗殺嗎？怎麼會和魚四、仇八怪同一夥的呢？

小虎覺得一定要搞個明白，要搞清楚只有使壞點子、用詐的，他故意重重一哼，道：「仇八爹，你的話就不老實了。」

仇八怪吼道：「我怎麼不老實？」

小虎道：「花裡嬌的手下鬧你的賭場，你手下又施暗算殺了人家，分明是仇敵，你說別人，或許有人相信，你說花裡嬌，恐怕太離譜了吧！」

「你知道個屁。」仇八怪恨不得把小虎撕爛：「『花裡嬌』是支伏兵，鬧賭場不過是假戲眞做，殺紫玉釵的也不是咱們，是鬼剃頭。」

小鬼聽得思潮起伏，他料不到內情還這麼複雜，只聽得七殺和尚道：「這筆爛帳老子懶得聽，現在該說說老子的價碼了。」

魚四咬牙道：「你說吧，只要你說得出，我魚四也拿得出，誰敎我們是同道朋友。」

七殺和尚銅鈴眼眇了眇仇八怪，道：「仇兄的意思呢？」

仇八怪道：「老子也一樣，唯一條件，就是先宰了這小子。」

七殺和尚狂笑一聲，道：「那我就不客氣，要開價碼嘍，既是同道，發財人人有份，我要你們一半。」

仇八怪道：「怎麼個一半？」

七殺和尚道：「魚老大拿一半出來給我，你也拿一半出來，犒賞我手下的弟兄，怎麼樣？」

這樣一來，變成魚四與仇八怪只各得廿萬兩，七殺和尚獨得四十萬兩。

「操他媽的——」仇八怪脫口大駡，倏咬牙道：「好，老子認了。」

魚四也切齒道：「二十萬兩就二十萬兩。」

小虎一看他們大有妥協之勢，忙道：「七殺和尚，你看我說得不錯吧，價碼又漲了，但你不要過河拆橋啊！」

七殺和尚大笑道：「我一向喜歡過河拆橋，不過你這個小把戲眞有一套，不如跟我回去做徒弟吧！」

小虎一呆，他奶奶的本來是平起平坐，師兄弟稱呼，怎麼現在降了我一級，變成徒弟了，我也要操你先人板板。

仇八怪道：「七殺兄，現在可以宰這小子了吧？」

七殺和尚道：「仇兄眞不識事務，小把戲手中還有火器，你能宰得了他嗎，再說價碼雖已談好，我們得先回去分分銀子，其他之事，以後再商量。」

魚四覺得這樣熬下去也不是辦法，點頭道：「也好，咱們走。」

一大夥人轉身掠起，轉眼走得一個不剩。

小虎手中的火藥丸子幾次要出手，但始終沒有出手，一是因爲對陣的時候，自己也在火藥爆炸威力圈內，二來他們離開的時候，隊形拉得太開，炸藥出手若不能把這些土匪全部炸死，一定會遭到反撲，那麻煩可大了。

這也是小虎的聰明處，用唬字訣一定要爲對方留退路，若擠得對方下不了台，來個不見眞章誓不休，那就慘了。

不過他還是高興得想高歌一曲的郎郎，可惜大牛、呆瓜、三八花都不在，未能看到自己隻身擋退三幫土匪的狠脚色。否則今天豈不是大大露了一次臉。

正在高興自得，倏然耳邊聽到一聲爆炸，急忙想轉身，倏覺得右肩刺痛，手中的包袱，差點失手掉落地上。

小虎不由大吃一驚，忍着痛抓緊包袱，這可不能掉，萬一爆炸了，自己立刻變成了飛灰。他回頭一看，卻見背後窰頂上站着五個黑衣人，在沉沉夜色中，也看不清楚面目，不過有一點是可以分辨出來的，就是這些人與先前被炸死的人是一路的。

右臂已痛得抬不起來，伸出左手向右臂一摸，觸及一支鏢正釘在右臂上，小虎咬牙大喝道：「你們敢暗算老子，不怕吃衞生丸。」

其中一個黑衣人冷笑道：「你已中了我的追魂鏢，還敢發橫，快放下火藥丸子，俯首就擒。」

小虎這時發覺自己不但丟不出炸彈，整條手臂連動都不能動，心中益發慌了，口中道：「要我束手就縛沒這麼容易，有什麼條件開出來好了。」他是輸人不輸口。

那黑衣人冷冷道：「跟一個死小鬼是不用開條件的。」

小虎强笑道：「你說我會死？」

黑衣人道：「你中了鏢還能逃？」

小虎道：「我何必逃，本幫主走南闖北，從來沒有逃過。」反正只要還有一口氣，舌頭能動，唬字訣貫徹到底。

黑衣人笑道：「很好，假如你不肯放下火藥丸子就再吃我一鏢。」

小虎又要施詐了，大叫道：「六殺和尚，你快來救人哪！」

黑衣人齊都一怔，這剎那，轟然之聲連響，那西邊的窰洞一個個爆炸起來，震得天搖地動。

黑衣人大喝一聲不好，身形齊齊搖起，他們急着要搜查炸窰的人，小虎卻已痛得再支持不住，癱坐地上，痛暈了過去。

* * *

何姨十二金釵休閒中心自發生臨檢風波後，花裡嬌大爲生氣，把玫瑰釵叫到面前痛駡一頓，她認爲玫瑰釵有縱敵之嫌，勒令玫瑰釵去把小虎找回來，並且丟下一句話，假如小虎找不回來，妳也不用回來。

玫瑰釵含着眼淚離開，她只能去找。

不過她有一點不懂，爲什麼大姐頭花裡嬌一定要殺小虎，把小虎看得這麼嚴重？

大人跟一個毛頭孩子計較，這個大姐頭好像愈活愈回去了。

事實上，當頭頭的，的確有當頭頭的銳利眼光，不然也不能當頭頭了。

當天夜裡，休閒中心仍然艷幟高張，迎來送往，做着朝秦暮楚的買賣。

做到初更正要打烊的時候，倏然闖進來一批兇神惡客。

來的是頭顱光禿禿，眼如銅鈴，春天裡還穿着一身羊皮袄襖，魁梧如山的七殺和尚，手上拎着一根梨花槍，帶着手下親信六天煞。

前面的總管阿雪帶着笑臉迎上去道：「各位大爺，太晚了，明天請早，今晚不能招待了。」

七殺和尚可不吃這一套，一拍桌子罵道：「操他先人板板，老子到那裡都是大門迎送，妳算什麼東西，給老子吃閉門羹。小心老子先宰人。」

阿雪似乎對道上的凶神惡煞也見多了，反正自己的老闆也不是好吃果子，冷冷笑道：「唷，大爺也不體諒人了，做那一行賣買都得睡覺啊！不睡覺第二天怎麼開門做生意。」

七殺和尚狂笑道：「老子就是來睡覺的，把妳春香院的粉頭全找來，陪咱們兄弟好好睡上一覺。」

手下六煞哄然大笑起來。

「大爺，你不要搞岔了，這兒招牌已經換過，不是春香院了。」阿雪急忙解釋。面對六七個匪裡匪氣的凶神，她終究有點胆寒。

七殺和尚道：「妳說什麼招牌換不換，咱不懂，老子大字不識一個，看招牌幹嘛，有花不溜丟的娘兒就行了。不要嚕嗦，就把花裡嬌一齊叫出來吧，不然咱要翻臉啦！」

阿雪心中一驚，道：「大爺能不能亮亮字號？」

七殺和尚不懷好意地笑道：「看妳像是老龜，原來是嫩龜，咱的腦袋，就是字號。」

阿雪吃驚想着：難道是傳說中的七殺和尚？不敢怠慢，立刻轉身扭着大屁股跑進後面去找花裡嬌。

花裡嬌不見玫瑰釵回來，正在煩心，見阿雪跌跌撞撞的進來，神色不正，問道：「有什麼事？」

「大姊頭，七殺和尚帶着六個人來了。」

花裡嬌雖感意外，但終究也是一方角頭，毫不吃驚地淡淡道：「管他誰來，難纏的就弄幾個騷貨侍候他們不就行了。」

阿雪道：「他指名道姓要找大姊頭啊！」

這一下，花裡嬌吃驚了，因爲駐脚在這裡，可以說是個秘密，除了少數要連繫辦事的道上朋友知道外，其他的人根本不會知道。這七殺和尚怎會知道的？而且爲什麼又指名道姓的要會會自己。

她仍不願出面，對身邊侍候的金銀二釵道：「妳們去看看，只要這和尚要求不太過份，就答應他吧，反正就是酒色二項，男人啊！有酒有色就可以把他們壓死了。同時告訴侍候的小妞們，不用怕，他們再凶，也最多上了床，凶個半炷香，熬一熬就過了，沒甚麼了不得的事。」

七殺和尚的凶惡，她是早有耳聞，而且清楚得很，所以仔細叮嚀，希望不要鬧事。

金銀二釵連聲應是，隨着阿雪走到前廳。七殺和尚瞪眼一看，似乎第一次看到這麼標緻的大美人，伸手就向二釵抓來。

金銀二釵慌忙閃避，金釵一整神色道：「不要亂來，我是老闆，可不是陪客的。」

銀釵立刻吩咐阿雪道：「妳去挑十四個漂亮的姐妹來侍候客人。」

阿雪應聲是立刻去挑選粉頭，七殺和尚道：「慢慢，你們是老闆？」

金釵嬌聲笑道：「是啊！」

「操老子先人板板，我左看右看，怎麼看也看不出妳有老板的味道，只聞到妳們的騷味道。」

銀釵道：「唷，你這位大爺的話倒新鮮，說給咱們姐妹聽聽，老闆身上該有股什麼味道？」

七殺和尚笑道：「老闆身上除了騷味外，應該還有一股銀子的香味，妳們身上怎麼沒有這股香味啊？」

銀釵笑道：「你爺的鼻子是感冒了吧，怎知咱們沒這種香味？」

七殺和尚道：「說得好，妳既然承認有銀子味，老子就要開價嘍？」

「開價？」金釵一怔：「開什麼價？」

七殺和尚道：「老子今夜來，並不是光來樂一樂，主要是此地荒寒，最近沒什麼大買賣，來這兒分幾個花花，花裡嬌不出來，妳們二個能作主嗎？」

金釵與銀釵對望了一眼，心裡都在罵，玩了還要拏，吃草吃到同道的身上來了，眞是殺千刀，殺萬刀。不過花裡嬌有過吩咐，金銀二釵忍住了性子，金釵嬌笑道：「大家都是同道，有什麼事不能商量的，你和尚就說個數目吧！」

七殺和尚道：「這個價碼不好開嘍！先得問問花裡嬌拏了多少，老子才知道要開多少？」

金釵一怔道：「什麼拿了多少？」

「你操老子裝什麼羊啊！假如眞不知道，就叫花裡嬌出來不就知道了。」

這時，阿雪帶着一羣鶯鶯燕燕出來了，她帶着她們嘰嘰喳喳道：「今天的關門

預告：老少江湖故事集之—

「老少浪子」

司空羽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生意，好好侍候這些大爺們，二個侍候一個，務要讓大爺們爽歪歪，清潔溜溜地回去啊？」

於是這些花花草草，嘰嘰喳喳，嘻嘻哈哈地飛到六天煞懷裡，二個最性感的一個叫小英，一個叫小咪，抖着大奶子向七殺和尚摸去。那知七殺和尚揮揮手，道：「慢來慢來，老子可沒這麼飢荒，把價碼的事，談妥了再說。」

他好像已在「水裡鮫」魚四及「紅鬍子」仇八怪那邊吃到了甜頭，覺得不能厚此薄彼，反正順路多撈一點是一點。人就是這樣，撈順了手，就會貪得無厭。

二旁邊已經是相相對對，浪聲浪語，就是個七殺和尚還在正經八百，沒法擺平，金釵道：「七殺和尚，你開嘛，總得說過數字，讓咱們姊妹有個底兒。」

「格老子好吧，看妳們哀求得這麼懇切，老子就馬馬虎虎，說少一點，廿萬兩銀子如何？」

金釵大吃一驚，還以爲自己耳朵有毛病，道：「二十萬兩銀子？你沒搞錯吧？」

七殺和尚哈哈笑道：「老子價錢一向開在刀口上，怎會搞錯，拿了銀子也不打擾妳們，咱們立刻走人。」

銀釵一哼道：「開出這種價錢，你大概是吃錯了葯，跑錯了地方。」

七殺和尚一拍桌子，澎地一聲，嚇得正在進退不是的小英小咪躲得遠遠的，粉臉都變白了。

只見和尚冷笑道：「妳說我該跑到甚麼地方？」

銀釵道：「跑銀號去搶啊，不是容易多了嗎？沒見去年世華銀號的搶案，一搶就是一千二百萬兩。我們這點賣買那有這麼多銀子。」

七殺和尚氣得臉上肥肉在顫抖，厲聲道：「妳還說沒有這麼多銀子，花裡嬌臥個底就一票賺進八十萬兩。老子只開個四分之一價碼，妳還敢說開離了譜。好，好……」

說到這裡，銅鈴眼一瞪，手中梨花槍重重一頓，地面上立刻陷進半尺，只見他說翻臉就翻臉，大聲吆喝道：「夥計們，給這兩個娘兒看點顏色，讓她們知道自己是老幾！」

六天煞每人抱着二個粉頭，恨不得生出四隻手，雙手正在粉頭身上摸東摸西，上摸下摸，摸得高興，一聽頭頭吆喝，齊都呆了一呆，彷彿情況轉變得這麼快，有點適應不來。

「操你們先人板板，樂昏頭了啊，老子的命令沒聽見哪，還不快給我砸！不砸它個稀爛是談不攏的。」

六天煞呼地都站了起來，一干鶯鶯燕燕摔的摔，跌的跌，齊都鶯啼鳥叫地連滾帶爬躲開。

于是嘩啦啦一片亂响，桌子椅子，板櫈花盆齊飛。六個傢伙砸得興起，正要扯墻上的字畫，驀聽到一聲威嚴的尖喝：「住手！」

六天煞停手轉身一看，又出來一個紅衣大美人，比金銀雙釵還要艷還要嬌，只見她目光飄向金銀雙釵，道：「這是怎麼回事？」

金釵哭喪着臉道：「這個和尚開口要二十萬兩銀子，還說大姊頭臥底賺了八十萬兩，拏出二十萬兩不算多。」

花裡嬌花容變了一變，不過這種變化極快，瞬眼即恢復誘人的花容，對七殺和尚道：「當家的，都是道上的朋友，有什麼好談，何必砸場子，動肝火。先叫他們停手再談行不行？」

七殺和尚哈哈笑道：「花裡嬌，妳早點出來，不擺臭架子，不早就沒事了嗎，好，兄弟們，你們仍舊玩吧，談不攏再動手不遲。」

六天煞立刻摸到那些花容失色的粉頭叢中，板櫈桌子砸爛了，就坐在地上又親又抱起來。弄得那些粉頭呱呱亂叫。

七殺和尚接着道：「我紅盤已經開了，就像市場的行情，只問妳答不答應了。」

這是表示不二價，鐵定的數目。

花裡嬌笑道：「答應。」

回答得這麼乾脆俐落，倒使得七殺和尚感到意外，他還怕有詐，追問一句話道：「妳眞的不還價？」

花裡嬌道：「你表明了不二價，我還什麼價，再說錢財是身外物，右手來左手去，而且是送給道上朋友的，我花裡嬌別的看不透，這點是一點就透，反正有來往，這次我有進帳，你分我的，下次你有搞頭，我也去拏你的，你還不是一樣要倒把。」

「痛快痛快。」七殺和尚大笑道：「花裡嬌果然是花裡嬌，人美心也爽，好，咱七殺和尚交妳這個朋友。」

花裡嬌道：「不過我要知道一件事，你也一定要告訴我。」

七殺和尚道：「沒問題，老子知道的都可以告訴你。」

花裡嬌道：「你是那裡得到的消息？」

七殺和尚笑道：「這也是機緣巧合，魚四來告訴我有個六殺和尚頂了我的招牌，老子一怒就來查一查，碰上了一個小把戲，叫什麼小虎，把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操他先人板板，這小子似乎知道得不少，老子也順手賺了一點銀子，反正運氣來了，城墻也擋不住。」

說完得意的大笑起來。

果然是這小虎弄出來的紕漏，花裡嬌肚子裡狠狠罵着小虎，連帶玫瑰釵也怨恨起來。

七殺和尚道：「能告訴妳的都告訴妳了，現在老子就等着拏銀子了。」

花裡嬌道：「我身邊沒有這麼多銀子，現在已是深夜，也沒法子張羅，這樣吧！今晚算我招待你們，天一亮，我就派人到街上銀號去提銀子，反正你們今晚也沒法趕路，這樣行不行。」

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七殺和尚痛快地道：「好，就這樣辦，那兩個粉頭呢？現在妳們可以過來了，殺殺老子的火氣。」

花裡嬌目光一掃道：「阿雪，你也太怠慢客人了，怎不準備酒菜招待客人？快去準備。」

七殺和尚更高興的大笑，有色無酒，本來就是大煞風景的事。

花裡嬌等阿雪答應了去準備，向金銀雙釵施了個眼色，就向七殺和尚告退回到後院雅舍。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和羅蘭在絕澗下的山洞中奇遇天涯一劍陳一化留下書劍，遺字因走火入魔無法離險境而終，二人將他留下的紫河眞解神功修練，氣難六合而入魔，陰陽難調，神不守舍，二人撮合，才能引火歸元，卒將紫河神功練成，離開絕澗先到太原走動，看看女純陽下落，又再遇玉簫公子任迷花，在玉簫莊內中機關被困地下室，又發現另有石室，原來相傳失踪已久的武當掌門玄眞子，負傷中毒在此棄世，留下太極令……脫險出來遇到天慾教主派女兒花滿樓偵查他們的行動，早先斷橋陷害不成，反令二人學成絕技，天慾教主只好另謀他計……

行善博好感　笑裏暗藏刀

天慾教主冷冷道：「杜新爲本教塑造了一個強大的敵人，一死難蔽其辜，妳不必代他說情了，帥護法……」

帥無仁道：「屬下在。」

天慾教主道：「立派黑鷹殺手刺殺了眞、青陽、及三眼鷲金輪，今後只要是投靠黃蜂谷的，一律予以刺殺。」

帥無仁道：「屬下遵命。」

他語音未落，上首的光綫忽然一暗，坐在兩側的天慾門下，立即俯首躬身道：「送教主。」

×　　×　　×

天色剛剛破曉，迎着晨風，沐着朝露，跟所愛的人兒聯騎馳騁，倒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花滿樓具有極爲豐富的江湖閱歷，而且處世練達，談吐風趣，不僅極獲狄飛虹羅蘭的好感，幾乎是惟她馬首是瞻，不幸的是在到達沁縣之後，花滿樓的腸胃出了毛病，遵照醫生的囑咐，必須休養幾天，狄飛虹担心覃小蝶，不得不先走一步，他們只好在互道珍重之後而分道揚鏢了。

晌午時分，他們到達一個野店，狄飛虹微一凝神，忽然面色一整道：「妹子，可能有人想留下咱們，快把馬匹拴好以免走失。」

羅蘭躍下坐騎，將馬匹拴在野店側面的樹枝之上，同時詢問道：「大哥，你怎麽知道有人想留下咱們？」

狄飛虹道：「由呼吸之聲，可以查出敵人藏身的所在，以妳的功力來說，應該聽得出來。」

羅蘭仔細一聽，不由啊了一聲道：「是眞的，大哥，不過我有點懷疑……」

狄飛虹道：「妳懷疑什麽？」

羅蘭道：「人怎麽會躲在山石亂草之內？我懷疑他們不是野豬，必然就是野狗。」

狄飛虹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正是一羣野狗，不過這些野狗會咬人的，咱們可得當心一點。」

這對夫婦明知身陷重圍，潛伏者全是身手不凡的高手，他們仍然嘻笑怒罵，旁若無人，根本就沒有將潛伏者放在眼裏。

這般人原想先作狙擊，再羣打羣毆以多勝少的，如今人們對他們已經瞭若指掌，第一步的狙擊計劃只怕很難成功，但在一聲急嘯之下，強弓硬弩仍然出了手，只見箭如飛蝗，八方攢射，滿天箭雨之中，還雜着一團團紅光耀眼的火球，火樹銀花的上元夜景，只怕也沒有這般熱鬧。

更熱鬧的是這些弩箭，火彈，全像皮球碰到牆壁，一起反彈而回，於是狙擊者有人受了傷，發出哀嚎之聲，也有人被火彈燒着，由草叢中逃了出來，這一天下大亂，狙擊的行動自然宣告結束。

雖然如此，在人數上他們仍然佔到絕對的優勢，因而化暗爲明，採用以多勝少的羣毆手段。

羅蘭向那些人瞧了一眼，神色上顯然頗爲詭異，她並非畏懼敵人太多，而是對四具全身上下都罩在鐵盔鐵甲之內的怪人，感到驚奇。

「大哥，那四具鐵人好可怕！」

「他們刀槍不入，的確十分可怕，可惜他們運氣不好，碰到咱們是他們的不幸。」

「這話怎麽說？」

「他們刀槍不入，只是對一般兵刄而言，如果遇到神兵利器一樣可以毀掉他們。」

「不錯，咱們有魚腸劍，囉，拿去。」

「妳作什麽？妹子。」

「他們的模樣太兇，我不敢。」

「還是妳拿着吧，我不用魚腸劍一樣可以毀掉他們。」

狄飛虹語音甫落，敵人已經逐漸逼近，正面是四名鐵甲人，兩側各有十餘名高手，

他們一旦展開攻勢，必然是石破天驚。

狄飛虹囑咐羅蘭道：「妹子，咱們先攻他們的左右兩側，再對付四名鐵甲人，記住，魚腸劍貫注神功全力出擊，這一仗咱們必須獲得勝利。」

羅蘭道：「我知道了。」語音還在空際飄蕩，她已騰身向右側撲去。

魚腸劍貫注紫河神功，晶芒可以遠達八尺，劍氣所至，無堅不摧，首當其衝的兩名高手，立即斷頭折股，橫屍就地。

一招擊斃兩名強敵，羅蘭精神大振，手揮寶劍，縱橫飛躍，對方人人都是高手，竟無人敢攖其鋒。

狄飛虹撲向左側，雙手齊揮，使出威懾武林的降龍神抓，神功所及，敵人如非掏心，便是斷喉，他這一雙徒手，較羅蘭的魚腸寶劍還要犀利。

這對夫婦縱橫鬥場，所向披靡，敵方近三十名高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搏殺不過頓飯時間，剩下的只有七個人了。

這七名心胆皆寒的高手，已然喪失了鬥志，他們避在鐵甲人的身後，面頰上一片死灰。

羅蘭奔到狄飛虹的身側道：「大哥，讓我去對付鐵甲人。」

狄飛虹道：「妳不怕了？」

羅蘭說道：「神功貫注寶劍，劍氣可達八尺，我不必接近他們，自然不必害怕了。」

狄飛虹道：「好，咱們一人對付兩個。」話落招出，一記鐵拳遙遙擊了出去。

他這一拳是以八成紫河神功擊出，拳風擊中一名鐵甲人的頭部，只聽到一陣碎骨之聲，這鐵甲人立遭慘死，並將他身後的兩名高手撞成重傷。

一拳之威，天地失色，藏身鐵甲人之後的高手大吃一驚，他們拖住兩名重傷者，向叢林中亡命的逃去。

鐵甲人沒有逃，他們身形笨重，行動遲緩，除了消滅敵人，一旦失敗，他們絕無生機。

這四名鐵甲人就是這樣，既然無法抵抗狄飛虹夫婦的鐵拳利劍，那只有以身相殉了。

羅蘭殺了兩名鐵甲人，剩下的一個被狄飛虹擒住，他是想研究一下，瞧瞧他們有些什麽玄機。

要想擒獲鐵甲人可不是那麽容易，他們力大無窮全身都包在鐵甲之內，除了狄飛虹夫婦身具紫河神功並擁有魚腸寶劍，放眼天下實在沒有人能够將他們怎樣。

狄飛虹是以紫河神功擊斷他的雙臂，再將他放倒地面，然後用魚腸寶劍剖開他頭盔，瞧瞧他是何等人物。

那是一張陌生的面孔，在江湖中應該不是一個有頭有臉的高人，他却能身穿如此沉重的鐵甲，在戰場上與人搏命，這其中必有蹊蹺。羅蘭雖是很少行走江湖，却也瞧出鐵甲人異於尋常之處，道：「大哥，此人面部表情呆板，目光又是如此的呆澀，你適才擊斷他的雙臂，他好像一點痛苦也沒有，莫非他是一個白痴？」

狄飛虹道：「他的確是一個白痴，不過是被人以藥物控制的，讓我問問，看他能不能回答。」

「喂，朋友，你叫什麽名字？」

「名……名字？我不知道。」

「是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是主人，是主人叫我們來的。」

「你們的主人是誰？」

「是主人。」

「他姓什麽？叫什麽？」

「主人，主人！」

「他叫你們來作什麽？」

「殺人，殺人……」

此時一股笛音遙遙傳來，鐵甲人竟然挺身而起，左臂同時一揮，將毫無防備的狄飛虹擊得飛了出去。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狄飛虹怎麽也想不到雙臂俱已折斷的鐵甲人仍有反擊之能，擊出的力道又是如此的沉重。

羅蘭瞧得心頭大震，口中一聲嬌叱，一劍削掉鐵甲人半個腦袋，不待屍身倒地，她已躍到狄飛虹臥倒之處，蹲下身去眼淚汪汪的道：「大哥，你不要緊吧？」

狄飛虹道：「不要着急，妹子，只要休養個十天半月就會好的。」

語音一頓，嘆口氣接道：「這是我的疏忽，應該想到鐵甲人必會有人暗中控制的……」

羅蘭道：「就是那笛音？」

狄飛虹道：「正是。」

羅蘭道：「可是他的臂骨巳經被你震斷，如何還能出手傷人？」

狄飛虹道：「我原先也是這麽想，現在才知道這些受人控制的白痴，只有將他完全殺死！他才不會傷人。」

羅蘭道：「不要管他們了，大哥，你還能騎馬麽？」

狄飛虹道：「咱們共騎一匹馬吧，妳可以扶住我及早找個安全的地方療傷。」

羅蘭道：「好的。」

她先將狄飛虹扶上馬，然後躍到他的身後，另一匹讓牠跟着，以便隨時換乘。

由於狄飛虹傷勢不輕，羅蘭不敢放轡急馳，待趕到高家溝，巳是暮色蒼蒼了。

她投宿在一家「永大客棧」，晚餐之後，狄飛虹囑咐她道：「妹子，我現在開始運功療傷，妳要小心一點。」

羅蘭道：「我會小心的，不過……」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妳是說有人跟踪咱們？不要怕，那只是日間一戰的漏網之魚，他們巳經嚇破了胆，不敢來招惹咱們的。」

羅蘭道：「那他們爲什麽要冤魂不散的跟着？」

狄飛虹道：「他們要招集人手．乘我負傷之時實施強烈的攻擊，那時你顧此失彼，他們可能就會達到目的，跟踪只是掌握咱們的行跡而已。」

羅蘭道：「那該怎麽辦？」

狄飛虹道：「妳放心，招集人手不會那麽快，待會妳去除掉那兩個監視者，咱們就可以獲得暫時的安全。」

羅蘭道：「他們一個在前排的房脊之上．另一個藏身在後院的大樹之中，雙方距頗遠，很難一舉搏殺。」

狄飛虹道：「這就要用一點技巧。」

羅蘭道：「要用什麽技巧？總不能將我分作兩個人吧？」

狄飛虹道：「不能分作兩個，却可以變作另外一個。」

羅蘭櫻唇一噘道：「少跟我打啞謎，有什麽辦法快說。」

狄飛虹道：「待會店小二會來收碗，如果妳穿上他的外衣，端着盤子出去，在朦朧夜色之下，必然可以瞞過前面屋脊上的人，先殺了此人，再以馭劍之術殺樹上的，必然會一舉成功。」

羅蘭道：「穿店小二的衣服，髒兮兮的，我不幹。」

狄飛虹道：「妹子，這只是暫時穿一下，不這樣怎能除掉監視咱們之人？」

羅蘭嘆口氣道：「好吧。」

待會店小二果然來收碗筷，狄飛虹以一錠銀子借用他的一套外衣，他自然十分樂意。現在端着盤子出來的店小二，自然是羅蘭的改扮的了，她相準了屋面及樹上兩名監視者的位置及距離。悄悄運起馭劍之術，身劍合一，冲霄而起，劍氣划過屋面，再直撲對面的樹林，只不過一閃之間，兩名身手頗高的敵人便一起了賬。

她回到客房，向狄飛虹點點頭道：「辦妥了！」

狄飛虹再取出一錠銀子交給店小二道：「前面屋脊，後面樹上各有一名屍體，這是江湖仇殺，你們不要多管，只將他們埋了就是。」

店小二怎敢過問江湖仇殺？匆匆穿回羅蘭還給他的外衣，便諾諾連聲的退出房去。

經過一陣運功調息，狄飛虹的傷勢有了幾分進步，當寅卯之交，他們便巳策騎上路，出鎮不久，狄飛虹忽然一帶馬頭，撇開官道逕向西南馳去。

羅蘭道：「大哥，咱們去那兒？」

狄飛虹道：「去洛陽，只是不走官道罷了。」

羅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此走法，必然倍感辛苦，食宿也都不便，我怕會加重你的內傷。」

狄飛虹道：「不要緊，如果眞有必要，咱們可以找一農家療傷。」

他們經屯留縣境再向西南走，原想南下陽城縣，再渡孟津，便可以直達洛陽了，想不到在沁水縣東北的望狼街，竟然發生了意外。

沁水源出太岳山，南下注入黃河，沿岸魚米豐饒，是一塊頗爲富足的地區，望狼街就是緊靠沁水東岸的一個鎮集。

此時巳是夕陽含山，狄飛虹夫婦只得在此地投宿，鎮集不算太小，却沒有一家正式的客棧，羅蘭眉峯一皺道：「大哥，怎麽辦？」

狄飛虹道：「別急，那邊有一家酒館，咱們先吃點東西再作打算。」

酒館沒有招牌，生意倒還不壞，食堂擺着七張桌子，巳有六張坐了客人。

狄羅二人拴好馬匹，摻扶着走進店內，一名面目清秀，約莫十六七歲的大姑娘將他們帶到桌前道：「兩位請坐，想吃點什麽？」

狄飛虹道：「三葷一素一個湯，外加一壺汾酒。」

大姑娘說道：「客官稍待，我馬上就來。」

羅蘭道：「大哥，你還要喝酒？」

狄飛虹道：「酒能活血，對傷勢頗有帮助，妳放心，我會有分寸的。」

羅蘭噘着嘴道：「我不管你怎麽說，只准你喝一杯。」

「喝一杯該多掃興，這邊來，小娘子，大爺陪妳喝個够，啊……」

羅蘭在跟狄飛虹撒嬌，旁邊竟然有人瞧得眼熱，但他那幾句輕薄的言語，幾乎招來殺身之禍。

原因是羅蘭的手中正拿一雙筷子，她一聽此人語帶輕薄，纖掌一揚，筷子挾着勁風，就奔向那名酒客的面門。

她一身功力何等驚人，雖然隨手一擲，仍然不下於兩顆彈丸，只要被它擊中，那名酒客焉能活命。

當她纖掌一揚之際，狄飛虹巳經出聲叱喝道：「使不得。」可惜他的阻止遲了一點，雙筷並馳巳然飛了出去。

狄飛虹不願傷人生命，他雖是身負嚴重的內傷，仍然強提功力，一記降龍神抓向急飛的筷子抓去。

就在筷子觸及酒客面門的刹那之間，降龍神抓抓到了筷子，並以急逾流星的速度，飛入狄飛虹的掌中。

他救了酒客一命，却因用力過猛，牽動內傷，接連噴出兩口鮮血。

羅蘭大吃一驚，道：「大哥，你不要緊吧？」

狄飛虹道：「不要緊，那是瘀血，吐出來了傷勢會好得快一點。」

狄飛虹如此一說，羅蘭放心不少，但她還是不願放過酒客，猛一旋身，嬌叱一聲，道：「站住，想走？哼，那有這麽容易！」

那名招惹是非的酒客，是一位聲譽喧赫的人物，在當地橫直數百里，只要提起銅龍司馬武，沒有人敢不畏懼三分。

在江湖道上，沁水五條龍是頗够份量的人物，銅龍司馬武是他們的老三。

像他這麽一位江湖闖人，自然十分識貨，他知道碰到了罕見的高手，這雙少年男女，沒有一個是惹得起的，好漢不吃眼前虧，說不得只好脚板心抹油。

羅蘭像是後腦生了眼睛，司馬武才跨出兩步就被她出聲喝止。

司馬武停下脚步，擰轉身形，雙拳一抱道：「在下銅龍司馬武．適才言語不愼．請兩位多多担待。」

他原想報出字號之後，憑沁水五龍在江湖上的聲望，這雙少年男女，必然會顧忌幾分，他沒有想到狄飛虹根本就瞧不起這些佔山爲王的土混混，羅蘭很少行走江湖，自然更不理會這些。

一聲冷哼，羅蘭撇撇嘴道：「閣下當衆輕薄婦女，本該留下性命，我大哥爲了救你，反而觸動內傷，你想一走了之，會有這麽便宜？」

司馬武面色一變道：「在下巳經說過請妳担待了，妳還待怎樣？」

羅蘭道：「銅龍司馬武，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我想向你討教幾招。」

司馬武道：「這個……」

羅蘭道：「怎麽，你不敢？」

她這一咄咄逼人，竟然引起一位瞧熱鬧的不滿，此人身材五短，穿着一件百衲僧衣，瞧穿着，他像是一個和尚，但滿頭長髮，葷酒不禁，又不像佛門中人。

羅蘭語音甫落，他立即接口道：「這位女仕要想以武會友，倒也是一件好事，野和尚見獵心喜，想代替司馬施主接招，不知女施主意下如何？」

羅蘭道：「可以，大師請。」

此時食堂裏的桌子已被搬開，野和尚業已站到場中去了，狄飛虹却以傳音囑咐羅蘭道：「妹子，這和尚有點邪門，妳要小心一點，還有，咱們不可報出眞實姓名，以免引起更大的是非。」

羅蘭點點頭，緩步走進場中道：「大師請出招。」

野和尚道：「別急，女施主，咱們能夠以武會友，總算有一點緣份，不管將來怎樣，少至該說說彼此的名號。」

羅蘭道：「我叫南四姑，大和尚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野和尚說道：「高人不敢當，道上的朋友見野和尚瘋瘋癲癲的，都叫我魔僧零落。」

羅蘭不知道魔僧零落是何許人物，但只要是在江湖上混過的，沒有一個不心頭一震。

據說魔僧零落來自天山，二十年前曾經獨闖中原八大門派，擊敗過名列一流高手三十七人，由於這些輝煌的戰績，因而博得魔僧之名。

羅蘭雖然不明白魔僧的名頭如此之高，但她相信狄飛虹的眼光，所以絲毫不敢大意。

她暗中提聚紫河神功護身，口中一聲吆喝道：「接招」，纖纖玉掌便已攻了出去。

這一掌似抓似指，緩緩向前伸出，它看似毫無目標，却又籠罩着魔僧身前的每一個部位。

而且掌上所帶來的暗勁，具有令人無可拒抗的壓力，不論她的玉掌攻向何處，對搏者必須先以全力與那暗勁相抗，否則，連身形都無法立穩，還未交手就已落敗了。

魔僧是名震武林的前輩高人，他當然不會如此不濟，只是在他的面頰之上，再也找不出玩世不恭的神色，滴滴汗水，也由髮際滲了出來。

一個人成名不易，何況魔僧並不是一個壞人，因而狄飛虹出聲招呼道：「住手，妹子，對武林前輩不可無禮。」

羅蘭應聲收招，道：「大和尚，我大哥叫我，我不跟你打了。」

魔僧抹了一把汗水，哈哈一陣大笑道：「不打就不打，不過你們小倆口得陪野和尚喝兩杯。」

狄飛虹立起身來，雙拳一抱道：「這是晚輩的榮幸，前輩請坐。」

此時銅龍司馬武已經溜走，瞧熱鬧的也逐漸散去，酒館恢復正常了，頓時又熱鬧起來。

羅蘭不願意狄飛虹喝酒，當着魔僧又不便干涉，那一雙清澈明亮的眸子却睜得大大的，一張小嘴高高的噘起，簡直可以掛上一個油壺。

魔僧接連灌了兩杯，然後將酒杯往桌上一放，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不喝，不喝，小姑奶奶，妳總該消氣了吧？」

羅蘭哼了一聲，道：「誰不讓你喝了，只是我大哥內傷未癒，喝多了會傷身子的。」

魔僧道：「原來是這樣，但既有內傷，何不找醫生瞧瞧？」

語音一頓，扭頭向櫃枱招呼道：「掌櫃的，你們這兒可有醫生？」

掌櫃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獨眼老者，他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是那位要看醫生？」

魔僧道：「是我這位小兄弟。」

掌櫃的道：「醫生是有，只不知他肯不肯瞧。」

魔僧道：「咱們看病給銀子，他爲什麼不肯瞧？你說他在那裏，野和尚自去請他。」

掌櫃的道：「她就在本店之內，是咱們的老闆娘，因爲她並非以行醫爲業，看不看病全憑她的高興。」

羅蘭道：「除了她，貴處還有沒有別的醫生？」

掌櫃的道：「有，不過他們只能看傷風感冒一類的小病，這位公子的內傷，除了咱們老闆娘，沒有人能夠醫治。」

羅蘭道：「那你就代咱們請請老板娘吧，要多少銀子咱們照付。」

掌櫃的道：「客官請稍待，小老兒這就去請。」

片刻之後，掌櫃的前來招呼道：「老闆娘答允了，請隨小老兒來。」

在酒館的後進，有一間靜室，掌櫃的將他們帶到靜室之前，道：「這位公子請進。」

羅蘭說道：「怎麼，就只他一個人進去？」

掌櫃的道：「除了病人，任何人都不能進入。」

羅蘭道：「可是，我是他的妻子。」

掌櫃的道：「這是老闆娘治病的規矩，要不這位公子的病就必不治了。」

狄飛虹道：「妹子就在門外等吧，只是委曲妳了。」

羅蘭雖是不願，却也無可奈何，只得與魔僧在門外等下去。

掌櫃的道：「老闆娘針灸之術神奇無比，只是要花一點時間，兩位儘管安心，小老兒不奉陪了。」

掌櫃的離去之後，羅蘭不安的道：「大和尚，什麼叫針灸？」

魔僧道：「這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門醫術，是以銀針注入病者穴道，所謂灸刺稽滯，開利百脈，神醫華佗曾著有『枕中灸刺經一卷』。」

針灸是一門專門學問，魔僧所知也不算多，但爲了打發時間，他們只得無事找事的閒聊着。

一個時辰之後，羅蘭再也忍不住了，她性子急，在門外呼喚，道：「大哥……大哥……」

她的叫聲不大，但在如此近的距離，房中人應該聽得十分清楚，可是她連叫數聲，竟然得不到絲毫反應。

羅蘭心頭一懍，亟忙纖掌一吐，將房門一掌震開，身形一晃，便已奪門而入。

「快來，大和尚，我大哥不見了！」

魔僧應聲撲入，果然只見到一間空屋，那裏有半絲人影！

魔僧恨聲道：「好一個賊婆娘，竟敢在野和尚眼皮子底下擄人！」

狄飛虹的確被擄走了，房裏不見人影，後窗却窗門大開，這說明是由後窗擄走的。

以狄飛虹一身功力，縱使身負內傷，如非藉針灸暗中下手，要擄他談何容易。

羅蘭要由後窗追趕，魔僧道：「賊婆娘早已去遠，咱們又不知道他去了何方，這該如何追法？找那獨眼龍吧，賊婆不是他的老闆娘麽？」

羅蘭道：「說的是。」她說話之間，身形已像風一般的捲進食堂，口中一聲嬌叱，已像捉小鷄一般將獨眼龍由櫃枱提了出來。

「客官，你這是作什麽？請放手，有話好說。」

「你們老闆娘將我大哥擄往那裏去了？快說。」

「不知道，客官，小老兒的確不知道的。」

「她不是你的老闆娘麽？你敢說不知道？」

「她不是，不是老闆娘，是她給了我十兩銀子，要我這麽說的，小老兒的妻子死了並未續弦，客官不信可以問問隣居街坊。」

「那麽她是誰？」

「女純陽，她會算命。」

羅蘭怒哼一聲道：「又是她，要是被我抓到，非剝掉她的皮不可。」

魔僧道：「小姑奶奶可知道到那兒去找她？」

羅蘭道：「她原先是住洛陽的……」

魔僧道：「那好，咱們就去洛陽。」

羅蘭道：「你也去？」

魔僧道：「當然，他是我的小弟，我怎能不管。」

× × ×

覃小蝶被人誘入河南內黃縣西北的幽谷之中，他們躲過數次伏擊，在無意中發現一座極端怪異的山洞。

她與拂琴闖過河圖奇陣，進入一間高大的洞穴，洞裏的石頭全是紅色，因而閃出一片耀眼的紅光。

這間洞穴別無通路，只有兩扇緊閉着的石門 左面石門之上題着「衮龍」，右面是「仙杖」二字。

覃小蝶端詳半晌道：「石門上的紅綠寶石，可能是開啓石門的按鈕，我左妳右輕按一下試試，如果洞門開啓，就進去瞧瞧，但千萬要小心謹慎。」

拂琴道：「是。」

覃小蝶輕按「衮龍」石門上的紅色寶石，石門果然應手而開，她剛剛一脚踏入，石門就自動關閉起來。

室內的光綫頗爲混暗，一時之間還無法適應，同時她嗅出這石室之中有一股刺鼻的異味，似蘭似麝，令人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不久之後，她的視力能夠適應了，才發覺這間石室空無所有，但建造得頗爲奇怪。

它通體渾圓，光潔若玉，連適才進來的石門在那裏都瞧看不出，上下渾然一體，根本就找不出絲毫斧鑿的痕跡。

「糟了，我怎麽出去呢？」

她心裏喊糟，一雙目光却在牆壁上尋找，找着找着，她的神色逐漸凝重起來。

莫非她因爲找不到出路而担心？

不，她是被牆壁之上所繪的一種圖案吸引着，由於心神的逐次投入，才有此等現象。

那是繪着許多條龍，因爲綫條太細，如非目力過人，絕難瞧得出來。

猛看一眼，那只是一條大龍，仔細一瞧，那條大龍原是由十七條小龍連綴而成的。

每一條龍飛躍騰踔，姿態各異，像是一套神奇的武功，牠們的身上繪有不同的綫條，又像是一種高深莫測的神功。

覃小蝶聰慧絕人，一身武功原本不俗，一經專注，便能領悟，於是她就地盤膝坐了下來。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她終於由十七條小龍身上的綫條，習得一身曠古絕今的神奇功力，只要動念之間，立即罡氣環繞，並能呵氣成雲，彈指如雷，此等絕世功力，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小龍飛騰的姿態，自然是一套武功的招式，她很想即刻練習，只是不放心洞外的本谷弟子，怕他們發生意外。

她再仔細的瞧看一遍，將那些姿態默記下來，憑她超人的智慧，絕不會忘掉或遺漏任何一個細微末節。

最後她發覺大龍龍口中所含的一顆閃着紅光的珠子頗不尋常，她躍起用手一試！那顆珠子竟是活動的，及隨手向外一拔，一柄帶鞘的龍形寶劍已到了她的手中。

她心頭方自一喜，忽然地動山搖，整個山洞似乎就要坍塌一般，所幸室門已經開啓，她便像一抹輕烟撲出室門。

迎面遇到拂琴，見她手中握着金色短棒，不用說，她這位愛婢必然另有遇合。

「拂琴，快跟我走。」

「是，小姐。」

山洞即將坍塌，她們無暇敘述各人的際遇，及匆匆奔到洞口，只見黑白雙姥及唐婉儀已經尋來，正等得焦急萬分。

見到覃小蝶出洞，黃蜂弟子盡皆大喜過望，黑白雙姥上前道：「小姐，妳沒事吧？」

覃小蝶道：「沒事，我與拂琴還有一點遇合，咱們走吧。」

他們出谷不久，就聽得鷹聲長鳴，及抬頭向空中一瞥，十一隻神鷹已俯衝而下，在覃小蝶等上空盤旋飛鳴。

牠們是黃蜂谷最出色的十二隻神鷹，稱爲十二天魔，可惜在荒谷犧牲了一隻，現在只能稱爲十一天魔了。

當晚黃蜂谷人馬歇在內黃縣城，晚餐之後覃小蝶與黑白雙姥 唐婉儀等在商討今後的動向。

白姥鐵枴一頓道：「小姐，咱們黃蜂谷的暗號被人假冒，今後不能再用了，妳說該怎麼辦？」

覃小蝶說道：「再設計一個就是，如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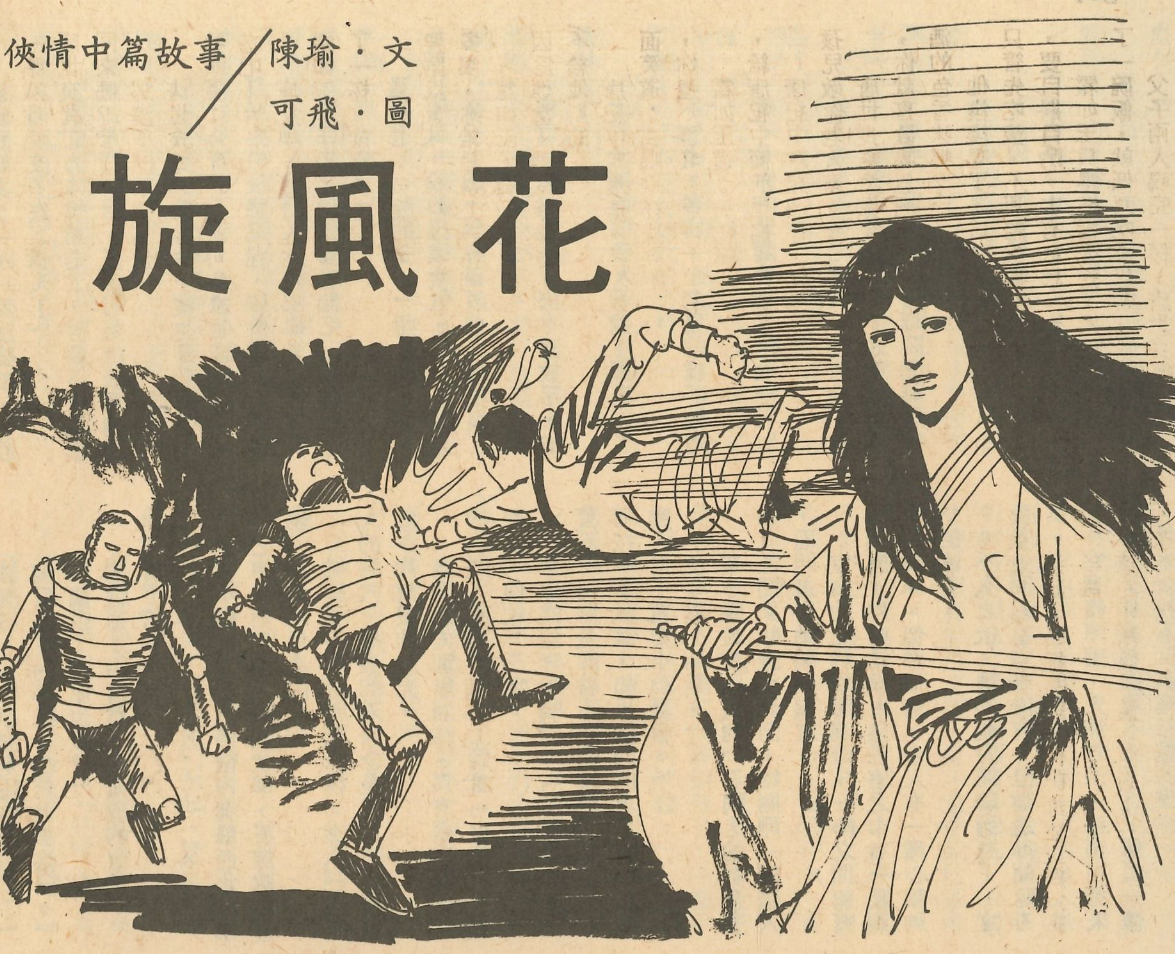
如畫道：「小婢在。」

覃小蝶道：「設計暗號之事由妳負責，形式要普通，但要在普通中求變化。」

（未完・十九）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紀中——上官靖利用職權找沈雪姑的被囚下落，問楚琬亦無從入手，忽見一灰衣道人竄來，便暗裏跟蹤，穿過五虎嶺，直跟至一石窟洞口，先將兩個鐵甲人擊斃，闖入洞內，發現金道長——余無天亦在這裏，再穿行過鐘乳岩洞，才見到管巧巧，知道這是教主的行宮，原來所謂教主名稱，凡是男弟子的師父，名義上是教主，凡是女弟子的師父，名義上是教主夫人，至於眞正教主是誰？管巧巧亦不知道，再問沈雪姑的下落亦不知道，此時賊人已發現奸細，只好由管巧巧掩護退出，怕被賊人知道，先將跟蹤的兩灰衣道人擊斃，再佈置人手應敵……

配合總舵令　暗裏先反攻

現在除了寧勝天、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五人，是南宮老人認爲他們有問題的，暫時不給解藥之外，還有一個則是赤煞西門淵，此人生性兇狠，桀傲不馴，一旦給他服下解藥，就不會再聽命令，也是南宮老人授意，不可給他解藥，其餘被迷失心神的人，都已清醒了。

唐紀中夫婦從登封同來，又走了一趟五虎嶺，蘆店，虛應故事的巡視了一番，白天自然不會有什麽事情發生，同轉三官廟，已是午牌時候。

兩人剛走進西院，一名當差的漢子就垂着手道：「少莊主，少夫人同來了，老爺子已經問過兩次了。」

唐紀中問道：「爹在那裏？」

那漢子道：「快開飯了，老爺子就在客堂裏。」

唐紀中、霍如玉急忙穿過小天井，走入中間客堂，唐世良已經坐在上首一張太師椅上，看到兩人走入，一手摸着八字鬍鬚，說道：「爲父聽說你們出去巡視，尚未同來，沒有什麽動靜吧？」

唐紀中道：「沒有。」

唐世良道：「剛才唐祿趕來報告，說你大伯也趕來了，昨晚到了少林寺，爲父所以急着要找你們同來。」

唐紀中道：「爹有什麽指示？」

唐世良一直摸着鬍子，深沉一笑道：「他來了，自然也帶來了『七絕散』，幸虧爲父早有準備，把解藥掉了包，這瓶僅存的解藥，就在爲父手中，你率領神武隊，難免和你大伯遇上，所以爲父分裝一小瓶，你拿去收好了，如果發現你大伯揚手撒出七種顏色不同的烟霧，就要立即取出小瓶旋轉瓶蓋，對着鼻孔聞上少許，就可無事，你拿去了。」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遞了過來。

那小瓶只有一節小指大小，上面有着十來個細孔，就像裝胡椒粉的瓶一般。唐紀中答應一聲，伸出雙手接過小瓶。

唐世良目光一注，神情似乎微微一震，一手摸着咀上八字鬍子，就沒有作聲。

這時正好那名當差的漢子在客堂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擺好三副碗筷，送上酒菜。

唐世良問道：「秦總管，宓副總管都沒有同來嗎？」

那漢子應了聲「是」。

唐世良站起身，走到中間坐下，一面抬頭道：「你們飯後可能有事，快坐下來吃吧！」

唐紀中，霍如玉在他左右兩邊坐下。霍如玉伸手取過酒壺，給唐世良面前斟滿了一杯，就沒給唐紀中斟酒。

唐世良含笑道：「如玉，紀中平時總要陪爲父喝上幾杯，今天也許有事，不能多喝，妳給他斟上一杯吧！」

霍如玉粉臉一紅，低頭道：「媳婦就因爲他當了神武隊領隊，怕喝酒誤事，才不給他斟的。」

唐紀中暗道：「差點露了馬脚！」一面笑道：「喝一杯決誤不了事，爹都說了，妳還不讓我喝嗎？」

霍如玉道：「好嘛！」果然手捧銀壺，給唐紀中面前也斟了一杯。

唐紀中拿起酒杯，朝爹說道：「爹，孩兒敬你老人家。」

唐世良藹然微笑道：「酒要慢慢的喝，你就喜歡喝急酒，一口乾了，還能品嘗酒的色香味嗎？」

他淺淺喝了一口，說道：「如玉，妳只管先吃飯，不用給父斟酒了，喝酒的人，要自斟自酌，才有意思。」

霍如玉只得把酒壺送了過去，起身裝了一碗飯，就低頭吃了起來。

父子兩人喝完一杯，唐世良把酒壺一推，笑道：「爲父看你喝了一杯並不過癮，這樣吧，再喝一杯，就不准喝了。」

唐紀中欣然道：「多謝爹。」取過酒壺，給爹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唐世良看着這一對佳兒佳媳，心中自是十分高興，朝霍如玉含笑道：「如玉，妳一向喜歡豆瓣魚，是不是放在爲父面前，妳就不好下筷了？這樣吧，妳把紅油排骨換過來，給咱們下酒，把這盤魚換過去好了。」左手端起豆瓣魚，朝右邊遞了過去。

霍如玉只好把一盤排骨移到爹的面前，伸手接過豆瓣魚的盤子。

唐紀中喝完兩杯酒，霍如玉就替他裝了一碗飯。唐世良却自斟自酌的喝着酒。

不多一回，唐紀中吃了兩碗飯，就不再吃了，兩人依然坐着作陪。當差漢子替兩人沏了茶送上，就退了出去。

霍如玉捧起茶盞，正待喝茶，忽然砰的一聲，茶盞跌落地上，打得粉碎，她口中發出一聲輕咦，坐着的人，也搖搖欲倒了！

唐紀中急忙站起，過去把她扶住，問道：「妳怎麽了？」

霍如玉一個人倒在他懷裏，張張口，已經說不出話來。

唐世良道：「別動她，她不碍事的。」舉杯喝了口，目光一抬，續道：「因爲老夫發現她並非如玉，所以不得不……」

這話，已極明顯，他在那盤豆瓣魚裏做了手脚。

唐紀中暗暗一驚，急道：「爹，她是如玉……」

唐世良微微一笑，站起身，過去掩上了門，說道：「不是，你也不是紀中，明人面前不用說假，你們扮得也確實維妙維肖，但老夫是紀中的爹，細微小節，如何瞞得過老夫的眼睛，你們把紀中夫婦如何了？」

唐紀中心頭一震，他抱着霍如玉讓她頭臉靠近自己胸口，那是因爲胸口掛着黃衫客送他的一顆蟾珠，專解天下任何奇毒，一面鎭定的笑了笑道：「老爺子大概還不想讓人家知道吧？」

唐世良道：「不錯，老夫兒媳都在你們手裏，所以並不想把事情鬧大，但老弟應該明白，你中了唐門散功奇毒，只有老夫能解。」

他是在取過酒壺之時，下的毒了。

唐紀中早已運氣檢查過，身上絲毫沒有中毒現象，這就頷首道：「老爺子如何發現的呢？」

唐世良哼道：「你伸手來拿七絕散解藥之時，老夫才發現的，紀中左手掌根有指頭大一塊青瘢，假冒的人當然不會有，紀中從小練的是毒沙掌，不能喝酒，此事如玉當然知道，她經老夫一說，居然給你斟了一杯酒，老夫才知道連如玉還是喬裝來的了。」

在他說話之時，霍如玉嬌軀一挺，從唐紀中懷裏站了起來，哼道：「唐門散功毒，原來也不過如此。」

唐世良吃了一驚，目注霍如玉，問道：「姑娘如何解去的？」

霍如玉披披咀道：「我只是一時不小心罷了，區區散功毒又能奈我何？」

唐世良望望唐紀中，驚異的道：「這麽說，老弟也沒有中毒了？」

唐紀中微笑道：「在下生來不怕奇毒，老爺子信不信？」

唐世良後退了一步，點頭道：「你是上官靖！」

唐紀中道：「在下可以奉告老爺子，令郎，令媳都很好，不久就可以安然同來，目前在下還不想離去，老爺子應該知道如何自處吧？」

唐世良又後退了一步，懍然道：「你要殺老夫滅口？」

唐紀中道：「那也不用如此，老爺子只要喝醉酒，昏睡上一天，也就够了。」

唐世良神色微變，道：「老夫即將成爲四川唐門的掌門人，豈能受制於人？」

左手大袖一拂，從他袖中飛出一蓬黃烟，其中寒光閃爍，細如牛毛！他大袖堪堪拂出，右手揚處，已經掣出劍來。

霍如玉蛾眉一挑，叱道：「唐世良，你眞是個不識死活的老匹夫……」

唐紀中一擺手道：「妳不用理他。」一下擋在霍如玉的身前。霏霏黃烟，瀰漫一室，但到了唐紀中身前三尺，立即消失無形，一蓬細如牛毛的黑芒針也好像打在一堵無形氣牆之上，紛紛落到地上。

唐紀中緩緩走上前去，說道：「你爲了想謀奪四川唐門掌門人，竟然連自己兒子，媳婦的性命都不顧了嗎？」

唐世良臉色煞白，僵在那裏，咬牙切齒道：「你再走上一步老夫和你拚了！」

但他這番似被唐紀中神功懾住了，只是故作姿態而已，話聲甫出，人影一閃而

上，手中長劍急疾如風，閃電般刺出七劍，劍光乍展，七點寒星已分刺唐紀中胸前七處大穴，出手之快，當眞可以說凌厲無前！

唐紀中連身子都沒動一下，右手抬處，三個指頭一下就扣住了唐世良的劍尖，含笑道：「對你來說，醉上一天，可以保住你身家性命，這是最便宜的交易了。」隨着話聲，三個指頭一鬆，却已彈出三縷指風！

唐世良那裏還有還手的機會，就被制住穴道。唐紀中走上一步，取下他手中長劍，還劍入匣，然後把散落地上的神芒針撿起，一面以「傳音入密」朝霍如玉說道：「妳扶着他到房裏去，只說他喝醉了就好。」

霍如玉點點頭，雙手扶住唐世良，唐紀中立即推門走出，只見那名當差的漢子站在門口，神情呆若木鷄，一看就知是被人點了穴道，心頭不覺暗暗一怔，忖道：「會是什麼人來過了？」

急忙一掌攤開他被制住的穴道，問道：「你怎麼了？」

那漢子口中啊了一聲，忙道：「小的沒……沒什麼？」

唐紀中問道：「剛才可曾有人來過這裏？」

那漢子道：「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來過。」

唐紀中揮揮手，說道：「你進去收拾吧，爹喝醉了酒，不准任何人驚擾，知道嗎？」

那漢子連聲應「是」。唐紀中和霍如玉一左一右扶着唐世良回房，讓他躺到床上，又取過棉被，替他蓋好。

霍如玉抬目道：「大哥，你點他的穴道，人家解得開嗎？」

唐紀中含笑道：「放心，這是我師父的獨門手法，別人不一定會解得開。」

霍如玉道：「這樣就好。」

唐紀中道：「爹喝醉了酒，我看妳還是留在這裏，也好照顧他老人家。」

霍如主點點頭，抬目道：「你昨晚差不多一個晚上都沒休息，也該回房去休息一回了。」

「我不累。」唐紀中低聲道：「我還得出去看看，卡藥師已把昨晚的消息傳出去，總舵可有什麼指示？妳只管在這裏歇一回吧！」說完，低頭在她鬢邊輕輕吻了一下。

霍如玉粉臉驟然一紅，嗔道：「你快去吧！」

唐紀中瀟洒一笑，舉步走出。剛走到西院門口，只見秦皓匆匆走來，一眼看到唐紀中，就含笑道：「唐老弟，老朽剛才就來找過你，聽說唐老爺子喝醉了酒。」

唐紀中心中突然一動，忙道：「總管什麼時候來的？在下怎麼沒見到你老？」

秦皓深沉一笑道：「老朽來的時候，你老弟正在忙着呢！」

這話口氣大有問題！唐紀中右手暗暗凝聚眞力，因爲秦皓一身武功極高，迥非唐世良可以比擬，一面問道：「秦總管找在下可有什麼見教嗎？」

秦皓看了他一眼，才點着頭道：「見教不敢，老朽確實帶來了一件極機密的任務，必須親手交給老弟：：」

他極爲謹愼的從懷中取出一個密柬，叮囑道：「老弟快收起了，但必須晚飯之後，才能開拆，依柬行事，這是最高指令，老弟千萬疏忽不得，更不能提前拆閱，切記切記！」

很快把密柬塞到唐紀中手裏，立即轉身道：「老朽另有要事待辦，要先走一步了。」不待唐紀中開口，匆匆往外就走。

唐紀中本待請他進入院中，再突然下手，如今看他走得如此匆忙，顯然對自己有着極大戒心，手中拿着密柬，暗道：「這封密柬上，不知寫些什麼，先拆開來看看再說，免得中了他的詭計。」

心念一動，正待撕開封口，瞥見院外有人急匆匆往裏走來，急忙把密柬揣入懷裏，抬目看去，這進來的却是副總管宓飛虹。

他看到唐紀中，急忙飛起衣袖，拱着手道：「唐老弟，巧極，兄弟正有事要找你！」

「他也有事要找自己？」唐紀中暗暗納悶，連忙迎着，道：「宓副座有什麼見教？」

「咱們自己兄弟，老弟這副座二字，叫得豈不生份了？」宓飛虹和他套着近乎，一手拉住唐紀中的手，問道：「老弟有沒有空，兄弟想和你談談。」

「副座有事？」唐紀中抬手往裏讓去，說道：「那就請到裏面坐。」

宓飛虹目光一動，點點頭，說道：「好。」

兩人回入西院，走進客堂，唐紀中說道：「副座請坐，有什麼事，副座可以說了。」

「不用坐。」宓飛虹沒有坐下，他轉了個身，面向着小天井，說道：「咱們就這樣說好了。」他面向天井，如果外面有人進來，他就可以看得到。

唐紀中看他神色匆忙，好似有什麼心事，這就問道：「副座到底有什麼事？」

「兄弟要跟你老弟打聽一個人。」宓飛虹目光望着唐紀中，一臉誠懇的說道：「兄弟十多年來，一直都在打聽着她的消息，現在總算有了點眉目，兄弟希望唐老弟務必據實賜告，宓某一輩子都會感激不盡……」

「副座言重。」唐紀中道：「不知副座要找的這人是誰？在下如果知道，一定據實奉告。」

「老弟，我先謝了。」宓飛虹又飛袖拱手，然後迫切的望着唐紀中問道：「老弟是不是遇上過一個名叫飛虹的女子，你知道她現在那裏？」

唐紀中暗生疑竇，問道：「副座這是聽誰說的？」

宓飛虹痛苦的道：「不瞞老弟說，她是兄弟的女兒，兄弟一生只有這麼一個女兒，自從她一出娘胎，兄弟就沒見到過她，十八年來，兄弟無時無刻不耿耿於懷，的是太對不起她死去的娘。」

他口氣微頓，抬目望了小天井一眼，續說道：「八年前，兄弟聽到傳聞，她已被本教收容，因此秦總管持了本教聘書來找兄弟，邀兄弟担任副總管，兄弟就一口答應了，當時還以爲當上了副總管，總可

以查得出小女下落來，那知兄弟負責的只是黑衣衞，這些年來，依然毫無小女的消息……」

唐紀中問道：「那是什麼人告訴副座，在下曾遇上過令嬡呢？」

「這人兄弟也不知道他是誰？」宓飛虹道：「今天早晨，兄弟起身之際，發現窗下有一封信，上面寫着兄弟名字親啓字樣……」

他伸手入懷，摸出一個信封，再從開口處抽出一張紙條，隨手遞了了過來，說道：「老弟請看。」

唐紀中接過紙條，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那是：「欲知令嬡近況，可詢唐紀中便知，兩個人可爲閣下作證。」

唐紀中看得心裏笑了。

下面一句「兩個人可爲閣下作證」，那是一句衍文，（衍文－是多餘的文字）應該並不重要，這人何以要加上這一句衍文呢？其中的關鍵就在「兩個」這兩字上了。兩個「個」字，豈不就是「竹」字？這張字條，那是竹逸先生送給他的了。

宓飛虹看他沒有作聲，就接着道：「兄弟看到這張字條，就去找老弟，老弟已經出巡去了，直到此時才找到老弟，你如果知道小女下落，務請賜告。」

唐紀中心知竹逸老先生送字條給宓飛虹，必有深意，因此想對他多瞭解一點，一面把字條遞還給宓飛虹，隨即說道：「副座垂詢，在下自當奉告，只是有一點，還望副座先能說清楚才好，當時副座怎麼會和令嬡失散的呢？」

「唉！」宓飛虹輕輕歎息一聲，看了唐紀中一眼，欲言又止，終於說道：「二十年前，……」他似有顧慮，口氣又停頓下來。

唐紀中又道：「副座但說無妨，在下决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宓飛虹點點頭，續道：「在下那時已經五十出頭，但還是單身一人，就在那年在下路經徂徠，忽然病倒，這病來得十分突兀，差幸在山下遇到一對打獵的姐弟，把兄弟扶到他家中，這姐弟二人伺候湯藥，照顧得無微不至，兄弟病勢也漸有起色，他姐姐那時才二十四歲，堅持要嫁給兄弟作妻小，兄弟雖覺年紀大了她一大把，恐齊大非耦，但兄弟這條命是人家救的，情難推辭，就這樣草草成婚，她就是小女的娘……」

唐紀中問道：「後來呢？」

「唉！」宓飛虹眼睛有些濕潤，凄苦的道：「老弟恐怕意想不到，蕙娘原來是白衣聖教門下，她那弟弟當然也不是眞的兄弟，他們是奉命來攏絡兄弟的，因爲兄弟在江湖上，被人號稱飛虹劍客，還薄有虛名……」

唐紀中故作驚奇，說道：「會有這種事？」

宓飛虹看了他一眼，心想：「難道你妻子霍如玉眞是霍五的侄女？不是因爲你的性命掌握在白衣聖教手裏，你爹會上鈎嗎？」

這話當然沒說出來，只是點點頭，續道：「蕙娘嫁給兄弟之後，曾勸兄弟投效白衣聖教，但被兄弟拒絕了，直到第二年她懷了身孕，她曾暗中告訴兄弟，教主因她未能達到任務，已經責怪下來，要她回去，兄弟和她商量之下，就决定及早離去，在晚餐時候，兄弟出其不意，制住了她兄弟的穴道，黛夜上路，直到安徽六合，才定居下來，却沒想到三個月之後，蕙娘無故失蹤，從此杳無消息……」

唐紀中問道：「那麼副座怎麼會知道尊夫人生了令嬡呢？」

宓飛虹凄然道：「自從搬到六合，蕙娘始終提心吊胆，怕教主派人追緝，曾不止一次和兄弟說過，不論她生男生女，都會取名飛虹，這樣兄弟就容易找得到了，兄弟十一年中，走遍天涯，也從沒遇上一個叫飛虹的人。後來遇上秦總管，才聽他說出蕙娘產後去世，留下一個女孩，教中照顧得很好，只要兄弟肯担任碧落山莊副總管，他保證咱們父女可以團聚，兄弟爲了小女，才答應下來的。」

唐紀中道：「副座身爲副總管，怎麼會……」

「唉！老弟總該知道……」宓飛虹目光一瞥小天井，才道：「咱們這裏，只是白衣聖教的外圍而已，眞正教中核心，並不在此，兄弟這副總管算得什麼？」說到這裏，抬目問道：「老弟，兄弟已經掬誠相告了，老弟是否見過小女，知不知道她現在何處？」

唐紀中心中暗道：「他女兒飛虹明明就在這裏，他竟然一點都不知道，可見白衣聖教賊人連自己人都守口如瓶，一點消息都不准洩漏了。竹逸先生送給他這封密函，那是有意要自己策反他了。」心念轉動，一面點頭道：「在下確曾見過一個叫飛虹的姑娘……」

宓飛虹神情激動，沒待唐紀中說下去，就一把抓住他手腕，急急問道：「老弟，小女她……在那裏？」

唐紀中微微攢了下眉，道：「這個……他故作沉吟問道：「副座只是想見她一面，還是……」

「兄弟自然想見她一面。」宓飛虹急着道：「當然最好是能够父女團聚了。」

「這個恐怕不容易。」唐紀中忽然壓低聲音說道：「副座請想想看，他們如果有心讓你父女團聚，副座已經担任了副總管，早就該讓你們團聚了，何用一直都不肯告訴你？這一道理，副座應該懂？」

「我懂。」宓飛虹氣憤的道：「因爲小女在他們手裏，可以作爲人質，不怕我不服從。」

「對了！」唐紀中點着頭道：「譬如在下，被他們在身上做了手脚，不怕家父不歸順他們，家父歸順了他們，四川唐門就有一半捏在他們手掌心裏了。」

宓飛虹看着他，微微點了下頭，說道：「老弟只要告訴兄弟，小女在那裏，兄弟就是拚了這條老命，也要……」

唐紀中沒待他說下去，就接口道：「把令嬡救出去，對不？」

宓飛虹臉色爲之一變。唐紀中不待他開口，忽然笑了笑，說道：「副座既然對在下推心置腹，說出心裏的話來，在下也可以據實奉告，他們雖然在在下身上下了某種奇毒，必需按時服用他們解藥，但其實……」

宓飛虹問道：「其實怎樣？」

唐紀中得意一笑道：「在下身上奇毒，早就解了。」

宓飛虹雙目射奇光，不禁問道：「老弟……」

唐紀中擺了下手，說道：「副座眞要有決心，救出令嫒，也並不是難事。」

宓飛虹眼睛一亮，矍然道：「老弟有辦法？小……小女究在何處呢？」

唐紀中道：「這個副座不用多問，只要副座下定決心，在下保證可以使副座父女團圓。」

宓飛虹道：「老弟你眞能使兄弟父女團圓，兄弟就是粉身碎骨，也決不皺眉，不過老弟有何妙計，能否見告？」

「這個目前還不能說。」唐紀中道：「副座暫且忍耐，俟今晚在下見過一個人之後，一定會有好消息奉告。」他今晚和楚琬有約，想和她商量，如何能把飛虹救出來。

宓飛虹左手一擧，反手衣袖也跟着飛起，作了個抱拳姿勢，說道：「果如老弟所言，大德不言謝，今後老弟如需兄弟協助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有這句話就成！

唐紀中欣然道：「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宓飛虹擧起手掌，和唐紀中互擊了一掌，然後說道：「兄弟今晚聽候老弟的佳音，多多費神，兄弟告退。」說完，再次飛起衣袖，抱了抱拳，就擧步往外行去。

唐紀中心裏暗暗高興，說服了宓飛虹，等於把「黑衣衞」全說服了。他目送宓飛虹走後，迅速取出秦皓給自己的密柬，撕開封口，抽出一張字條，低頭看了一眼，不由得怔住了！

原來字條上寫着：「今晚二更，命全體神武隊守衛三官廟四周，任何人均不得出入，否則一律格殺勿論。」下面另有五個字：「行宮緊急令」。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難道今晚會發生什麽意外？隨手把密柬收入懷中，他急於找卞藥師研究這一突如其來的密令，立即擧步朝外行去。

派出去巡邏的神武隊武師的午餐，是由專人送出去的，他們都不用回來進餐。

唐紀中出了官廟，向西行去，不過數里，就在一棵大樹下遇上喬裝李雲天的卞藥師和赤煞西門淵。

唐紀中朝西門淵略一抱拳，說道：「西門前輩，請到五丈外守護，以防有人窺伺。」

西門淵聞言立即擧步朝五丈外走去。

卞藥師沒待唐紀中開口，就壓低聲音說道：「總舵有緊急命令來了，決定今晚對白衣聖教匪徒行宮採取行動。」

唐紀中道：「今晚就要行動？」

卞藥師道：「總舵接到老弟的報告，認爲余無天是匪教的重要人物，在他療傷期間，驟出不意，才能一鼓蕩平，等他傷勢好了，此人狡獪如狐，就會被他再次漏網。」

唐紀中點點頭，問道：「晚輩可有什麽差遣嗎？」

「有，這一行動，當然少不了老弟。」卞藥師含笑道：「老弟的任務有兩件，第一，今晚二更，你要神武隊全體出動，圍住三官廟四周，不得放任何人離開三官廟，否則格殺勿論，然後你可把神武隊的指揮銀哨，交給南宮前輩……」

唐紀中聽得不由一怔，總舵這道緊急命令，豈不和秦皓交給自己的密柬——行宮命令一樣，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卞藥師接下去道：「第二，你和丁姑娘（霍如玉）可趕去五虎嶺，和總舵的人會合。」

唐紀中抬目道：「藥師前輩，這事情有些怪！」

卞藥師哦了一聲，注目問道：「老弟還發現了什麽？」

唐紀中就把秦皓交給自己的密令，也要自己二更以後率同神武隊守護三官廟四周，不准任何人出入，說了一遍，然後說道：「這和咱們的計劃不謀而合，其中是不是會有什麽變故發生？」

卞藥師微笑道：「老弟將計就計，那不是正好嗎？」

唐紀中眼看卞藥師聽自己說完，毫無錯愕之色，心中暗自感到奇怪，接着又把唐世良識破自己兩人行藏，以及宓飛虹和自己密談的一席話，也說了出來。

卞藥師頷首道：「唐世良果然老奸巨滑，你已經點了他穴道，那就隨他去好了，至於宓飛虹，他手下有三十六名黑衣衞，都是久經訓練的武士，個個都有極高的武功，力量不可忽視，如能爲我所用，那就更好了。」

唐紀中說道：「晚輩只要和楚姑娘見過面之後，能够先把飛虹姑娘救出來，讓他們父女見了面，這一點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卞藥師點頭道：「如此就好。」

唐紀中匆匆趕回三官廟，連忙來至西院，剛跨進院門，就看到霍如玉一個人站在小天井一排花架子前面，正在欣賞着盛開的盆栽花木。

唐紀中叫聲道：「如玉，爹醒來了沒有？」

這座院子裏有四間房，住的是秦皓、宓飛虹、唐世良、戚繼祖四人，戚繼祖在塔林失陷，沒有回來，現在還住着三個人，他自然要這樣問話，才不至讓人聽了起疑。

霍如玉道：「爹醉得很厲害，方才又要熱茶，又要熱面巾，剛平靜下來，睡着了。」

唐紀中道：「反正沒什麽事，讓他老人家多睡一回好了。」

站在天井裏，有人進出，可以一眼看得到，說話也不慮被人竊聽。唐紀中走近過去，和她並肩站定，裝作欣賞花木，把卞藥師說的話悄悄說了一遍。

霍如玉擧行掠掠鬢髮，低聲道：「你託楚琬去查卞藥姑的下落，和她約了什麽時候呢？」

唐紀中說道：「本來和她約了二更以後。」

霍如玉道：「如今又有飛虹的事，要和她商量，總舵又要你率領神武隊出發，時間都擠在一起，那怎麽辦？」

唐紀中道：「不要緊，不過稍爲匆忙而已！」

霍如玉說道：「我去找楚琬，你看可

好？」

唐紀中道：「不妥，妳本來是她師妹，去找她沒有什麽不對，但妳現在是霍如玉，找她就不方便，今晚行動，極端機密，萬一稍稍露出破綻，就會影响大局。」

霍如玉道：「可惜我們對霍如玉的身份瞭解得不够，依我猜想，霍如玉可能也是楚琬的師妹。」

「可能的事情，還是謹愼些好！」唐紀中道：「我已經仔細想過了，二更以後，事情雖多，我們只要早些出發，還是可以應付得過來。」

他看了她一眼，又道：「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唐世良，妳要千萬小心，不能讓人家看出來了。」

霍如玉道：「他喝醉了，睡熟了，不會有人起疑的。」她哦了一聲，又道：「你說晚餐之後，我們早些出發，有一件事，你必須先有妥善安排才行。」

唐紀中問道：「什麽事？」

霍如玉道：「南宮老人不是認爲寧勝天一夥人很可能有問題，暫時不要給他們解藥嗎？旣然他們可能有問題，今晚你分配他們任務的時候，最好把他們個別隔離開來，這樣就不怕他們出花樣了。」

唐紀中口中不覺噢了一聲，欣喜的道：「幸虧賢妻提醒了我，妳眞是我的賢內助！」

霍如玉粉臉一紅，輕啐道：「你又……」又什麽，她羞澀得說不下去，但心裏却有着一絲溫馨的甜意！

× × ×

天色很快就昏暗下來。中間客堂裏已經點燃起燈燭，桌上也擺好了酒菜。

本來在這裏一起進餐的有四個人，唐世良、戚繼祖、和唐紀中夫婦。今晚唐世良酒醉未醒，吃飯的却只有唐紀中和霍如玉兩人了。

兩人因今晚有事，所以吃得很快。飯後，當差的漢子替兩人沏上香茗。

唐紀中拿起茶盞，只喝了一口，放回几上，就待站起身來。

霍如玉看了他一眼，抿抿嘴笑道：「瞧你，坐立不安的樣子，現在還早着呢，人家這時候還沒吃飯哩！」

她口中的「人家」，當然是指楚琬的了。

唐紀中臉上微微一熱，說道：「妳想到那裏去了？馬上就是初更了，我總得先把人手去調配好了，帶出去才成。」

「那也不用這麽急。」霍如玉柔聲道：「把這盞茶喝完了再出去不遲。」

唐紀中只好再捧起茶盞來，輕輕地喝着。

霍如玉嫣然一笑道：「這茶葉還不錯吧？」

唐紀中道：「很好。」

霍如玉低笑道：「你方才匆匆吃了兩碗飯，就像狼吞虎嚥一般，我還以爲你茶飯都無心了呢！」

「好哇！」唐紀中放下茶盞道：「原來妳是在繞着彎子挖苦我！」

霍如玉嬌聲笑說道：「難道我說得不對？」

正說之間，唐紀中忽然一揚手道：「有人來了！」

霍如玉知道他內功精純，耳朶特別敏銳，擧目往外看去，還不見人影。

唐紀中道：「還在院子外呢？」

過沒多久，只聽一個嬌脆聲音在廊前叫道：「唐領隊在嗎？」

唐紀中道：「進來。」

「是。」那嬌脆聲音答應一聲，從門外走進一個綠衣小鬟，朝兩人躬身一禮，說道：「小婢見過唐領隊，唐少夫人。」

唐紀中看到她，心頭不禁一喜，忙道：「是小紅姑娘！」一面急忙朝霍如玉道：「如玉，她叫小紅，就是飛虹。」

飛虹聽得一怔，望望兩人，嬌聲說道：「小婢早就不叫飛虹了。」

唐紀中問道：「小紅姑娘來找在下，有什麽事嗎？」

飛虹道：「小婢是奉總管之命，來請唐領隊的。」

唐紀中問道：「秦總管現在那裏？」

飛虹垂首道：「總管說，有機密之事奉商，所以才要小婢前來相請，由小婢領唐領隊去。」

霍如玉聽得覺得蹊蹺，自然並不放心，問道：「就請他一個人嗎？」

飛虹道：「總管曾有交代，如果唐少夫人不放心的話，也可以一起去。」

霍如玉望着唐紀中道：「我和你一起去。」

唐紀中點點頭道：「好吧！」

兩人站起身，飛虹躬身一禮，說道：「小婢領路。」轉身往外行去。飛虹也沒有作聲，出了三官廟，循着山徑向右，一路上只是低頭疾走。

現在，已經來至一座小山峯的脚下，飛虹依然沒有停步，脚尖點地，輕快的朝小山峯上掠去。

唐紀中和霍如玉互望了一眼，因爲這裏正是他和楚琬約好的地點，如今秦皓也約自己兩人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麽事呢？

登上峯頂，六角小亭前面佇立着一個人，一個長髮披肩的綠衣麗人！霍如玉驟覩此人，差點叫出「大姐」來！

這綠衣麗人正是楚琬，她看到飛虹領着唐紀中、霍如玉上來，立即迎了過來，含笑道：「唐領隊，唐大嫂來了，快請亭子裏坐。」

唐紀中心想：「原來是她約自己兩人來的。」一面抱抱拳道：「楚姑娘也在這裏？」

這句話帶着探詢的口氣。

霍如玉給大姐這聲「唐大嫂」叫得雙頰發赧，沒有作聲。

楚琬含笑道：「我也是秦總管約來的，他剛走，說還有一件急事待辦，賢伉儷來了，就在亭子裏稍候。」

三人相偕走進亭子，各自在石櫈上落坐。飛虹不待吩咐，取起盤中茶壺，和三個茶盅，給三人倒好了茶，說道：「三小姐，唐領隊，唐少夫人請用茶。」她垂手站到邊上。

楚琬纖手托起茶盅，一雙俏眼看着兩人含笑道：「賢伉儷請。」

霍如玉被她又是「唐大嫂」，又是「賢伉儷」，叫得又羞又急，心想：「好啊，我也要還妳兩句才好。」一面隨手拿起茶盅，說道：「謝謝大小姐，小妹聽說大

小姐已經有了意中人，而且還是一位文武雙全，風流瀟洒的少年公子，不知可有其事？」

楚琬被她這驀地裏一問，不禁問得粉臉通紅，輕輕啐道：「唐大嫂這是聽誰說的？」

霍如玉看她羞窘模樣，心裏暗暗高興，抿抿咀道：「小妹是聽紀中說的。」

唐紀中坐在她們師姐妹兩人之間，感到甚是尷尬。

「對了。」楚琬忽然展齒笑了，秋波一橫，朝唐紀中看了一眼，忍着笑，說道：「方才我聽秦總管說，是唐領隊親口告訴他的，唐大嫂有喜了，我還沒恭賀二位呢！」

話說出來了，粉臉也隨着驀地飛紅起來了。

這話聽得霍如玉大羞，嬌急的道：「妳……」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峯頂已出現了一條人影，迅快的朝亭子走來。今晚月色甚明，照在地上，就像舖了一層輕霜。三人目光一抬，就可以看清來人面貌。

楚琬奇道：「會是宓副總管？」

宓飛虹走近亭子，才看到亭子中坐着的三人，也似乎微微一怔，連忙左手一擧，單掌當胸，行了一禮道：「大小姐，唐老弟，少夫人都在這裏。」

唐紀中眼看宓飛虹趕了來，正好飛虹也在場，這是最好的機會了，他心中正在盤算着自己如何開口才好？

楚琬問道：「宓副總管，有什麼事情嗎？」

宓飛虹道：「兄弟剛才在廟門前遇見秦總管，他交給兄弟一封密柬，託兄弟送交大小姐親拆。」

楚琬聽得奇道：「他剛剛下山，怎麼又要你給我送密柬來呢？」接着問道：「密柬呢？」

宓飛虹走入亭子，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柬，遞了過來。

唐紀中道：「副座請坐。」

飛虹立即走過來倒了一盞茶，送到宓飛虹面前，說道：「副總管，請用茶。」

宓飛虹含笑道：「多謝姑娘。」

楚琬撕開密柬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一眼，就黛眉微微一攢，說道：「秦總管這是什麼意思？」

霍如玉問道：「他的密柬上是怎麼說呢？」

這話本該是唐紀中問的，但此時他的身份只是神武隊領隊，而霍如玉却是楚琬的小師妹，所以由霍如玉問了出來。

楚琬却把手中密柬朝唐紀中遞來，說道：「你看。」

唐紀中低頭看去，只見紙上寫着：「促成父女團聚，善莫大焉。」

這下看得他心中大感驚疑不止！秦皓把楚琬、飛虹和自己兩人約到這裏來，又約了宓飛虹，這是他有意巧爲安排的了，他……到底是友是敵呢？

他立即臉含微笑，說道：「秦總管這封密柬，只有在下看得懂。」

楚琬偏過頭來，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含情脈脈的望着他，問道：「那你說，他這密柬上寫的是什麼呢？」

唐紀中忽然站了起來，朝宓飛虹拱拱手，笑道：「恭喜副座，這雖是秦總管的苦心安排，在下也總算可以向副座有個交代了。」

宓飛虹雖然聽得出唐紀中的口氣來，但還是問道：「唐老弟是說……」

楚琬問道：「你們在說什麼呢？」

唐紀中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他拉着宓飛虹一同落坐，說道：「副座且請坐下來。」一面朝飛虹招招手道：「小紅姑娘，妳過來。」

飛虹聞言立即趨步過來，問道：「唐領隊有什麼事？」

這時霍如玉已附着楚琬的耳朵低聲說着。

唐紀中抬頭問道：「小紅姑娘，妳今年幾歲了？」

飛虹給他問得一下羞紅了臉，低垂粉頸，幽幽的道：「小婢今年……十七……十……」

宓飛虹已有所覺，只是目不轉睛的盯着飛虹直瞧。

唐紀中又道：「小紅姑娘，妳原來的名字不叫小紅，是到了這裏才改的名，對不？妳說出來給大家聽聽，原先叫什麼名字？」

飛虹脹紅了臉，說道。「唐領隊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唐紀中道：「就是因爲在下已經知道，所以才要姑娘說出來，這件事關係着姑娘的身世。」

「好嘛！」飛虹垂着頭道：「小婢本來叫做飛虹，十歲那年張嬷嬷領着小婢到碧落山莊去，因爲小婢的名字和宓副總管相同，才改叫小紅……」

宓飛虹激動的站起身，一把抓住飛虹小巧的玉手，含淚道：「妳眞的是我女兒，這十七年來，爲父到處都在找妳，天可見憐，咱們父女總算見到面了！」

飛虹睜大雙目，怯生生的道：「宓……副總管……」

唐紀中道：「小紅姑娘，宓副總管就是妳失散多年的生身之父，不會錯了，妳還不快和宓副總管相認？」

楚琬也說道：「小紅，唐領隊說得極是，而且今晚之事，是秦總管一手安排的，妳看這是秦總管要宓副總管帶來給我的密柬，就是要我協助你們父女團聚，所以宓副總管是妳生身之父，是絕對不會錯的了。」

小紅直到此時，才撲的跪到地上，哭着叫道：「爹，女兒不孝，一直不知道你老人家就是我爹，爹，我娘呢？」

宓飛虹更是心情激動，老淚縱橫的把飛虹拉入懷裏，垂淚道：「乖女兒，爹對不起妳，更對不起妳娘，十七年來，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妳，妳娘……她……她生下妳就過世了，這世上，妳就是爹唯一的親人了……」

這是感人的場面，宓飛虹父女抱頭落淚，楚琬和霍如玉也陪着在揩眼淚。

唐紀中抬頭看看天色，就以「傳音入密」朝楚琬道：「琬妹，今晚二更，神武隊奉命守護三官廟四周，不准任何人出入，妳負責內巡，不可要他們外出。」

楚琬聽得一怔，也以「傳音入密」問

道：「這是誰下的命令？」

唐紀中道：「是秦總管傳達下來行宮的緊急命令。」

楚琬疑信參半，問道：「是不是你們有什麼行動？」

唐紀中道：「在下接到總舵的命令，今晚要去對付行宮，這裏神武隊的指揮交由義父南宮老人負責。」

「奇怪！」楚琬道：「行宮的命令怎麼會和你們總舵的行動暗合的呢？」

唐紀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楚琬關切的說道：「會不會有什麼不妥？」

「不妥」，就是說會不會是陷阱？她不好明說。

唐紀中道：「不會的，妳只管放心好了。」

楚琬道：「要不要我協助呢？」

唐紀中道：「不用了，妳是內巡，走開了會引起他們注意的。」

楚琬看了他一眼，說道：「那你要多小心。」

唐紀中點點頭，站起身來，朝宓飛虹抱抱拳道：「副座父女重逢，可喜可賀，在下尚有要事在身，要先走一步了，不過在下有幾句話，要和副座單獨一談。」

宓飛虹連忙應聲道：「唐老弟有何見教？」

唐紀中擧步走出石亭，眼看宓飛虹果然跟了過來，這就低聲問道：「副座如今有何打算？」

宓飛虹道：「兄弟準備帶着小女離開此地，老弟以爲如何？」

「只怕不成。」唐紀中道：「本教勢力遍佈江湖，副座這一走，他們會放過你嗎？這樣一來，你父女就會永無安寧之日了。」

宓飛虹聽得木然，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唐紀中道：「今晚你且把飛虹姑娘留在大小姐身邊，過了今晚，副座就可以把令嬡帶走了。」

宓飛虹道：「唐老弟，今晚有什麼事嗎？」

他不愧是老江湖，唐紀中的口風，他約略聽出了幾分！

唐紀中脚下一停，忽然轉過身來，兩道神光湛湛的眼睛逼視着宓飛虹，說道：「副座下午說過的話，還算不算數？」

宓飛虹和他眼神一對，心頭不禁猛然一驚，暗道：「難道他不是唐紀中？」一面忙道：「兄弟說過的話，自然算數，兄弟……」

唐紀中不待他說下去，截着道：「副座統率黑衣衛，才能自保，今晚只要約束屬下，不准外出，就可無事。」

宓飛虹道：「老弟之意，是要兄弟率領的黑衣衛嚴守中立了？」

唐紀中笑了笑道：「副座明白就好。」一面朝霍如玉招招手道：「如玉，我們得走了。」

霍如玉答應了一聲，和他雙雙下山而去。

宓飛虹雖然不清楚唐紀中要自己統率的黑衣衛今晚嚴守中立，今晚到底會發生什麼變故？但他可以看得出來，秦皓、楚琬，唐紀中三人，早已互通聲氣，聯結在一起了。

試想現在三官廟的實力，一共只有三支武力，一支是由楚琬負責的內巡，一支是唐紀中率領的神武隊，一支是自己率領的黑衣衛。

唐紀中要自己嚴守中立，那麼神武隊和內巡可能會有擧動了？他們三人聯手，是倒「老夫人」呢？還是……

他不用多想，唐紀中說得對，自己統率黑衣衛，有力量才能自保。這就朝楚琬單掌當胸，躬躬身道：「在下今晚還有任務，小女就暫時留在大小姐身邊，有大小姐保護，在下就可放心了。」

楚琬道：「這是唐紀中教你的了，好吧，你把小紅留在我這裏，你快去吧！」

× × ×

唐紀中、霍如玉趕去西首僧寮，神武隊的人因沒有領隊發令，他們都坐在臥室裏待命。

唐紀中取出銀哨，要大家跟他出發。一行人隨着他出了三官廟。唐紀中取出密柬，說道：「諸位前輩，本隊今晚奉命守護三官廟，這是上面交下來的特別任務，現在請諸位前輩聽清楚了，咱們把三官廟前後左右，分爲八個方向，那就是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每一方向，由兩位前輩負責。正東方，萬青峯、柴一桂。東南方，李天雲、崔介夫。正南方，邢鏗、寧勝天。西南方，金贊廷、章守勳。正西方，霍天柱、婁通。西北方，陸其昌、敖六。正北方，莫奇齡、霍五。另外南宮望、西門淵、何津舫（金鼠）三位隨同在下夫婦，及時支援各處。從現在起，直到收令爲止，三官廟周圍，不得放任何人出入，一經發現，格殺勿論，諸位前輩都明白了吧？那就請各自到指定的方位去吧！」

他話聲一落，輕輕吹了一下銀哨，所有的人立時散開，紛紛縱身掠起。

留下的只有南宮老人和赤煞西門淵、何津舫（金鼠）三人。

唐紀中把銀哨交給南宮老人，一面朝西門淵說道：「西門前輩，你和南宮前輩一起，負責總巡，一切均須聽南宮前輩調度。」

赤煞西門淵點了一下頭。

唐紀中接着以「傳音入密」朝南宮老人道：「義父，孩兒和丁姑娘奉命趕去五虎嶺，這裏就交給義父了。」

南宮老人領首道：「你們快去吧！」

唐紀中又道：「還有宓飛虹率領的黑衣衛，孩兒已和他約定，要他約束所屬，不准外出，他答應嚴守中立。楚琬負責內巡，也不會到廟外來的。」

南宮老人道：「老夫已經知道了，你們快走吧！」

唐紀中回頭道：「何津舫，你隨我們到各處去走走。」說完，就和霍如玉一起朝北首掠去。何津舫答應一聲，跟着兩人身後就走。

趕到五虎嶺，還不到二更時分。唐紀中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仰首吁了口氣道：「現在總算可以還我本來面目了。」

霍如玉也跟着揭下面具，嬌笑道：「

我也一樣。」

他們當然是上官靖和丁瑤 不用作者交代了。

金鼠摸摸臉上，說道：「可惜在下這張臉皮，是剝不下來的。」他是竹逸先生給他易的容。

上官靖道：「此間事了，咱們還要回去呢 金兄自然還要扮演下去了。」

正說之間 只見一條人影 宛如天際流星 劃空飛掠而來。

丁瑤咦道：「這人好快的身法，大哥，快看 那是誰呢？」

上官靖含笑道：「除了沈姐姐 別人那有浮光掠影的身法？」

話聲甫落 那條人影巳經掠到嶺下。上官靖急忙迎了上去 喜道：「果然是沈姐姐 怎麽只有妳一個人來呢？」

沈雪姑被他這聲口氣親密的「沈姐姐」叫得粉臉不禁一紅 身形一停 低聲地說道：「我們快些走了，今晚這一行動，你是最重要的嚮導 後面的人 都要跟着你行動 伯母不放心 所以特地要我趕來的。」

丁瑤催道：「那就快些走了。」

四人立即往北奔去 金鼠在沿途留下了記號。

奔行之中，上官靖問道：「總舵的人是不是都來了？」

沈雪姑道：「不但總舵的人都來了，少林寺還出動了四位大師 和兩座羅漢陣，另外還有幾位助陣的人 像武當青石道長 唐門掌門人唐世賢、衡山派飛雲道長、嶺南離火門羅道長等人，都是聽到少林有警，自動趕來的。」

這時巳經二更天了，本來明亮的月色，漸漸被一片烏雲所掩沒，四野山嶺起伏，樹林森森 就更顯得黝黑！

上官靖伸手一指前面黑壓壓的峻嶺，說道：「三間茅舍 就在那座峻嶺的山麓間。」

沈雪姑道 「你不是說茅屋裏只有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少女嗎？我們先制住這兩個人，佔據了茅屋 那是最好了。」

上官靖道：「這一老一少 武功稀鬆得很。」

沈雪姑說道：「也許她們昨晚只是一時措手不及 魔敎老巢所在，派在下面的人，不可能如此易與 我們還是小心些的好！」

茅舍漸漸接近，上官靖伸手取出面具，覆到臉上，說道：「還是由小弟領先，說是從三官廟一路巡查過來的，這樣就可免得那老婆子起疑，就容易下手了。」

沈雪姑道：「這樣也好。」

丁瑤道：「我也要戴上面具嗎？」

上官靖道：「妳不戴沒有關係，只要跟在我後面就好。」

當下由上官靖爲首 走在前面，沈雪姑、丁瑤、金鼠三人跟在他身後，疾快的走近茅屋。

茅屋中住的是農家，二更天了，自然早巳沒有燈火。

上官靖在竹籬門口停住，右手一抬，說道：「何津舫，你上去看看，屋中有人嗎？」

金鼠答應一聲，走上幾步，在竹籬門口叫道：「屋裏有人嗎？」

茅屋中沒有人答應。

金鼠走入竹籬，來至茅簷之下，正待用手叩門，發現兩扇柴扉只是虛掩着，伸手一推，呀然開啓，他舉步走入堂屋，站定下來，大聲道：「屋裏有人嗎？」

屋中仍然沒人答應。

上官靖心中暗暗奇怪，跟着走入，朝左首廂房走去，定睛一瞧，木床上躺臥一個灰布衣衫的老婆子，定着雙目，一動不動，看她神情，似巳被人點了穴道。

一時大爲納罕，心忖道：「她是被什麽人制住的呢？」目光一動，發現老婆子身邊 還放着一堆東西，走近床前，才看清原來竟是一張面具和一堆花白假髮，拿起面具一看，竟和灰衣老婦的面貌一般無二！

上官靖不禁笑了，心中暗道：「原來是竹逸先生巳經來了，這老婆子是他制住的了。」

只聽房門口響起丁瑤的聲音，低叫道：「大哥，右廂房的少女巳經被人制住了呢！」

上官靖說道：「她身邊是不是有一張面具？」

「是啊！」丁瑤說道：「你怎麽知道的？」

上官靖說道：「在這裏也留有一張面具。」

沈雪姑走了進來，說道：「看來劉前輩巳經來了，堂屋木桌上，還有一盒易容藥物，瑤妹，來，妳把這張面具戴上了。」隨手把一張面具遞了過來。

丁瑤接過面具，問道：「大姐要我改扮那丫頭嗎？」

沈雪姑道：「這是劉前輩的意思了，不然，他留下這張面具做什麽？」

丁瑤道：「大姐那是要改扮這老婆子了？」

沈雪姑笑道：「劉前輩此擧，必有深意，妳快去把她衣衫脫下來，穿到身上就行，動作要快些了。」

她也走近木床，迅快脫下老婆子的衣衫，穿到身上，然後戴上花白假髮，再把面具覆到臉上，伸手拉過一條棉被，蓋在老婆子身上，放下了布帳，回身走出。

上官靖在她穿衣服的時候，巳經退出左廂，回到堂屋裏，果見板桌上放着一隻小木匣，心中暗道：「劉前輩巳經臨時在兩張面具上易了容，還要留下易容木匣作甚，難道還要自己改扮什麽人嗎？」

沈雪姑回到堂上，說道：「靖弟，你看我像不像？」

上官靖回過身去，打量着她，說道：「面貌衣衫自然很像，只是聲音不對。」

沈雪姑笑道：「我這是和你在說話，這幾天，我們幾個人都跟劉前輩學了一手，不信你聽聽就知道了。」接着就變成一個蒼花的婦人聲音說道：「年輕人，你現在相信了吧？」

上官靖點頭道：「現在差不多了！」

說話之時，丁瑤也從右廂房走出，正待開口！

沈雪姑輕噓了一聲，說道：「有人來了！」

丁瑤低聲道：「金鼠呢？」

上官靖笑道：「妳不用替他担心，唔，是從後面來的，大概有七八個人呢！」只聽幾個人的脚步聲走近後門便巳停住，只有一個人大步走來。

上官靖早巳取起桌上易容木匣，一下閃入左首廂房！

沈雪姑也朝丁瑤輕輕推了一把，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也回到房裏去，我會應付的。」

接着只聽那人叫道：「巴大娘，妳睡了沒有？」

上官靖聽他口音 正是昨晚巡山的「二師兄」，這就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道：「來人是他們二師兄 昨晚巡山的就是他。」

沈雪姑學着蒼老聲音接口道：「老婆子睡了剛起來 方才三官廟的人巡夜居然巡到這裏來了。」

擦的一聲打着火媒 點起了桌上的油燈。

那二師兄手持摺扇 巳從廚房中走了出來 哼道：「大師姐怎麽會要人到這裏來的？」

上官靖聽得心中一動 暗道：「他口中的大師姐 大概就是假冒親娘的管玲玲了。」

沈雪姑說道：「那可能不是大姑娘的意思 是那小子自作主張巡過來的。」一面用衣袖拂着木椅，陪笑道：「二公子請坐。」

二師兄冷漠的道：「巴大娘不用客氣，妳們可曾露了身份？」

沈雪姑笑應道：「老婆子怎麽連這一點還會不懂？只說咱們是祖孫二個，沒有別的人了，那小子信以爲眞，就帶着人走了。」

二師兄一手搖着摺扇，問道：「四師妹呢？睡了嗎？」

丁瑤在右廂應道：「誰說小妹睡了？」她像一陣風般從房中走出。

二師兄看到她，冷漠的臉上，立時有了笑意，迎着她道：「這裏沒事就好，愚兄也可以放心了。」

丁瑤問道：「二師兄，你怎麽會來的呢？」

二師兄哼了一聲道：「都是秦皓 他告訴愚兄山下似有三四條人影奔行而來，愚兄不放心，才下來看看的，其實，如果發現不對，妳們也會拉動警鈴的，警鈴不響，自然不會有什麽事情的，愚兄這是關心妳！」

他們還有警鈴！

沈雪姑聽出二師兄對這個四師妹的特別關心，就暗暗朝丁瑤使了一個眼色。

丁瑤立時會意 朝二師兄嫣然一笑道：「二師兄，我有一件東西給你看……」

二師兄含笑，問道：「妳給我看些什麽……」

沈雪姑等他轉過身去 驟出不意，一指點在他的「靈台穴」上。二師兄話聲未落 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立即被制住了穴道。

丁瑤雙手把他扶住 故意咭的笑道：「你隨我來。」

這話當然是說給後門外站着的幾個人聽的。

沈雪姑和她兩人挾起二師兄，迅快走入左廂，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快些改扮了。」

上官靖矍然地說道：「要小弟改扮他嗎？」

沈雪姑道：「劉前輩留下易容木盒，正是這個意思了。」

上官靖道：「好吧！」

他迅速脫下自己的長衫，穿上了二師兄的紅衫 再朝他懷中一塊繫着紅繩的鐘形金牌，另外左首還有一個革囊，內分兩層，外面一層有一隻鹿皮手套，和一個扁形的藥瓶 裏面一層却是比米粒還小的鐵沙，色呈墨綠，一看就知是淬過奇毒的暗器，那麽扁形的藥瓶中該是解藥無疑了。

上官靖把自己的長衫摺好放入革囊之中，再把自己長劍（青陽劍）束在長衫裏面的腰際，然後把二師兄放到床上，取起他的摺扇，剛走出堂屋。

只見金鼠從屋外閃了進來，悄聲道：「李姑娘等八位奉命趕來，現在隱身二十丈外，這是李姑娘帶來竹逸先生的字條，請上官少俠看了依計行事。」說完立即塞過一張字條。

上官靖接過字條，打開一瞧，上面寫着：「老弟改扮之後，可制住隨行八名道士，以小雲八人易之 閱後毀去。」

上官靖把字條給沈雪姑看了，就雙手一搓，化作一蓬粉屑。

沈雪姑以「傳音入密」說道：「你要他們進來，我帮你動手。」說完，身形一閃，悄無聲息的朝廚房閃去。

上官靖學着二師兄的聲音，回頭朝屋後叫道：「你們進來。」

屋後八個灰衣道士果然魚貫從廚房走出。

沈雪姑隱身在廚房暗陬，從最後一個下手，她發指無聲，出手奇快，走在後面的人，在毫無防備之下，自然很快就被制住了穴道，走在前面的人，自然更一無所知。

上官靖看他們走出來的只有四個，心知後面四人巳被沈姐姐制住了，心中也暗暗佩服她出手之快，一面咦道：「你們還有四個呢？怎麽不出來？」

那走出來的四個灰衣道士聞言一怔，不約而同的回頭朝裏首望去。

上官靖那還待慢，出其不意，雙手齊發，一連制住了兩個。

沈雪姑却在此時突然現身，振腕一指，又制住了一個。

上官靖故意大喝一聲：「什麽人？」閃身撲入，從第三個道士身邊掠過之際，右手揚處，也點了他的穴道。

上官靖眼看八個灰衣道士，沈雪姑一下制住了五個，自己只制住三個，不覺笑道：「沈姐姐出手之快，小弟當眞自歎弗如。」

沈雪姑道：「我是在暗處，容易下手，你在明處，能制住他們三個，巳經是不錯了。」

丁瑤道：「如果換了我，只怕一個也制不住呢！」

金鼠走到門口，晃亮火摺子，劃了兩個圈。

（未完・四十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漢



上文提要： 司馬洛邂逅酒店女管理林敏明，二人相約出遊，來到環境幽靜的「玫瑰園」繾綣一番，詎料樂極生悲，司馬洛突遭兩名大漢綁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出現似曾相識的男子梁炳明，迫供毒打，經過一晝夜後，司馬洛伺機逃脫回寓所，發現陳龍交給他保管的文件箱內的電腦密碼卡不翼而飛……

三：M城中伏　虎口餘生

「呃……」司馬洛狠狽地應着。

「我……我並不是和林小姐在一起。我和她當晚就分手了，我現在正想找她呢？」

「那就怪了，」阿佳說：「她根本沒有回來過。」

「她沒有回來上班嗎？」司馬洛問。

「沒有，」阿佳說：「到現在還不見人影。」

「那你知道現在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嗎？」司馬洛問。

「如果知道，我們已經找她了。」阿佳說。

「但她是替原來那位小姐工作的，」司馬洛說：「那位小姐也不知道嗎？」

「那位小姐說她和林小姐也不大相熟，她也不知道那裏可以找到她，」阿佳說：「眞是莫名奇妙的人。既然不熟，却會找她來替工。」

司馬洛想了一陣，又說：「阿佳，你這個人也眞不夠朋友，我對你說的話，你一轉身就全部對林小姐說出來了！」

阿佳有點尷尬了，他吶吶道：「眞對不起，不過，這也眞難講，男人都是好色的，她對我來一個微笑，我就甚麼都忘掉了，眞不好意思！」

「算了，」司馬洛說：「我有點事，暫時也不能回來，我的行李寄在那裏好了，你替我保管着，反正我已經付了一星期的房錢，是不是？」

「哦，這個不要緊。」阿佳說：「有我在這裏，你大可放心；但……林小姐……你和她發展成怎樣了？」

司馬洛苦笑：「不大有成績，她似乎對我並不眞的感興趣！成績不好，簡直壞透了。」

「女人是最難測的，是不是？」阿佳說。

「我也是這樣說，」司馬洛說：「好了，就這樣吧，見了面再說！」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躺在床上發怔了一陣。原來任職的那位小姐生病，請來了林敏明做替工，然而林敏明却又是和她並不相熟的，她也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林敏明，這的確是一件相當滑稽的事。看來情形一定是這樣的，林敏明根本不認識這位原來任職的小姐，爲了要在酒店中得到一個方便打探的位置，林敏明就向這位小姐進行賄賂，也許賄賂再加威逼。有錢可拿，又可以休息，這位小姐答應了。現在再找起林敏明來，她當然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找好了。

因此，司馬洛也找不到林敏明，除非是再到梁炳明那間屋子去。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那裏雖然是龍潭虎穴，但現在他是有備而去，遭遇和上一次又會不同了。而且，現在天已經黑了下來，黑夜是偷襲的最好時間。

這樣一想，冒險精神又在司馬洛的血液裏作崇着，使他無法坐得定。他從床上跳了起來，站在地上，立即就呻吟一聲。因爲，心是想動的，身子却是力不從心，一動起來，給打過的地方都痛得像火燒一樣。

他苦笑着，嘆了口氣，又再坐下來，想了一想，他又再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這一次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接電話，她說：「黃醫生公館。」

「我找黃醫生，我叫司馬洛。」

「請等一等。」那把相當悅耳的女人聲音說。

過了一會，另一個男人的聲音接電話。他說：「司馬洛嗎？又害了甚麼病？」

「別咒我好不好？」司馬洛苦笑：「我們是朋友！」

「你這位朋友！沒有病不會找我的。」黃醫生說。

「你有一位女朋友在家？」司馬洛說：「那聲音很好聽！」

「帶病在身，色心還是那麼重，」黃醫生嘆息着：「這種人是最難醫治的。聽電話的是我新請的女管家，身高五呎一吋，體重一百五十磅，近視不過七百度，如果你感興趣……」

「算了，」司馬洛嘆口氣：「聲音是最騙人的！你現在可以到我這裏來一趟嗎？」

「哈，」黃醫生說：「你果然有病了！」

* * *

司馬洛大叫一聲，坐起來說：「媽的，不要按，你想謀殺我嗎？」

黃醫生托托鼻子上的黑邊眼鏡說：「我是在爲你檢驗嘛！我得先斷定你的肋骨有沒有斷掉，如果不按，我怎驗得出？」

「你是怎樣做醫生的？」司馬洛埋怨道：「按得那麼重！沒有斷掉的，也要給你弄斷了！」

「好了，」黃醫生說：「不必再按了，你的骨頭並沒有斷。」

「我早知道了，」司馬洛說：「我並不是叫你來告訴我這個的。」

「肋骨沒有斷，這也眞是奇跡。我看，起碼有四個大漢在你的身上跳過舞！」

「而且還是把我縛起來的。」司馬洛舉舉那受了傷的手腕，說道。

「你一定是去勾引人家的老婆，招來了這一頓打了，」黃醫生說：「這是一個教訓，好讓你知道，做人不能風流得太過份！」

「這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你不必多管，現在我的問題是太痛了，不能夠動。」

「那就別動了，」黃醫生道：「躺一兩個星期，你就沒事了。你現在需要的就是休息！」

「但我現在却有些事情要做的，」司馬洛說：「我不能夠躺着，所以你得替我止痛，給我注射一針，然後給我一些藥，按時服食，讓我不必受痛苦！」

「這不是辦法，」黃醫生說：「我不推薦。」

「這是我推薦的，」司馬洛說：「你要忘記你是醫生，祇記得你是我的朋友好了，你是在幫朋友的一個忙！」

黃醫生用手搔着後腦：「你現在需要的是休息，你不能硬要起床的，即使是一架機器，也不能夠如此！」

「我祇是想借一點時間，」司馬洛說：「事情辦好了之後，我再回來休息得久一點好了。你擔心些甚麼，性命是我的，不是你的！」伸出手臂：「好了，快打針，別阻我的時間。」

黃醫生總是拗不過司馬洛的，司馬洛也知道這一點，不然的話，他也不會叫黃醫生來了，他替司馬洛打了針。

司馬洛好像一條蛇爬近了梁炳明那間屋子。

他離開了不過幾個鐘頭，現在又回來。幾個鐘頭的時間，使情形有了很大的分別。司馬洛現在是有備而來了，而且現在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雖然花園的大門是仍然開着的，司馬洛却是爬上了後面的圍牆。因爲他是一個不速之客，不希望主人發現他來的，所以他放棄正路，就比較適合了。

正門是吸引視線的地方，後園的圍牆，則很少會有人目不轉睛地注意着的。

司馬洛在輕盈地落了下圍牆之內，蹲伏在花叢之中。黃醫生給他注射的那一針，果然使他完全不感到痛苦，而且有一種輕飄飄的舒服感覺。雖然他知道，當藥力過後，他却是可能加倍地感到痛苦的。

不過目前，痛苦還未再度出現，他就可以先做好他所要做的事情了。蹲在圍牆的陰影中，那花叢之內，司馬洛小心地望着屋子。看來，屋中像是一個人都沒有，窗子是都關上了，窗內却是一點光都沒有的，這雖然是寒天裏的正常情形；但是，這就是不大正常的情形了。即使屋中人都睡着了，也不見得會一盞燈都不開着的吧？

似乎比較接近的猜想就是，屋中人都出外了。司馬洛逃出來的時候，根本就是一個人都不在家的，所以他能夠順利離開。而到了現在，還是沒有人回來吧！所以沒有一盞燈開着，也沒有一扇窗子打開了。

司馬洛奇怪的是，屋中人到何處去了，去得這麼久？爲甚麼他們隔了兩個晚上都不來審問他呢？

他在那花叢中蛇行鼠伏着，到了屋子的右邊。那裏就是車房的所在了。車房的門是虛掩的，他閃了進去，看見車房裏是空空如也的，沒有車子。這更是屋中無人的另一種說明了。這個地方是需要用汽車來去的，屋中人離開了，所以把汽車也開走了；假如屋中人回來，車房之中，也應該有車子留着的。

車房的內部是有一度門與屋子相通的。現在司馬洛就是走到了這度門的前面去，掏出一隻小小的手電筒，在門鎖上照射着，察看了一番，然後取出一串百合匙來，試開這門鎖。他的觀察力是敏銳的，而判斷力也是準確的，試到第二條鎖匙，那鎖就開了。

司馬洛小心地踏進去，毫無聲息地把門關上，然後着手在屋中心巡視一遍。首先巡視的是樓下的各個部份。樓下沒有人，像他剛才逃出來的時候一樣。

於是司馬洛下一步就是登上樓梯到樓上去，而現時，他的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了。如果他碰到甚麼人，手中這把手槍也會幫他很大的忙的。

但是，他也不需要這把手槍的幫忙，由於他發覺樓上也一樣是沒有人的，這間屋子裏，一個人都沒有。

雖然，他相信梁炳明是住在這裏的，

樓上有四間睡房，其中一間顯然是屬於梁炳明的；另一間則是一個女人的房間，有兩雙掛在椅背上的襪褲以及掛在衣櫃門的抓手上的乳罩可以證明，也許這是林敏明住的。

另外兩間則是雜雜亂亂的，大概是手下那幾個大漢所住的了。

不過，這些房間的住客並不在這裏，這倒使司馬洛感到爲難了。現在，他該怎辦好呢？在這裏等他們嗎？他怎麼知道他們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他們可能是已經走了很久的。兩個晚上，他們都沒有再來向他問話，也許就是因爲他們不在這裏？

司馬洛在林敏明的房間裏細細搜索一番。她這房間裏有不少衣物和日用品，看來她並不是暫時居留在這裏的，因此，他相信她一定會回來。問題是什麼時候才回來？如果在這裏等，等到她回來時他剛剛睡着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當司馬洛正坐在她床上遲疑着的時候，他就看到外面的街上有一雙汽車的車頭燈亮着，自遠而來了。後來，這部車子就在花園的門口外面停下來，那是一部的士，一個女人下車，匆匆走進花園裏來，的士開走了。

雖然光線不很亮，不足以讓他看到這個女人的面貌；但是，憑着身形和走路的姿勢，司馬洛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女人正是林敏明。

這眞美妙了！林敏明一個人回來，他有什麼要和她講的，現在也可以和她講了。

司馬洛拿着槍，移過去站在房門的後面，等着，他聽見林敏明在樓下用鎖匙開了大門，相信她會馬上上樓來了；但是她卻沒有這樣，她首先是打開了樓梯下那度什物室的門。原來她是先要見見司馬洛，但她當然是見不着了。

司馬洛聽見她把什物室裏的什物踢得「乒乒乓乓」地亂響。後來，她又跑回樓上來。

這一次，她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司馬洛仍躲在門後面，等着。他等着她開燈，這樣，他的出現就更爲戲劇化一點了；但是，又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林敏明並沒有開燈，一進房，她就只是向床上一仆仆了下去，就抱着頭，傷心地哭了起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感到莫名其妙。她在哭什麼？總不會是因爲失去了他而傷心吧？她的老板和拍檔們，又是到那裏去了呢？一個哭泣中的女人，雖然不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對象；但這一次，司馬洛卻是非和她談談不可的了。

司馬洛輕輕伸出一隻脚去，把房門一撐，房門就關上了，發出「砰」一聲。這雖然是相當輕微的響聲，然而聽在林敏明的耳朵裏，卻就像爆炸了一隻炸彈一樣。她整個人一跳跳了起來，轉身，而司馬洛也就在這個時候把電燈開亮；於是，他總算是達到了目的，他的出現，果然是很夠戲劇化的。

林敏明呆木地看着他，嘴巴張成一個O形，似乎要尖聲一叫，卻又沒有叫出來。

燈光亮的時候，司馬洛手中的槍是指着她的；但現在，司馬洛這把槍又慢慢地垂了下來了。

她終於開口了：「好了，你……你這野獸！你殺死我好了！開槍吧！」

司馬洛吃吃笑：「妳也眞不講道理，我這個給你們打得死去活來的人，又怎夠資格給妳稱爲野獸呢？」

「你……你還想怎樣？」林敏明的雙眼還是垂着淚：「你已經把我們都殺死了，還不夠嗎？」

「我把你們都殺死了？」司馬洛說：「妳在說什麼？我還是剛剛才逃出來不久，我擔心你們殺死我還來不及呢？而且，我在這裏也不是等着要殺死你們，我只是要跟你們談談罷了！」

「沒有什麼好談的！」林敏明說：「你要殺我，你爽爽快快開槍好了！」

「我並不打算開槍，」司馬洛索性把槍在梳粧枱上放下了：「我覺得，有一些問題妳應該回答我的！」

「還有什麼好問的？」林敏明飲泣着說：「你們要問的話，爲什麼不先問，卻要動手殺人？」

「我到底殺了什麼人？」司馬洛走到床邊，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什麼我們？我並沒有同黨，我這個人做什麼事，向來都是喜歡單人匹馬的！」

「你現在推得乾乾淨淨了！」林敏明掩着臉，凄傷地哭着：「你否認也沒有用，我親身經歷的，你騙得倒別人，但騙不倒我！」

「我不明白妳說什麼，」司馬洛伸出一隻手，安慰地按着林敏明的肩：「妳的意思是，梁炳明他們都已經死了？」

他忘了林敏明是一個摔角好手，當他的手一搭在林敏明的肩上，林敏明就馬上把他的手執住了，雙脚在地上一用力，身子半站起來，把司馬洛在背上揹起來了，隨即又把他的身子猛的一擲，司馬洛便整個人飛了開去，「蓬」的一聲撞到了房間的一隻入牆衣櫃的門上。幸好他及時用手按住衣櫃的門，不然，他的臉與櫃門相撞的話，他可就要流很多鼻血了。

他用雙手扶着衣櫃門，剛要爬起身來的時候，林敏明又來了。她簡直像是一支火箭似的一飛飛了過來，雙脚先行，脚底在司馬洛的腰後一撐。

司馬洛「哇」的一聲尖叫了起來，這樣一撐，腰固然是痛得快要折斷了似的；而且，更要命的就是，給那一針痳醉葯自我瞞騙着的痛苦，給她一撐喚醒了過來，好像有火焰燃燒了他的體內。

司馬洛在地上滾轉身，一時爬不起來，而額上在這一煞間已經冒出了大點大點的冷汗，有兩滴汗還沿着鼻樑的旁邊流下來了。

林敏明並沒有再在他的身上加上一脚，她想到了一條更好的捷徑，她一轉身，撲過去，把司馬洛放在梳粧枱上的槍抓了起來，槍嘴對着他。

司馬洛苦笑：「好了，現在我要引用妳那句名言了，要殺我，就爽爽快快地開槍殺死我好了！」

「我現在還不打算殺你！」林敏明咬着牙說：「我要你先告訴我，你的同黨在什

麼地方說！快點！」

「什麼同黨？」司馬洛心不在焉地問。他正在感謝黃醫生，黃醫生替他打的那一針倒是很有效的。剛剛再浮起來的痛苦，現在又慢慢沉下去了，藥力好像油一樣，把痛苦的海面遮蓋着。

「別假惺惺了！」林敏明冷酷地說：「現在我給你二十秒鐘，不再多了！二十秒鐘之後你還不開口，我就……」

司馬洛猛的一動，林敏明就連兩秒鐘也不等了，馬上扳動槍機。她似乎懂得「除非不拿槍，拿槍就要準備隨時放槍」的道理。就可惜，這槍機卻扳不動，就像槍機是鑄穩在那裏的，她再試一次，還是一樣。

這兩次扳槍機，浪費了她不少時間，使司馬洛有機會用雙脚伸過到了她的脚下，一隻脚在她的右腿的膝後猛的一扣，膝後是敏感的地方，給這樣一扣，她就連站也站不住，腿子發軟，在地上坐了下來。

槍也脫手飛掉，司馬洛剛好一手接住。

她忙再跳起來，司馬洛一滾身，一條腿貼地橫掃，掃中她的脚跟，她失去平衡，「叭」的一聲又仆到了地上。

司馬洛跳起來，坐到了床上，槍已對着她，一面吃吃笑着：「別亂動了，林小姐，這槍上有一個保險掣；只有我會開，現在我已經開了。這一次，如果我一扳槍機，妳就不再美麗了！」

林敏明呆呆地看了他一會，接着用雙手把臉一掩，凄酸地又哭了起來。

「媽的，」司馬洛說：「妳別像別的女人一樣只顧哭好不好？妳又不是普通女人，妳是摔角好手，女中丈夫，拿點丈夫氣慨出來吧！不要哭，現在是談話的時候，我們應該談談！」

「有什麼好談的？」林敏明嗚咽着：「我不會告訴你什麼的！」

「妳不相信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嗎？」司馬洛說：「妳要我怎樣才相信？難道要我發誓嗎？發誓是最不可靠的事！」

林敏明只是哭，不睬他。

「那很好，妳原來想證明妳是個女人，」司馬洛咬着牙：「那很好！上次，在捉到我之前，我們正在做的那一件事，還沒有眞眞正正做好。現在，就讓我來把它眞眞正正地做好吧！」

「不！不要！」她觸電似的跳起來：「不要碰我！」她忙要奪路逃走，可惜司馬洛是比她更接近門口的，她知道沒有機會逃過這一關。

她只好在司馬洛與門口之間瑟縮着。

「如果妳想逃過這一劫，」司馬洛說：「那妳最好還是乖乖地開口了。」

「我不講！」林敏明叫道：「你弄死我也不講了！」

「那我們來一個公平一點的辦法吧！」司馬洛說：「妳認爲我知道很多，我們就來玩一個問答遊戲好了。我問妳問題，如果妳認爲不想我知道的，妳就不要回答好了；但如果你認爲我是已經知道了的，那回答一次，也沒關係了，是不是？」

「你既然已經知道了，還問什麼？」林敏明說。

「妳別管我，」司馬洛說：「如果妳不依我這個辦法，那我只好幹了！」他說着伸手到喉間，解開了襯衣的第一顆鈕扣。

「不……不要！」林敏明慌張地連忙說：「我講好了，我講好了！」

「妳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回來的？」司馬洛問。

「M城。」林敏明說。

「你們把我丟在那地下室一日兩夜，就是都到M城去了嗎？」司馬洛道。

「是的！」林敏明說。

「你們到M城去幹什麼？」司馬洛問。

「還好說！」林敏明又充滿怒氣地：「都是爲了那張鬼密碼卡！」

「就是你們到我家去拿了那張密碼卡？」司馬洛說。她點點頭，他又問：「爲什麼你們拿了那張密碼卡，就要到M城去呢？」

「這有什麼好問，你明知道……」

「妳又來了，」司馬洛擺擺手槍：「妳忘記了規矩嗎？我明明知道的事，妳再告訴我一次，又有什麼害處？我又不是要妳把我不知道的事說出來。」

「梁炳明用電腦把密碼卡譯出來了，」林敏明說：「密碼上只有一個地址，是在M城的。看來如果我們要找到那份方程式，我們就要到M城這個地址去查一查！」

「什麼文件？」司馬洛問。

「我們失去了的那一張方程式。」林敏明說。

司馬洛一點也不知道，但他暫且把這問題擱下，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妳到了那裏，發生了什麼呢？」

「我們就在那裏中伏。」林敏明說：「有人用輕機關槍掃射，梁炳明他們還沒有進得門就倒下來了。這是你的詭計，這是圈套！」

司馬洛暫時懶得否認，他說：「那麼妳呢？爲什麼妳又沒有死？」

「我是負責開車的，」林敏明說：「我在車上，我馬上開車逃走，車子的後窗玻璃中了彈；但我幸而沒事。接着，車子撞下了山坡。」

「妳還是沒有死？」司馬洛問。

「這……也許是奇跡出現吧！」林敏明說：「我一點也沒有受傷。我爬出車子，那裏附近有一條鐵路，有火車經過，我跳上了車，逃脫了。」

「跟着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我打電話報警，」林敏明說：「匿名電話。警方派隊到那裏去調查，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現。你們一定把屍體也搬走了，警方還以爲是虛報！」

「然後呢？」司馬洛問。

「你們把屍體拿到什麼地方去了？」林敏明憤恨地問。

「不要問我，」司馬洛說：「現在是我在問妳，之後妳怎樣了？」

「我只好回來。」林敏明說。

「妳想回來殺死我？」司馬洛問。

「你以爲呢？」林敏明不屑地歪着嘴。

「那麼，你們和陳龍的死，究竟又有些什麼關係？」司馬洛又問。

「我們失去了一張文件之後，一直在調查，」林敏明說：「文件是帶在阿范的身上時失去的，連人帶文件一齊失踪了。我們……」

「誰是阿范？」司馬洛問。

「你怎不知道？阿范是我們的夥計。他帶着文件回來交給我們的；但他沒有回來，人和文件都不見了。我們懷疑是有人把他殺了，搶掉文件，然後毀屍滅跡！我們展開調查，只查得出和他最後聯絡過的人是陳龍，他和陳龍在一間酒吧裏喝過酒。但這不是充份的證明，於是我出現在陳龍住的酒店……」

「陳龍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這個你要比我清楚了，」林敏明說：「我們都查不出他是什麼人，這就是爲什麼我會出現那間酒店，我就是想查清楚。」

「妳賄賂了酒店原來的女職員，叫她讓妳替工一段時間是不是？」司馬洛問。

這一點，她相信他是不知道的，但她顯然也相信，現在加以承認，也沒有什麼所謂了，於是她點點頭。

「以後又如何了？」司馬洛問。

她緊閉着嘴巴，不肯說了。因爲她認爲這一件事是司馬洛不知道的。

「我也可以猜的，」司馬洛說：「陳龍、是一個好色的人，妳用妳的美色誘惑他，探出了口供，知道他果然就是殺死這個阿范，而且是把阿范那份文件取去了的人。於是你們追他到海邊，包圍他，要他交出文件來，他交不出，你們把他殺掉了！」

「不是這樣的！」林敏明否認着，她忘形地把不該說的說話出來了：「我們追到海邊，他拔出刀子來刺傷了我們一個人，我們搶他的刀子，意外地刺中了他，他掉下了海裏。我們不想殺死他的，但是沒有辦法！」

「總之，」司馬洛說：「陳龍死了，你們仍然沒有得回那份文件。於是妳繼續在酒店等着線索！」

林敏明點頭。

「那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不肯相信我的話，」司馬洛說：「你們追陳龍，陳龍慌不擇路，就隨便把箱子交給路邊一部車子裏的人，這個人就是我，這不是很合理的嗎？有什麼不對？」

「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這是一個陷阱了！」林敏明說。

「但當時你們不知道這是一個陷阱，」司馬洛說：「爲什麼你們不相信我？」

林敏明不屑地歪着嘴：「你的謊說得並不好，司馬洛。第一，陳龍當時手上並沒有拿着一隻箱子。他是約了一個人到海邊去見面的，我從電話裏偷聽到了他這個約會。他們的對話中，似乎暗示是到海邊去交這份文件，我們在海邊等着他，他出現了，手上沒有拿着一隻箱子。在他約會這個人出現之前，他發現了我們，他逃走，我們追，他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的視線，即使他手上有箱子，他也沒有機會交給什麼人的。」

司馬洛困惑地皺眉看着她。

「而且，」她說：「你講的時間也不對，你所講的時間，是在出事兩小時之後！」

司馬洛伸手搔起後腦來了。這是進一步的困惑表示。

他終於又問：「那麼，陳龍約會的這個人，有沒有出現呢？」

「他就是出現我們也不知道的，」林敏明說：「我們又不知道他是誰。」

司馬洛搖起頭來：「林敏明，妳在對我說謊！」

「我才不需要騙你，」林敏明鄙夷地說：「我不肯說的事，你打死我我也不會說的。」

「我知道我自己所說的是眞話，」司馬洛說：「但是妳的話和我的眞話不符合，所以妳是說謊了！」

「當我們把你縛了起來的時候，」林敏明說：「我們還要對你說謊嗎？」

司馬洛不能不認爲，她這句話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他被縛了起來，毫無抵抗的時候，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他說謊？因此，他們不相信，這可以說，他所說的是謊話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並沒有說謊。

那麼是誰說謊？總不會同一件事，兩方面都不是說謊，但是兩方面的說法卻互相矛盾吧！

「妳說謊，」司馬洛說：「妳說陳龍死亡的情形，那是謊話！」

她輕蔑地聳肩，甚至不屑否認，那她說謊做什麼？如果她說謊，她總是很着急於使他相信的。

司馬洛說：「梁炳明是眞的死了嗎？」

「哼，你不知道誰知道？」

這也不像是假的，在她還不知道司馬洛在場之前，她伏在床上哭得很傷心。如果不是爲了梁炳明已經死掉，她哭什麼呢？

司馬洛一時目瞪口呆，在那裏沉思着。這使她等得不耐煩起來了，她說：「你還等什麼？你的遊戲玩完了，你要殺我，你動手好了。」

「如果我說我並沒有說謊，而我對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全不知情的，」司馬洛說：「妳會相信我嗎？」

她只是輕蔑地側過了臉去，也懶得回答。她當然是不相信了。

「假設這是一個圈套，」司馬洛說：「妳以爲我會不會拿自己的性命來冒險？」

「苦肉計在諸葛亮的時代已經存在了。」她說。

司馬洛深深吸了一口氣。自己明明是老實的，卻被人家認爲是一個說謊大王，這實在是一件很苦惱的事。他覺得自己就像又給那些繩子緊緊地縛了起來了。

要怎樣才能使她相信他？

「林敏明，」他說：「妳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嗎？」

「以前不知道，」她說：「現在知道了。」

「那麼妳查清楚吧，」司馬洛說：「妳去查清楚我是不是這樣一個人吧！妳查一下，再想一想，我這樣一個人，是不是會幹這種事的！」

「你……」她呆呆地看着他。

他說着，把槍收起來，扣好衣鈕。

「我現在要走了，」司馬洛說：「再見！」

「那麼我呢？」

「妳可以跳下樓去，」司馬洛說：「我管不着！」

她看着他在那裏發呆。而司馬洛打開

門走出了房內，下樓而去，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間屋子。林敏明既然不相信他，那他就是想幫她也幫不來了，他只好不管。

這一次，他用不着等的士了，他是開車來的，他的車子就放在不遠處路邊的樹林中。

＊　＊　＊

司馬洛躺在床上，把兩片黃醫生開給他的藥片放進嘴巴，用開水吞下去了，然後取出床頭几上一隻金色皮的小記事薄，翻看着。

接着，房門口一個人走了進來，司馬洛吃了一驚，那本金色的小薄子也抛進了空中。

進來的人是林敏明。

他目瞪口呆地看了她一會，然後問：「妳怎會在這裏的？」

她淡淡地一笑：「我是打開大門走進來的！」

「但……但……」司馬洛吶吶着：「我已經把大門關好了的！」

「我們上次進來偷電腦卡時，我們已經配了鎖匙！」林敏明說。她見他不斷向她身後的房門口窺望，便搖搖頭：「你少擔心好了，我是一個人來的！」

「哦，請坐。」司馬洛說：「有什麼指教？」

她走過來，就在床邊坐了下來，呼出一口氣，聳聳肩：「我已經想過了，也許你沒有說謊！」

司馬洛還是不大放心，他先下了床，走出房外，看清楚外面廳中的確是沒有人了，就把防盜鍊以及門閂都上了，才再回到房中。

他說：「多謝妳的相信，林小姐，那麼，妳現在又想怎樣呢？」

「我……我是在想，」林敏明說：「如果你說的是眞話，那你就是被利用的了。」

「妳爲什麼忽然又相信我說的是眞話呢？」司馬洛問。

「梁炳明也說過的，」林敏明說：「他說，以你的爲人，你不像是會這樣騙人的，所以在你家裏找到了那張密碼卡之後，他也認爲應該去試一試了。」

「但是試的結果使他送了命，」司馬洛說：「這不就證明了我是說謊的了嗎？」

「我知道，」林敏明說：「不過，如果你的目的是爲了利用那張密碼卡要殺我們，那麼，你在屋子裏找到我的時候，你是不必說那許多話的，你只要把我殺掉就行了！」

「不錯，」司馬洛說：「這證明我不是害你們的人了。」

「如果你不是害我們的人，」林敏明說：「那你就是受了利用的，我知道你這個人最不喜歡被利用……」

「似乎梁炳明告訴了妳很多關於我的事情。」司馬洛微笑着。

「是的，」林敏明說：「他說了很多。其實，他還是相當喜歡你這個人的。」

「很可惜我已經沒有機會多謝他了。」司馬洛說。

「你一定想把利用你的人找出來，」林敏明說：「而我也想把那些殺我們的人找出來。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和你合作。」

「妳是爲了替梁炳明復仇，抑或是爲了找到那張失去了的密碼卡？」司馬洛問。

「兩個都是理由。」林敏明說。

司馬洛默着，取出了一根香烟。當他把香烟點上了，抽吸了幾口，而仍然沒有做聲。

林敏明催促他：「怎麼樣，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說：「很好，我們合作。妳先告訴我，那張失去的密碼卡，究竟是什麼密碼？」

「你眞的不知道？」林敏明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還以爲妳已經相信我了。好吧，我再告訴妳一次，我眞的不知道，所知道的，已經都告訴妳了。」

「那是一張工業方程式。」林敏明說。

這也並不意外，司馬洛是老早就知道，梁炳明是做這種生意的。他說：「這是你們偷回來的？」

「不是，」林敏明說：「這一次不是。這是戴維斯公司失去了，戴維斯公司託我們找回來。你知道戴維斯公司嗎？」

司馬洛點點頭，如果連戴維斯公司也不知道的人，那就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了。戴維斯公司是一間十分有規模的公司，產品的數目多到數之不盡，是一間財雄勢大的公司。

林敏明說：「這張密碼卡所存的是一種新產品的製造方程式，用電腦翻成密碼。如果這方程式落到敵對公司的手中，那對戴維斯公司的生意有很大的影響。這密碼就是失去了，戴維斯公司要在這密碼落入敵對的人手中之前把它找回來。我們得到了這個任務。」

司馬洛微笑：「這一次，你們不是賊，而是兵了！」

「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是賊，」林敏明鄙夷地說：「誰不想把別人袋裏的錢移到自己的袋裏？只是做賊的方式不同罷了。」

「說得對，」司馬洛說：「這世界上的人都是匪類，我們都是匪類。」

「總之，」林敏明說：「我們分開幾路追查。阿范找到了密碼卡，向梁炳明報告；但是，在我們能和阿范會合之前，阿范就失踪了。這以後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還沒有完全知道，」司馬洛說：「妳還沒有把陳龍死亡的眞相說出來！」

「我已經說了！」林敏明氣憤地說。

「但時間不對，」司馬洛說：「我所說的是眞話。但我所說的，和妳所說的，時間不對！」

「我說的也是眞話，」林敏明說：「除非是你把時間記錯了！」

「我沒有記錯時間，」司馬洛說：「我是在赴宴出來之後遇到他的。妳說的時間是剛剛天黑之後，有什麼宴會是剛剛天黑之後就散的？」

「那就怪了，」林敏明說：「陳龍明明掉下海中死了的，後來撈起了屍體，就是證明。如果他掉下海的還沒有死，他也傷得很重了，他總不會爬上來把箱子交給你，然後再跳下海死掉吧！」

「妳眞的沒有弄錯?」司馬洛問:「重要的就是時間問題。」

「當然沒有弄錯,」林敏明說:「我們埋伏在那裏等他的時候,天還沒有黑。天剛剛黑,他就來了。」

「那就奇怪了,」司馬洛說:「旣然我們兩人都沒有說謊,那就只有一個可能性了。」

「什麼可能性?」林敏明說。

「我碰到的那個並不是陳龍,」司馬洛說:「我連他的模樣都沒有機會看淸楚。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冒充他的,只要在手上印上一個僞造的圖案就行了。」

「那麼……」林敏明皺着眉頭,接着忽有所悟地:「你和陳龍講過話的,我也和陳龍講過話。你告訴我,你那個陳龍的聲音是怎樣的。」

「他嘛,」司馬洛說:「他的聲音相當好聽,是一個男中音,很富有磁性力的。即使他的面貌是很醜的,他也有資格在廣播劇裏擔任小生的角色。」

「這就不是了,」林敏明搖起頭來:「陳龍的聲音難聽得很,又尖又沙嗄。絕對不能算是好聽的,絕對不是你聽到的那一把聲音。」

「那麼就是了,」司馬洛說:「有人冒充陳龍,把那隻箱子交給我的。」

「但,爲甚麼要這樣?」林敏明問。

「怪就怪在這裏,」司馬洛說:「唔,讓我想一想,也許,這個人是認識我的。」

「你的意思是,」林敏明說:「你認得這把聲音?」

「不,」司馬洛說:「我是否認識這個人,我不能肯定;但是,這個人認識我的成份却很高。不但認識我,而且,還很了解我。」

「爲甚麼你認爲這樣呢?」林敏明問。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任何人,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都會把那隻箱子交給警方。誰知道箱子裏的是甚麼?如果是違禁品的話,拿回家裏,豈不是惹禍上身嗎?祇有我司馬洛這個大傻瓜,愛强出頭,好管閒事,不但不把箱子交給警方,而且還自己拿回家裏去研究,自己去調查。」

林敏明呆呆地着著他。

「妳猜得對了,」司馬洛說:「這是一個陷阱,一個圈套,那個人就是想把那密碼卡交給你們,讓你們去送死,而他也找對了人了。他找到了我,他了解我,知道我一定會這樣做。」

「但,那是誰?」林敏明問。

「這是一個大問題,」司馬洛說:「那是誰?毫無根據,我也找不到他的。妳也找不到他!」

「但……但我們不能就這樣算數的!」林敏明的。

「不錯,」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就這樣算數的!可惜的是,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可惡的人是誰,也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林敏明握著拳頭瞪著眼睛。

「但是,」司馬洛又說:「我們知道,他們到那間屋子,他們是在那裏間屋子開槍射殺你們的。也許,那間屋子裏會有綫索!」

林敏明鄙夷地歪歪咀:「難道你相信,他們還會在屋子等著我們?」

「如果找綫索,」司馬洛說:「那裏似乎是唯一有綫索可尋的地方了。」

「我們今晚不能去的,」林敏明說:「白天才有飛機去。」

「我們也應白天才起程的好,」司馬洛說:「如果現在起程,去到的時候是白天,有些事情白天是不好做的。我們白天起程,去到的時候是晚上,那就剛好了。」

「但我還是不明白,」林敏明說:「爲甚麼要殺害我們呢?爲甚麼要這樣害我們?」

「如果我猜得沒有錯,」司馬洛說:「我認爲這些人不會是陳龍的朋友。陳龍是單獨行事的,他取到了那張密碼卡,他要賣給一批人,他聯絡到了那些人,約了見面。也許不是交貨,而是作進一步的議價。在他和這買主見到面之前,你們把他殺死了。陳龍並沒有把密碼帶去,他一定仍然把密碼收藏在某一個地方的。這些人想找出來,但是知道你們已經在虎視眈眈,於是他們就用這個辦法來把你們消滅。把你們消滅了之後,他們就可以慢慢找了。」

「那麼,」林敏明說:「這是我們的同行了?」

司馬洛微笑:「你已經說過了,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是賊,尤其是你們這一行!」

「但我們做不出這樣事情!」林敏明咬著牙。

「這就是爲甚麼你們會被殺了,」司馬洛說:「這個世界上,總是好人死得早過壞人!」

「那麼,那張密碼?」

「這是次一步的事情了,」司馬洛說:「找到了那些人,把他們解決了之後,我們再慢慢找也不遲。少了對手,就輕鬆得多了!」

「好吧,」林敏明說:「我們明天去找!」

他們清早就乘飛機到M城。

他們去到那間屋子,已在夜幕的掩護之下。

今天晚上又是一個冷得使人痛恨的夜晚,風又很大。

那冷風簡直把人吹得手脚都僵硬了。

他們在靠近屋子的樹林邊伏了下來。寒風在樹縫之間鑽來鑽去,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稍爲迷信的人,就會懷疑這座樹林裏面充滿了鬼魂。

林敏明緊緊地挨在司馬洛的身邊,不遠之處的鐵路上,一列火車正在經過,汽笛「嗚嗚」地響了好幾下。

「那就是救過我命的火車!」林敏明說。

司馬洛已經舉起了一副望遠鏡,向那座屋子張望著。

一間獨立的屋子。沒有鄰居,最接近的一間屋子,也在四哩路之外,雖然可以說是鄰居,但是嚴格來說,則不能算是鄰居了。三面都是樹林,屋前的那一面,則是一片枯黃的草地,一條小路從這草地蜿蜒通到公路上去。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個地方,的確是進行謀殺的最佳場所!」

「我們是太大意一點了。」林敏明說:「這一次,我們可不能再大意了!」

「這間屋子看來是沒有人住的。」司馬洛說。

他之所以這樣猜,是因爲他看見屋子的窗門大部份已經破掉了,而沒有破的部份,玻璃也是封塵的。尤其是這樣寒冷的天氣裏,窗門破了洞,怎能住?

但是沒有修整,也沒有打掃。而且一點灯光也沒有。

「砰砰!」屋角的一隻窗子給風吹開了,又給風關上了,發出刺耳的聲音。

司馬洛的望遠鏡不由自主地轉到了這隻窗子上,雖然他也明知道,不過是風在作祟而已。

林敏明也表示失望了。她說:「看來,那些人祇是利用這間屋子,用過之後就走掉了!」

「應該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夠希望他們還有人留下來,祇能希望他們留下了一些甚麼線索!」

但是,剛剛這樣說著的時候,從望遠鏡中,他就看見那屋子有人的動靜了。有一隻手從窗框伸出來,把那扇窗子拉回去,拴好了。

「有……有人!」林敏明興奮地低聲說。距離不太遠,她沒有望遠鏡也看得淸楚的。

「很有趣,」司馬洛說:「有人住在裏面的,問題祇是,有多少人?」

「我們小心點,再看一會吧!」林敏明說。

司馬洛也同意她這個講法,所以他也並沒有行動,祇是和她一起,在那裏看著。

過了幾分之後,他看見二樓的一隻窗子裏面亮起了光來。

「有人開了灯。」林敏明說。

「應該是有人在裏面生起了火,」司馬洛糾正她的說法:「那是火光!」

他也說得不錯,那一定是火光,因爲那光是閃爍不定的,祇有火光才會是如此。

「爲甚麼生火呢?」林敏明說。

「旣然生起了火,我們就不怕過去看看了。」司馬洛說。

「你怎麼知道沒有危險?」她問。

「如果屋裏的人懷疑有人在屋外看著的話,就不會生火了。」司馬洛說:「旣然肯生火,那就表示他們是沒有防備的。而且,生火似乎是爲了取暖,屋裏的人,一定到了火的旁邊去了。」

「那麼我們進去吧!」她說。

他們離開了樹林,到了屋後,就從屋後的一個連窗框也沒有的窗口洞爬了進去。沒有人制止他們,而當他們的眼睛習慣了那裏的黑暗。之後,他們就看到,這祇是一間空房間,固然沒有人,亦沒有任何傢俱,房門是打開著的。

看來這是一間給棄置已久的屋子,現在可能沒有人居住在裏面的了。然而,那火光又是甚麼?

司馬洛先走到房門口,向外面張望。本來,這裏面是伸手不見五指般漆黑的;但是,火光從二樓透來,所以他可以看到房門之外是一個大廳,廳中也是甚麼傢俱都沒有的,也沒有人。有一道弧形的寬大樓梯通到二樓去。

司馬洛向林敏明招招手,林敏明跟著他,他們從這道樓梯摸索著爬上去。到了二樓,看見火光就是來自二樓近樓梯口一個開著門的房之內。

兩個人躡著脚潛到了門邊。

他們看見那火光的來源了。是一個瓦缸的火爐裏燒著的火,而火爐上有一隻鍋,鍋裏正在煮著一些不知是甚麼食物,由於熱氣騰騰的很難分辨。

蹲在鍋前,正在用一隻舀在拌攪著的是一個衣衫襤褸,渾身骯髒的男人。一個流浪漢。

這使司馬洛有點失望了。這似乎不是他要找尋的人,而是一個借這個地方暫住一宵的人。

在黑暗之中,司馬洛和林敏明面面相覷。

林敏明低聲說:「反正來了,我們不如問問他吧!」

忽然之間,那個流浪漢回轉頭來,兩個人都下意識地連忙縮開,以爲這個流浪漢是轉過來看他們。但是不是,那人張開咀巴叫道:「阿關!快來,可以吃了!」聲音在空中迴響著。

這時,司馬洛和林敏明才知道,原來這屋中是另外有一個叫阿關的人的。他們兩個人連忙轉頭過來看,意外地發覺,原來這個阿關早已經來了,而且已經來到了他們的身邊。

(未完・三)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不了和尚犯情刼了却終生，馬芳芳用色誘而得武林絕學；百里絳雲存私念，未將所有傳凌鶴，有辱師門，悔而補過輕生，凌鶴才能師承所有。作爲代戰人的馬芳芳與凌鶴，代表師門決鬥，換句話說，不過是不了和尚和百里絳雲的恩怨、情恨的結束而已，至於馬芳芳對凌鶴的單戀，似是開始，馬芳芳詐輸實贏，再比試則眞輸而不甘敗，以後才有眞章……另兩個是師爺遇師爸，扭六壬，麥遇春詐裝被葉伯庭廢去武功爲奴，目的取回寶物，葉伯庭雖知上當，臨危不亂，妙計掩逃，鹿在誰手還有詐，不止是鬥情鬥恨、鬥武功，還鬥智、鬥詐……

揭穿竊解藥

其實更莫名其妙的人是馬芳芳，當她自衝穴道醒來時，發覺自己是躺在野外草中。衣上髮上全是露水。

今夜到娟娟屋中，明明是她主動，却弄不清爲什麼自己反而躺下，以後又被弄在野外草中。

是蕭娟娟？不對，她明明巳被我點了穴道，懵然不知，我自己爲什麼也失去了知覺？那麼凌鶴今夜有沒有去蕭娟娟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她希望發生那事的是她和凌鶴，絕對不希望是別人。她還特別再返回娟娟處看了一下，娟娟似巳睡了。其實她並未睡，發生了這種事她怎麼會睡。

她再到凌鶴窗外察看，凌鶴在床上輾轉反側還沒有睡，這時有人接近，傳來了衣袂破空之聲，原來是曲能直和麥秀一起巡夜，馬芳芳只好走了。

第二天早餐桌上，娟娟十分注意凌鶴的表情，而凌鶴也注意娟娟，兩人目光一接，都急忙避開。

逃走遇良機

他們都開始相信，昨夜他們曾有過那事。凌鶴想不通自己爲何那麼衝動？娟娟則以爲凌大哥絕不會使用春藥的。

除了他們二人，任何人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姜不幸邊吃飯還在邊哼兒歌，却不是哼昨夜那種既戲又謔的俚曲。

× × ×

仲秋這天早餐時，娟娟發現阿幸不見了，這是因爲她最關心阿幸姐，一問之下，都說一早起來都沒有看到姜不幸。

姜不幸自失去記憶之後，並沒有隨便外出的毛病。找遍了「穿山甲」的大宅都未找到，「惡扁鵲」道：「昨夜入睡前誰見過她？」

凌鶴、娟娟和姜子雲都見過。如說被人擄走，除了統一會中的「四五六」之外，幾乎就找不出第二個可能的人來。

於是由「惡扁鵲」負責分組去尋找，結果竟把凌鶴和娟娟分在一組。兩人都想掉換到另外一組，但又都不便公開拒絕，以免對方難堪。

「惡扁鵲」以爲在目前只有凌鶴和娟娟一起，才能保護小鶴，因爲娟娟抱着小鶴。

他們二人最後出門，方向是西南，約定追出三十里即回頭，兩人最初都不說話，凌鶴在前，娟娟在後，走了一會，他以爲這樣未免冷落了她，回頭望去，不由心頭一震，娟娟正在流淚。

「娟娟，妳哭了？」

「凌大哥，今天是八月十五，是團圓的日子，阿幸姐却偏偏在今天失踪了！怎不叫人難過？」

凌鶴十分感動，在衆多少女當中，關愛阿幸而不妬她的，娟娟可算是獨一無二的了。他走近拍拍她的肩胛，道：「娟娟，我以爲阿幸不會有危險的。」

「吉人天相。我也以爲不應該有危險。可是……」娟娟不忍說出可能發生危險的事。

「娟娟，妳想說什麼？」

「凌大哥，還是先找人吧！找不到我再說，現在還言之過早。」

兩人默默走了一會，對那夜的事都想探探對方的口氣，可是，如何啓口呢？兩人忽然同時道：「大哥。」「娟娟……」

但兩人又同時打住，娟娟道：「大哥你先說吧！」

凌鶴吶吶道：「娟娟，還是由妳先說吧！」

「不，還是應該由大哥先說。」

「娟娟，妳先說才公平，剛才是妳較早一步想要說話的，妳先說吧！反正不論妳說什麼？也只有我們兩個人，別人也聽不到的。」

「大哥，我以爲由你先說，是比較恰當的。」

凌鶴道：「娟娟，爲什麼由我先說才算恰當呢？」

「因爲你巳經……」她又打住了，這怎麼說？萬一所猜想的事不是那樣的，這個臉往那裏放？儘管她不說了，却又有點不悅，她以爲凌大哥身爲男人，又巳經把她那箇了，就是說實話也不要緊。爲什麼非要她來說不可呢？

凌鶴的想法也差不多，這檔子事難以啓口，他有信心不是見色起意那種人，却又怕那夜的姑娘不是娟娟。

娟娟一負氣，低頭不再出聲，凌鶴也十分內疚。

他眞是想不通，世上居然有這種怪事。但是，閉起眼來苦思，那夜的姑娘輾轉嬌呼的情景，不就是娟娟嗎？

想到這裏，心頭一驚，阿幸的失踪和此事有無關連？若說沒有關連，那夜她爲什麼那種戲而謔，類似讖諷的歌謠？

就在這時，前面塵頭大起，至少也有二十餘騎快馬迎面而來。趁月光望去，竟是全部的無鞍馬，這不是西北馬家的人？

兩人往路邊一站，本來二十餘人巳經馳過，但其中一人道：「馬爺，那不就是上次在山洞中遇上的凌鶴和姓蕭的那個丫頭嗎？」

「是啊！而且那丫頭還揹了個孩子。停！」馬如飛手一揚，後面的馬人立而起，一齊打住，且掉轉馬頭。

凌鶴和娟娟無奈地攤攤手，娟娟道：

「馬如飛今年似乎眞有點流年不利。」

錢山和馬如飛加上五個小頭目圍攏來，錢山低聲道：「馬爺，上次離開那山洞之後，隨便遇上誰？只要是武林中人，都說凌鶴巳失去了武功，咱們可不能再被這小子矇了！」

馬如飛低聲道：「那他上次突然出手，威力無窮，又是怎麼回事？」

「這……」錢山道：「馬爺，反正上次他是失去了武功，說不定那次有人暗中相助，噫！對哩！姜不幸乃是黑煞姜子奇的女兒，武功奇高，說不定是她暗中在相助呢。」

「她不是患了失心瘋？」

「患失心瘋的人也並非一點意識也沒有。」錢山道：「八成是她，這一次她不在身邊，正好出出這口惡氣。」

馬如飛道：「萬一像上一次一樣弄得灰頭土臉呢？」

「不會的。馬爺，」錢山道：「要是再有那麼一次，就拿我是問。」

馬如飛不出聲，因爲他也恨蕭娟娟，這是因爲蕭辰和他昔年同走了一條路，七個人往上一圍，娟娟冷冷地道：「馬如飛，你怎麼吃一百粒豆子不嫌豆心氣？」

馬如飛說道：「蕭丫頭，妳這話怎麼說？」

蕭娟娟道：「凌大哥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你們又不是沒有嚐過鼻青臉腫的滋味，爲什麼老是不開竅？」

錢山道：「丫頭，別再窮唬人哩！整個武林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小子的武功巳失，試問，失去武功能恢復嗎？就算能，能這麼快嗎？」

蕭娟娟大聲道：「我是一份好意，不願看到你們灰頭土臉，眞想不到，你們都是一些搭漿、縮水又褪色的傢伙！」

錢山抬抬下顎低聲對馬如飛道：「怎麼樣？馬爺，看到了吧？又來哩！這小子不是銀樣蠟槍頭我就是婊子養的。」

馬如飛看看凌鶴，又是一臉愁容滿面，當然，他的愛妻失踪又怎會不苦愁悲臉的？反正在那裏丟的就在那裏撿回來，他在凌鶴手下丟過三次人，總要找回一次面子。

他低喝一聲「上」！七個人全亮出了傢伙，很明顯並非僅僅是想找回面子，而是想把他們全剁成肉餡。西北馬家全是用刀，七柄刀在月光下寒焰耀目，向凌鶴頭上猛砍下來。

在這一刹那，馬如飛閃目看看娟娟，只見她一臉幸災樂禍，隔岸觀火的樣子，不由心頭一震，不論她是凌鶴之友或妻子？能爲他揹着孩子走在一起，必然痛癢相關，如果武功未復，在這緊要關頭而漠不關心，除非她也患了失心瘋。

其實這只是瞬間的事，就是想阻止也來不及了。只聞「嗆朗朗」聲中，七柄馬家的刀剁在一塊山石上，火星爆濺，凌鶴却失去了踪跡。

待他們發現人在半空時，又晚了一步，只感覺凌鶴好像瞬間變成數十條腿，月光下一蓬蓬一疊疊的腿浪，像舒展開的摺扇骨一樣，一陣「蓬啪」聲中，七個人的身子向外翻飛。

摔出最遠的却是錢山，這是因爲每次

都是錢山出主意。所以這次錢山挨了兩腿、門牙少了兩顆，下顎脫了臼 另一脚是踩在他的小腹上，別人都爬起來了 只有他還在捂着肚子哼哼。

至於馬如飛 他可算是見過世面的一派之主 却還沒見過半招不到，把他們西北馬家七個人掃出兩丈以外的陣仗，如今看來，一身紡綢大衫的他 像一碗餿了的隔夜稀飯。

娟娟走近凌鶴，說道：「凌大哥，我們走吧！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 居然有一種人不挨打就不舒服，曾幾何時在山洞中吃過一頓生活 眞是記性不好 忘性可不錯呀！哈……」

這工夫二人已向前走去，只聞馬如飛切齒道：「錢山，你剛才說過 這小子若不是銀樣蠟槍頭你就是什麼來？」

錢山吶吶道：「我……就是婊子養的！馬爺 我該死 是我有眼無珠……」由於下顎脫了臼 口中像含了漿糊 吐字不大清楚。

凌鶴和娟娟走出老遠 都沒有說話。凌鶴忽然道：「娟娟，也許我做過對不起妳的事。」

「凌大哥，就是眞有那回事，我也不怪你。」

「娟娟，妳是說並沒有弄清是否有那回事？」

「有那麽一回事是不錯的，只不過我不敢確定是誰？」

「娟娟，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娟娟低着頭幽幽地說道：「凌大哥，你有沒有做那件事，難道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娟娟，我隱隱知道一些，但不敢確定是誰？我並非不敢負責，而是怕弄錯了……」他把那夜的情形說了一遍。

娟娟正要肯定這件她作夢也想不到却又不能不慶幸所發生的事。忽見前面約半里之遙，影影綽綽，似有個女子走動。凌鶴道：「娟娟，妳看那是不是個女人？」

娟娟看了一會道：「是個年輕女人，八成是阿幸姐，凌大哥，你的速度快，抱着孩子去追上看看，我跟不上你。」

凌鶴以爲，自己抱着孩子也比她奔行得快，若眞是阿幸，讓她看看自己的孩子，她一定願意回去，也虧娟娟想得這麽周到，立即抱着孩子疾追。

但追出兩三里，竟把那女人追丟了。

其實此時的娟娟却落入了奸人之手，她在全力奔行中被人自後面制住了穴道。但是，她却未能看到這個人是誰？

在倒下的刹那之間，她雖然知道此人來這一手，她可能有生命危險，但是又不能不慶幸，幸虧把小鶴交給了凌大哥，要不，連累了小鶴，可就百身莫贖了。到了生死關頭，她還爲別人着想。

這人制住了她的穴道，娟娟就失去了知覺。可見這人作事很謹愼。而凌鶴追出三里左右，不是那個女人，他以爲即使他抱了一個孩子奔行，武林中的年輕女人能不被他追上的也不多見，所以他忽然感覺不妙，儘快趕回，自然找不到娟娟，却也找不到打鬥痕跡，他呼叫、尋覓，結果仍是一樣，娟娟也失踪了。

× × ×

找人的陸續回來，都是搖頭攤手，最後一撥是凌鶴，却只有他一個人，當他說出娟娟也失踪了時，衆人大驚，蕭辰揪住了他的胸衣。道：「小子，老夫有點懷疑你！」

「惡扁鵲」推開蕭辰，道：「老蕭，你懷疑他什麽？」

蕭辰大聲道：「你們少裝糊塗，難道你們都瞎了眼，平常沒有看到這小子和娟娟的交往情況？這小子太風流，吃鍋望盆，加之姜不幸得了失心瘋，閨房失歡，就向外發展，而我那丫頭又痴心，以爲這小子是個萬世情種，她那裏知道這小子是抱有魚蝦也好的撿便宜心理，到處留情。一旦玩膩了，一脚踢開甚至於爲了眼不見心不煩，一了百了，而把她們殺了再予以滅跡……」

「蕭辰，你……你再說一遍！」大家找不到人心情都十分惡劣，尤其姜不幸失踪，姜子雲更是憋了一肚子氣，別人可以懷疑小主人，他却絕不會有此念頭，也不許別人這麽想。

「我說十遍又如何？」蕭辰厲聲道：「除非你們的眼睛都沒開光，應該看到我那丫頭是以什麽姿態和身份在照料凌小鶴的？她一個大姑娘會給小鶴餵奶？要說這不是始亂終棄，其誰能信？」

「呸！」姜子雲吐了口唾沫，道：「虧你身爲娟娟的長輩，竟然滿口噴糞，口不擇言，娟娟喜歡小鶴才整天抱他，在小孩子心目中，誰抱他最多最久，誰就是他娘，就連你小的時候也不例外，小孩子的舉措是天眞率性的，不像大人在外面養小老婆，猛送大量的黃、白之物，甚至還爲此事與『同路人』爭風吃醋而打架，表面上却又假正經裝君子……」

蕭辰忽然紅了臉，這件事他怎麽知道？其實這正如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某次姜子雲路過山野小徑，聽到有人交談，火氣甚大，無意中發現蕭辰和馬如飛二人昔年還有那麽一段。

姜子雲得理不讓人，大聲道：「人丟了要設法去找，無憑無據地，誰要是再懷疑小主人如何如何？我×他親娘！我老姜就和他拚了！」

麥秀拉開二人，道：「老姜，其實這正是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的道理，你要是有這麽一個女兒，你可能也會如此，而蕭兄如有這麽一位小主人，也不容別人憑空編排什麽？總之，現在人沒找到，說什麽都言之過早。」

這麽一來，蕭辰雖然一頭火，却因姜子雲弦外有音，怕弄砸了而被洩底，只有悻悻而退。

大家議論紛紛，研究姜不幸和娟娟之失踪是不是一人所爲。但不論是不是一個案子，兩個或三個人的嫌疑却很重大。一是葉伯庭，一是馬芳芳，另一個自然是麥遇春了。

馬芳芳不斷地貼凌鶴，這些人誰都能看得出來，最後計窮，也許只有來這一手了。

至於葉伯庭和麥遇春二人，自然都和凌鶴勢不兩立，但凌鶴功力已復，正面幹未必討好，就只好來陰的。

當然，還有個「四五六」司馬諒，過

去也一直對姜不幸視爲天人，也不能說他沒有嫌疑，要證明他有無嫌疑？凌鶴只好去找司馬能行。

「惡扁鵲」去找馬芳芳，其餘諸人去找葉伯庭。但馬芳芳在家，直接否認見過姜不幸和娟娟，司馬能行也叫來其子司馬諒問過，那小子發重誓沒有。因爲凌鶴已是自己人了。

馬芳芳立刻出動去找人。

此刻葉伯庭一個人在一個賃居的小屋中喝悶酒。本來他擁有兩箱瑰寶，雄心勃勃，如今寶已移手，本以爲老來走上桃花運，原來也是霉運。

這時人影一閃，屋內站定一人。竟是江涵。他對這個兒子已失去信心，但這把子年紀了，有兒子總比沒有好些。

「涵兒，你來得正好，坐下喝杯酒，咱們爺兒兩聊聊，爹快要發瘋了！」

江涵並未坐下，道：「爹，又有什麽不順遂的事？」

葉伯庭呲牙咧嘴地說了失寶之事，本以爲兒子也必然會同仇敵愾，那知小江很平靜，說道：「爹，我却以爲那是一件好事。」

「你說什麽？寶丟了是好事？」

「爹，目前你已經沒有一個朋友了！就是請人家來說你也沒有人幹。你現在只要有機會或者還有作壞事的本錢，你一定會去做。所以丟了寶，至少我以爲已失去了一種作壞事的本錢。」

「你放屁！你知不知道麥遇春他得到兩箱寶物會幹什麽？」

「他和爹一樣，已經無藥可救。我以爲這兩箱奇珍異寶落在此人手中，他必然利用它再蠻幹一次。」

「蠻幹什麽？」

「比喻說，成立什麽教哩！會哩！幫派什麽的。」

「這句話你倒是說對了！他曾露過口風，似要安窟立寨，大幹一番。」

「爹，他在什麽地方？」

葉伯庭說了。小江又勸了一會離去。葉伯庭冷冷一笑道：「兒子，既然你是胳膊彎往外，作老子的也不能讓人出賣，咱們父子走着瞧吧！要動心眼，你恐怕還嫩得很呢……。」

小江見到了凌鶴，說了這件事。「惡扁鵲」道：「江涵，只可惜目前姜不幸和娟娟失踪，凌老弟沒有這份心情。」

「什麽？姜姑娘和蕭姑娘都失踪？幾天了？她們是一起失踪還是有先有後？」

這工夫姜子雲也來了，詳說了一切。小江道：「在下也去找找看。不過在下也以爲麥遇春也是應找的目標之一。況且那兩箱寶藏，本是巨書上的附帶物，應屬凌少俠所有。」

「惡扁鵲」道：「江涵說的對，我們這就去找麥遇春。反正就是不爲了二女，也要找他。」

「在下還有話不能不說。」小江道：「此事出自家父之口，就必須打個折扣，也說不定他告訴我這件事，準知我必然來報告凌少俠，而包藏禍心。」

「知父莫若子。此話有理。」「惡扁鵲」道：「咱們小心一點就是了。這次出動別人是明着，只要我們師徒二人是暗的，一有機會我們就施毒。這一年來，老夫一直不用毒，對付毒人再不用毒，可就說不過去了。」

大家立刻出動，怕分散實力而被各個擊破，只分成兩撥，凌鶴這一撥有姜子雲、余大彩、麥秀和高麗花。另一撥是蕭辰、江涵、另外是「惡扁鵲」師徒，只不過他們是暗的。

時已三更，找到麥遇春的巢穴。竟未找到麥遇春等人，原來葉伯庭兩面作好人，向江涵露了口風，立刻又去通知麥遇春，說是凌鶴那邊已知他這地址很快會來。

葉伯庭這麽作也可以說是賣弄人情，爲自己未來留一條路走。另外，他希望凌鶴和麥遇春火併一下。反正兩人誰死了他都高興。

麥遇春半信半疑，却以爲很有可能，於是藏起來守候。現在他身邊有陸聞鶯、陸丹和徒兒司徒孝。

他們發現對方全部出動，決定選幾個目標痛擊。他選的是姜子雲、余大彩和高麗花。他也曾想到，「惡扁鵲」師徒迄未露面，可能在暗中俟機下手。

這三人和蒙面人一照面，就知道此人必是麥老大，余大彩道：「麥兄久違了！可以取下面罩敍敍舊嗎？」

蒙面人的回答，是無儔的一掌。三人急閃，仍被震得馬步浮盪。這時三人三面搶攻，可是如今的麥遇春 武功又進入另一境界，這三人要想取得暫時的平手都不成。

「大哥……你一定是大哥……」麥秀奔來，這些年來，他也迷失過，但他能及早回頭。兄弟手足之情，畢竟非同小可，道：「大哥，可否停手聽小弟一言？」

但蒙面人不能停手，因爲一停手就等於承認他是麥老大了。他不停手，那三位可就慘了。高麗花和姜子雲已負傷，余大彩游鬥，還能支持，但時間一久，絕對難逃毒手。

麥秀絕對相信這是他的大哥麥遇春，豁了出去，連人帶掌欺上。這是另外三人任何人都不敢用的方式，而他們三人也猜透麥秀的用心，想以骨肉之情來打動他的心。

蒙面人不能不出手，要是閃避，那就洩了底，也不能虛應故事，因爲這些人都不是初出茅廬之輩，不會被輕易矇騙的。

「蓬」地一聲，麥秀被一掌掃了回來，滾出五步之外。但麥秀心內清楚，這一掌掃在他的臂與大腿之間處，那兒的肉厚最耐打。

這時蕭辰在後面伏行，他想找的可不是麥遇春，而是另一個人。這時忽然後側花叢中有女聲低聲道：「蕭大俠。」

蕭辰陡然止步，道：「誰？」

「我是陸丹，我知道您想找誰？」

「陸丹，是妳？是的，妳應該知道我想找誰？」

「蕭大俠，我勸你暫時不必找了！」

「爲什麽？她不在這裏？」

「在，但她不會見你。我勸你速回洞庭，遲則永遠也回不去了。」

「什麽？永遠也回不去？爲了什麽？我自己的家也不能回去？妳這話是什麽意思？」

「蕭大俠，你仔細想想，你是否在一時，忘情激動之下，曾寫了一張字據給某人?蕭大俠，有人來了快接着這箇，請記住!你找的人雖不想見你，但我——」

蕭辰接住一個方勝兒。納入袋內，發現來人是一個很年輕的人，顯然巳發現了他，大喝一聲撲上，道：「老賊，既然送上門來，我叫你來得去不得。看掌!」

蕭辰爲人大家中僅次於凌翎的高手，但這年輕人氣血方剛，所學又非泛泛之技，「啪」地一聲，蕭辰竟被震退了一步。

此人正是司徒孝，狂笑道：「就憑這一點玩藝兒也敢前來撒野?你再接我一掌——」掌未砸出，忽然背後勁風襲來，急閃讓過，回頭怒道：「什麽人施襲?」原來是一塊小石。

這工夫，蕭辰巳經趁機離去。司徒孝大怒，反去追那施襲的人，其實那正是陸丹。

此刻，麥遇春巳傷了這邊五人之多，凌鶴請大家退後，道：「今夜我要爲家父報仇，爲武林除害!麥大叔，請你也退下來。」

衆人當然要退下去。因爲這兩人的功力，在目前即使仍有差距，也是微乎其微的。凌鶴一出手就是百里絳雲最後敎的那幾招。

他接受了她畢生苦學的精華招式，也全部接受了她的數十年的內功修爲。而且女人學之更佔便宜。所以她較之黑中白稍有過之。

第一招遞出，蒙面人不能一接手就廻避，硬接下來，兩人各退半步，蒙面人也砸出一掌，凌鶴反砸過去。

只有不共戴天的仇人見面才會這樣拚法，蒙面人却不和他硬拚，閃了開去。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敢硬接，怕是不願顯示實力?

到現在爲止，他們二人還沒有交換完整的一招，因爲凌鶴第一招第一掌遞出後，對方還了一掌。

現在凌鶴在施第一招，蒙面人這一招顯然不很輕鬆，凌鶴大喝聲中再施第二招，蒙面人全力施爲，化解這第二招。一襲黑長衫在狂飇中「獵獵」暴响。而且退了一步。

凌鶴嗓中發出嘶吼聲，第三招接連卯上，狂飇撤地捲起，砂石飛濺，方圓三五丈內形成一片渾汚漩渦。觀者無不色變。

蒙面人有如狂濤中一條刀魚，迎着狂飇折招破式，退了兩步，仍然接下。第四招凌鶴凌空下擊拳林腿浪有如巨瀑瀉下。

沒有人知道蒙面人是否可以接下這一招，也沒有人知道凌鶴還有幾招這種曠世難得一見的奇招?

就在蒙面人連連挫身退着破解這無儔的一擊，而這一招也巳接近尾聲時，他忽然撤出了龍頭麟尾鞭。這一鞭掃出，三丈方圓以內不可能有任何一寸完整的空間。因爲這一鞭無所不在。

不知是不是蒙面人接不下來，或者，知道今夜拚下去無便宜可沾，忽然撤劍在手，身子貼地，在一陣金鐵狂鳴中，人巳穿射出鞭罡之外。餘力未盡，冉冉上屋。

這一手輕功，別人自然望塵莫及，就連凌鶴也不由暗暗點頭，正要追去，忽見「惡扁鵲」在蒙面人的上風頭道：「老小子，這一次你一定要變得乖一點了!沒有老夫的解藥，嘿嘿……」

蒙面人打了個踉蹌，就勢飄身下屋，往漆黑的屋中一鑽就不見了。

高麗花大叫「包圍這屋子」!非但立刻包圍了這五間房子，姜子雲雖受了傷，仍然放起一把火。希望能把他燒出來。

但是，眼見大火把這五間房子燒成空架，大家到瓦礫堆中搜尋，發現了一個地道，通到莊外，還是被他兔脫了。

「惡扁鵲」說道：「這老賊跑是跑了!可是沒有老夫的解藥，七天之內還是無救。」

余大彩道：「這一點當然我信，這也是你的看家本領。可是你知不知道今夜凌鶴和他力拚，他若是拚下去，會有什麽結果?」

「惡扁鵲」道：「老夫和凌老弟是忘年之交，無話不談，老夫就是說錯了他也不會怪我。依老夫在暗中觀看，凌老弟那幾招威力無匹，凌厲無儔，但蒙面人却並非是接不下來而退却的。」

「那他爲何不接下來?」

「惡扁鵲」道：「他仍然蒙面，自然還不想公開承認他就是麥老大。而事實上他的確是麥老大，在身份不願公開之前，他的最大潛力，也不願讓人知道的。」

凌鶴說道：「老哥哥的看法我十分贊成，我隱隱感覺，此人接我第四招最後一式，各亮兵刃一擊時，他似有餘力，並非手忙脚亂。至少他能接下這一招甚至下一招。」

「惡扁鵲」說道：「老弟，這種奇招八成是百里絳雲臨去世前傳你的，共有幾招?」

凌鶴道：「百里前輩本要研成九招，但爲了成全我，所以只研出了七招。」

搜索的人回來都沒有什麽發現，他們只好回去，反正蒙面人中了他的毒，非去搶解藥不可，正可以逸待勞。「惡扁鵲」特別叮囑，每個人都要小心，免得被對方逮去作爲交換解藥的人質。

回來後蕭辰惦念自己的女兒，道：「老烏鴉，我女兒怎麽辦?」

「惡扁鵲」道：「找人也總要天亮了，吃點東西略事休息一下再去找呀!」

凌鶴道：「蕭前輩，失踪的人一定要找的。其實我比你還焦急!」

「得嘞!小子。老婆死了還可以再討，就憑你的人品和武功，還怕女人不送上門來?」

「憑少主人的人品，那當然不會含乎!有人花了大把銀子連點魚腥味也沒聞到，那才是半吊子窩囊廢哩!」

蕭辰就怕老姜抖他的底，急忙走開，這工夫天早亮了，由於他們都是在飯館包飯，伙計巳送來早餐。

這兩個伙計其中一個打量了一會，才走到蕭辰身邊，低聲道：「這位可是蕭大俠?」

「正是。」

伙計在他手中塞了一個紙團離去，蕭辰這才想到，除了這個紙團，昨夜陸丹還丟給他一個方勝兒，一直還沒有看。他到一邊先看了這個紙團，上寫：請速出來一

見，陸聞鶯。

男女之間的事就是這麽奇妙，如果你喜歡了一個人，就連看到他（她）的名字都會心跳。蕭辰立刻就溜了出去。

果然是陸聞鶯，雖是淡粧素抹，仍能鈎住蕭辰的心。他激動地握住她的手，道：「聞鶯，妳怎麽——」

陸聞鶯肅然，道：「我還是開門見山吧!你如果還念舊情，就弄一份解藥給我，要是辦不到，你也不必爲難，我掉頭就走。」

「什……什麽解藥。」

「你何必裝呆扮傻?昨夜不是有人中了毒?」

「這……」蕭辰面色驟變，有如大夢初醒，原來她是爲蒙面人來求解藥的。而蒙面人就是麥遇春，這件事簡直連攷慮都不能攷慮。可是，如果蕭辰眞是連攷慮都不攷慮那種人，陸聞鶯會來冒這份險?

有六七成以上的希望她才會來。她喃喃地道：「我嘛!過去被他救過一命，所以才報他的恩，至於你我的事，那也只看你能否帮這份忙而定了，能帮，就在今夜子時正，把解藥送到鎭西小橋邊。不能帮，現在就明說。」

蕭辰立刻出了一身大汗，他要是帮了這個忙，他對不起凌鶴，也對不起「惡扁鵲」以及他的女兒。可是，陸聞鶯的話有如聖旨綸音，他不能抗拒。

這工夫陸聞鶯巳掉頭欵欵走向一乘小轎，就憑這嬝娜的走路姿態，他就不能抗拒。但這時他忽然想起了他失踪的女兒，道：「聞鶯，你們有沒有見過我的女兒和凌鶴的妻子?」

「沒有。」

蕭辰又問：「聞鶯，蒙面人就是麥老大對不對?」

「你帮與不帮，和是不是他又有什麽關連?」

「這當然不能說沒有關連的，因爲麥老大的紕漏太大，仇人太多，我要是帮了這個忙，一旦洩密，我就無法在武林中立足……」

這工夫陸聞鶯巳進小轎中道：「起轎!」此時此刻，要不要作個正人君子和要不要陸聞鶯是兩個極端。下這決定很容易也很難，辨別是非，認識大體，說來容易，作起來就難了。

小轎巳抬起來，蕭辰不知自那裏來的勇氣道：「聞鶯，就照你的意思，儘我最大努力。」

小轎去勢如風，不久消失在轉角處。蕭辰悵立在晨曦中，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麽事。當他匆匆趕回，坐在麥秀身邊吃早飯時，他忽然以爲自己並不比麥遇春或葉伯庭的人格高尚些。

一個人固然會爲自己的品德多打點分數，爲自己的過失減低其嚴重性。但自己是否有人格是該知道的，弄解藥救麥遇春這種事，可能連麥秀都不屑爲。

早飯後各自去休息，蕭辰來到曲能直房中，他一向是和姜子雲同屋的。姜子雲道：「蕭辰，你的心情不好，我們也知道，但也要放開點，娟娟是個好孩子。她不會有危險的。」

「我也是這麽想，我們蕭家沒做缺德的事……」說到這裏，內心隱隱作痛。什麽事才算缺德的事。

曲能直道：「蕭大俠請放寬心，我以爲娟娟是個福厚命大的姑娘，她絕對不會有事的。」

「嗨……」蕭辰躺在姜子雲床上，唉聲嘆氣不巳。姜子雲本想睡一覺，見他和曲中直談得投契，一時似無離去之意，只好另外找地方睡了。

姜子雲一走，蕭辰的話題一轉，道：「就怕小女落入麥老賊手中。」

曲能直道：「如果眞是那樣，對你來說却是一件好事。」

蕭辰道：「曲老弟，這檔口你還開玩笑。」

「開玩笑?」曲能直正色道：「你想想看，家師對娟娟另眼相看，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一旦她在麥遇春手中，以娟娟交換解藥，家師雖恨極也必定交換。這豈不是焉知非福?」

「只可惜不一定是這樣的，曲老弟，麥老賊中的是什麽毒?眞有那麽厲害。」

「怎麽?你以爲是逗着老賊玩的?」

蕭辰道：「到底叫什麽名字?當今武林就無人能治?別人就沒有這種解藥?」

曲能直苦笑道：「蕭兄，一個使毒專家，如果能讓別人隨便配出解藥來，那還有什麽出息?」

「那是什麽毒藥?叫什麽名字?」

「大概是『極樂散』，由于任何高手中了這毒也不出七日，所以又叫着『顚三倒四不過七』。」

「這麽說，曲老弟也會配製這種毒藥了?」

曲能直大搖其頭道：「這方子我也不知道。」

蕭辰心頭一凉，要弄此解藥，非找「惡扁鵲」不可。但是，「惡扁鵲」可就沒有那麽單純了。失望之餘，也就不想再說什麽了。

曲能直還以爲他睡了，也翻身入睡。蕭辰不久就離開此屋，在「惡扁鵲」門外，聽到他在和凌鶴交談。「惡扁鵲」道：「司馬能行和百里松和你很疏遠吧?」

「是的，老哥哥。」凌鶴道：「我也說不出原因來。」

「這當然是由于妬嫉之故。這也難怪，百里絳雲不成全姪子和亡夫門下弟子却成全了你。」

「老哥哥，我一直以爲或有其他特殊原因。」

「惡扁鵲」道：「原因是有，可能知道的也不止我一個人，但肯說出來的却不多。」

「老哥一定會說的。」

「惡扁鵲」道：「不說比較好些，但此刻不說却巳經晚了。令尊昔年人品出衆，倜儻不凡，加之身手高，品德高潔，對他有意思的少女不知凡幾……。」

「莫非百里前輩她……」

「我的話說到這裏，巳可思過其半。」「惡扁鵲」喟然道：「情必近乎痴始眞，才必兼乎趣而始化。百里絳雲一生，在情場上却是個常敗將軍，嫁黑中白後，發現居然是爲了她的武功，和不了和尚那一段也不愉快，而和令尊則是最清純的，但

却因因循蹉跎，好事成空。」

「無怪……無怪……」凌鶴連說，兩個「無怪」 却沒有下文 想想百里絳雲對他關愛的情形 果然是另有原因的。但此恩此德 欲報無門 今後只有對其子姪及門下多所關顧」。

「惡扁鵲」又道：「情有美好、迷人、令人迴腸盪氣的 但濫情之人則例外，這種人，不知情爲何物 只是好色 好色與多情又是兩回事，後者傷風敗俗 害人毀己。前者空留餘恨，但人格多爲高潔之輩……」

蕭辰在窗外聽了這話 不無愧疚之心。可是他此刻如中邪一樣 一定要設法弄到解藥。

午飯後大家又分兩撥人去找兩女。由于是「惡扁鵲」分派人手 正好把蕭辰派在凌鶴這邊。兩撥人以這二人各領一批，凌鶴身手高 遇上誰都不怕 「惡扁鵲」毒名大，任何魔頭見了他都會退避三舍。

蕭辰對高麗花道：「高大妹子，和妳商量一件事。」

「有話快醫 有屁快放。」

「大妹子 妳是知道 老夫和姜子雲吵過架 不願和他一撥 咱們掉換一下如何？」

高麗花道：「好吧！你的毛病可眞多。這麼大年紀了！偶爾鬥鬥嘴又算得了什麼？」

蕭辰在「惡扁鵲」這邊 一直也沒有機會 況且 明要是絕對不成的 就只有硬搶 而硬搶就必須施襲 因爲搶了解藥還不能使「惡扁鵲」看出是誰才行，這不但難，也使他趦趄不前。

須知「惡扁鵲」的身手固不能和凌鶴比 但却在蕭辰之上 而且他很機警 有人一接近他 必然回頭查看。

直到晚上回來時 一直沒有機會 蕭辰攷慮再三 未辦到也好 反正這不是一件好事。他本來自昨夜回來就要看陸丹給他的方勝兒 但由于是陸聞鶯求他之事，一直不敢打開看。

他這行爲簡直就是掩耳盜鈴 因陸丹昨夜曾說要他速回洞庭，遲了就回不去。還說他寫了一張字據在別人手中，這不是暗指她的母親嗎？

聽陸丹的口氣 並不喜歡她的母親。蕭辰也明知陸丹的心意 實在不該怪她，但他仍不想先看那方勝兒。怕看了之後拒絕陸聞鶯的要求。

可悲的是 一些愚蠢的事往往不是蠢人做出來的。半夜他溜出去見到了那乘小轎 但轎中出來的，却不是陸聞鶯而是陸丹。

「蕭大俠 我給你的方勝兒你看過沒有。」

「還……還沒有。回去就看。」

陸丹忽然深深地嘆口氣 道：「我娘叫我來拏一樣東西。」

「她沒有告訴妳拏什麼東西？」

「沒有 她只是叫我對你說 如不能帮這個忙 今生就不希望再見了！」

「她的意思是說 我只要拏到那東西，她還能……」下面的話實在不便在陸丹面前說出來。

「是的，她說 只要你能拏到，她隨時能回到你的身邊。」

「好好！我再去想想辦法。就以明夜此時此地爲見面地點，希望她親自來。」

陸丹不便說什麼，深深地嘆口氣，襝衽爲禮上了小轎。疾馳而去。月色凄迷，秋風颯颯 蕭辰也長嘆一聲道：「蕭某何人……」

那知這時身後也有人冷冷地說道：「不錯 蕭某何人？怎可做這等親痛仇快之事？」

蕭辰身形疾轉，大約五步外站着一人，居然是麥秀。蕭辰吶吶道：「麥老二，怎麼會是你？」

「的確 怎麼會是我？說來眞是話長，按理說 你千方百計弄解藥是救我的同胞手足 我又何必多管閑事？但是 我們還有良知 明知這是與整個武林爲敵的事情。你居然爲了一個爛女人而幹做這件事情。」

「什麼爛女人？你說話乾淨點。」

「她不是爛女人是什麼？先不說她的出身 光是睡過她的男人就有你，馬如飛和麥遇春！還要多少才算爛？」他並不知道葉伯庭還分了一杯羹呢。

蕭辰道：「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不是說過，說來話長嗎？有一次你遇上陸丹 你被制住穴道，後被江涵所救 你們要說體己話兒 支走了江涵，但江涵已猜出你們的關係，巧的是江涵知道陸丹的來歷及師事何人？更知道陸聞鶯那女人在何處？那天你支走了他，他遇上了我 我一問他就說了。」

蕭辰道：「麥秀，你發現了這件事，有什麼打算？」

麥秀說道：「我倒要問你，你作何打算？」

蕭辰又說道：「麥兄，我希望你成全我。」

「成……成全你？」麥秀冷笑道：「如果你要一意孤行，眞是一點心肝都沒有了。如今娟娟失踪，大家還憂心如焚，你居然有此心情。我看你還是先看看陸丹給你的方勝兒吧！」

「這個你也知道？」

「事有湊巧，那天陸丹在花叢後和你低聲交談我正好也聽到了。所以我才時時注意你，今晨飯館伙計在你手中塞了一張紙條，不久你上了街，我當然也在暗中聽到了！」

蕭辰矛盾已極，明知此事做不得，却無法轉彎，道：「麥兄 我只求你成全我一次。」

「如何成全？」

「你只要故作不知就行了！」

「叫我睜眼閉眼 讓你一意孤行？」

麥秀道：「把那方勝兒拏出來看看吧！我以爲陸丹把你當作生父，她的話你應該聽的，她剛才也應該猜到陸聞鶯向你要什麼東西？但她聰明，看得出你對陸聞鶯仍很迷戀，所以只是嘆氣而不予揭穿！」

蕭辰現在的確要一意孤行，臉色一沉，道：「麥秀，這可是你找上門的。」

「怎麼？要殺我滅口？蕭辰，到目前爲止，你仍然是武林中白道俠士，可別自毀前程——」

蕭辰近乎瘋狂，他也明知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但陸聞鶯能左右他的一切 他已向麥秀撲上。

「伏魔先伏此心，馭横先平此氣。」

麥秀閃開大聲道：「蕭辰 快冷靜一下，想想你在做什麼事？」

蕭辰能隨便寫一張字據 把洞庭山莊偌大產業交給一個婦人 他以爲對方是試他的誠意，那知她包藏禍心？一個天命之年的人會做這麼幼稚的事。就可見一般。

五十招下來 麥秀未呈敗象 蕭辰不知麥秀也學過巨書上的武功 已非昔比。所以百餘招兩人未分勝敗。反而是蕭辰覺得久戰對他不利。

果然一百五十招左右 蕭辰挨了一脚，攻少守多 估計撐不過兩百招 這時忽然人影飛落 說道：「蕭辰 你要不要帮手？」

蕭辰一看是馬如飛 正是情敵 此人在這一帶徘徊不去，也是來找陸聞鶯的。

蕭辰此刻自然是先除去麥秀爲當務之急

道：「先把此人除去不可。」

「你們有什麼過節？」

「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你懂了吧？」

馬如飛也以爲，先除去麥秀再談 他一出手 麥秀立刻就招架不住 才十五六招 就挨了兩拳三脚。

麥秀知道 蕭辰這人都能變邪 馬如飛就不問可知了。如不快跑待力盡了再跑那還成？他猛砸數掌 一個側縱 就是五七丈 但馬如飛道：「不能讓他跑了。」先追上來。

兩人心意相通，不到七八個起落就追上了。麥秀回身再戰，十招內，被馬如飛點了穴道。馬如飛招招手，道：「老蕭，搜搜他的身再說。」

蕭辰上去先摸馬如飛的衣袋和腰上的板帶。不是，馬如飛本已到了蕭辰身後打算施襲 却被他這一手驚得呆了。原來蕭辰去摸他的褲襠。

所以在馬如飛一楞之下，蕭辰半蹲的身子正好向後踩出一脚。這一脚在有備之下當然沒有什麼？馬如飛自然無備 因爲他以爲蕭辰沒有他聰明。

正因爲他有這念頭，所以必挨這一脚。而這一脚那裏也不踩，就是那地方。蕭辰最恨的也是馬如飛那個地方。

「吭」地一聲，馬如飛的身子倒飛出去。這一脚太重，馬如飛還沒爬起來，已被蕭辰點了穴道。

現在麥秀和馬如飛似還認清了蕭辰，這個自奉儉約 風評不惡的八大家之一，竟是一個外表和善 內藏奸詐之人。如無摸褲襠那一手，又怎能施襲成功？

蕭辰長長地吁了口氣 四下打量，立刻就作了決定 提起二人 走到崖邊向下一看 下面是山澗，但水極淺，把人丢下去絕對不活成。

蕭辰正要去，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年輕人的聲音道：「蕭辰 丢下，我就揭開你所有的秘密 不丢 還可以商量。」

蕭辰大吃一驚，回頭望去，居然不識。蕭辰冷笑道：「小子，你自問比他們兩人成嗎？」

年輕人笑笑道：「把人放下，咱們玩兩手試試看如何？」

蕭辰反問道：「如果我先丢下去再說呢？」

「那你也要下去。」

「你小子是什麼人？」

「我叫『三六九』。」

「沒聽說過——」說話工夫「三六九」已到了他的身邊，蕭辰暗吃一驚，他把對方估得太低了，以目前這局面，他很可能被對方逼下絕崖，只好往旁邊一繞。

「三六九」道：「你們三個人叫什麼名字，我以前沒見過你們。」

三人十分慚愧，不認識更好，說出來會丢人現眼。

「三六九」道：「你們一定認識凌鶴凌大俠吧？我是他的朋友。」他傾慕姜不幸，也很欽佩凌鶴，麥秀道：「我們都是八大家中人，我是麥家堡堡主麥秀，另一個是西北馬如飛，剛剛要把我們丢下去的是洞庭居士蕭辰。」

「都不是外人，可是你們爲什麼勢不倆立？」

麥秀道：「請少俠快點解開我們的穴道，這事說來話長。」

「三六九」道：「還請麥大俠先說一下再解穴不遲。」

麥秀只好說「蕭、馬二人爲了一個女人陸聞鶯而成仇，自己作和事佬也差點送上一條命的事。

「原來如此。」「三六九」道：「我也知道麥遇春不是東西，你們二人既然迷戀這個女人，大概這女人不同庸粉俗脂，我倒要看看，這個陸聞鶯到底比那姜不幸姐姐美還是醜？我不信世上還有比她更美更高潔的女人了。」

麥秀大聲道：「司馬少俠大概還不知道，姜姑娘已經失踪了。」

「三六九」心頭一震，道：「什麼時候失踪的？」

「大約有三四天，還有蕭辰的女兒蕭姑娘，只是她們二人不是同時失踪的。」

「三六九」連連頓足道：「只可惜不幸姐失踪三四天我還不知道，要是早知道，也許我能把她找回來的。」

麥秀道：「司馬少俠，我們什麼地方都找了，一點綫索也沒有，小俠到底要不要放了我們？」

「三六九」要去解麥、馬二人的穴道，蕭辰竟然要攔阻。但他不是這小子的敵手，一看大事已去，只好先溜了。

人的一生，大致都有一段荒唐的時候，有的酗酒，有的好色，或者嗜賭，這些毛病年輕時沾上都無所謂，就怕老來荒唐，蕭辰就是這樣。

他較上了勁，非救麥遇春不可，也就等於非要陸聞鶯不可，就決定不先看陸丹給他的方勝兒，甚至于他幾乎可以猜到那方勝兒上面寫了些什麼。

他懊喪地奔回，自後牆躍入，正落在後園的小亭外，當他發現小亭中有人半倚在石椅上睡着了時，心頭「卜卜」跳了起來。

「也許是天無絕人之路……」蕭辰先蹲下四下打量，附近沒有人，機不可失，他以爲除了「天助我也」四字之外，沒有其他的字眼可以解釋或形容。

（未完・廿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鶴樓宴會，並非賞心樂事，龍驤見南宮北趕逐師兄，使他隨波逐流，去如黃鶴，武當掌門仙逝，他們師兄弟之暗鬥，使人懷疑，南宮北新筵重設，請龍驤更衣入席，龍驤隨小鬟入內室，衣櫃內珠寶耀目，留下信柬親拆，內函失掉，更使龍驤不知葫蘆裝什麼藥，猜測是收買之計，入席豪飲，酩酊大醉，醒來身在床上，有南宮北的第五夫人虞雲姬在旁，媚功做盡，難動龍驤分毫，說出南宮北對他要求，一定要成爲本屆劍盟主，目的是請他加入他們的秘密幫派，至於用意如何，請和南宮北面談。龍驤這才明白，珠寶、醇酒、美人的用意……

絕招施出　雙凶遭殃

龍驤若非是心急於劍會即將舉行，並且唯恐中途再度遭到阻撓的話，他決不會施出這等毒辣的招式。

虞雲姬見到對方招式如此毒辣，哦了一聲，上身往後一仰，柳腰折處，已經避開對方攻到的右掌。

她全身柔若無骨，腰肢迴轉了一大弧，兩條手臂快如靈蛇樣的纏繞上去，刹那之間，連續攻出兩招。

龍驤一招出手，陡然見到虞雲姬那蛇樣的身軀竟然向後反折，幾乎與下身疊合一起，使得他這一式「雲鎖嶺南」頓時走了個空。

他微微一愣，左足往前跨了一步，雙掌沉處，已向着對方腰脅之處按去。

只要他這一按之式奏效，虞雲姬全部的力量都將失去，氣血反逆，而落入他的掌握之中。

眼見他雙掌如同蟹鉗般的夾去，虞雲姬上半身已迴轉而至　那兩條手臂柔軟如蛇，自他的雙臂之間蜿蜒而上，指尖一攻咽喉「天穴」大穴，一攻胸腹「血阻」大穴，全是制人死命的招式。

龍驤雙掌已經距離對方腰際不足兩寸，却見到虞雲姬連續兩招，雙掌全從料想不到的方位攻上身來。

此時他若是不趕緊換招的話，就算能將對方一身功力廢去，自己也將在對方指刃之下喪命。

這種兩敗俱傷的局面，絕非他所願見到的，更何況以自己一死換來對方殘廢而已，更是他不願意……

他「嘿」地一下吐氣開聲，雙臂順着疾沉之勢，往回一縮一合，只聽啪地一聲大響，他雙掌一合，已將虞雲姬右臂夾在裏面。

虞雲姬做夢也沒有想到龍驤會使出如此奇怪的招式，她一見對方撤身回掌，雙臂陡地合起，急忙撤回攻出的雙手，却已是來不及了。

她右臂一被對方雙掌夾住，啊喲一聲道：「要死啦！你這麼粗幹什麼？」

龍驤冷笑一聲道：「五夫人，妳這下可逃不掉了吧！」

虞雲姬微微一笑，道：「你這招『童子拜觀音』也是峨嵋山的絕學？」

龍驤知道虞雲姬是嘲笑自己這急智之下施出的一招童子拜觀音太過於低俗粗淺，不够高明。

他淡然一笑，說道：「五夫人，武學之道在於實用，並不在於好看，否則以夫人那等奇妙的招式也不會受制於這粗俗的一招了……」

虞雲姬說道：「你以爲我是受制於你嗎？」

龍驤心中警惕之念立即浮起，趕緊雙掌挾緊，五指曲合，扣住對方的手臂脈門，預防對方再度施出什麼狡計。

豈知他手指一緊，力道還未發出，虞雲姬輕笑一聲，那條被夾在龍驤手掌中的右臂已跟一條泥鰍般的滑溜而去。龍驤臉色一變，弓起的身子倏地一彈，往虞雲姬疾拍而去。

虞雲姬掙脫了對方的掌握，立即飛身後退，一直退到門前方始停住。

她的背心一貼在門板之上，右足一抬，右手立即自腿邊掏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小劍向着疾攻過來的龍驤劃去。

龍驤身形剛起，只見眼前寒芒迸射，虞雲姬已揮動小劍往自己胸前劃來。

他本身是個使劍的高手，一見虞雲姬手中的那柄小劍寒芒閃爍，心知那不是一柄凡物，乃是千錘百鍊的寶劍，自己絕不能當其鋒銳。

他的反應迅捷，一發現那枝小劍不是自己能够空手抵擋得過來時，雙臂一振，那疾躍過去的身形倏地倒翻而起，比原來更快的速度倒躍回去。

虞雲姬見到龍驤倒躍回去，也不向他追擊，小劍一揚，擺在面前，道：「龍少俠，你還是自己就此動身去吧！免得躭誤了整個大事……」

龍驤倒躍回去，落在木榻之旁，他的目光一閃，已見到靠近窗欄之旁的牆上掛着一柄長劍，面上不動一絲神色，他聳了聳肩，道：「好吧！在下既然已經落入你們的圈套之中，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等我見了南宮莊主之後再說……」

話未說完，他腳下一縱，飛快地摘下長劍，然後右足一蹬白壁，斜斜往虞雲姬撲攻過去。

他身在空中，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拔出長劍，啪地一聲輕響，劍虹乍閃，身形落處，已將虞雲姬手中小劍封死，劍尖指往對方咽喉。

他這躍起摘劍，拔劍出鞘，飛身攻擊的動作乃是一氣呵成的，快如電閃，發如迅雷，使得虞雲姬還未來得及閃身出招，便已身陷危境。

虞雲姬驚魂乍定，望着指向自己咽喉的劍尖，吁了口氣，道：「龍少俠，你爲何偏要如此……」

龍驤左手伸出，奪下對方小劍，道：「請原諒在下失禮了！」

說着，左手劍鞘疾揮，已封住了虞雲姬三個穴道，然後才回劍歸鞘。

虞雲姬臉色大變，試一運氣，只覺渾身骨骼幾乎被拆散了一般，眞氣無法運起，她顫聲道：「你……你……」

龍驤道：「委屈夫人了。」

虞雲姬臉色慘白，默然片刻，道：「眞想不到你竟會以如此殘忍的手段對我，你眞是鐵石心腸……」

龍驤道：「在下若非受到貴帮的逼迫，絕不會如此對付夫人的！」

虞雲姬憤然道：「奴家又沒有逼迫你，任你離開此地，你爲何還要……」

龍驤凜然道：「在下一身的安危倒無所惜，只是整個劍會不該受到你們的騷擾，要是貴派要對此次劍會有所不利，莫怪在下要對夫人不起了！」

虞雲姬冷笑道：「好一個以天下武林爲己任的大丈夫，只可惜你想錯了！」

龍驤道：「我有什麼事情想錯了？」

虞雲姬道：「你以爲擒住了奴家作爲人質，便可使本帮不下手破壞此次劍會？嘿！雲姬在帮中只是區區徒衆之一，你以爲用奴家的生命爲脅，便能掌握主動，影響本帮，你不是想錯了是什麼？」

龍驤冷冷一笑，說道：「以夫人這等身手，又豈會在貴帮只作一個徒衆？若是那樣，在下也不必費盡功夫將妳擒住了，最低限度，有妳在手中，就能够影響南宮北……」

虞雲姬凝目注視着他，冷聲道：「你這樣做，必然會後悔的……」

「無論後悔與否，在下已決定這樣做了，夫人不必多說。」龍驤道：「現在請夫人啓門偕同在下一起登程趕赴武當，不然，恐怕會躭擱了貴帮的大事……」

虞雲姬道：「你要把我怎麼樣？」

龍驤瀟洒地一笑，道：「在下還是那句話，請夫人陪在下去一見南宮北，在下尚需取回玉龍劍，此外……到時候夫人自然會知道的！」

他望了望手中的小劍，道：「至於夫人這柄小劍，在下暫時替妳保管，等到見了南宮莊主後再雙手奉還。」

說着，他俯下身去，撩起虞雲姬的羅裙，只見她那欺霜賽雪的右腿上綁着一個軟鯊魚皮的劍鞘，他伸出手去緩緩解開細索，取下劍鞘。

他還沒抬起頭來，眼前霍地一亮，那被他微微掀起的羅裙，整個被虞雲姬提了起來，露出兩截雪白的大腿，和裏面穿着的粉紅色短到不能再短的短褲……

龍驤怔了一怔，立即覺得心神微微一盪，他還沒有站將起來，那隻雪白的大腿已經向他的臉上貼來。

龍驤頭一偏，驀地立身而起，右掌揮起，「啪」地一聲摑了虞雲姬一個耳光。

他的動作是如此的快，並且是如此的出乎虞雲姬的意料之外，是以她眼見對方揮起右掌，竟然不及閃開，左邊臉頰一紅，頓時印着五條痕印。

撫着火辣辣的臉頰，虞雲姬怔愕地望着站在她面前的龍驤，只聽他冷冷地說道：「在下並非人間賤男子，請夫人放尊重點。」

這句話就似一柄劍刺進她的心底，她羞憤交集，怒叱一聲，揮掌往龍驤咽喉要害切到。

在盛怒之下，她根本就忘了自己穴道被閉，眞力無法運起，是以身形一動，還

沒劈到龍驤的咽喉，便巳全身骨骼酸痛難當。

她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揮出的手腕巳被龍驤抓住……

龍驤沉聲道：「夫人，在下巳經告誡過妳，不能够妄運眞力！妳別以爲這是假的。」

虞雲姬眼中射出凌厲的光芒，狠聲道：「下次你落在奴家手中，奴家非要讓你受盡折磨，至死方休……」

龍驤冷冷一笑，沒答她的話，緩緩放下她的手，然後將小劍揣入懷中，問道：「在動身之前，在下還有一事情要請問於你……」

虞雲姬板着臉孔道：「有什麼事情，你就問吧，反正我現在巳經栽在你的手裏了！」

龍驤道：「在下到黃鶴樓時，曾經帶有一個書僮，此刻他在何處？」

虞雲姬道：「他巳隨南宮北走了！」

龍驤道：「好！等在下見到了南宮莊主後，一併向他要人便是！」

他話聲一頓，道：「現在，就請夫人啓開這座鋼門吧！」

虞雲姬驚訝地望了他一眼，龍驤淡然笑道：「在下不用去動手也曉得門是鋼鐵打鑄，這有什麼稀奇？」

虞雲姬不解地道：「你……你又從何得知……」

龍驤道：「在下方才從床上躍起時，便欲奪窗而出，其時便巳發現窗欄全係鋼鐵所鑄……」他輕笑了下，道：「這也是在下要設法擒住五夫人的原因之一，否則在下又如何出去呢？」

虞雲姬恨恨的瞪了他一眼，不再多言，轉過身去將鋼門啓開。

龍驤臉上依然露着那股淡然的微笑，緩步向前跨了一步，雖然並沒有緊跟在虞雲姬之後，却有一股無形的氣勢控制着她的行動，絕不容許她施出詭計逃脫開去。

虞雲姬隱隱覺察出這點，因而在鋼門啓開之後，面對着整塊的鐵板時，她伸出手去，又不甘心的停了下來，回頭道：「如果奴家不啓開鐵門，你我二人就困在這裏，你有什麼辦法可以單獨出去？」

龍驤輕嘆一聲道：「唉！夫人，妳又何必多此一問？豈不躭擱時間？」

虞雲姬冷笑道：「哼！奴家可不急着呢！」

龍驤看到她那神態，不禁搖了搖頭，忖道：「怎地女人都是這樣，每每在重要關頭之時，只注意到一些小節之處，並且使起小性子來，寧可誤了大事，也要滿足心裏的好奇……」

他警告地道：「夫人，可別忘了，貴帮尚要在下參加此次劍會，妳就誤了行程，豈不能違背了帮規？」

虞雲姬道：「哼！反正我也落在你的手中，巳經犯上辦事不力的規條，早晚要受帮規處置的，我又怕躭擱什麼時間？參加劍會與否，完全在於你自己……」

龍驤道：「既然五夫人妳巳犯了貴帮規條，早晚要受帮規處置，又何不反擊那個神秘帮派，在下必能對夫人有所……」

虞雲姬冷笑一聲道：「別來那一套了，你若想要從我嘴裏再找出一點綫索，那你是妄想了！反正我是不會背叛的……」

她話聲一頓，道：「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呢！」

龍驤聽她語氣堅定，心知無法就此逼她叛帮，只得慢慢再找機會從旁勸說了！總要設法將那個神秘帮派探查出來。

他笑了笑，道：「其實在下根本不需要回答夫人這個問題，如果是時間充分的話，在下定可盡一日夜之力，破窗而出，但此時夫人非放我離去不可……」

虞雲姬詫異道：「爲什麼？」

龍驤道：「一來是夫人妳根本就不敢躭擱時間，以免影响貴帮整個大計；二來是貴帮巳經被敵人所侵入，不論那一方面勝利，都會設法開啓這道鐵門。」

虞雲姬驚道：「哦！你怎麼曉得有人侵入本莊？」

龍驤搖搖頭道：「這是在下的一個秘密，恕不奉告。」

虞雲姬道：「這間鐵屋僻處莊院最後面的竹林邊，距離大廳十分遙遠，你就算具有佛門的『天視地聽』之功，也無法聽得見外面發生之事呀！」

龍驤笑道：「五夫人，妳敢否與在下一賭？」

「賭？」虞雲姬星目一轉，道：「賭什麼？」

龍驤臉色一正道：「以夫人的自由爲賭，如果在下之言不謬，夫人就要離開貴帮，在下保證夫人安全；如果莊中無人進犯，那麼在下立刻放夫人自由……」

虞雲姬搖頭道：「這個賭法不行，根本就不公平，因爲奴家在登程赴武當之前，隨時都有被敝帮等人救走之機會，可說是並無不自由之處，我又何必與你打什麼賭？」

龍驤問道：「依夫人之見呢？」

虞雲姬想了想，搖了搖頭，道：「我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這個賭還是別打的好……」

龍驤微微一笑，忖道：「顯然我的自信之心，巳可以影响她的意志，此去武當，總能够找出機會探查那個神秘帮派的秘密……」

心中意念一閃，他巳見到虞雲姬巳伸手探入鐵門的門鎖之中，在上面一按，只聽軋軋之聲响起，那座門整個往右邊牆中縮了進去。

他雖是距離虞雲姬不足四尺之遙，也清楚地看到她伸手所按之處，但在她左手縮回，依然沒有發現那啓開鐵門的機關樞鈕之處。

眼前微微一黯，鐵門啓處，他巳聽得一陣竹濤之聲，擧目望去，只見屋前竹枝千竿，迎風搖曳，從門中投射出去的燈光落在一條碎石鋪成的小道上，泛出黯黃的顏色……

虞雲姬望着冷寂的小徑，詫異地道：「奇怪，小翠怎地沒在……」

龍驤冷冷一笑，道：「在下猜得不錯，妳方才的呼喚小翠全是作態……」

他未說完，虞雲姬巳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冷冷道：「小翠曾經在申時進來送飯食給我，奴家命她在隔壁小屋等候，她若在屋中，必然曉得我們巳經出來……」

她不必加以解釋，龍驤也明白兩間屋子是相連的，甚而操縱鐵門的機關是擺在隔壁小屋的。

他從虞雲姬身旁一個快步閃將出去，冷峻的目光四下一掃，果然看到隔壁一間小屋有燭光自窗中映出。

他貼近窗邊湊眼往裏面一望，只見室內一燈熒然，除了一桌一椅一榻之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更別說有人在裏面了！

他閃身而回，虞雲姬問道：「小翠沒在裏面？」

龍驤搖了搖頭，回答道：「裏面一個人都沒有……」話聲微微一頓，問道：「五夫人，這間小屋是否控制地下的機關所在……」

虞雲姬冷笑道：「我們這兒那有什麼地下，你想得太多了。」

龍驤看她說話之時目光閃迴，曉得她所言不實，他也不加以點破，忖道：「現在我是沒功夫管這些閑事，等到以後總要揭發南宮北的陰謀……」

他淡淡地笑了笑，道：「五夫人，走吧！」

虞雲姬也不吭聲，默然沿着小徑向前走去，龍驤緊緊的跟隨在她身後，在陣陣竹濤聲裏很快便走完了這條碎石小徑，來到了一座龐大的假山之前。

這座假山高有數丈，從竹林旁遠遠的延伸過來，將整條路都擋住了。

虞雲姬回頭望了望龍驤，他笑了笑道：「這大概不必飛越假山過去吧！」

虞雲姬還沒說話，只聽得假山之中傳來一陣軋軋之聲，接着右近的一塊假山石整個移了開來，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大洞。

她臉色微變，只聽得假山中傳來一聲冷煞的語聲，說道：「是從這裏走，沒錯吧？」

接着聽得小翠顫聲道：「小婢不敢欺騙姑娘。」

那原先的冷煞之聲道：「讓這丫頭先走。」

話聲一落，但見從那裂開的洞中走出一個女子來。

虞雲姬愕然道：「小翠，妳……」說着，欲待往前行去。

龍驤一個箭步走到虞雲姬之旁，左手將她的衣袖拉住，自己掩在她的身前，凝目望去，只見緊跟在小翠之後，兩個手持火炬的瘦削老者也一齊走了出來。

龍驤並不認識那兩個瘦削老者，不過看到他們抓緊了小翠的手，心知他們並非與南宮北一路的。

小翠脈門被身後之人扣住，臉上現出痛苦之色，一見到虞雲姬，便叫道：「夫人……」

虞雲姬眼中泛出怒色，道：「小翠，這兩個是什麼人？」

小翠還未答覆，從那兩個老者身後傳來一聲冷煞的語聲，道：「我們來自黑湖山寨。」

話聲未落，一個身穿黑色勁裝，手中持着長劍的女子現身而出。

龍驤一見那個黑衣女人，暗道：「原來是黑湖人妖！」

黑湖人妖馮飛虹頭上紮着一條絲巾，穿着一身勁裝，在閃爍的火光映照下，顯得出奇的美。

她的臉上原先滿掛着寒霜，眼中射出冷厲的光芒，此刻一見到龍驤就在面前，頓時寒霜盡去，眼中露出愕然、欣喜的混雜神色。

那兩個瘦削老者在黑湖人妖一出現時，立即往旁邊一閃，馮飛虹眼中神色一變，向前行了一步，笑道：「奴家知道龍公子被囚，所以趕來相救，那知……」

她話聲拉長，停了停，繼續道：「這位便是南宮北的五夫人麽？果然長得天姿國色，美艷無雙，怪不得少俠你會樂不思蜀，連參加劍會之事都忘了……」

龍驤見到馮飛虹眼中閃出濃郁的妖冶之色，他暗暗苦笑，臉色一沉，道：「馮山主說話太過份了吧！」

那左首的老者濃眉一揚，沒等馮飛虹說話，叱道：「小子不得無禮！」

龍驤目光一閃，眼中射出如電光芒，正要說話，巳聽得馮飛虹道：「左老，待奴家與他相談，請你們站在二旁。」

那兩個瘦削老者默然地往旁邊一站，馮飛虹向前行了兩步，嫣然一笑，道：「龍少俠……」

龍驤臉色陰沉，冷哼一聲，道：「妳找尋在下有什麼事嗎？」

馮飛虹臉不改色，笑着說道：「奴家聽說龍少俠巳被南宮北陷害，是以請得衡山二老來此，經過一場劇戰，總算找到少俠……」

龍驤冷冷道：「在下之事不需山主過問，多謝山主好意了！」

馮飛虹依然不以爲忤，盈盈含笑說道：「少俠之事，即是奴家之事，何足言謝呢？」

她話聲未了，虞雲姬哼了聲道：「呸！不要臉的賤貨。」

馮飛虹眼中射出煞厲的光芒，道：「妳罵誰？」

虞雲姬冷哼道：「罵妳怎麽樣，賤貨，賤貨！」

馮飛虹怒道：「奴家不將妳這賤人寸寸分屍，絕不……」

龍驤冷冷地道：「馮山主，請不要當着在下之面，說出如此話來……」

馮飛虹臉色一變，道：「你……你還偏着她？」

龍驤沉聲道：「她是在下的俘虜，絕不能受到別人傷害……」

馮飛虹銀牙緊咬，恨恨地望了龍驤一眼，忽地跺了跺脚，長嘆一聲道：「唉！你眞是我的冤家……」

她不等龍驤說話，說道：「你隨我來，讓你親眼看着這次爲了你，有多少人死去……」

說着，她轉身重又鑽進洞去。

× × ×

龍驤見馮飛虹像是做戲樣的說完兩句話，立即便轉身進入假山裂開的大洞裏。

他猶疑了一下，還未決定是該一走了之，抑是隨着馮飛虹去前院看看，那被右首老者制住脈門的小翠叫嚷道：「五夫人，他們把莊裏的人殺得乾乾淨淨……」

她那尖細的話聲陡地一頓，全身一陣抖顫，嘴唇蠕動了一下，自嘴裏面噴出一股血水。

虞雲姬尖叫一聲，拚命地撲將上去，

卻被龍驤一把箍緊手臂，那隻扣在她腕上的手指宛如一道鐵箍，使得她根本無法動彈。

她嘶叫道：「讓我走，我要跟他們拚命。」

龍驤沉聲叱道：「哼！他們當着在下之面竟敢如此放肆，在下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虞雲姬死命掙扎，不但掙不脫那隻箍在腕上的鐵抓，反而愈箍愈緊，使得她的整條左臂都變得痳木起來。

她的臉上肌肉不斷地抽搐着，眼中浮現淚珠，右手的指甲不住地在龍驤手背上抓去。

可是她的眞力已被閉塞，勁道根本無法施出，這就如同平常的女子樣，儘管指甲極爲犀利，抓在龍驤那如同鐵鑄的手背上，絲毫不起作用。

她抓了兩下，不見有效，俯下頭來，立即就在龍驤的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下去。

龍驤劍眉一皺，左手一鬆，併掌如刀，輕輕地在虞雲姬後腦一砍。

只聽啪地一聲輕响，虞雲姬叫都沒有叫一聲，便已昏倒過去。

龍驤左手抓着她的衣裳，目光一閃，運勁往後一擲，虞雲姬的身軀陡地飛起，平平的跌落在三丈之外的地上。

那兩個瘦削的老者原先是一臉冷漠之色，甚而運功震斷小翠的心脈都沒有露出一絲憐憫之色，彷彿像是殺一隻鷄，屠一隻豬樣的輕鬆。

可是他們一見到龍驤乾凈俐落的將虞雲姬擊昏，又將之擲出三丈之外時，臉上同時露出驚悸之色。

敢情他們也是大行家，一見龍驤把一個活人平平擲出，落地之時竟然不發出一絲聲音，知道他的內力已到運用自如，攝物騰空的地步了。

他們所吃驚的倒不是這種高明的內家手法，而是以龍驤這等年輕，竟然有如此造詣，怎不使他們驚悸萬分。

龍驤將虞雲姬擲出三丈之外時，立即目光嚴肅，落在那兩個老者身上。

剎時，他的身上似乎浮現起一股冷厲的寒氣，隨着似劍刄般的目光逼射過去。

那兩個老者不覺渾身一寒，全都不由自主地移轉眼睛，不敢對龍驤投來的目光加以逼視。

可是他們的眼睛一轉將開去，馬上便發覺這麼做等於是示弱，很快地又轉了回來。

那右首老者一見龍驤仍然目不轉睛的逼視着他們，臉色一變，怒喝道：「好小子……」

龍驤叱道：「住口！」

那個老者打了個寒噤，張着嘴巴，竟然說不出話來。

龍驤冷冷地說道：「在下從未見到過有人像你們如此辣手，竟然將一個年輕輕的女子就此處死，哼！你們的心也太狠了些……」

那右首老者冷冷地一笑，道：「老夫成名的時候，你這小子還在娘肚裏呢，却在老夫面前如此猖狂，你……」

他的話聲被一股逼射過來的劍氣所截斷，身形一晃，趕緊退開兩步，右掌一擧，斜斜劈出一招，擋住那股凌厲奇寒的劍氣。

龍驤右手握着長劍，劍鋒已被抽出數寸，映着搖曳的火光，閃出靑色的寒芒，使得他全身都充溢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特異神采。

他見到那個老者被自己的氣勢所懾，嘴角浮起一絲冷笑，道：「在下曾聽說衡山深處藏有冷面豺狼和毒心火豹二名強人，莫非便是你們兩個不成？」

那左首的老者獰笑一聲，道：「無名小子，老夫這毒心火豹的名諱豈是你能叫得的？你莫非是不要命了？」

龍驤絲毫沒有在乎他的威脅，目光一轉，投向右首的老者，道：「他是毒心火豹金虎，那麼你就是冷面豺狼鄒銘了？」

冷面豺狼鄒銘獰笑道：「乳臭小子，我們衡山二老成名武林之時，你還不知身在何處呢，此刻竟敢在老夫之面前如此猖狂……」

龍驤手腕一震，長劍突出劍鞘半尺，一股劍氣激射而出，將那老者逼得話聲一窒，說不下去了。

他這種劍未出鞘，便可憑本身精神內力貫注於劍上，使劍氣激盪出去的功夫，使得衡山二老齊都臉色爲之大變。

龍驤目光冷肅地望着他們二人，道：「學無先後，達者爲師，在下年紀雖輕，却也未將你們放在眼裏，利劍之下，可不分什麼老少的……」

衡山雙凶相互望了一眼，他們心意相通，目光交閃，身形已陡然分開，擲去手中火把，各自還轉了半個大弧，往龍驤撲到。

他們動作雖是一致，出手却分先後，冷面豺狼鄒銘搶先撲了上來，雙掌一錯，交劈而至。

他雙掌揚處，陡然間起了一陣寒風，嗖嗖的風聲裏，陰寒刺骨的勁道如同兩枝冰劍，一攻小腹，一攻左脅，凌厲之極。

龍驤冷笑一聲，道：「來得好！」

話聲之中，劍芒乍閃，劍氣繚繞，如同豎起一層山壁，冷面豺狼所攻出的兩股掌風，一齊被森寒的劍氣所驅散。

他反應極快，一見自己攻出的兩掌被對方劍幕所擋，立即手腕一沉，脚下倒踏八卦方位，欲待變招。

那知他身形一挫，才轉將開去，劍嘯輕吟，寒光暴漲，鋒刄斜切而進，已封住了他雙掌。

冷面豺狼臉色爲之大變，那還顧到轉身變招，上身往後猛地一仰，雙臂急抽而回，一個鯉魚穿波之式，倒竄而出。

龍驤手腕一抖，劍鋒一絞，緊隨着對方而去，如同附骨之蛆，似乎非要將那鄒銘的雙掌給切斷不可。

他脚下剛剛一動，劍式運轉，急射過去，身後傳來一聲大喝，一股沉猛之極的勁道，往他背心撞到。

他知道這是毒心火豹金虎已經走到自己身後出掌，此刻若是不加閃避截擋的話，自己縱然削落冷面豺狼的雙掌，也將重傷在毒心火豹之掌下。

心念電轉，他上身一偏，那隻領着劍訣的左手往後一掀，併指爲掌，迎着拍來的掌勁迎去，然後整個身軀順着這扭臂攻

拍之勁，旋轉過來。

「啪」地一聲，兩股勁道在空中相撞，龍驤由於是反手出掌，並且臨時應變，是以力道未能運出八成，隨着對方勁道的相撞而至，他只覺全身一震，脚下浮動，挪移開三寸。

他手掌一落，突覺對方勁道衝擊而至，空氣裏的溫度突然提高，自己的手掌彷彿放在火爐裏一般，頓時不由一驚。

意念一閃，他整個身軀也轉了過來，長劍劃了一個大弧，挾着低低的風雷之聲，往毒心火豹金虎射去。

劍氣一發，倏射數尺，毒心火豹金虎攻出的掌勁立即被一掃而盡，他似未料到龍驤功力有如此之高，竟能催動劍氣，拍散自己發出的「火燄手」。

等到他察覺急忙收起雙掌時，那犀利的劍鋒已將他左手自中指以下的三個手指全都削去。

在野獸般的嘷叫聲裏，毒心火豹拚命的往後退去，一直到他的後背撞上假山爲止。

這三個人在火把被拋開落在地上的剎那，便已分了上下，那兩枝火把在一落地時，火燄一黯，隨即又燃將起來，構成的火光映照着三條散開的人影不住地晃動着，有低低的喘息聲，在搖曳的人影之間傳出……

龍驤爍亮如同明星似的黑眸，自滴着血珠的劍鋒上閃過，然後瞪了衡山雙凶一眼，冷笑道：「你們便是憑着這一套本領成名武林？哼！眞是可笑！」

他這句話如同針樣的刺進衡山雙凶的心裏，他們的臉上肌肉全都爲之抽動，顯見他們也覺得夾擊一個年青晚輩有點不好意思。

本來他們見到龍驤竟能運轉內力催動劍氣，心中驚凜之下，才決定合力夾擊，料想憑他們多年來合作的經驗，只要「火燄手」與「陰風掌」一夾，罕有人能够逃生。

只要將龍驤一擧擊斃，江湖上絕不會有人知道，也就不會恥笑他們以大壓小，並且連手對付一個後生晚輩之事。

那知龍驤身爲武林後起之秀的四大神劍手之首，劍式之快，功力之深，遠超過他們想像之外。

不但如此，龍驤並且還看透了他們欲要聯手合擊的意圖，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冷面豺狼逼退，使得他們不能有合擊的機會。

以致僅僅兩招之內，便已將毒心火豹的手指削斷，把冷面豺狼殺得狼狽退開。

冷面豺狼鄭銘剛才只顧得逃身，也沒看清楚金虎與龍驤交手的情形。

他此時閃身八尺之外，驚魂稍定，已看到龍驤劍刄之上滴落的顆顆血珠。

驚駭之下，他藉着微弱的火光望去，果然見到毒心火豹左手三隻手指已經斷去，正忙着止血。

他剛才顧忌着黑湖人妖馮飛虹，推想她不會允許他們找機會敎訓一下這個狂妄的晚輩。

是以他一見到馮飛虹進入地道，便與金虎挾手聯攻，想造成旣成之事實，縱然馮飛虹事後見到，也無法怪怨他們。

那知這個後生晚輩的身手遠超過他們意料之外，使得他們在剎那之間，便已落於敗局。

細一回想，冷面豺狼不禁期望馮飛虹能够突然又從地洞裏走了出來，那麼他們將可以有扳回顏面，安全下台的機會。

可是他的目光瞟向那個假山下的地道時，只見裏面黑黝黝的，什麼都看不見。

他不由得心中疑惑，忙道：「咦，這倒是奇怪，她進入地道後，沒有看到我們跟去，怎麼也不出來看看，竟然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他心眼極多，想來想去，一剎那之間，想了許多許多的問題，所以一直沒有出聲。

龍驤見到自己說完了話，衡山雙凶沒有出聲，他不由暗自疑惑，忖道：「這兩個老鬼一時輕敵，受了重創，是否他們又想出了一些什麼鬼主意？我倒要小心提防一下……」

他冷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若是想要……」

剛一開口說話，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左手已由痳木轉爲驟痛，自己剛才並不以爲意，此時竟有如同火燒一般，那種乍痛乍癢的感覺還朝身上蔓延的趨勢。

他心頭一凉，忖道：「記得爹曾告訴我，這衡山雙凶一走陰險之路，一走陽剛，除了他們善於心機，善於見風使舵外，並沒有什麼高明的武功，怎地我與金虎對了一掌，似有中了火毒的感覺……」

他心念轉變，趕緊運氣於左臂，欲待藉着內力，將那股逐漸上竄的火毒，先行壓制下去，然後等到衡山雙凶走後再靜心療傷。

那知他表面上不露絲毫聲色，衡山雙凶這兩個江湖老油條已經看出一點徵兆。

冷面豺狼不知龍驤曾與金虎對了三掌，心中只是奇怪而已，却也沒有怎樣，但是毒心火豹心中却已經明白龍驤爲何話未說完，便已突然停止的原因了。

他獰笑一下，道：「鄒老二，這小子已經中了我的火燄毒掌，咱們不必等他火毒攻心，動手斃了他吧……」

他左手三指斷去，雖已閉穴止血，可是心中的憤怒，使他巴不得即刻將龍驤擊斃，只是他在顧忌着龍驤這一身高明的武功，不敢動手罷了！

現在一曉得龍驤已經受傷，他還有什麼可以考慮的？話聲一落，急步前躍，揮臂一掌，猛向龍驤攻將過去。

冷面豺狼一聽金虎之言，再一印證龍驤運功的情形，心知沒錯，他再怎樣也不會放過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見毒心火豹飛身而起，他也雙掌一錯，運起全身功力，向着龍驤撲到。

龍驤一運功壓制左臂上竄的火毒，便已被衡山雙凶發現。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一見自己從極端的優勢，轉眼回到劣勢中，馬上便停止運功，右手劍柄一迴，以劍柄封住了左臂血脈流通，然後把左掌插在腰中，準備迎敵。

他的反應不能說不快了，但是衡山雙凶旣然發現了他的弱點所在，豈能容他有喘口氣的機會？

他們兩人以最快的速度向着龍驤撲將

過來，龍驤的左掌才一插進腰中，兩股寒熱不同的勁道已在同時向他撞到。

他在急驟之間，面對着這兩股凶猛陰毒的不同掌功，除了回劍自保之外，可說沒有其他方法。

好在他的應敵經驗還不怎麼差，臨危而不亂，長劍一引，立即施出華山「金龍劍法」中最佳的守勢「龍潛深海」，劍鋒如扇形洒出，護住了全身。

毒心火豹攻出的招式被對方那如羣峯疊立的劍幕所阻，他獰笑一聲，道：「此刻你就算有天下最具威力的守勢，也保不了你的狗命！」

冷面豺狼陰笑一聲道：「金老大，咱們根本不必費什麼勁，跟他這麼耗下去，不要一個時辰，你那火餤手的毒力便可使他全身癱瘓……」

毒心火豹裂着黃色的牙道：「老夫抓住了這小子，非要活生生將他撕裂，生吃他的心不可！」

冷面豺狼笑着說道：「老夫却要將他這張鬼臉蛋給毀了，讓他曉得自己長着一張臉孔，不但不能够帮助他，反而會害了他……」

他們兩人一唱一答的出言諷刺着龍驤，手下却毫不放鬆，說話之時，一掌緊着一掌，有如狂風驟雨，萬丈海濤，一波又一波的往龍驤攻去。

他們兩人的武功，可說是走的完全相反的路子，但那一寒一熱的舉動却沒有互相抵消之勢。

反而因爲掌法的奇正變化，而使得兩種不同的力道匯成一股特異的迴旋勁道，使得身在局中的龍驤像個陀螺樣的不住轉動。

他心中雖是明白自己不應隨對方那股迴旋的勁道轉動，不過他此時只是防守之力，而無法運動劍式破去對方加之於身的强韌陰柔兩股不同的力道。

他咬着牙在苦撐着，以穩固的守勢夾着偶而攻出的兩招，保住身軀的穩定，不使自己受到旋迴之力而跌倒，以致被擒。

當他聽到衡山雙凶冷言冷語的在耳邊諷刺自己時，他的心中怒火焚燒，幾乎被寒熱的勁道侵入劍圈，心神一定，他連忙加緊運動手中長劍，連發四招，才又穩住局勢。

他心中暗道：「這兩個老鬼說得不錯，我苦苦的撐持下去，其結果必然更壞，看來我非要出奇制勝不可，就算把他『龍騰九淵』的奇招施出來，將來被爹爹責罵，也非得如此做不可，不然等會豈不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兒了？」一想到這裏，他咬了咬牙，再也不管其他了，但見他急速揮動的手腕陡然一停，那道護身的劍幕頓時一齊撤去。

毒心火豹和冷面豺狼正在身形急轉，掌刃交揮，推動眞力，源源攻去之際，突然看到被圍在核心中的龍驤撤去了護身劍幕。

他們縱然是個老奸巨滑之人，也並不清楚龍驤爲何如此冒險，竟然束手不作反抗。

他們在一愕之下，手下不由得爲之一頓。

冷面豺狼心眼轉得很快，大笑道：「老大，這小子曉得不是對手，他……」

他的笑聲才出口，便被龍驤早發出的一聲鶴唳般的長嘯聲打斷。

衡山雙凶微怔之下，但見龍驤已在極凶的掌勁及身的刹那，身軀突騰而起。

那聲鶴唳般的長嘯使得他們心頭一震，他們兩人立刻便已覺察出不對，喝叱聲中也就掠身而起，加緊掌法，急攻而去。

可是他們的動作雖快，却已是晚了，龍驤只利用到那一絲空隙，脫困而出。

頓見他騰飛的身軀一齊躍上二丈多，快將觸及樹梢，倏地又往下一沉，正好迎着衡山雙凶躍起的身軀。

如白練般的劍光，乍然自龍驤身旁出現，他那橫飛的姿式是如此的美妙，劍刃一引，光芒閃處，衡山雙凶已發出兩聲裂帛般的慘叫。

滿空血雨洒落下，殘碎肢體拋出數丈，隨着那道渺飄而顫動的劍影過處，衡山雙凶已是屍骨不全跌落於地。

這是一個何其凄慘的情形，衡山雙凶各自斷去一手一腿，身上傷痕斑斑，躺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除了還能聽到他們的喘氣呻吟之外，他們就跟死人没有兩樣。

此刻如果有人在此，目睹龍驤所展露的那一道像天外飛虹，如雨後殘霞般美艷又艷絕的劍光，恐怕不會仔細地忖思着這一劍的來龍去脈，而爲之震懾了。

的確，龍驤這一劍來得如此奇特，如此神妙，事先既無形象可尋，事後也沒有痕跡可覓，就像騰飛於九天之上的彩鳳，只是讓人一瞥之下，便已消失於茫茫天際，儘管腦海中留下了美麗的影子，卻已是無處可以尋覓了。

可是龍驤卻並未以自己施出這等神奇的一劍而自傲，他身形落地之時，猶自不住地忖道：「這一招『龍騰九淵』之式，雖然施展已够火候，卻是未能完全得到其中神髓，怪不得爹曾經多次告誡過我，要我到了萬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施出這一招來，免得被絕頂劍道高手看出其中的奧秘來……」

他剛剛想到這裏，突地聽到一聲低沉的話語自耳邊響起：「好一式『龍騰九淵』之式，單憑這一招，龍公子便可穩保本屆劍主之席。」

這個話聲來得突然之極，而且距離非常之近，近得好像有人湊在龍驤耳邊對他說出來一樣。

龍驤臉色大變，眼中閃出凌厲的煞光，沉聲道：「是誰？」

他本以爲這附近已經沒有人了，加之又在危險萬分之際，所以才施出這種神奇而隱秘的劍式。

那知竟會有人藏匿附近，親眼目睹這經過情形，怎不使他驚駭。

突然之下，他已決定不管自己身上受的傷有多重，只要在那人一出現之際，便將之殺死，以免父親苦心精研二年之久的這一劍式被人知悉而有機會參悟其中神奧之處。

他心念一定，目光已顯露了殺機，但聽黑夜之中又傳來方才那聲低沉的話語：「龍少俠莫非要對老夫不利麼？」

龍驤這下才發現那說話的人是藏在假山下的地洞裏，他凝目望去，只見隨着話聲落處，一個長髯老者緩緩的從地洞裏走了出來。

龍驤的目光一落在這老者身上，頓時自己臉上浮起驚駭之色，忍不住呼道：「是你！」

衡山雙凶所留下的兩枝火把依然在燃燒着，不過由於橫擱在地上，光度較前微弱得多。

那個老者是如鬼魅般的從假山下的地洞裏鑽了出來，確實使龍驤爲之一驚，可是當他藉着微弱的火光看清楚那個老者的容貌時，心中的驚駭更加難以形容，神色都顯露在臉上。

他忍不住驚叫道：「是你！」

那個身穿黃色短衫的長髯老者臉上原先是浮着微笑，一聽龍驤的驚呼聲，也不由的一怔，問道：「龍少俠認得老夫？」

龍驤怎樣都不會忘記面前這個老者，雖然他昨日黃昏憑欄遠眺，距離那飄浮在長江上的小舟有二十多丈遠，却對那踏波而行、在江面上把即將沉沒江中的那個老者看得清清楚楚。

由於那個老者一身駭世驚俗的武功，使得龍驤怎樣也忘記不了，是以此時一見到這葛衫老者，頓時便已認出來了。

他暗忖道：「這個老者必定是屬於那神秘帮中的一員，憑他的武功，也毫無疑問的在帮中居於高位。」

既然此刻出現在這裏，那麼昨日黃昏，他所擒住的那個老者就是乙木道長無疑，看來南宮北確實是已經背叛武當……」

那個葛衫老者那能猜到龍驤心中在想些什麼問題，他見到龍驤默然不作一聲，疑惑地道：「老夫自信並未與龍少俠見過面，少俠在何處看過老夫？」

龍驤心知面前這葛衫老者的武功深不可測，若在平時，自己還可一拚，此時身上已經受傷，是絕不可能逃得了的。

不過他相信虞雲姬嘴裏所說的那個神秘帮派，既對自己有所求，那麼這葛衫老者決不會對自己不利的。

他心中一定，沒有答覆對方的問話，道：「請問老前輩是何時來的？」

葛衫老者道：「老夫已經來了一會……」他話聲一頓，道：「且慢，龍少俠還沒有答覆老夫，你如何認識老夫的？」

龍驤見到這老者神色凝重，似乎認爲被人認識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他心中一動，暗道：「看他的武功，在武林中絕非無名之輩，他又怎會不願讓人認識？莫非其中有什麼隱衷不成……」

他一時也想不出葛衫老者爲何有那等神態出現，搖了搖頭道：「在下並不認識老丈！」

葛衫老者臉色陡地一沉，道：「年紀輕輕的人，怎麼動不動便說起謊話來，老夫對你眞是失望得很！」

龍驤心中暗怔，只覺這葛衫老者眼中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竟使自己心裏產生一種懾服的感覺。

他本來不願將那天黃鶴樓上憑欄觀看的情形道出來，但在葛衫老者的眼神凝注下，忍不住道：「在下確實不認識老丈，只不過曾經遠遠看見過罷了，是以……」

他話一出口，馬上便從對方那有如魔魅般的眼神中掙脫出來，恢復了原先的冷靜，話聲頓時一停。

葛衫老者頗爲訝異地道：「你在何時曾經見過老夫？」

龍驤的神智既已回復冷靜，目光一閃，便注意到這葛衫老者手裏還提着一個人，仔細一看，那有着一頭長髮的女子竟是黑湖人妖馮飛虹。

他暗吃一驚，忖道：「怪不得黑湖人妖進入地洞後毫無聲響，敢情是碰到了這個老人，以他的武功對付馮飛虹，還不是手到擒來？」

葛衫老者見到龍驤的心神甫受控制，很快地便又掙脫開去，他也不由暗暗之一驚，忖道：「這娃兒的意志之強，實是罕見，雖說老夫並沒有盡出全力施出懾心之術，可是若非心堅如石之人，也不能掙脫出去，看來這娃兒眞不容小視……」

龍驤的目光投落在黑湖人妖身上，葛衫老者頓時便有所覺，他將手中提着的黑湖人妖往地上一摔，問道：「你認識這個人妖？」

龍驤頷首道：「在下認得。」

他的眼光掃過瞑目昏睡，全身癱軟的馮飛虹，凝聲問道：「老丈與她有仇？」

葛衫老者臉角泛起一個鄙視的表情，冷哼一聲道：「憑她也配與老夫結仇？」

龍驤道：「哦……既是如此，老夫爲何……」

葛衫老者沉聲道：「這妖婦不自量力，竟然糾集一些江湖敗類侵犯本莊，殺害無辜，以致院中屍橫遍地，血流成河，老夫來得太晚，未能制止此事，故此將她擒下……」

龍驤呵呵笑道：「請問老丈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葛衫老者道：「你不必詢問老夫名號，老夫也不會告訴你的……」

龍驤現出驚訝的表情，問道：「以老丈這等絕世高手，必定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爲何不願把名號賜告在下？」

葛衫老者嘴角浮起一絲可捉摸的笑容，說道：「久聞龍少俠劍法高超，不料你的口才也不差，老夫只承認練過些把式，可不是什麼絕世高手，當不得少俠的讚譽。」

「老丈不必過謙！」龍驤微微一笑道：「據在下所知，黑湖人妖不但武功不差，並且還精於媚術，老丈卻能一舉將她擒住，這等武功……」

葛衫老者淡然一笑，道：「她確曾對老夫施出媚術，但是在老夫眼中，這種媚術實同兒戲，在老夫的懾心術之下，任何媚術都不起作用。」

龍驤訝道：「懾心術？在下倒是第一次聽說這種武功。」

葛衫老者傲然一笑，解釋道：「懾心術不是一種武功，而是精神力量的強烈運用，能够……」

他說到這裏，似乎覺察到了什麼，話聲一停，眼中射出凌厲的神光，沉聲道：「你想要探聽老者一些什麼？」

龍驤只覺一股逼人的氣勢侵襲過來，他深吸口氣，長劍一沉，抵住了對方的沉猛氣勢。

他坦然道：「在下想知道老丈該是如

何稱呼?」

葛衫老者凝望了龍驪一會，笑道：「敢情你身上已經負了傷，唯恐老夫會對你不利，是以借着說話拖延時間，好讓你運功養傷?」

龍驪確是如那老者所言，趁着與對方說話之時，運功抑制左臂的火毒，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裏，他一面運功，一面談話，已將蔓延而上的火毒壓制下去。

此刻，那如焚燒般的火毒已逼到手掌，眼見只要再有半盞茶功夫，他便可將火毒完全驅除乾淨，却不料被葛衫老者發現了。

他笑笑，突然道：「老丈的眼光果然銳利，在下正是如此。」

葛衫老者沒料到龍驪會這麽樣回答，他微微一怔，道：「你爲何要坦白的告訴我?」

龍驪笑道：「在下知道騙不過老丈的神目，又何必欺騙你呢?你說是不是?」

葛衫老者臉上浮起一絲激賞之色，點了點頭，似是頗爲讚許。

他關懷地道：「可要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龍驪搖頭道：「多謝老丈關懷，在下自己可以做到。」

葛衫老者曉得龍驪還在提防自己，他笑了笑不再說話，默然一會，只見龍驪臉上湧出幾滴汗珠，吁了口氣，那隻插在腰帶上的右手緩緩的拿了下來。

龍驪五指晃動了一下，覺得已經無碍，方始擦去額上的汗珠，說道：「謝謝老丈。」

葛衫老者沉聲道：「龍少俠，你難道不怕老夫會在你運功之時，對你施以暗算，你就能這麽相信老夫麽?」

龍驪搖頭道：「這個在下能够相信，老丈絕非是暗算他人的無恥之輩，事實上老丈並沒有這樣做，是嗎?」

葛衫老者笑道：「你把老夫看得太好了，事實上，老夫在你運功之時，好幾次都想出手將你毀去，置你於死……」

「毀去在下，對老丈又有什麽益處?」龍驪笑了笑道：「何況老丈就算是心中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致於違抗貴帮的命令吧?」

那葛衫老者一聞此言，眼中精光流動，那兩隻微帶紫色的眼瞳放射出怪異的神采，懾人心魄。

他沉聲道：「你知道老夫是誰?是那一個跟你說的?」

龍驪心中有點緊張，長劍一立，護住胸前，反問道：「老丈不是來自那個神秘帮派的?」

葛衫老者正要說話，那躺在地上的衡山雙凶已，昏迷中醒了過來，由於肢體殘去，所加之於他們身上的痛苦，使他們忍不住發出呻吟之聲。

龍驪只見葛衫老者那怪異的眼神一歛，視綫投向躺在西面，斷腿殘臂的衡山雙凶身上，緩聲說道：「以少俠你的神劍之技，怎會傷在這兩個江湖敗類之手?」

龍驪道：「在下江湖經驗不够，提防不到……」

他的話聲被冷面豺狼突如其來的驚叫聲打斷，愕然側首，只見冷面豺狼以僅剩的右手支撐着身軀讓上半身離開地面，仰面望着葛衫老者，嘶聲道：「啊！你是……金臂……」

葛衫老者冷哼一聲，右手一舉，一股尖銳的指風射出，不等冷面豺狼把話說完，已射中他的「天庭」穴。

冷面豺狼眼中原先露出的是驚喜交集的情緒，一見葛衫老者舉手，頓時一變爲駭懼恐怖。

他的話聲才一出口，已中了那銳利如同實物的指風，全身一陣痙攣，撐在地上的左手，無力地放開，上身落地，臉孔一側，頓時死去。

那個毒心火豹原先也是躺在地上喘氣呻吟，他一聽冷面豺狼之言，好似服下什麽興奮藥物，立時忘了痛苦，抬起頭來，側坐凝望葛衫老者。

龍驪看得非常清楚，那毒心火豹臉上湧起欣喜神色，張開嘴來正要說話，却立即一變爲駭懼之色，他大聲吶喊道：「不要殺我……」

喊聲倏然一斷，他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也緊跟着冷面豺狼之後死去。

這一切的情形發生得太快，使得龍驪的腦筋都沒有轉過來，衡山雙凶便一齊喪命，他的心中刹時湧現起驚駭與憤怒交織的情緒，倏然轉身道：「老丈你爲何將他們殺死?」

葛衫老者冷冷道：「像這種江湖敗類留他在世上，作什麽?」

龍驪道：「可是在下還有話要問他們，老丈將他們殺死，豈不……」

葛衫老者冷聲道：「他們肢體已殘，爲何要讓他們飽受痛苦，少俠出自俠義道，應該知道老夫是爲了什麽使他們少受痛苦，才出手成全他們的。」

龍驪聽他這樣強詞奪理的辯護，心中冷笑，却是一時之間無言以駁。

他暗暗忖道：「看來衡山雙凶一定是認識這個老者，否則他們不會那等神色，顯然這老者隱敝自己的身份，唯恐他人得知，才在他們說出他名號之前將他們殺死的。」

他爲什麽要這樣呢?以他的武功定然在江湖上是有大名，爲何又怕我得知?

他剛才發出的那縷指風，似少林失傳的「彈神通」絕藝，但他却又不像一個僧人，那麽他是誰呢?

他默然沉思，刹時之間，許多的問題在他腦海中浮起，可是他却一樣都找不到答案。

他暗暗的唸着冷面豺狼所說的「金臂」兩個字，搜索着記憶中所聽過的武林中具有金臂綽號的絕世高手，希望能找到一點綫索。

可是，儘管他絞盡腦汁，他也想不出曾經在什麽地方，什麽時間聽過武林中有所謂金臂名號的人，甚至於他的父親也都從未對他說過有關金臂的人。

他在忖思之中，葛衫老者已開口問道：「少俠你認爲老夫之言不對嗎?」

龍驪道：「在下不敢評判前輩所做之事，不過……」

他的話聲一頓道：「老丈此來，是否要找尋在下……」

葛衫老者頷首道：「這才是問題的中

心，老夫此來，是要找你談些事情……」

龍驪眼中射出閃爍的光華，道：「是否關於此次劍會之事?」

葛衫老者頷首道：「一點都不錯。」

龍驪道：「那麽在下猜測的不錯了，老丈是與南宮莊主屬於同一個帮派?」

葛衫老者頷首道：「不錯，南宮北在本帮中是武昌一地的舵主，他傳達本帮的命令，想必已對少俠說過了。」

龍驪道：「他已經說過，在下……」

葛衫老者道：「少俠如何决定?」

龍驪道：「在下尚未作最後决定，這點南宮北曾對在下說過，需待在下趕赴武當之時見到他後才……」

葛衫老者搖頭道：「少俠不必去見他了，只要將决定告訴老夫便行……」

「哦！」龍驪道：「老丈在貴帮中的地位高於南宮莊主?」

葛衫老者傲然道：「老夫身居總巡查之席，直接承受帮主之命，較之南宮北自然高出不少。」

龍驪哦了一聲道：「原來前輩居於總巡察之席，關於此次……」

葛衫老者道：「整個情勢已經起了變化，老夫得到總舵飛鴿傳書，趕至此處，來一見少俠，聽取答覆。」他笑了笑，說道：「龍少俠，我們到前面客廳裏一談如何?」

龍驪沉吟一下，道：「好吧！我們就到客廳裏去一談。」

龍驪見那葛衫老者說完了話，俯身提起躺臥地上的黑湖人妖，毫無防備的走進假山下的地道中。

他猶疑了一下，想要轉身扶起虞雲姬，也將她帶到客廳之中，但是同心一想，還是終止了這個想法，隨着葛衫老者進入地道。

一跨進地洞裏，他只見有數階青石石階，往下延伸下去是一條畢直的通道，通道四面都是用石板砌成的，沒有一般地道的潮濕與陰森。

那葛衫老者左手提着馮飛虹，昂然往前行去，走到壁上插着的火炬處，將之取下持在手裏，脚下微微一頓，有意無意的將整個空門都敞露在龍驪之前。

龍驪此時正踏上第二級石階，距離那葛衫老者僅有七尺之距，他手中的長劍也仍然持在手裏，若是突然出劍偷襲那個老者的話，很可能得手。

因爲在這等情形下，縱然那葛衫老者武功高過他三倍以上，也不能在他連環不斷，迅如驟雷般的劍式下取回優勢。

那麽他既處於絕對劣勢之下，龍驪對於他有如附骨之蛆，使他根本就來不及施出武功，便喪命於龍驪的利劍之下。

龍驪緩步在石階下行去，當然心中很明白自己若要將葛衫老者殺死，這是一個絕對的好機會，而這個機會將會隨着對方的取下火把，向前行了半步而消逝，到那時他將毫無把握可以在面對如此高手之下取得勝利……

這眞是對一個武人的最大考驗，尤其龍驪此時陷身那神秘的計算之中，他只要將對方殺死，目前便有逃生的機會，因而這個誘惑對他也就更大。

但是他的臉上僅浮現一絲微笑，脚下一頓，以極快的手法，將長劍插回劍鞘，然後繼續向通道中行去。

那葛衫老者把火炬取下，持在手中，默然地往前行去，似乎一點都不知道龍驪跟在自己身後。

龍驪的臉上依舊浮現那種滿不在乎的微笑，默然不作一聲的跟隨在葛衫老者之後，往前行去。

通道裏傳來低低的脚步聲，單調而沉鬱，此時若是有第三者進入地道，必然會忍受不住那份沉悶的氣息的壓迫，而想趕快離開。

火光搖曳着，那葛衫老者向前行了十幾步，跨上了通道一端的石階，他脚下突然一住，回過頭來朝着龍驪一笑，道：「龍少俠，你會不會覺得後悔?」

龍驪笑笑道：「後悔，爲什麽?」

葛衫老者道：「剛才你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置老夫於死地，結果你放棄了，對你來說，豈不是很可惜?」

龍驪笑道：「說不上什麽可惜與否，方才老丈也有置在下於死地的機會，但是老丈豈不是也放棄了，那麽老丈此刻心中也後悔了?」

葛衫老者大笑道：「老夫確實有點後悔，哈哈！放過那個機會，以後要想殺死少俠，可眞不容易！」

龍驪道：「老丈有置在下於死地的必要嗎?」

略頓道：「貴帮對在下有所要求，豈會如此輕易便將在下殺死?」

葛衫老者道：「你心中有恃無恐，所以才不怕老夫動手是嗎?」

「彼此彼此！」龍驪笑道：「老丈方才若非有恃無恐，豈會於在下面前露出那樣大的空門?」

龍驪這句話使那老者爲之大笑不已，道：「老夫可沒有把握能在少俠的『龍騰九淵』之下逃得生路，尤其在那等惡劣的情勢下……」

龍驪說道：「老丈過獎了，其實你明知在下絕不會動手的，又何必這樣試探在下?」

葛衫老者笑容一歛，深深地望了龍驪一眼，道：「老夫覺得有點喜歡你了，眞糟糕！」

龍驪道：「哦，爲什麽?」

葛衫老者默然一會，吁了口氣道：「但願我能有帮助你的機會！」

龍驪看到面前這葛衫老者眼中露出誠摯之色，心中頗爲感動，也因此隱隱覺得自己可能將處於更惡劣的情勢……

葛衫老者說完了話，隨即搖了搖頭，道：「老夫不多說了，走吧！」

龍驪在沉思之中，隨着葛衫老者登上了石階，走出地道，眼前豁然開朗，一幢幢的巨厦建築在一大片廣闊的土地上，四下草木羅佈，道路縱橫，圍在高僅丈許的土牆之內。

黑夜之中望將過去，在繁星之下，飛簷亭閣，樓宇花樹都有一種朦朧的美，可是在這份特殊的美感中却又使人感到一股深沉的恐懼。

龍驪目光一掃，立即發覺整個莊院裏，那麽多的房舍，竟然連一點燈光都沒有，四下一片死寂……

（未完・四）



香港之旅

（本文承自第56頁）

他打開一看，上面寫着：「海心公園，石山。」這明顯是國安局的秘密指示。

他裝作若無其事，在碼頭前面站了一會，小心觀察附近的人和物，隔了一段短時間，應該沒問題了，他開始作散步式的前行，經過兩三條幽靜的馬路，終於來到「海心公園」的側面入口處。

這個公園位於海傍，有翠綠的草地，有供青少年玩樂的足球場，更有一個奇形怪狀的小「石山」。

他漫步走上小徑，不一會，便到達一塊大石的後面。「噢，眞是！」洛鐵夫心想：「這地方雖然有些隱蔽，但，四面疏疏落落的坐滿了悠閑的老人……這，怎樣接頭呀！」

可是，正當猶豫之際，一個小男孩却走上來，說道：「叔叔，這封信，是一個阿姨給你的。」

洛鐵夫接了過來，正待問個明白，那個小孩子已跑遠了。他唯有拆開來，細細地閱讀。

過了兩天，洛鐵夫在蘇聯人提供的指示裏，已經充份把握那個神秘越南特務頭子的身份和去向。

政治部湯普生警司也給予充份的支持，特意派了一名幹探跟隨洛鐵夫偵查此人的下落。

這個幹探就是以槍法和冷靜見稱的張龍沙展。他在政治部裏，可以說是經驗豐富的探員，尤其是長途追捕的本領，更是此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洛鐵夫得到張龍沙展的協助，很快便查到確實的證據，知道那個人最喜歡在黃大仙廟附近活動。

以下便是神秘特務的資料——

（一）此人原名阮中基，化名陳六，又叫陳文。約四十歲，越南南方人，是「海外特工隊」的主要負責人。現在領導的間諜網已經被粉碎，但仍逗留在這裏，負責重新招募隊員。

（二）與蘇聯國安局有聯系，主要工作，是探聽美國第七艦隊的活動情報。

（三）此人拳脚功夫非常了得，性格却深沉得很。

（四）他最喜歡擺檔看相算命，尤喜獨來獨往，手法非常古怪。據已知的事實是：第七艦隊的長官，曾經拜訪過他的攤檔……機密就是這樣失去的！

掌握一切資料之後，洛鐵夫與張龍沙展立即飛車前往黃大仙廟。經過一番工夫之後，果然發現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個細小的攤檔，掛着一面——「陳六相命館」的招牌，裏面坐着的，赫然就是此人！

洛鐵夫輕聲吩咐道：「他可能認識我的……爲免打草驚蛇，就由你單獨上前拉扯一番，再伺機把他拘捕！」

「好，洛先生可以站在附近接應！」

「你要注意我的手勢，才可以動手拿人。」洛鐵夫仔細交代清楚，然後，却站在附近，裝作等人的模樣。

張龍沙展若無其事地走入「相命館」。那個「陳六」笑口吟吟，招呼道：「看相啦，好，好，請坐。」

這個特務頭子看來頗像忠厚的老實人，不過，他那懾人的眼神却透出威嚴！

「先生，想問什麼呢？」

「問工作的……我想返回香港工作，所以想問問吉凶。」張龍沙展假裝說道。

「嗯……看你的眼神，似乎有些殺氣……先生是軍人嗎？」這個「陳六」似乎的確有些功夫！

「噢，不是！我在非律賓美國基地工作的，最近，才返香港渡假。」

這個特務頭子聽見對方是在美國基地工作的，當下，立即眼光一沉，輕聲說道：「閣下相格尊貴異常，當非普通人可知……嗯，我看還是繼續爲美軍服務，不宜返港工作……」只見他邊說邊用奇異的眼神瞪着張龍沙展……這些目光，使人有昏昏欲睡的感覺。

原來，特務頭子使用的，便是神秘莫測的「傳心術」。這種功夫，能夠在不知不覺間，令受術者透露心中隱藏着的秘密！

第七艦隊的機密，原來就是這樣洩漏的！

「你在美國基地做甚麼工作！」特務頭子開始「套取」情報了！

「沒有……我……是在……政治部……工作的……我……是張龍沙展……」張龍幹探竟然迷迷糊糊說出眞話！

特務頭子大吃一驚，幾乎想奪路而逃，在外面的洛鐵夫看見形勢不對頭，立即飛身撲入館內！

「洛…鐵……夫！」特務頭子吃吃叫道。

「阮中基！你乖乖投降！」洛鐵夫一把揪着特務頭子，另一面却抽出手扣，要生擒這個「神秘人」。

這個大特務也不是好惹的。二人在狹窄的室內，展開一場龍爭虎鬥！

木搭的攤檔被撞至搖搖欲墜，打鬥聲連綿不絕……幸好，在千鈞一髮之際，張龍沙展已經清醒過來……只見他反手一揚，佩槍緊緊壓在特務頭子的後腦，喝道：「快快投降！」

一個困擾多時的神秘人，終於束手就擒！

越南特工被徹底消滅之後，洛鐵夫也完成了任務。他處理一些善後工作，而美國國防部也不斷催促他返美述職……洛上校只好收拾行裝，預備歸途覆命！

他匆匆和白耀堂夫婦道別，但却沒有找加代詳談。事實上，理智告訴他，一個時刻難以安定下來的人，實在很難令加代得到幸福的。

在泥足深陷之前，還是及早離開爲妙！

香港啓德機場。

洛上校挽着簡單行李在大堂等候入閘上機。他的內心很矛盾，一方面想見加代，而另一方面，却恐怕觸動自己失落的情懷。

他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定神望着遠處的公衆電話機，心想：「找加代，說聲再見吧？」過一會，又想：「還是忍痛分手吧！」就這樣反反覆覆，內心交戰好一會兒……終於，他走到電話機前，撥通了號碼……

「喂，我是加代……你是……」

洛鐵夫沉默一下，才慢慢說：「加代……我是鐵夫……我現在快要起飛了……所以，想向妳說聲再見。」

「鐵夫！我找了你多天……你爲甚麼不和我說……鐵夫……我……」長谷川小姐不禁飲泣起來。

「加代，我考慮清楚……我們是屬於兩個世界的……我……不會再找妳……」

「鐵夫！給我通信，或者，有空再來香港找我……鐵夫！我……」加代欲言又止，顯然內心也是極度矛盾的！

「加代……祝妳生活愉快……再見！」

「鐵夫……」

洛上校並沒有再說下去，他匆匆收了綫，提着行李走到入口處。

「香港……」他依依不捨地回頭看了一眼，然後……

這個地方，畢竟有太多美麗回憶！

（全文完）

